

國學基本叢書  
韓魏公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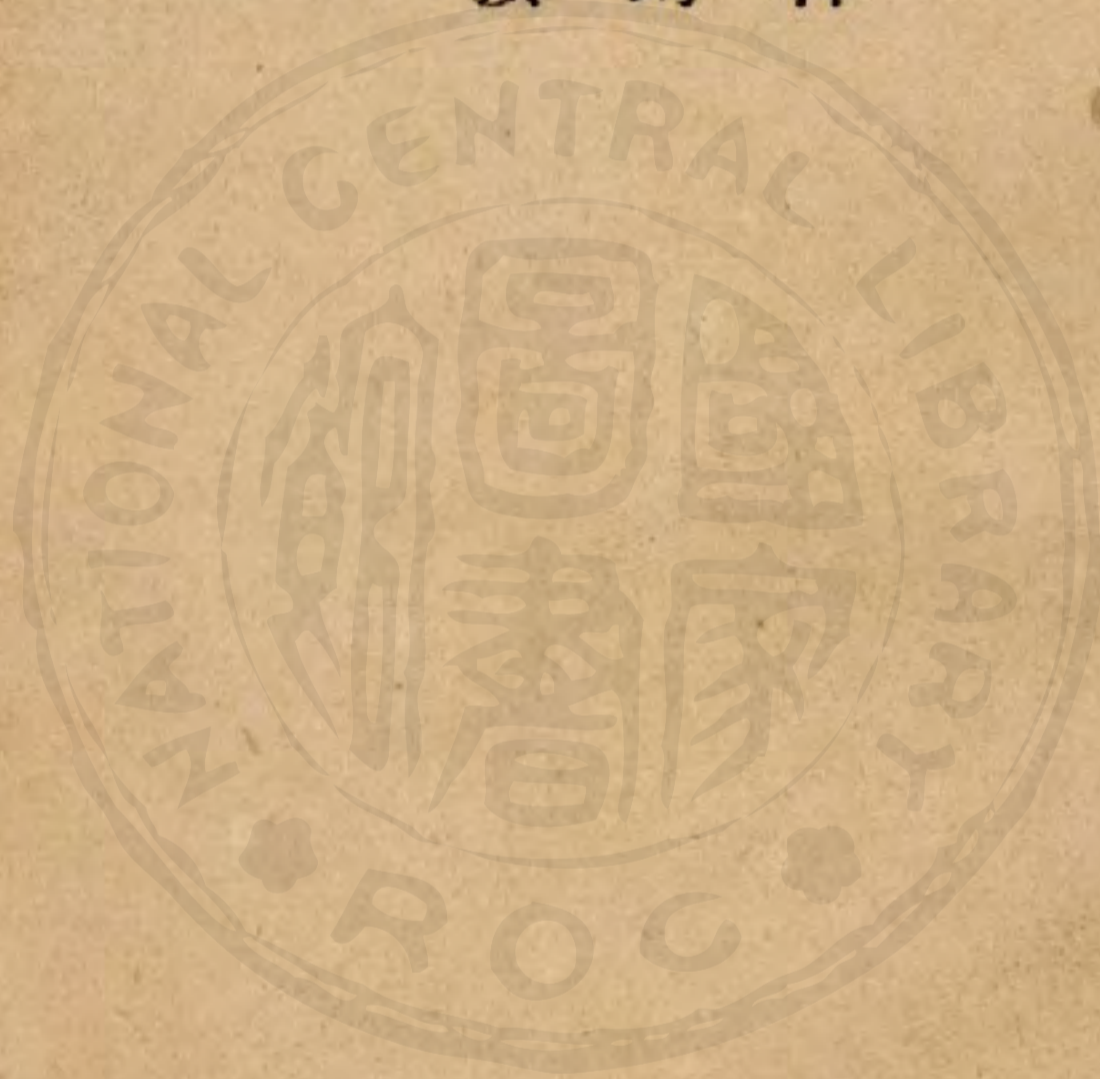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典藏

書叢本基學國

集公魏韓

撰琦韓



行發館書印務商





# 原序

宋時稱四傑者。曰韓、范、富、歐陽。而韓冠其首。蓋讀公家傳表奏制策諸篇。而知公之所以立大功。成大名。非無本而能然也。余嘗謂立功之難。難於有識。有量。有膽。有才。四者。而公兼之矣。公歷事三朝。輔相十載。其閒任三司。擢諫垣。出鎮邊陲。入參樞密。經綸事業。難更僕數。方天聖五年。公甫唱第。而日下五色雲。輝映殿陛。雖同升諸公。多至兩府。然終能福祉稷利人民。則舍公誰屬哉。公爲樞密時。皇嗣未立。卽請置內學。教宗子。及公秉政。又論建儲立本。繫天下心。語甚愷切。而英宗卒踐大祚。張昇所不能撓。慈壽所不能搖。款曲調護。至進對慈壽之語。同列皆爲之恐。投杖入見之時。曾公以下皆汗浹背。而公獨無所疑懼。此其深思遠識。豈尋常所及者。然而公之德量過人。抑又難也。公嘗言始學行己。當如金玉。不受微塵之汗。及其成德。有所容受。亦爲無害。是以平日與人和易。絕無私嫌芥蒂。明足以照小人之欺。受之而不形於色。小人背義欲傾己者。辭和氣平。視若故常。在政府時。每議事。有至厲聲相攻不可解者。公槩置勿問。俟其氣定。徐一言可否之。而彼此皆服。歐公性嘗褊。輒自歎曰。桑百歐修。不足望韓公。而孫元規亦自訴於公曰。沔真小人。公知沔。沔不知相公。其見服於人如此矣。抑公平居。又謂成大事在膽。嘗以彥升爲膽力薄。故雖戇直而忠於人。而過涉滅頂。終非其分上所有。然公未嘗許人。往往自許也。觀其孤忠仗節。一遇大事。輒以死自處。禍福之來。非所惑焉。用能定策兩朝。力扶社稷。將在是歟。公惟有識。有量。有膽。而才乃

大故績懋西帥。得關中之感悅。策畱樞府。底河外之附輸。他如指畫機宜。周知治體。毅然報國之忠。直哉匪躬之節。弘勳駿烈。陵轢一時。其所蘊蓄。有由然也。噫。公誠兼是四者。抑余推公之本。則又在立身行己。一出於誠。讀公所爲文。悃悃款款。鞠躬盡瘁。閱五十載如一日也。有真經濟。然後有真文章。宜其與范公富公爭烈矣。

康熙四十八年己丑孟冬穀旦。儀封後學張伯行題於榕城之正誼堂。

# 曾序

功蓋天下者。其文章或掩於功業。而弗著於當時。然終不能泯焉者。有所託而傳也。非傳之難也。傳其全者之爲難也。英雄豪傑。曠百世而相感。或輯其斷簡於散逸之餘。或新其舊刻於漫漶之際。是則有所託而永其傳矣。有宋忠獻韓魏王。德善功烈。載於國史者詳矣。其大者經略西夏。敵心膽寒。定策兩朝。功存社稷。天下後世。兒童走卒。咸慕其名。而其文集。顧有經生皓首不及見者。今以其全集觀之。爲家傳者十卷。別錄遺事各一卷。詩記雜文表奏書啓制詞冊文祭挽墓誌諸體。又五十卷。要皆經緯化機。根據理窟。豈屑於雕蟲者哉。數百年來。其集不知凡幾。易梓。侍御張公士隆。復翻刻於河東之行臺。殆所謂曠百世而相感者乎。河東都轉運使王君宣。以張公命。屬予引其首簡。誼不容辭。夫以忠獻唱第。而太史奏日下五色雲見。須臾光映殿庭。其功業文章。可易言哉。至其自謂某爲相。歐陽永叔爲翰林學士。天下之文章。莫大於此。則公之志在經世。而其文有非人所及知者。可想見矣。張公按節巡鹺。興利除害。綽有餘地。旣建書院以正士習。而斯集行焉。他日以文章勳業。鳴於河汾。追媲韓范者。固有所感發而興起矣。況同文之化。遍於海內。讀其書。論其世。尙友其人於千載之上。又豈無望於天下士哉。正德九年甲戌夏五月吉。賜進士中憲大夫山西按察司提學副使齊安曾大有書。





韓魏公文集目錄

卷之一

記序

定州重修北嶽廟記

定州新建州學記

定州衆春園記

定州閱古堂記

并州新修廟學記

相州新修園池記

定州廳壁題名記

新修晉太尉嵇公廟記

諫垣存藁序

文正范公奏議集序

韓氏家集序

韓魏公文集目錄



韓氏參用古今家祭式序

卷之二

表狀

代三司謝賜內藏庫紬絹表

謝知制誥表

謝降御前劄子表

謝復官表

謝改觀察使表

謝賜詔書示諭表

辭免諫議大夫表

涇州謝差中使宣諭表

賀皇子降生表

遷葬求郡謝賜批答不允表

揚州謝上表

謝轉給事中表



賀鴻慶宮奉安三聖御容禮畢表

鄆州謝上表

成德軍謝上表

定州謝上表

謝賜禁中銀救濟饑民表

謝賜詔書獎諭表

謝表

謝轉禮部侍郎表

謝加觀文殿學士再任表

辭免武康軍節度使表

第二表

謝表

并州謝上表

知相州乞罷節鉞表

卷之三

表狀

辭免集賢第一表

第二表

謝表

辭免祿享加恩第一表

第二表

謝表

辭免昭文第一表

第二表

謝表

辭免登極覃恩第二表

謝皇帝表

謝皇太后表

甲辰冬乞罷相第一表

第二表



第三表

乙巳夏乞罷相第一表

第二表

第三表

災異待罪第一表

第二表

第三表

乙巳冬乞罷相第一表

第二表

第三表

丁未因中丞彈不赴文德殿常朝待罪第一表

第二表

丁未夏乞罷相第一表

第二表

第三表



卷之四

表狀

丁未秋乞罷相第一表

第二表

辭免使相第一表

第二表

謝除使相判相州表

免冊命表

謝賜宅表

永興軍謝上表

戊申相州謝上表

判大名府三年乞閒郡第一表

第二表

第三表

第四表



第五表

北京謝再任表

判大名府再任滿乞郡第一表

第二表

第三表

北京河決待罪表

癸丑相州謝上表

謝賜生日禮物表

賀收復熙河等州表

謝放免勘相州差壯城兵士表

甲寅秋乞致仕第一表

第二表

第三表

乙卯夏乞致仕第一表

第二表



第三表

卷之五

奏狀

乞外任知州狀

辭免諫官第一狀

第二狀

代張若谷密學舉官自代狀

授起居舍人舉官自代狀

授知制誥舉官自代狀

代中書謝歲節御筵狀

代中書謝皇子降生詩獎諭狀

進皇子降生詩狀

應詔舉王居白堪充選擢任使狀

乾元節陳乞姪景淵恩澤狀

移帥陝西緣邊四路謝賜緡錢狀





陳乞姪景先差遣狀

明堂陳乞妻甥杜儀恩澤狀

中書進天章閣觀祖宗御集錫宴詩狀

辭免三司使

辭免樞密使

第二

第三

甲辰冬乞罷相

第二

第三

第四

第五

乙巳乞罷相

乙巳冬乞罷相

第二



第三

第四

第五

丁未春辭免司空兼侍中

第二

第三

丁未秋乞罷相

第二

第三

第四

卷之六

表狀

罷相辭免兩鎮

第二

第三



第四

辭避賜第

第二

乞男忠彥召試中等與館職

永興軍乞移鄉郡

第二

第三

第四

第五

第六

第七

第八

修仁宗實錄畢乞不推恩

辭免河北四路安撫使

第二



再乞只充大名府路安撫使

第二

北京乞就移徐州

第二

第三

第四

卷之七

表狀

到魏二年乞移邢相州

第二

第三

第四

北京辭免加節再任

第二

第三



謝令男忠彥撫諭

到魏三年乞納節移邢相

第二

第三

第四

第五

第六

第七

劄子

到魏四年乞移鄉郡

第二

第三

納北京再任加恩告敕并支賜申狀

甲寅秋乞致仕

第二



第三

乙卯夏乞致政

第二

卷之八

書啓 制詞

與文正范公論師魯行狀書

獻所業上兩府啓

謝直集賢院啓

同前

謝知制誥啓

謝復官啓

謝觀察使啓

上大名知府王龍圖啓

代張若谷密學謝啓

代司封兄上昭文相公啓



代崔勉寺丞謝轉官啓

邊鎮節度使加同平章事制

中書舍人除御史丞制

誠勵風俗浮薄詔

王堯臣除翰林學士制

郭稹除刑部員外郎制

王克基除東上閣門使制

龍昌期等授試國子四門助教制

夏隨除觀察使制

李端愿除西上閣門使制

吳有鄰除駕部員外郎制

王果除諸司使制

江中立除祕書丞制

高繼隆除諸司使制

穆思齊除大理寺丞制



陳道古除大理寺丞制

李迪曾祖在欽贈太師制

卷之九

册文 祭文

英宗皇帝尊號册文

代開封知府諸廟謝雨文

揚州祭聖母祠祈雨文

諸廟祭文

北嶽祈雨文

北嶽祈雨文

北嶽祈雪文

北嶽謝雪文

北嶽謝雨文

北嶽祈雪文

北嶽謝雪文





北嶽再祈雪文

大原諸廟祈雨文

諸廟謝雨文

蒙山祈雪文

諸廟祈雨文

祭龍圖尹公師魯文

祭文正范公文

祭僕射王公伯庸文

祭正獻杜公文

祭狄相文

祭聲隅先生文

祭范文寬之刑部文

祭文潞公太夫人文

祭崔良孺殿丞文

祭資政吳長文文



祭安退先生劉君文

祭崔公孺比部文

祭致政學士趙君子淵文

祭少師歐陽公永叔文

卷之十

家傳

卷之十一

家傳

卷之十二

家傳

卷之十三

家傳

卷之十四

家傳

卷之十五



家傳

卷之十六

家傳

卷之十七

家傳

卷之十八

家傳

卷之十九

家傳

卷之二十

別錄

遺事

書忠獻魏王章表後





# 韓魏公集卷之一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重訂

受業諸子全校

## 記

定州重修北嶽廟記

天下之嶽五。獨北之常方。人目爲大茂山。而嶽名不著。嶽有祠。不知廢於何代。今廟於曲陽縣之西附城。距嶽百餘里。考有唐以來記刻。皆不載廢遷之由。故非質於圖志。人或不知嶽之所在焉。於禮祀莫大於天地。而五嶽次之。古者天子壇以祀四望。若時巡至其所。旣柴。然後秩而望祀之。廟而祭焉。非古也。其後世之文乎。然則爲之者。誠有意焉耳。夫嶄然而石。坳然而谷。泉焉而百派別。林焉而萬榦擢。嶽之形也。倏霽忽冥。伏珍見祥。喜焉而風雨時。怒焉而雷雹發。嶽之神也。人狎其形而易之也。薪於是畋。於是安。知其所以爲神哉。君人者。患民之不知也。於是廟而像之。以警民之耳目。致其嚴奉之心。使違禍而趨福。雖文非古。其於教也。固益明矣。若其視祭之品。則三代以降。皆以公有。唐以王。我朝撫有天下。馴致太平。眞宗皇帝紹祖宗之隆。以建皇極。封泰山。祀后土。曠絕之禮。無所不講。由是尊五嶽而帝之。復以安天元聖之號。表於我神。懼世人之未詳也。又製奉神述以明之。蓋愛民之意深。則報神之禮重。斯誠也。雖萬世可知矣。故廟宮之制。崇飭宏大。惟禮之稱。著於定令。以時繕修。歷年旣長。吏職廢怠。日風月雨。以圯以漏。功大

費廣久焉不葺。每歲立冬。天子之所署祀冊。就遣守臣以祇祀事。至則羅其籩豆。洗酌之具。與執事者。升降於頽簷壞廡之間。退而安然。罔以爲恤。慢神瀆禮。莫斯爲甚。慶歷八年夏六月。某獲領州事。得居嶽鎮之下。知廟之未完也。由市材弗給。役徒弗充。而民罹水災。歲以大歉。凡厥用度。弗敢爲擾。會有詔毀鄉民之擅爲祠者。得取其材以濟之。益兵暨工。責成於邑吏。而曠時不集。通判軍州事屯田員外郎游君開謹。於其事願盡力焉。率其縣主簿李奕。留廟所百餘日。悅使其衆而已焉。弗懈。於是弊陋朽撓之迹。煥然一新。又於其庭。起士民薦獻之宇。俾勿褻於神。而神益以尊。彩繪塗墍。罔不精極。宜神之喜。胙蠻來宅。皇祐元年冬十月某日。以訖功來告。僚屬請以鄙文誌於廟石。而弗克讓。夫吏之爲政也。有善惡焉。神之爲監也。有禍福。善焉而以福。惡焉而以禍。神理之宜也。或反是焉。則非人之所知矣。守臣當謹天子之命。而治神之居。潔神之祀。修己以愛其民人。惟神之所以禍福而已。謹記。

定州新建州學記

天與人性不一。聖人欲率焉而一之於善。非學不能也。夫子之言性有三。曰上智。曰下愚。曰中人。謂智愚則不移矣。然而中人之可以上下者。由學與不學乎。昌黎文公曰。上之性就學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夫智者之欲益明。愚者使知其可畏。又必在乎學而已矣。嗚呼。文公之言性。可謂能廣聖人之道而所勸多矣。故三代之興也。自國家以達乎鄉黨。必有學以教其民人。導其性。使一之於善。以明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之道。然後人安其分。而享國永長。大矣哉。學之有功於治也如此。上之二

十有二年。圖講萬化。益究元本。思迹三代所治之道。以仁壽其民。始詔州郡皆立學。差賦以田。俾資其用。守臣從風。競自崇飾。冀有以副天子首善之意。而定處北邊。承詔者不知其本。以謂用武之地。學非吾事也。獨慢而寢焉。又四年。某忝命來守。未幾仲秋之上丁。始躬行釋奠禮於夫子之廟。閱舊記。始唐大中末。州帥盧公簡求。以廟本會昌所廢。天祐佛祠。其制猶若浮屠氏所居。乃更而大。至天祐中。王公處直。本朝開寶中。祁公廷義。祥符初。李公允正。皆能於兵寇之餘。因其極廢而復興焉。後之爲此者。不能繼四人者之用心。故日復隳削。至是室宇垣墉。頽壞垂盡。由闕以內。鞠爲汙萊。獨夫子之堂。以巨材堅壯。不能摧撓。而上覆穿敞。泄落風雨。升降薦獻。僅無所容。屬歲方大饑。詔停土木之役。退而歎憤。志期必葺。後二年。農里屢豐。邊陲無事。乃命禮賓使定州路駐泊都監張君僎。選督工徒。以新廟宮。功費之大。實均改作。凡再踰月而廟完。於是卽廟建學。市垣北之地。通而廣之。以規以度。不陋不侈。講授有堂。肄習有齋。庖廚井園。生生之具。無不備足。較其功費。復倍廟焉。又再踰月而學成。乃以七月十九日甲辰。具牢醴。率僚屬以告於先聖而延諸生焉。噫。夫子之教。天地也。凡爲人者。孰不戴履之。捨天地將安之乎。故文武一道也。惡有二焉。昔夫子亦嘗學焉。而後識其大者。故曰我戰則克。晉列國也。猶用詩書禮樂之帥。卒伯諸侯。是知爲儒而不知兵。爲將而不知書。一旦用之。則茫然不知其所以克之之道。而敗辱隨之。其所謂用武之地。學非吾事者。是真不知其本者也。今上之廣學也。將養育天下士之秀者。使各正其性。以明乎三道教之之道。內充於己。以待用。故或取之爲公卿大夫。郡縣守長。百執事。皆能以其道佐吾君。宜吾民。交修乎小大。

之職。以至於海內大治。而上得以高拱而無爲。如未用也。則使宗族稱其孝。鄉黨推其賢。朋友服其忠信。樂天知命。守死善道而已。若其破碎經史。掎摭聲病。專以篆刻之技。苟竊仕進。不思富己之道。時而發之。則非天子所欲。迹三代所治之道。以仁壽吾民之本意。學者其勉之。謹記。

定州衆春園記

天下郡縣。無遠邇小大。位署之外。必有園池臺榭觀游之所。以通四時之樂。前人勤而興之。後輒廢焉者。蓋私於其心。惟己之利者之所爲也。彼私而利者。不過曰吾之所治。傳舍焉耳。滿歲則委之而去。苟前之所爲。尙足以容吾寢食飲笑於其閒可矣。何必勞而葺之。以利後人。而使好事者以爲勤人而務不急。徒取戾焉。吾不爲也。噫。彼專一己之私。以自利。宜其所見者隘而弗爲也。公於其心而達衆之情者。則不然。夫官之修職。農之服田。工之治器。商之通貨。蚤暮汲汲。以憂其業。皆所以奉助公上而養其室家。當良辰佳節。豈無一日之適。以休其心乎。孔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澤。子貢且猶不知。況私而自利者哉。中山之地。自唐天寶失御。盜據戎猾。兵革殘困。民不知爲生之樂者。百有餘年。至我朝而後始見太平。亭障一清。生類蕃息。不有時序觀游之所。俾是四民間有一日之適。以樂太平之事。而知繫聖仁育之深者。守臣之過也。非公於其心而達衆之情者。又安及此乎。郡城東北隅。瀦水爲塘。廣百餘畝。植柳數萬本。亭榭花卉之盛。冠於北垂。蓋今宣徽李公昭亮始興之。後實廢焉。予之來懼陷其心於不公也。復完而興之。凡棟宇樹藝前所未備者。一從新意。罔有漏缺。又治長隄。鑿門西南隅。以便游者。於是園池之勝。益倍疇昔。總而



名之曰衆春園。庶乎良辰佳節。太守得與吏民同一日之適。游覽其閒。以通乎聖時無事之樂。此其意也。後之人視園之廢興。其知爲政者之用心焉。皇祐三年正月某日記。

### 定州閱古堂記

慶歷八年夏五月。天子以河朔地大兵雄。而節制不專。非擇帥分治而并撫其民不可。始詔魏瀛鎮定。四路悉用儒帥兼本道安撫使。而定以不肖辱其選。旣讓不獲命。至則竭愚修職。尙懼不能稱上所以付與之意。退而思迹古名臣之軌躅。以自策勵。且患其汨於多務而志之弗虔。會郡圃有壞亭。歲久不葺。於是廣之爲堂。旣成。乃撫前代良守將之事實。可載諸圖而爲人法者。凡六十條。繪於堂之左右壁。而以閱古爲堂名。夫古猶今也。古之人爲屏翰授鈇鉞。而能成異政立奇功。而今或不能者何也。蓋其待己也必賢而足。其報祿也必利而安。持是以望政成而功立。不其難哉。如曰古人能之。予反不能之。日夜以勉焉。又安有不至者耶。今予之所爲也。誠以己之道未充。而君之祿殊厚。任重塗遠。惟仆踣之是虞。故在燕處之閒。必將監古以自勉。其未至也。則雖紛肴觴。競笳吹。四時之景。交見於前。予方仰而愧。俯而憂。孰知夫樂之爲樂哉。其少進也。則雖吏文之擾懷。邊責之在己。予固得其道而處之。至於幅巾坐嘯。恬然終日。予之所樂惡有旣乎。若其賓客之於斯。僚屬之於斯。不離几席。如閱舊史。俾人人知爲治者莫先於教化。用兵者莫貴於權謀。而俱本之於忠義。功名一立。不獨身享富貴而慶流家宗。其餘風遺烈。可以被於旂常。傳於簡策。邈千萬世而懷然如存。咸有聳慕之意。不以酣歌優笑之爲樂。而以是爲樂。則予也。豈徒己之爲

益是將有益於人。知我者其以我爲喜爽塏遂娛賞而已乎。後來之賢與我同志必愛尙而增葺之。宜免夫毀圮坊墁之患矣。謹記。

并州新修廟學記

三才各有主。四時大運主於天。萬物大生主於地。人倫大化主於人。夫子曰。於道何主。曰。主其中者也。然天地之主。或不能常焉。而吾夫子之主。雖終天地而不變也。凡爲人君。爲人臣。爲人子者。能勉而及吾夫子之主。則其國治焉。其家保焉。其身安焉。雖天地之主。有時而戾。固無預乎吾之所及。然則人之道。孰先於吾主哉。有天下國家者。可不知其本乎。先儒稱夫子者多矣。獨杜牧之謂自古稱夫子之德。莫如孟子。稱夫子之尊。莫如韓吏部。蓋言堯舜莫賢其德。而社稷莫偕其尊。誠哉後之學者。雖欲極言而增大之。又孰加焉。惟郡縣守長得施其教者。能興學以恢其德。崇廟以稱其尊。斯可以達其本者也。太平興國四年。太宗皇帝平僞劉。一天下。壞太原故城。徙州榆次。又三年。復遷於唐明。當時經始者。乘用武之後。慮弗及遠。不知并據都會。異日爲一道之本。凡城隍官府門戶衢陌之制。一從苟簡。不中程度。視夫子之廟。尤爲不急。置城之東南隅。體陋而削。僅有祠所。景祐中。康靖李公若谷。首卽廟建學。得賜田贍學徒。而人始樂教。慶歷初。文烈明公鎬。又建禮堂於夫子之殿北。而講始有容。然皆因仍故基。地愈偏隘。其後生員寔廣。至坊東西序。所圖諸弟子室。而處之。二時釋奠。三獻從祀。官與學生執事者。不能徧列於庭。半立廟門之外。皇祐五年春。某忝被州寄。受署來謁。知於禮之瀆。而未皇改作。始奏隰州司戶參軍牛景充教授。以專

學職。明年秋大穰。民安事簡。於是馳使東魯。得仙源廟圖像冠服之實。買民廟北地。命崇儀使并代州營內兵馬鈐轄張僕。右侍禁兵馬監押王守恩。集工視役。徹其舊而一新之。然後廣殿耽然而雄。辟容儼然而尊。顏氏以降諸弟子。孟氏以降諸大儒。或像而侍。或圖而列。次序於堂廡之間。煥然大備。復徙廟東州兵之居。以置學。南書樓。北講堂。東西齋舍。廟學異門。又設射侯於廟學之間。以備男子之習。至於起居飲食之事。必嚴其所。俾稱是焉。自始事底訖功。凡度材治基。逮塗茨丹牖之細。一須官用。無及民者。夫廟學之新。其於爲治之道。竊有志達其本者。而諸生其達學之本乎。今飾公齋。萃公書。潔公食。日授經。月課文。味其教者。苟曰此欲吾藝之精。取進士科富且貴而已。噫。如是則吾學乃教人竊祿之地。非有望於諸生也。夫精藝而求仕。末也。得仕而行道。本也。然不由其末。則不得施其本。故由末而仕。其末不可用。而本或不存焉。非竊祿何哉。且晉之俗。陶唐氏之俗也。吾夫子之道。二帝三王之道也。豈習俗之易而習道之難哉。蓋習俗易者。其法傳。習道難者。其學廢。今學興矣。處吾學者。其務外勤於藝。而內志於道。一旦由茲而仕也。則思以其道爲陶唐氏之臣。心陶唐乎其君。心陶唐乎其民。能如是。吾始謂之達其本。至和元年某月某日記。

相州新修園池記

相於河朔爲近藩。而地據形勝。西走鎮定之衝。屯師積穀。與邊鎮相左右。然當無事時。州之武備。日懈不嚴。至五兵不設庫。散處於廳事之廊廡閒。敗壞堆積。莫可詳閱。郡署有後園。北通牙城。東西幾四十丈。而

南北不及百尺。雖有亭榭花木。而扼束蔽密。隘陋殊甚。牙城之北。乃有官蔬之圃。縱廣半夫。中有廢臺。巋然荆棘蒙沒。州人但以其基正圓。有道回環而上。如螺殼然。故以抱螺名之。雖老胥宿校。不能知興廢之由。予之來。雖以病不堪事。然猶不敢偷安自放。而忘治之所急。於是闢牙城而北之。三分蔬圃之地。其一居新城之南。西爲甲仗庫。凡五十六間。由是兵械百萬計。始區而別焉。以庫東之餘地。通於後園。由是園之南北。始於東西均焉。又於其東前直太守之居。建大堂。曰畫錦堂。之東南建射亭。曰求己堂。之西北建小亭。曰廣春。其二居新城之北。爲園曰康樂。直廢臺鑿門曰通之。治臺起屋曰休逸。得魏冰井廢臺鐵梁四爲之柱。臺北鑿大池。引洹水而灌之。有蓮有魚。南北二園。皆植名花雜果。松柏楊柳所宜之木。凡數千株。旣成而遇寒食節。州之士女。無老幼皆摩肩躡武來游吾園。或遇樂而畱。或擇勝而飲。歎賞歌呼。至徘徊忘歸。而知天子聖仁致時之康。太守能宣布上恩。使我屬有此一時之樂。則吾名園之意爲不誣矣。觀吾堂者。知太守仗旄節來故鄉。得古人衣錦晝游之美。而不知吾竊志榮幸之遇。朝夕自視。思有以報吾君也。登吾臺者。西見太行之下。千山萬峯。延互南北。爭奇角秀。不可繪畫。朝嵐暮靄。變態無窮。俯視郛郭之中。民閭官寺。伽藍廡廩。與夫花顏柳色。紅綠交映。燦然如指掌之上。一無遺者。而知太平與此。爲我屬歲時。休暇優逸之觀。而不知吾亦自謂能勤於作德。然後處茲而休且逸也。夫子始以武備不嚴。不敢以疾而忘治之所急。而因得志其榮遇。以及衆人之樂。則是舉也。豈無益之爲哉。故直書大槩。并告來者。夫郡縣之爲政。有期而更也。政有所利。非一人能保其久也。前倡之。後繼之。推其心以公而相照。則國家之

事無不濟者。況一園池之末哉。葺之廢之。必有能辨其心者。時至和三年三月十五日記。

### 定州廳壁題名記

郡縣守長。有記於廳事之壁。前代無聞。唐始盛焉。當時名儒所述。則謂壁記非古也。若原地理條物宜。陳山川之形勝。與風俗之好尚。則圖謀存焉。其所取者。在乎彰善而志惡。名氏遷次。亦云末也。夫能推名氏以見善惡。謹遷次以尊王命。亦春秋之事也。雖於古未著。而今可廢乎。河朔並邊之郡。以十數。而定宿大兵據戰地。故朝廷所寄之重。不與他比。慶歷八年夏五月。始詔魏瀛鎮定四路帥各兼安撫之職。定之帥領定、保、深、祁、四州。廣信、安肅、順安、永寧四軍。凡兵民之政。悉主之。首是任者。非得文武兼備之才。不可居。而誤及愚者。故臨治以來。惕然自勉。以思報稱。幸時既久。吏民軍旅。率相信順。事日簡。得以補綴闕漏。因訪國朝以來爲州者之次序。將刻石以傳焉。而吏曹狃於武事。不以圖籍爲急。壞敗忘缺。卒不可究。若但取近年可記者書之。則又義無所本。今故以朝廷更制之始爲首。尊容圖而勸新治也。夫己之爲政。是否固不可以自明。必俟後人迹其行事。然後善惡詳焉。則予與來者。旣鑿其名氏。揭諸聽斷之所。朝夕視之。思不愧於後人座右之誠也。可不謹乎。某謹記。

### 新修晉太尉嵇公廟記

夫以忠事君。人臣之常分也。然遭大變。臨大節。或心無所主。爲禍福所動。以苟一時之生。而貽萬世之戮者多矣。若其鼎鑊在前。鋒刃加己。能挺然知義之所在。分固當爾。輕其命若鴻毛。然卒死而不顧者。幾何

人哉。惟晉侍中贈太尉忠穆公。則其人也。方惠帝昏弱。諸王肆亂。各萌僭奪。以相屠害。故帝之北征也。公馳赴行在。力當國難。而成都王穎。以兵犯乘輿。衛從奔散。獨公端冕侍側。以身扞帝。至血濺御衣而殞。嗚呼。公之知義明分。可謂處得其死。而不爲難也。故其大忠偉節。赫然與日月爭光。峯然與山嶽爭高。天地知不可窮。而公之名亦不可窮矣。宜乎百世之下。有國家者。欽遺風。想餘烈。置祠奉祀。永永而不絕也。相之湯陰。卽公死難之地。其廟在焉。前之爲邑者。不知追顯忠義。爲政所先。因循不葺。底於大壞。今令張君楸至。則首拜祠下。覩其墮敝之甚。驚而歎曰。茲不職之大者也。亟舉公事迹。與夫朝廷崇祀之意。諭於邑民。民皆欣然。願共力以完之。令乃寬與之約。聽自營辦。不數月而祠宇一新。於是民益知夫大賢之忠於國者。雖死於不幸。後世必載祀典。嚴廟貌。奉事尊仰之。如此皆思勉而爲善。自一邑而推一郡。由一郡而推諸四方。則其爲勸也。豈小補哉。廟完。具書來告。以余嘗兩守鄉邦。願志本末。噫。忠義之心。人皆有之。但勉而不力。執之不固。遂不至於古人。余亦勉而執之者。跂忠穆之風。尤寤寐以自激。文雖甚陋惡。敢吝而不書。時熙寧三年八月十五日。具位韓某記并書。

序

諫垣存橐序

夫善諫者。無諷也。無顯也。主於理勝而已矣。故主於諷者。必優柔微婉。廣引譬喻。冀吾說之可行。而不知事不明辨。則忽而不聽也。主於顯者。必暴揚激訐。恐以危亡。謂吾言之能動。而不知論或過當。則怒而不

信也。夫欲說而必聽，言而必信，苟不以理勝之爲主，難矣哉。琦景祐中，任三司度支判官，以族貧求外補，得舒州。將行，而上以諫官缺，擢授右司諫而畱之。竊惟言責之重，非面折廷爭之難，蓋知體得宜爲難。夫得通明端樸高識博學之士，則動必中理，日益君聽，而使愚不肖者冒而處之，固不勝其任矣。遂兩上章，辭不報，乃喟然自謂曰：上之知汝，任汝之意厚矣。汝之所言，當顧體酌宜，主於理勝，而以至誠將之。茲所以報陛下而知任之之意。若知時之不可行，而徒爲高論以賣直取名，汝罪不容誅矣。在職越三載，凡明得失，正紀綱，辨忠良，擊權倖，時人所不敢言，必昧死論列之。上寬而可其奏者十八九，卒免重戮，進登掖垣，實前自爲誠之力也。其所存橐，欲斂而焚之，以效古人謹密之義。然念詩書所載，從諫而聖，君之德也。衰闕而補，臣之忠也。前代諫諍之臣，嘉言讜議，布在方冊，使覽之者，知人主從善之美，致治之原，若皆削而燔之，則後世何法焉。於是存而錄之，離爲上中下三卷，命曰諫垣存橐，以藏於家。竊志夫上之聰仁大度，自三代漢唐以來，虛懷納諫，甚盛德之主，皆所不及。復俾子孫傳而閱之，知直道之無咎，忠教之有迹。云。時慶歷二年三月十五日，秦亭西齋序。

文正范公奏議集序

某嘗謂自古國家之治否，生民之休戚，在人不在天，人或不然之。今於文正范公，然後知其說之勝。或者不足疑，而於教之有補也。公以王佐之才，遇不世出之主，竭忠盡瘁，知無不爲。故由小官擢諫任，危言鯁論，建明規益，身雖可絀，義則難奪。天下正人之路，始公闢之。其後恤災南方，扞寇西垂，貳機政，陪宰席，宏

謀大策。出入仁義。朝思夕慮。條疏深切。志欲膏澤中夏。鞭笞四夷。使我宋之基。萬世不拔。不幸經遠而責近。識大而合寡。故其言格而未行。或行而復沮者。幾十四五。逮公之亡也。聞德所及。莫不咨嗟感慟。惜公所蘊。不克盡施於世。甚則推諸天。謂人謀之不足爲也。嗚呼。公之所陳用於時者。大則恢永圖。小則革衆弊。爲不少矣。其未用者。今副橐所存。爛然可究。一旦朝廷舉而行之。興起太平。如指掌之易耳。此天乎哉。必在乎人而已矣。次子寺丞君輯。公遺文得奏議十七卷。政府論事二卷。以某昔帥西兵。翊內樞。與公並任。而出處之與公同也。俾序以冠其首。夫以公之文武兼備。乃靖王室。朝野所論。謂道之亨塞。時之重輕。率繫公之用不用。則其德業之著於天下也久矣。惡假鄙文而後知哉。但以忝緣僚舊。猷公盛美。義不敢讓。且慰賢嗣之意云。具位某序。

韓氏家集序

某家本深州博野人也。世以官學知名。遭唐末亂。違難屢遷。以是家牒散而不完。先祖令公善繼素業。深以譜系爲重。乃取祖考以來墓銘所存者。集爲一編。首自爲序。其意欲傳示子孫。永永無窮。及先君令公之葬。祖考也。亦親爲誌。所次先烈甚備。自先君之亡。家世文集。所掌不專。四兄爲孟州司法。盡取先君文集之官兄物。故嫂辛氏攜以歸。其家不能辨識。盡亡失之。其先祖所集墓銘一編。在家又遺脫大半。存者首尾十數幅而已。某自成立。痛家集之散缺。百計訪求。十稍得其一二。而所集著墓銘者。終不可得。每自感念。未嘗忘心。至於冥禱天地神祇。亦冀萬一有獲。慶歷三年。自陝西四路帥召爲樞密副使。三代皆及。



贈典而曾祖妣忘其姓氏。閱所存墓銘。則有清河郡夫人之誌。遂以張氏追封。後再詳之。張氏乃四代祖鼓城府君夫人也。雖辨其誤而無如之何。四年秋。謀先君之葬。得起居舍人直龍圖閣尹洙爲誌。贊善大夫薛仲孺書石。書纔數行。有宣州掌記辛有終者。即辛嫂弟代歸來訪。且云曾得先令公文二編。不敢隱。聞之驚喜。遽問其目。則曰書題草也。次日得之。視其目如其言。且慰且恨。及反覆披究。則雜以他文。先祖墓誌亦在焉。參考祖先事迹。益以明白。驗曾祖妣乃史氏也。亟請書石者。獨未書姓氏郡封。是冬遇郊恩。卽追正之。噫。是辛君者。若稽數日不言。亦後於事矣。孔子謂孝悌之至。通於神明。豈小子念親之至。而神所報乎。後之子孫。其可怠哉。因感其事。取五代祖而下。及諸宗屬所爲文章。編爲六十卷。仍以墓誌行狀及授官告辭冠於首篇。命諸子姪人錄一本。以藏於家。後主之者。或不謹嚴。使失其傳。則上天至明。祖宗至靈。是必降殃以懲不孝。其戒之哉。其戒之哉。謹序。

韓氏參用古今家祭式序

自唐末至於五代。兵革相仍。禮樂廢缺。故公卿大夫之家。歲時祀饗。皆因循便俗。不能少近古制。國家運祚隆赫。承平有年。曠絕之典。無所不講。慶歷初元。始詔文武官。並許依舊式。勅立家廟。事下禮官裁處。而迄今不聞定議。某自主祭以來。恪謹時薦。罄極誠懇。而常患夏秋之祭闕而不備。從俗之事。未有折中。因得祕閣所有御史鄭正則祠享儀。御史孟誥家祭禮殿中。御史范傳正寢堂時饗儀。汝南周元陽祭錄。京兆武功尉賈氏犯廟諱家薦儀。金吾衛倉曹參軍徐閏家祭儀。檢校散騎常侍孫日用仲享儀。凡七家。研詳

桑月。麤究大方。於是探前說之可行。酌今俗之難廢者。以人情斷之。成十三篇。名曰韓氏參用古今家祭式。昔鄭御史以年六十三。久疾羸頓。遂著祠享儀以示後。而某年之與病。與鄭適同。遂感而爲此。將使子孫奉而行之。非敢傳於外也。若其歲時之享。以新儀從事。雖甚疲老。敢不自力。他日朝廷頒下家祭禮。自當謹遵定制云。時熙寧庚戌歲十月十五日。北京望宸閣序。

# 韓魏公集卷之二

## 表狀

### 代三司謝賜內藏庫紬絹表

臣某等言。準中書門下牒。今日八日詔敕。伏蒙聖慈於內藏庫。特支撥紬絹二百萬疋。賜三司者。禁財中發。實出於上仁。邦計外充。蓋無於私積。恩頒下及。慶悚交深。中謝竊以。乘用之宜。聿歸司會。經費之度。咸出縣官。惟賦調之有常。或荒災而致乏。爰崇上術。允屬熙辰。恭惟尊號。皇帝陛下。執粹凝圖。寶慈惇治。茂輯寧人之務。精窮觀化之原。修八政以厚生。遐稽往詰。愛十家而興儉。夙軼前徽。式是先猷。存諸內府。量彼地征之入。收其歲取之餘。非主羨贏。本期均節。向以農疇失稔。聖慮通權。薦捐國帑之珍。俾濟公家之急。故得高穹監善。協氣開祥。坐還富庶之風。允洽登平之望。而猶豐凶在念。損益求中。戒牟利以傷苛。貴寬民而與足。誕宣優詔。垂察攸司。載蠲繒帛之饒。更助歲時之給。仰出綸之施惠。在罄宇以蒙休。臣等備位天臺。尸官計部。秋毫析利。罕詳經世之謀。春澤流恩。徒樂阜民之化。敢不增研心畫。祇佩官箴。彌修底謹之方。益究懋遷之理。冀陳薄效。少答鴻私。臣無任。

### 謝知制誥表

臣某言。伏奉制命。特授臣依前起居舍人知制誥者。青蒲獻議。曾微補袞之勤。黃闕程文。俄玷演綸之任。

省讜材之無狀。顧成命之已行。荷寵兼常。撫躬增厲。中謝竊以禁局清切。居官爲榮。帝制坦明。作訓攸重。向匪機靈敏給。才辯高奇。善循四禁之規。雅擅一時之譽。則何以徊翔近掖。宣暢鴻猷。雍容侍從之聯。振復典謨之體。宜甄時望。以協朝僉。如臣者緒迹至孤。器姿無取。幼奉楹書之誨。早親童篆之工。幸對聖明。復玷辭等。藩條關決。罔詳施教之宜。儒館並游。寢被育材之化。擢贊尹京之治。易參司會之煩。首公則勞。稽效誠寡。庖鋒不振。奚彰批紱之能。阮族甚貧。遂有出麾之志。輒露抗章之請。方諧爲郡之行。伏遇尊號皇帝陛下。開道求言。勵精修政。俾停使竹之授。畱責諫囊之忠。越被恩升。力思毗益。每弗虞於禁忌。始自竭於愚駑。物論皆危。天意無忤。建歲勞之三易。微穴見之一長。豈謂聖度包荒。宸襟采善。俾沿科選之舊。進居辭職之崇。躍龍鳳之池。亟塵清貫。漸鴻鸞之黨。榮廁寵班。敢不磨鈍忘疲。修方匪懈。誥令之出。勉追深厚之風。名節所持。靡蹈諛邪之徑。庶盡捐軀之報。仰酬當扈之仁。臣無任。

謝降御前劄子表

臣某言。遞中降到御前劄子二道。伏蒙聖慈。以近爲賊犯渭州山外。亡失主將。具狀待罪。許臣別圖來效。以刷前恥者。敗軍有法。本不期貨。責效以恕。使得盡死。中謝伏念。臣識暗經遠。才屈任重。偶以童篆末技。優竊科等。幸遇天下無事。方垂徹警。專修俗吏之業。罕究兵家之學。屬以羌落背惠。王師興伐。朝廷用不。求備。俾參西略。臣自念狂賊桀驁。邊民被毒。人無愚知。奮身願效。況臣麤識忠義。能不憤激。故受命引道。無敢固辭。赴職已來。朝計夕慮。思有所立。上寬聖懷。以至馳奏廷中。方授成算。還趨塞上。亟整師屯。而兇

渠併兵親犯隴外。臣素料其至。先集衆軍。猶慮勢分。遣其齊進。不謂諸將恃勇。致此敗覆。雖指縱可驗。似不愧心。而職事有墮。理當請罪。伏蒙尊號皇帝陛下。燭幽垂察。含垢示慈。謂李廣數奇。非由失計。孟明三敗。終能贖過。薦頒溫詔。許竭後勤。臣敢不嘗膽以思。枕戈自勵。劇寇尙在。豈還朝之可期。素志未伸。庶捐軀而後已。臣無任。

謝復官表

臣某言。九月二十七日。樞密院遞到告敕各一道。伏蒙聖慈。授臣起居舍人者。謀軍而敗。獲罪當然。使過以恩。勸功斯在。寵光所暨。愧慄無從。中謝伏念。臣稟賦顛庸。緒迹寒替。偶緣末學。誤中甲科。驟歷榮階。繼塵劇任。奉身以直。居職惟公。逐巧者目爲愚夫。養高者謂之俗吏。出於聖鑒。擢備諫員。荷寵旣深。獻誠必盡。屢刺權豪之失。不虞家族之危。仰恃含容。僅逃放逐。逮易官於注筆。旋書命於詞垣。自右蜀告饑。高奴覆將。薦驅使傳。親諭國靈。有利輒言。無疵不去。所期還闕。少遂息肩。朝廷以未殄賊巢。方開帥府。進預樞機之直。俾參經畫之權。雖兵旅之宜。素非習練。而人臣之節。當冒險艱。拜命引塗。忘軀殉難。周旋邊徼。蒙犯雪霜。薦賞武材。則罷懦者皆忌。激揚忠憤。則苟且者如讎。一昨平涼之西。酋虜來寇。臣聚師以待。定謀而行。偏校爭先。弗遵於節度。衆寡莫敵。終及於撓亡。讒胥競搖。怨府交發。諍臣論事。亦謂當誅。宸眷念勤。獨明非謬。止從削秩。尙委典城。惟茲天水之雄。式控隴關之要。氏羌雜處。輿賦甚繁。臣寢不及時。食忘其味。力圖後效。勉贖前辜。重裘禦寒。姑自修而作誠。積毀銷骨。實衆口之未平。不謂睿聽通微。宸襟錄舊。特

申昭洗。亟復舊聯。顧蕞質之在生。諒煩言之寢弭。斯蓋伏遇尊號皇帝陛下。體天育物。以器任人。謂獵犬無功。匪自指縱之誤。覆盆委照。遽開日月之明。庶令負釁之臣。得遂棄瑕之用。敢不精研策慮。謹布教條。明斥堠以謹邊。勵貔貅而禦侮。收桑榆之木。或振翼之可期。竭犬馬之誠。誓填壑之爲報。臣無任。

謝改觀察使表

臣某言。今月九日。樞密院遞到告敕各一道。伏蒙聖慈。授臣前件官者。當兵旅之任。姑欲正名。付廉察之權。誠非稱職。被恩不次。以榮爲憂。中謝竊以帥十國而爲連。蓋資屏翰。長萬夫而觀政。宜拔英豪。儻容濫居。曷濟國事。伏念臣以儒承業。以文干用。偶預雋選。擢亞舉首。恥緣科級。坐取貴塗。凡隸官曹。絕去苟且。以至參京邑之劇。贊泉刀之繁。諫署竭愚。詞掖書命。處身必以其道。出言不敢及私。心竊愛君。遂忘於己。禍性專任直。弗虞於衆嫉。屢犯禁忌。久當放流。時人甚危。聖意彌簡。而自凶渠背惠。西府置官。不圖妄庸。亦備推擇。驟進直於樞府。俾參畫於戎事。夙夜以報。庶揚天聲。偏佐之專。卒墮虜計。尙徙邊而薄罪。徒補過以盡勤。惟秦之雄。爲塞甚重。控制六郡。羈屬雜羌。芴阨寇衝。俯臨關要。臣但能招懷種落。訓戢營屯。起城壘以安人。平獄市而清訟。斥堠斯謹。備豫必周。爲術固疏。責實安在。朝廷旣已遷復官次。增重使名。臣之非才。大越涯分。不謂薦膺異數。益峻寵階。卽爲治之本邦。委觀風之茂寄。私門胥慰。物論稱優。此蓋伏遇尊號皇帝陛下。若古宣猷。宜人聞化。究弛張之大體。恢緩御之遠略。致茲頑朽。繼荷采甄。重念臣素匪將家。早塵詞等。平進之漸。往式具存。誠以疆鄙未安。忠憤攸激。力冒艱險。志平僭狂。顧軀命之可捐。豈資

品之爲較。奪鳳池而不賀。前哲堪嗤。刺貂庭之無功。羣言是恤。惟祿廩之加厚。非寒素之所貪。敢不精練武經。日求勝算。指縱加審。扞防必嚴。與賊俱全。是焉深愧。爲噲等伍。烏敢自羞。或稍著於微勞。願特還於舊物。誓堅死節。仰答宸私。臣無任。

謝賜詔書示諭表

臣某言。樞密院遞到詔書一道。伏蒙聖慈諭臣已除本州觀察使。且從廩秩之優。益慰戎行之望者。成命之行。庶乎開曉。溫言以及。賁若龍光。惟素志之所存。懼清衷之未悉。敢茲陳露。良切震兢。中謝伏念。臣早以藝文。妄干祿仕。幸遇尊號皇帝陛下。首臨軒陛。優擢科名。序進之階。前規盡在。而臣乃情吏事。盡力公家。自結聖知。了無私援。一昨羌酋背義。帥府需才。誤置選中。卽馳塞下。經畫遷徙。通踰三期。爲國之謀。固無云補。在臣之分。亦用傾竭。曷膺督護之任。已明委注之隆。不期霈恩。又出非望。驟易樞廷之直。俾分連帥之權。臣受寵無名。撫躬自度。不敢遠稽典故。上瀆睿聰。竊記陛下纂極以來。此例甚少。李維、李士衡、以老疾榮俸。陳堯咨、以侈性尙豪。並遭遇承平。各充其欲。故議者惜臣茲授。謂匪美遷。臣但以處不避汙事。上之節讓而就賤。守道之常。當朝廷憂邊之秋。非臣下擇官之日。辭之則有可疑之迹。掇希求進用之嫌。受之則有從權之名。協軍旅稱呼之便。況國家推公興治。任人有次。必不令臣永沈武列。老於疆垂。或薄效之可甄。宜舊物之來復。臣是以難於拒免。泰然居職。今承詔諭之意。專示廩秩之優。緣臣清白奉身。出於門法。豈牽豢養之厚。自損名節之高。茲爲伍於冗流。冀同心於外禦。伏望皇帝陛下。考勸功之法。御名知

臣之明。察臣甘去近聯。主於恭順。謂臣卽當重祿。靡在貪饕。儻一辨於愚誠。誓愈堅於忠報。臣無任。

辭免諫議大夫表

臣某言。今月九日。三班借職趙九皋。齋到官告敕牒各一道。伏蒙聖慈。授臣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者。萬樞之府。更直爲榮。七諍之班。在官惟重。廁舊聯而甚寵。當新秩以無名。理有未安。讓非敢飾。中謝。伏念臣早由孤直。誤記聖衷。麤幹米鹽之煩。本無軍旅之學。而自勉膺中詔。來捍西垂。三載於茲。寸功莫就。雖天仁所覆。姑務貸全。而疆事不修。何施面目。惟徇忘身之節。絕萌干進之心。向奉制函。就更廉印。從權爲便。稱職誠非。辭避靡諧。塵竊增愧。一昨寇侵鄰道。移督援師。徒號萬兵之行。無及一毫之助。遂使國威重挫。虜氣益驕。蓋臣不能乘閒襲歸。應機取勝。上軫旰宵之慮。合從斧鉞之誅。豈謂伏蒙尊號皇帝陛下。過采虛聲。亟申褒典。顧敗軍之若是。豈行賞之爲宜。執可自欺。固有公議。重念臣爰從郎署。獲改使名。幸近職之已還。冀前官之并授。儻加異數。實紊彝章。伏望皇帝陛下。念邊鄙之未寧。謂沮勸之當謹。止復禮曹之命。特停諫省之遷。如此則犄角禦戎。更求於實效。糜捐報國。益勵於愚衷。其所賜告敕。臣未敢進納。干冒旒冕。臣無任。

涇州謝差中使宣諭表

臣某言。今月九日。入內內侍省內侍殿頭李允亨至。伏蒙聖慈傳宣。爲日近差除兩地。臣僚未差除閒。已指揮中書劄記。候將來邊事稍寧。詔卿用在兩地。非擬議亦非臣僚奏舉。特出朕意。宣諭卿知。兼令臣密



舉臣僚代臣邊任者。聖眷特深。將圖不次之用。臣愚屢省竊懷失職之憂。於義當陳。斯言敢妄。中謝。伏念臣西畫疆事。於今彙年。雖勵敢爲之心。曾微必勝之效。偏裨失律。既有罪而不誅。援助發兵。復無功而被賞。尙畀中權之峻。仍兼四路之崇。恩重報輕。任隆材譴。捐軀以義。乃身膏斤斧之秋。歸闕何顏。絕生入玉關之望。豈謂伏蒙尊號皇帝陛下。仁惟及遠。道本推公。因弼臣拜命之初。念窮塞宣勞之久。密加寵諭。前許近司。斷自清衷。不緣他議。顧蒙鄙之榮而良厚。於國家之慮則非長。蓋以逆吳約和。未分誠詐。宿師經戰。僅起瘡痍。臣與范仲淹。日極謀維。麤詳方略。願少寬於銜勒。得自竭於歲時。庶能施尺寸之勤。上以副朝廷之寄。如其禦戎無狀。曠日爲虞。則乞擇材傑之臣。使之爲代。明竄殛之典。以警在邊。臣固不敢先自舉官。涉於希進。惟幸高明之鑑。俯矜切至之誠。臣無任。

賀皇子降生表

臣某言。伏覩進奏院報皇子降生者。穹昊垂休。元良載誕。彙盛之期。增赫重輝之采。采光。凡在幅員。率同慶躍。中謝。伏以尊號皇帝陛下。睿明正統。兢翼凝猷。紹三后之丕基。覽八紘之洪緒。旰宵求治。勤儉化民。果聖嗣之寢昌。示璿源之滋衍。吹銅導氣。式協於嘉辰。齒胄從師。卽成於懿德。永扶天業。克耀儲闈。臣恪守窮邊。竊聆熙事。預班朝之列。莫趨交戟之嚴。輸就日之誠。徒效傾葵之意。臣伏限官守在遠。不獲蹈舞闕庭。臣無任。

遷葬求郡謝賜批答不允表

臣某言。伏蒙聖慈。以臣上表陳乞知相州。或近鄉里一郡。躬親營護墳域。特降詔旨不允。許臣襄宅有期。卽當暫往者。請郡以奉先塋。雖違素願。賜告以護親葬。亦示優恩。羸安人子之誠。特出聖宸之惠。中謝。伏念臣。擢由睿選。擢貳樞庭。方圖報以盡勤。敢求安而自逸。蓋以早從穉歲。二親則亡。暨竊榮階。諸兄繼謝。比緣西事。久在兵閒。顧封樹之未諧。每肺肝之如割。逮塵重任。正偶利年。尋得地於故鄉。已涓辰於遠日。臣嘗私自省度。至於再三。視轎車而弗親行。實孝心之不忍。處近位而求便假。必物議之有云。與其貪寵以抑情。孰若避賢而申志。是以輒由衷而露奏。冀解職以爲藩。豈謂伏蒙尊號皇帝陛下。念進退之匪輕。欲公私之克濟。曲頒綸詔。親諭玉音。俾襄事之如期。卽馳騶而暫往。感深存歿。榮耀搢紳。敢不砥節愈堅。挺身思奮。他人之憚行者。臣不憚。他人之難言者。臣必言。儻犬馬之未先。誓糜捐而無避。臣無任。

揚州謝上表

臣某言。伏蒙聖恩。授臣資政殿學士知揚州事。已於四月五日到任。上訖。臣謬參樞筦。無補盛明。人言已騰。君量猶恕。祕殿之資甚寵。廣陵之寄絕優。過爾被恩。得無懷愧。中謝。伏念臣。樸忠守道。天賦難移。孤直任真。聖知有素。常以親逢亨運。早廁清塗。不宜因循。以負驅策。屢膺煩劇之任。偶逃罷輓之譏。自元昊僭狂。西垂震動。乃承人乏。薦領帥權。雖無成功。實盡死節。不意曲矜久次。擢忝近司。固讓莫諧。竭愚思效。凡陳鄙議。皆出至誠。慮邊計則冒朋黨之疑。斷國論則恥依阿之說。會險人之肆忿。窺時事以興誣。爰從親葬之還。獲視篋書之誨。旣詳矯妄。因得指陳。願付宰樞。示於臺諫。閱茲虛罔之狀。卽驗中傷之情。臣自以

叨備臣鄰。乃來詆訾。不可更塵重任。有玷公朝。尋伏私居。乞行顯罷。伏蒙尊號皇帝陛下。察無他過。尙錄舊勤。深惟進退之間。必存堂陛之體。俾兼美職。出守便藩。舟楫安流。浹旬受署。重念朝廷求治。疆鄙僅寧。臣內不能協贊籌帷。精講致平之策。外不能周旋塞壘。力營預備之謀。而乃宴處名城。坐尸厚俸。庇親自足。臨政少憂。於臣身則麤安。在臣志則未報。敢不導宣寬詔。慰撫編氓。米鹽之務必親。獄市之繁無擾。士師當黜。固枉道以弗爲。卽墨免烹。諒毀人之終辨。誓稟不渝之操。仰酬惟睿之仁。臣無任。

謝轉給事中表

臣某言。今月二十七日。進奏院遞到敕牒一道。官告一通。伏蒙聖慈。授臣給事中。仍放朝謝者。官以歲稽。雖存著令。賞非功懋。曷弭羣言。引讓則取疑於未成。受命則不勝其多愧。惕焉屢省。莫知所安。中謝。伏念臣幸偶聖朝。早塵科等。常恥養高。而圖貴近。每願竭節。以報國家。周旋俗吏之爲。激切諫囊之論。不虞擯斥。蓋恃聰仁。以至去禁掖而卽邊戎。捨儒冠而服武弁。惟殫千慮。冀緩憂勞。敢有一言。輒辭危難。逮羌人之送款。承召節以來朝。擢貳機繁。無容懇避。愛上之心。愈篤。忤時之咎。寔彰。尙賴保全。許均優逸。自膺淮海之任。實居吳粵之衝。城閉墮殘。奸訛固結。旣思繩葺。必務躬親。常人所非。則曰未詳大體。微臣自視。可御以少贖素餐。僅涉再朞。率無治狀。豈謂伏蒙尊號皇帝陛下。天地之量。錄日月之勞。申舉舊章。進升寵秩。拜於瑣闥。更視深嚴。刺以貂庭。重貽嗤誚。敢不動思合道。守不易方。惟忠義之所存。在始終而一致。期於效死。庶可酬恩。臣無任。

賀鴻慶宮奉安三聖御容禮畢表

臣某言。伏覩南京鴻慶宮奉安三聖御容禮畢者。商丘之地。王業所興。乃迹舊規。以新原廟。圖三后顯昂之表。申四時怵惕之懷。熙事克成。普天同抃。中謝。伏惟尊號皇帝陛下。以唐堯之仁睦親族。以虞舜之孝事祖宗。道格至平。民知大順。而猶慮列聖之游。有所未奉。盡物之薦。有所未虔。經制或墮。清衷是念。乃眷別京之重。實惟開國之基。靖館夙嚴。辟容攸宅。再謀崇葺。式示欽承。僉功之初。展禮咸備。事遵簡約。本達於至誠。天之監臨。宜輔於盛德。臣限拘官守。不獲奔赴闕庭。臣無任。

鄆州謝上表

臣某言。伏蒙聖慈。就差臣知鄆州軍州事。已於今日五日到任。上訖。須句重地。爲國東屏。宜擇名臣宿望。委之鎮臨。輕付匪才。懼不勝任。中謝。臣聞人之所稟也。非大賢哲不得其全。故黃霸長於治人。及入爲輔。弼則風烈。衰焉。何則。材有所偏。而用有所適也。是以聖王在上。馭臣布職。必以器而使之。伏念臣樸戇鄙陋。無一可取。徒識忠義。自謂難奪。迺者處煩劇。備邊鎖。効死以報。或有塵露之益。豈謂伏蒙尊號皇帝陛下。特加憐察。謂可倚任。擢在樞府。預聞國議。臣不敢渝其所守。愈思自竭。而識闇才拙。動取乖忤。宜從擯黜。復何矜全。治揚二年。乃免過咎。尙承恩記。移此便藩。臣已舉家乘舟。由清河路。不一月日。直抵城下。雖冒大暑。不知其勞。土風甚溇。官事亦簡。在臣所得。爲幸實多。昔賢治人之長。非臣敢及。庶能宣朝廷寬大之詔。令百姓知上意慈仁。不使貪苛之吏。外瀆風化。夙夜惟念。以勤撫恤。冀有補助。少贖素餐。臣無任。

成德軍謝上表

臣某言。伏蒙聖慈。就差臣知成德軍府事。已於今日三日到任。上訖。東藩五月。羸舉政條。北道一麾。亟更守任。以忠則忘奔走之苦。以才則誤寄責之深。撫己一思。悸汗交集。中謝。伏念臣從官素拙。立朝至孤。獨膺聖知。遂玷樞近。嚮諧補郡之逸。益懋首公之勤。而自滿歲淮南。改州汶上。顧日月之未幾。亦吏民之頗安。弗遑定居。驟爾易地。此蓋伏遇尊號皇帝陛下。軫守方之念。推任舊之誠。乃眷常山之雄。實據全趙之勝。將帥未明於紀律。士卒或稔於墮驕。付以懦庸。俾之振蕘。狡兔未死。再圖獵犬之勞。誦虎本無。已判市人之妄。敢不究綏靖之理。裁訓戢之宜。塞柝外嚴。不忘於備豫。邊囊入奏。動審於事機。少分宵旰之憂。庶有塵露之益。臣無任。

定州謝上表

臣某言。伏蒙聖慈。就差臣充定州路都部署兼安撫使兼知定州軍州事。仍降詔旨。不許辭免。已於今日十四日到任。上訖。竊以中山控邊。素號雄重。地形坦易。無陂澤之阻。先時虜騎入寇。必趨是塗。故國家常聚重兵。擇名將以制其衝。自約和以來。不忘備豫。至於守帥之任。未嘗輕以屬人。然而敵稔於因循。兵驕於閑放。聖慮經遠。赫然改圖。當此之時。臣謂宜得文武兼備之才。使撫靖而訓輯之。不意猥以及臣。臣退自省度。懼不能副朝廷寄責之重。避讓莫獲。無所措躬。中謝。伏念臣徒守樸忠。無他績效。一辭樞柄。三易郡符。兢兢營職。苟脫罪咎。豈謂伏蒙尊號皇帝陛下。天地之度。愛而全之。念求舊以惟人。不使人而求備。

於北道更制之始。首膺選用。荷恩誠厚。量力固憂。況今狄人講歡。務悖大信。經畫之任。最爲難處。凡百措置。不可默然。而或必振頽綱。則張皇之沮及。遂仍故態。則宴安之患深。伏望皇帝陛下。究易調之原。察理繩之漸。少寬銜策。俾盡驅馳。事或建明。特加裁察。臣敢不外圖扞蔽。中戢營屯。動存機慮之先。或有萬一之補。忘身殉國。此臣夙心。臣無任。

謝賜禁中銀救濟饑民表

臣某言。入內供奉官高懷政齋敕到州。伏蒙聖慈。支賜禁中銀五千兩。令變轉救濟闕食人民者。天運難測。固有流行之災。民食弗充。上貽宵旰之慮。不責大農之給。特疏中禁之財。濟此饑荒。出乎仁惻。中謝。臣聞堯水湯旱。非政之使然。金穰木饑。乃歲有常次。故王者能察時艱。阨閔俗困虛。必裁救恤之宜。遂亡捐瘠之苦。伏惟尊號皇帝陛下。以憂勤嗣大業。以約儉恢永圖。德無遠而不柔。惠雖微而必浹。宜膺敷錫。以格太寧。而涉夏以來。苦雨爲沴。惟茲北道。最失西成。納隍深軫於聖懷。振廩重侵於經費。卽馳使指。遠諭宸慈。且頒內府之珍。以續翳桑之命。天之肆害。方不堪其怨咨。上所施恩。已頓寬於餓殍。臣才非通敏。任忝撫綏。奉詔札之丁寧。痛農疇之乏絕。敢不躬宣睿旨。申誠屬封。期共拯於疲羸。使咸知於愛育。臣無任。

謝賜詔書獎諭表

臣某言。七月二十五日。進奏院遞到詔書一道。伏蒙聖慈。爲去年河北艱食。人戶流亡。以臣擘畫拯救。特賜獎諭者。北土之饑。近歲未有。非上之大恩過於天地。則民之衆命委諸溝壑。顧守臣之所竭。惟君命之

是虔。忽被詔褒。得無心愧。中謝。伏念臣賦才甚短。爲政少通。自易塞垣。卽逢水害。流庸以死者皆是。饑粥而濟者幾何。洩官廩以從權。則文符之交戾。破郡豪而取辦。則城野之俱空。故於賑卹之方。務適公私之便。其利溥則或時而冒禁。所益衆則不敢以愛身。職雖盡勤。患且奚救。幸遇尊號皇帝陛下。深惟邦本。上側睿慈。以斯民未安爲大憂。以經費少侵爲末事。德音一發。罷悴頓蘇。使傳交馳。慰存良厚。訖蒙再造。盡出至仁。而臣任忝撫綏。歲罹艱阨。莫副旰宵之念。坐貽尸曠之羞。敢謂聖度兼容。宸聰過聽。特示璽書之勸。蓋爲邊部之光。臣敢不載策駑庸。動思獎勗。當此饑災之後。更圖安集之宜。使閭里之間。漸期復貫。則疆垂之下。自亦無虞。稍脫罪誅。茲爲報塞。臣無任。

謝表

臣某言。三班借職劉仲舉。齋到官告敕牒各一道。伏蒙聖慈。授臣資政殿大學士。仍賜對衣金腰帶鞍轡馬。及奉聖旨。不許辭讓者。賞旣優而未諭。蓋省無勞。讓雖至而復當。固非獲已。惟進退之難處。在斯須而弗安。中謝。伏念臣才本無他。志期有立。常覽古人之忠義。以至於涕零。矧逢眞主之聖明。是堅於死報。山海之大何益。犬馬之誠則然。故入贊樞機。必乃情於萬務。出居屏翰。亦盡力於一方。圖富貴豈臣之本心。竊祿位是臣之深恥。惟茲守塞。僅甫踰年。徒能革兵之墮驕。無以救民之剗敝。過爲之慮。動則幾於闕疏。苟幸其安。日可須於罪黜。豈謂伏蒙尊號皇帝陛下。天地之度。堯舜其仁。謂內外雖殊。孰差於輕重。簪履至賤。尙惜於墜遺。乃眷舊臣。咸均寵數。不圖庸近。亦玷褒榮。重躋祕殿之聯。實駭愚儒之守。避焉而弗獲。

其請受焉而莫得其名。再叩慈宸。則有飾僞昔時之譎。遂塵美職。則有無功冒進之譏。與其違衆而取嫌。曷若被恩而思效。僂僂承命。慙羞在顏。臣敢不服夙夜之勤。副國家之遇。方垂無事。奚由奮勇以答君鼎。鑊在前。誓不臨危而變節。臣無任。

謝轉禮部侍郎表

臣某言。今月十六日。進奏院遞到敕牒一道。官告一通。蒙聖慈授臣尙書禮部侍郎。加食邑五百戶。仍放朝謝者。禮成合宮。澤被率土。蓋興久墜之典。則有非常之恩。凡在庶工。皆踰素望。中謝。恭惟尊號皇帝陛下。法古堯舜。致時成康。以大孝奉乎祖宗。以至誠答乎天地。曠絕之儀。罔不講。吉蠲之薦。罔不躬。而猶慮孝有所未申。誠有所未達。乃訪總章之舊式。因路寢之嚴。享太微之精。兼盡報天之意。配文考之聖。參修事祖之勤。建訖明禋。亟覃殊慶。第錫官師之寵。且推福祚之餘。而臣竊守邊遐。薦罹歲饑。駿奔率職。既莫助於國容。愛利及人。曾未寬於上顧。不謂均禧之始。亦膺進秩之榮。當有位之交歡。理難獨讓。揣無功而自訟。內實多慙。敢不益勵樸忠。勉驅駑獯。疆垂效力。雖終老以無辭。旒展知臣。在殞生而執報。臣無任。

謝加觀文殿學士再任表

臣某言。今月二十五日。姪男太常寺太祝正彥齋到官。告敕牒各一道。伏蒙聖慈。授臣依前行尙書禮部侍郎。充觀文殿學士。仍令再任。及放朝謝者。滿歲復畱。已示寄邊之重。議功無實。何勝進職之優。荷信任則義不可辭。拜光寵則愧無容地。中謝。伏念臣賦性專樸。遭時盛明。過蒙仁聖之誤知。惟恐忠義之不足。



二垂所效。一紀於茲。挺然思報於國家。倏爾已成於衰病。究疆場之事。幾寢食之俱忘。於進取之心。固夢寐之無及。矧此中山之會。最居北狄之衝。自分道而新睿圖。以非才而叨帥任。當兵卒橫驕之後。乘歲時凶歉之餘。得不世出之賢。猶難訓治。使甚愚者之慮。奚足戢安。遽越代期。分甘公黜。豈謂伏蒙尊號皇帝陛下。天無不覆。器之使人。念考績之踰時。貴守方之有法。深惟古制。莫重久官。將垂經遠之規。寢革數遷之敝。特申褒典。更責後勤。任不辭難。蓋推誠之所激。讓非中理。雖冒賞以無嫌。敢不益謹備虞。動存綏靖。俾吏民之愈信。致師旅之增和。生入玉關。可謂前人之墮志。心居魏闕。不忘疏迹之愛君。苟未挂於吏文。終有裨於廟勝。臣無任。

辭免武康軍節度使表

臣某言。今日某官齋到告敕。伏蒙臣慈。授臣武康軍節度使知并州河東路經略安撫使兼并代等路兵馬都總管者。守邊再閏。久實何功。申命廣朝。寵斯爲誤。矧元戎之寄重。兼大鹵之地雄。驟付匪才。其如清議中謝。伏念臣守惟任拙。性不通時。徒知忠義之可爲。雖在顛危而莫奪。而自奮身西鄙。待罪北疆。周旋一紀之間。勤苦二垂之事。積憂成瘁。由壯得衰。方欲上叩慈宸。請更便郡。庶少全於生理。願在備於死官。豈謂伏蒙尊號皇帝陛下。度材之宜。惟舊所任。念一臨於朔部。適五及於歲暮。載惟并晉之區。並控羌胡之會。俾專節度。仍委撫綏。而臣素忝學儒。粗能審分。塞防之責。旣念重而難辭。旄鉞之來。豈無勞之可受。自顧猶是羣言可知。況今蠻徼未賓。王師致討。欲人心之競捷。在賞典之推公。伏望皇帝陛下。察寸誠。

之不欺。究二柄之當謹。特追還於使節。止就領於帥臺。如此則名器不可假人。免騰嗤誚。爵祿所以厲世。足勸勳能。幸知臣之至明。期得請而後已。臣無任。

第二表

臣某言云云者。君恩一出。猶悵改於已行。臣分再思。願懇陳於當讓。終期得請。是免愧心。中謝。伏念臣早由書生。久服武事。豈貧愚有欲於利。蓋忠憤不知其勞。茲臨朔垂。再及歲閏。務益煩而雖勉。神過用而已。疲方求便安。少養衰拙。不謂誤膺聖念。復責邊勤。并土之控二疆。敢辭奔命。洋川之抗六纛。自省何功。較其冒寵之必歿。不若避榮而獲戾。伏望尊號皇帝陛下。俯矜危惻。謂出至誠。俾仍帥領之權。且觀來效。亟寢節旄之授。以待勞臣。敢不強率尫孱。愈圖報塞。憂邊思職。冀盡力於兵閒。竊位素餐。免致譏於天下。臣無任。

謝表

臣某言。二月二十八日。樞密院遞到詔書一道。伏望聖慈。以臣陳讓武康軍節度使不允者。寵若驚而自視。其實何勞。讓如僞以雖誠。固難愈請。荷詔慈之加勛。願邊責之匪輕。於義莫辭。措身無地。中謝。伏念臣進由孤直。知自睿明。不敢苟富貴以作身謀。惟以報國家而爲己任。服西北二疆之事。幾光陰一紀之間。日有百憂。官無寸效。不覺寒暄之易變。但驚精力之早衰。苟乘障以自安。亦未免好權之謗。欲請藩而少便。則涉乎避事之疑。夙夜以思。進退不可。豈謂伏蒙體天法道。欽文聰武聖神孝德皇帝陛下。大度天地。

至仁陶唐。念宿業之且勤。不責人於兼備。就易帥臺於并上。特加使纛於洋川。薦霈德音。促當成命。臣竊上循朝意。再揣官宜。十稔之前。嘗被察廉之寄。三垂所次。悉專督護之名。今茲節制之行。始正營屯之任。避焉莫得。愧弗能勝。敢不力究民疵。謹修成律。義之所在。知熊掌之難兼。命或可捐。若鴻毛之甚易。臣無任。

并州謝上表

臣某言。伏奉制敕。授臣武康軍節度使知并州河東路經略安撫使。已於三月十七日到任。上訖國家經畫三垂。實最他道。置帥大鹵。獨控二疆。非有將略。可以摧狄心。吏術。可以救民瘼。或輕而授。固不克勝。中謝。竊惟晉陽之提封。蓋本唐堯之舊化。俗儉而家給。土豪而兵勁。雖有水旱之沴。而無凍餒之虞。自西事之興。屯戍茲廣。人疲遠餉。戶及橫斂。重以和糴積欠。而輸窘。姦錢亂法。而幣輕。故今物力未甚完。罪辟日以衆。亭候無驚。而兵費猶冗。羌胡久附。而邊吏或懈。伏惟尊號皇帝陛下。以恩德浸諸夏。以威信柔外夷。願茲一方。素號襟要。思擇帥守。安而治之。而臣信道雖篤。應變不長。乘障中山。徒歷再閏。訖無實效。上裨遠圖。聖念矜全。未賜顯黜。復加旄鉞。付此重寄。詔旨敦諭。弗容避辭。臣敢不中夜以興。當食而廢。審富庶之良畫。較備禦之長算。使編氓曉悉於上意。殊俗震響於天聲。若其報君之大方。則當投死而後已。臣無任。

知相州乞罷節鉞表

臣某言。奉敕差知相州。仍以臣彙表乞守前官赴任。伏蒙聖慈降詔不允。已於今日二十三日到任上訖。守邊不可以疾居。誠宜引分求郡。莫如於鄉便。冀一均勞。所祈使鉞之還。蓋協帥臺之罷。君仁至厚。止易地以推恩。臣寵無加。遂擁旄而歸里。榮兼今昔。義激死生。中謝伏念。臣自忝決科。則思陳力。非微軀獨不自惜。幸明主得其親逢。故常奔趨險艱。如履平地。顧視權利。輕於浮雲。當人之不欲爲。則保完難必。處事之易及責。則憂患常深。志雖不回。病已中作。尋竊自忖。較其所長。人神之勞。過焉斯斃。天光之蘊。定然後明。與其勤死而無成。孰若少休而再效。爲慮既審。露章不疑。幸遇尊號皇帝陛下。德洽普天。愛存舊物。輟御醫而來視。知賤疾之匪常。特徇至誠。許辭重寄。不奪洋川之節。就更河壘之封。踰旬解裝。行路無苦。遂得均頒牛酒。慰舊老於鄉中。羅列旌幢。拜先臣於墓下。不徒歎聳於當世。實足夸傳於後來。臣敢不論病以體國之宜。攻疹以及民之瘼。怡然靜守。保於至和。苟臥瘴沈痼之可痊。雖疲未棄。則據鞍矍鑠而思用。有急當先。誓畢餘生。仰酬洪造。臣無任。

# 韓魏公集卷之二

## 表狀

### 辭免集賢第一表

臣某言。伏奉制命。特授臣依舊工部尙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仍加食邑食實封者。樞筥無功。方期自劾。疑丞有缺。驟爾叨榮。雖公恩之非常。在公議則不可。夙夕震駭。莫知所安。中謝。竊以王者。端拱穆清。責任輔相。內使萬物無不遂。外使四夷無不恭。陰陽協於時。是曰燮和之效。卿士得其職。斯爲選擇之明。天下繫其安危。國體隨而輕重。所付一失。爲害豈輕。如臣者。樸學非長。孤忠自信。蚤慕古人之行。已不能枉道以進身。立朝以來。皆上所悉。自羌庭之叛命。去詞掖以臨師。周旋兵閒。竭盡死節。僅息塞防之警。入參幾務之微。一簣障河。欲得災而不顧。叢輕折軸。終積毀以難勝。尙塵祕殿之資。屢忝要藩之寄。疲駑將蹙。善御猶勤。更帥領於二垂。遠威顏於一紀。忽嬰危疾。幸假本邦。尅屏適養於餘疴。宥密亟還於舊物。卒無他技。倏已踰年。縱顯黜之未加。亦素餐而自愧。豈謂伏蒙尊號皇帝陛下。高天廣覆。厚地博容。不求備以取人。奉無私而臨下。出於睿斷。擢正宰司。方今人安承平。俗尙苟簡。革弊者目爲生事。詢必交興。擢才則指以樹朋。巧焉求中。生靈已困。而倉廩未足。戎狄難保。而備豫未完。茲朝廷大有爲而及時。豈淺薄不稱職而可任。況簪紳之近列。皆棟榦之美材。不此詳求。豈無遺滯。伏望皇帝陛下。特回聖慮。謹

擇高賢。使施設之一新。必太平之坐致。如此則使人以器。免懷過分之憂。惟君知臣。雅得量能之道。儻垂開可。更誓糜捐。臣無任。

第二表

臣某言。伏奉制命云云。尋具表陳讓。蒙降批答不允者。臣聞天下安而注意相。蓋以仰成。官不備而惟其人。無容敍進。故避賢之爲請。誠度德之匪堪。瀝懇未俞。措躬無地。中謝竊以前記之載。治道可詳。雖有甚盛德之君。必擇非常人之輔。所以五臣佐舜。十亂翼周。蕭曹魏邴。繼美於漢朝。房杜姚宋。相輝於唐室。固以聳風烈於萬世。不獨致太平於一時。豈在聖辰。所宜輕授。伏念臣。早繇科選。亟漸寵階。天與至愚。顛沛必思於忠義。人嗤拙宦。周旋不避於艱難。白首三垂。鴻毛一命。賴清衷之獨照。致危迹之終全。遂起病餘。復玷樞任。犬馬之報。增激螢燭之光。幾何坐易歲芳。日孤人望。豈謂伏蒙尊號。皇帝陛下。不遺小善。務取大方。曲矜簪履之微。驟有鼎槐之拜。雖聖人之存舊物。特示優恩。顧賢者之抑下陳。豈無公議。撫躬自省。通夕如燔。是敢再達讓封。重干宸聽。願敷求於全德。俾宰正於庶工。必能膏澤四方。廣矣庶官之遂。丹青萬化。煥然王度之明。使陛下協能官人之詩。免微臣獲不知量之過。至慈垂允。輿論乃安。臣無任。

謝

臣某言。伏奉制命云云。尋再具表陳讓。蒙降批答不允。仍斷來章者。右府本兵之重。曷贊幾微。中台象極之崇。遽叨選任。自顧非才之及此。必非公議之所容。荐拜讓封。訖無可報。俯俸祇命。覩羞在顏。中謝。臣聞

聖王不以獨化爲高。必置相而圖治。賢臣不以極位爲樂。貴行道以濟時。上旣勞於所求。下亦艱於所遇。故求之得則仰成於庶務。待以不疑。遇之合則協力於萬機。果於自效。固可以日興頹弊。坐致太平。生靈蒙福於九圍。君臣垂美於萬世。恭惟尊號皇帝陛下。堯仁舜孝。湯智禹勤。言動不諫而未嘗過。爲道德是富而無一他好。而猶念天下已治而恐啓於亂。天下旣安而預防其危。精擇輔臣。以裨至化。而臣學無根本。性多滯迂。不知前世。建治安之原。徒愛古人。立忠義之節。周旋俗務。眇末嘗勞。塵樞府以議邊。尙詳梗槩。玷鼎司而論道。何所開陳。忝冒以來。夙夕無措。蓋以陛下有置相圖治之聖。而臣非行道濟時之賢。何以仰副天心。俯慰人望。然陛下旣已求臣之誤。亦當待以不疑。而臣所堅遇主之誠。惟誓果於自效。勉企前哲。動思至公。庶幾民底小康。時無大沴。少寬待旦之慮。免累知臣之明。填壑未閒。期報如此。臣無任。

辭免祿享加恩第一表

臣某言。伏奉制命。特加臣同德守正功臣。并食邑實封者。講上儀於宗廟。方成孝饗之能。廣太嘏於辟公。首被慶恩之渥。冒榮爲過。顧己弗安。中謝伏念。臣早以孱愚。誤膺眷任。進歷樞機之重。擢聯丞輔之崇。夙夜以勤。揆一心而雖至。才謀之短。稽衆論而愈喧。屬丁閏祿之期。獲相親祠之禮。精純所致。顧臍蠶以來。歆陟降無違。在贊明而何有。及此受釐之始。亟塵差賞之優。錫號褒功。增封衍食。省無勞而若是。惟力讓以爲宜。伏望尊號皇帝陛下。攬二柄之公。體萬機之謹。俯矜危懇。追請命書。如此則維鵜在梁。免速聲詩之誚。若金用礪。更加磨切之忠。臣無任。

第二表

臣某言。伏奉制命云云。尋具表陳讓。蒙降批答不允者。祭之爲澤。雖有國之常經。賞不以勞。亦爲臣之當讓。奏封斯確。詔答未俞。退自省顧。不勝憂畏。中謝。伏念臣進繇孤直。任玷弼諧。常待罪以弗自安。敢僥榮而不知量。此屬欽修曠典。祇事闕宮。舉歷朝未行之儀。成羣主合食之禮。辟公咸暨。慙無顯相之容。福祿旣均。首被便蕃之命。顧冒塵之可愧。敢辭避之匪誠。聖聽莫回。愚衷愈悸。伏望尊號皇帝陛下。據公以議。懋德必先。稽惟名不假之言。徇所欲必從之義。亟收誤寵。明勸有功。庶鳧鵠之分獲全。則犬馬之心盡報。臣無任。

謝表

臣某言。伏奉制命云云。尋再具表陳讓。蒙降批答不允。仍斷來章者。登羣主而序昭穆。甫畢親祠。肆大旨而均福釐。俄周率土。忝被臣鄰之列。首膺優渥之恩。避讓弗俞。省循無措。中謝。伏念臣性直而慙。識暗且疏。徒知忠義以事君。不顧險艱而效死。危塗屢歷。鴻造終全。薦司樞筦之繁。進領鈞衡之重。聖主之責。愚相其可容誅。倦令之治。薄民烏能知化。自須明黜。免累至公。幸遇尊號皇帝陛下。守位以仁。奉先惟孝。謂郊而祀天地。雖三載之躬行。廟以合祖宗。則歷朝之未講。此時思而舉墜。屬閏祫之丁辰。能饗休成。霈澤滂被。惟是鼎槐之近。特先綸綍之褒。增唐閣之美名。衍漢封之多邑。賞斯爲誤。義不容辭。敢不祇奉國經。勤宣上德。協心以濟。朝得衆賢之和。弼教於中。福有庶民之錫。冀追素餐之責。少裨旰食之勞。臣無任。



辭免昭文第一表

臣某言。伏奉制命。特授臣行刑部尙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兼譯經潤文使。仍加食邑。食實封者。臣聞天之明堂。尊曰上相。國之冢宰。冠於六卿。七政從而後觀。四海倚之均一。建官之重。推象可知。豈容非才。遂得次補。中謝。伏念臣學不根道。智非逮人。徒知忠義之敢爲。獨荷聖明之垂諒。嚮繇樞筦。擢備鈞衡。幸遭時而得君。有同心之輔政。夙夜圖報。歲時趣過。經遠所存。卒無近效。竭誠之得。不免衆嗤。上誤一人之知。下騰多士之誚。惟思引避。敢覬寵遷。伏遇尊號皇帝陛下。大度包荒。鴻仁廣愛。悉其心之頗至。恕其力之未任。猶矜駑孱。謂可驅策。屬此元臣之眷。忽罹壽母之憂。不忍奪親而傷恩。終聽執喪而得禮。亟蒙序進。殊失僉求。方今當極泰之時。稔積習之敝。遽然更化。則議論難齊。徐以收功。則責望方峻。而況天時未順。民困弗充。水旱相仍。災異數見。誠聖人恐懼大有爲之日。願愚臣譴薄無所取之材。恬然冒榮。罪不容戮。伏望皇帝陛下。念祖宗至重之業。推天地大公之心。謹擇時賢。稽參物論。宜得魁傑非常之佐。以副焦勞求治之勤。使百度修明。萬靈和喜。則陛下高拱而揖堯舜。羣臣相讓而歸皋夔。如臣甚庸。願寢成命。臣無任。

第二表

臣某言。伏奉制命云云。尋具表陳讓。蒙降批答不允者。冢卿之缺。烏可序遷。衆議之公。豈容非據。拜章以讓。承詔未俞。夙夜震營。莫知所措。中謝。伏念臣起於孤官。麤識大忠。許國忘身。故不論其險易。推誠遇物。

蓋無別於恩仇。人嗤其拙而臣不可移。臣執是愚而上卒見信。以至再陟樞機之重。對司鈞軸之崇。聖主仰成。恨無所報。僚賢一意。知豈不爲。然而志雖廣而才不能周。任旣重而力終取困。凡於施設。動得詆譏。加災沴之薦臻。在燮和而當罷。豈謂伏蒙尊號皇帝陛下。無求速效。尙責遠圖。屬元宰之遭憂。亟大庭而申號。特從次補。益駭羣情。且論道者本不備。而惟人祿德者非彙日而取貴。必若以資而遂進。則其於勸也誠難。伏望皇帝陛下。博選眞賢。上裨至治。況內有雍容侍從之列。皆傑出之材。外有文武屏翰之臣。悉老成之舊。少精聖慮。自協僉言。夫臣何堪。敢冒茲寵。幸寢已行之命。庶全則哲之明。臣無任。

謝表

臣某言。伏奉制命云云。尋再具表陳讓。蒙降批答不允。仍斷來章者。大號式孚。理雖難復。非才自視。懼不克堪。讓懇繼陳。愈音卒吝。拜寵恩而斯誤。質公議以何安。中謝。臣聞元首之任股肱。貴不墮於萬事。冢宰之佐邦國。在能正於百官。惟朝廷之重輕。繫選任之得失。擇人之謹。自古爲難。如臣者。樸學非長。孤忠鮮助。自優塵於科等。恥平步於貴階。周旋俗吏之爲。慷慨壯夫之節。邊囊外謹。謗篋中煩。幾汨沒於風波。荷照臨於日月。樞庭薦陟。宰柄參持。念嘉會之親逢。惜良時之易失。同心交儆。衆敵力蠲。治本所先。亦羸施其一二。人情未厭。蓋久樂於因循。毀旣積而增危。任不勝而當譴。幸遇尊號皇帝陛下。高明廣覆。博厚兼容。巍然執契之尊。深得馭臣之要。以謂任人之道。圖舊所以知之詳。勸士之方。重祿所以須其報。故茲遷擢。遂及虛辱。敢不博引羣賢。大明衆職。躋民仁壽之域。務廣聖猷。俾后堯舜之心。勉希前哲。庶幾拙效。少

答君仁。臣無任。

辭免登極覃恩第二表

臣某言。伏奉制命云云。尋具表陳讓。蒙降批答不允者。大君膺歷。綿宇推恩。澤逮羣元。宜至微之。必泆寵先。四近顧無狀。以何勝。輒上奏封。冀還渥命。聆詔音之未可。揣愚分以難安。中謝伏以。先皇帝仁如高天。容則厚地。自詩書之所載。冠今古以無前。興儉守文。致成康之美俗。先知傳聖。得堯舜之大公。皇帝陛下。奉若先猷。纂隆大寶。中外稔聞於聖德。謳歌允協於天心。慶賜之行。幅員同抃。臣叨塵輔翼。素乏材謀。當聽斷之惟初。在贊襄而何有。喪榮驟及。震慄無從。伏望皇帝陛下。攬國權綱。新民耳目。黜陟大柄。必本於無私。左右弼臣。俾全於難進。亟追誤賞。以勸多方。上化之行。必捷置郵之傳命。臣衷所報。更堅忠義。以忘身。臣無任。

謝皇帝表

臣某言。伏奉制命云云。尋再具表陳讓。蒙降批答不允。仍斷來章者。睿聖膺圖。肇覽八紘之緒。幅員濡澤。交歡萬國之心。眷惟丞輔之臣。首玷便蕃之寵。無容避免。徒極兢慙。中謝竊以。鸞省邇聯。地亞珥貂之貴。天臺上列。官推司馬之崇。爰自近年。罕嘗兼拜。如臣者。性惟甚戇。學不能醇。偶熙運之寢昌。竊殊科而獲仕。孤忠自立。衆毀交騰。先皇帝察惟直之無他。謂顯愚之可任。擢躋顯近。力主單平。奔走三垂。有殉國忘身之志。周旋二府。乏佐王經遠之謀。逮升冢席之榮。益起素餐之誚。避賢奏牘。方上印以輸誠。喪考纏悲。

忽攀髯而發慟。伏遇皇帝陛下。丕承大統。光紹慶基。盛德之新。罄萬方而咸覩。湛恩之降。浹四海以無垠。故此弼臣。特先異數。俾正名於宰任。復增重於官儀。仍遷公爵之優。更益邑租之厚。俯僂之辭。莫遂。庸駑之分。何勝。敢不謹極冰淵。守堅金石。良時易失。惟勤拙者之爲。高位疾顛。常蹈古人之戒。少裨至治。上答殊私。臣無任。

謝皇太后表

臣某言。伏奉制命云云。尋再具表陳讓。蒙降批答不允。仍斷來章者。龍德在天。慶一人之纂極。陽春布澤。浹四海以蒙休。惟是弼臣。首膺褒典。辭甚堅而莫遂。躬屢省以無容。中謝伏念。臣早竊榮科。寢階膺仕。自信鄙夫之守。特深先帝之知。外禦疆垂。五玷師權之重。入參樞筦。再塵機務之繁。逮進陟於冢司。固取輕於人望。適露請藩之奏。遽承憑几之言。伏遇皇太后殿下。坤德居中。母儀形外。翊皇明而增煥。協聖治之有初。爰霈大恩。咸均庶位。顧惟蒙陋。前忝龍光。峻卿列於中臺。正宰名於黃闥。仍優封爵。益厚食租。令如汗以靡收。寵若驚而自失。敢不任責歸己。竭誠在公。以道事君。勉著經邦之效。無功受祿。終期上印之歸。臣無任。

甲辰冬乞罷相第一表

臣某言。伏以四時助天。尙有爲而必去。大臣佐國。豈不能而可居。茲省分以退身。幸推仁而從欲。中謝伏念。臣早繇科選。寢被寵甄。不知直道之難行。徒以孤忠而自進。仁宗皇帝矜其少戇。待以老成。慶歷之初。

已贊近樞之重。嘉祐之始。復還幾務之崇。亟踐宰司。過膺冢任。惟心祈報。謂時敝之可更。其術之疏。質人情而愈戾。方求引罷。免玷弼諧。忽悲軒馭之登天。獲奉舜躬而受歷。永昭置使。既畢九虞。長樂復權。肇新獨斷。欲貢避賢之請。俄推進秩之恩。面謝之辰。言陳備極。愧冒塵之爲久。加尅瘵之日增。止俟首冬。懇辭重柄。此愚誠之上叩。蓋睿聽之前知。伏望皇帝陛下。圖治有初。任良爲急。引天下之才以自輔。采廷中之議而必公。不私一臣。遂收全美。聽還印綬。出守圭符。蕞爾之軀。儻少休而未殞。確然之守。固臨事而不移。臣無任

### 第二表

臣某言。近上表乞罷相任。出補外藩。蒙降批答。不允者。輒傾愚悃。冀解冢司。承詔未俞。措躬無所。敢再披於肝膈。固莫追於竄誅。臣某中謝。臣聞駑馬之材。駕雖十而終勉。鼯鼠之技能。有五而遂窮。分不可踰。過之必敗。如臣者。素無遠策。麤識大忠。特膺先帝之知。驟忝弼臣之冠。歲芳屢易。人望日輕。廊廟之言。卒愧負薪之鄙。功名之滅。無借治郡之時。適貢囊封。願還柄任。遽號弓而茹痛。方奉瑁以參儀。前懇莫伸。厚顏無已。此蓋恭遇皇帝陛下。睿謀天發。聖斷日新。宜登進於真賢。以輔成於至治。豈容衰朽。尙爾冒塵。伏望皇帝陛下。曲霽鴻私。與全晚節。許罷台衡之重。俾紆郡紱之榮。欲竭之神。苟漸蘇而復觀。甚難之務。惟所用以無辭。臣無任。

### 第三表

臣某言。近再上表。乞罷相任。出補外藩。蒙降批答。不允者。兩上奏封。願還宰柄。仰俞音而尙闕。顧衰迹以何安。重此披誠。終期賜可。臣某中謝。竊以高位之處。古人戒乎疾顛。大名之居。君子恥於難副。故知而退。則全止足之分。昧而進。則蹈危亡之機。臣雖甚愚。敢忽斯義。伏念臣自塵侍從。卽走疆垂。當兵戈未艾之辰。有夙夜服勞之苦。逮參樞務。亟領藩條。繼守兩邊。又幾十稔。比踐更於二府。倏九見於周基。以寸心而慮萬微。以一身而當衆責。力雖自任。疾已交攻。儻不止於夜行。必溢先於朝露。譏訾中外。玷辱國家。矧今論道巖廊。悉臯夔之舊德。宣威巨屏。皆方召之傑臣。至於貴近之聯。率富經綸之業。伏望皇帝陛下。照孤誠之不安。矜悴質之無堪。收攬衆賢。左右新政。使臣退安便郡。獲保殘軀。上以彰大君含育之恩。下以息多士紛紜之議。惟堅素守。上答至仁。臣無任。

乙巳夏乞罷相第一表

臣某言。伏以王者之尊。作命存乎必信。人臣之分。知退本於不能。茲再避於冢司。幸前膺於聖諭。臣某中謝。伏念臣駑馬之賤。任重而斯歷。畫餅之僞。循名而則虛。徒以誤知先朝。竊位二府。自冠臣鄰之重。益慙風烈之衰。伏遇皇帝陛下。躬紹寶圖。獨開英斷。以聖主而用愚相。曷起治功。不桑日以進大材。固妨賢路。矧復繁機外擾。故疾中戕。精神日極於昏疲。形貌衆傷於癯瘠。比傾血懇。上叩睿慈。冀從出守之求。少遂養疴之便。皇帝陛下。以謂情雖可惻。去匪其時。俟仁廟之終祥。許囊封之請罷。德音在耳。律候當期。願回天地之私。亟假麾符之寵。君言勿戲。翦桐之錫猶封。鄉郡獲歸。衣錦之榮孰再。誓捐軀命。仰答恩仁。臣無

任。

第二表

臣某言。近上表乞罷相任。出守外藩。蒙降批答不允者。比披丹赤。仰叩睿明。君命有孚。固指期而當罷。天衷莫測。猶可詔之未頒。撫己以思。措躬無地。竊以嘉善而矜不能者。君人之全度。進賢而退不肖者。與治之大方。故不能與不肖者畱。則下無所勸。善者與賢者之抑。則政將甚疵。臣雖至庸。敢害公議。臣某中謝。伏念臣蚤繇孤進。亟陟近司。報國之心。雖竭忠而自許。致君之效。卒充位以無聞。包羞十稔之間。積愧衆賢之上。向者幸遇皇帝陛下。躬親聽斷。中外乂安。嘗比上於封章。願少休於罷茶。俄膺召對。竊記德音。茲再露於懇誠。蓋前祇於訓諭。伏望皇帝陛下。不牽私愛。特示至公。知臣不能而可矜。謂臣不肖之宜退。許還相紱。俾任鄉邦。馬牛之力。麤完。必思軀策。天地之恩。再造。曷報生成。臣無任。

第三表

臣某言。近再上表。乞罷相任。出守外藩。蒙降批答不允者。非才決去。爲瀆誠煩。優詔弗俞。示恩良厚。雖已殫窮於賤懇。不能感動於清衷。得非斷以常情。謂非本志。匪過邀於聖寵。則外迫於人言。勉辭要權。苟備禮數。逮降斷章之答。因爲固祿之資。臣之所陳。蓋不近此。臣某中謝。伏念臣自玷二府。於今十年。竊稽彙朝之任官。雖有名相之在位。得如茲例。且無數人。況臣齷齪何能。區區自守。廟堂之上。不過俗吏之施爲。搢紳之間。動有迂儒之閔笑。加以蚤膺驅策。備歷艱劬。積憂日耗於精神。奇疾潛生於臟腑。比雖自力。寢

覺難支。故於前後之封章。備著悃誠之激切。方斯此愬。必復上言。伏望皇帝陛下。深惟萬務之繁。特謹四鄰之選。不曲全於舊物。示公進於真賢。令臣只守本官。退安散郡。名優治俗。庶希黃霸之清風。心切報君。敢慕赤松之高蹈。儻暫休於犬馬。期再效於涓塵。臣無任。

災異待罪第一表

臣某言。伏以人主之操賞罰。貴乎不私。宰相之調陰陽。在乎無忒。苟天時之作沴。繫人事之不修。當責其誰。是惟冢輔。臣某中謝。伏念臣頃遭際會。遂冠臣鄰。當堯舜之纂承。乏皋夔之事業。故聖心願治。日極於咨詢。而樸學素空。卒無所補助。居常省分。屢已抗章。雖引去之未容。益自知其難處。今此仲秋之始。忽興淫雨之災。京邑之間。日纔信宿。室居之壞。十殆四三。民胥嗷然。駭無所止。伏惟皇帝陛下。紹膺寶命。勤究永圖。言動之微。亦無過舉。政刑之謹。必憲先猷。惟高穹之甚明。宜嘉應之遄格。茲咎安在。其來有繇。蓋臣充位無聞。素餐已久。衆賢沈抑。而不能彙進。輿情鬱塞。而不能上通。既汨五行。遂隳庶務。豈可以頑然自若。恬不知慙。伏望皇帝陛下。稽合天心。申明國典。驗往誥雨暘之所自。法前朝災異之所行。敷告大廷。亟行顯黜。使四海之內。皆知震曜之威。則諸福之來。是猶桴鼓之答。臣無任。

第二表

臣某言。近以天雨之淫。都城特甚。乞從免黜。以塞咎災。蒙降批答。不允者。竊以三公之理陰陽。冢宰之主政治。蓋今首相之任。誠繫四方之瞻。官匪其人。變不易發。臣某中謝。伏念臣素無他技。徒偶亨期。因緣犬



馬之勞。忝冒鼎槐之冠。推賢避路。既未遂於愚衷。竊位素餐。固不容於天理。而自皇帝陛下。紹承統緒。振  
蒼紀綱。思兼三王。待旦之勤。已至。恭用五事。承天之德。無差。何茲暴霆之來。頗戾至和之應。遇裁以懼。煩  
引咎之過深。責相之愚。幸置刑而有舊。願正燮調之失。特申竄謫之科。如此則風雨時而三階平。自銷民  
沴。股肱良而元首起。坐見治功。臣無任。

### 第三表

臣某言。近以淫雨之災。乞從罷免。伏蒙聖慈。再降批答。不允。仍斷來章。宰職不修。當明於國憲。君恩過厚。  
尚損於詔音。雖聖度之如天。欲自容而無地。臣某中謝。臣聞古者至治之世。風雨節。陰陽和。百物歲登。萬  
物時遂。蓋有德者進而無德者退。有功者上而無功者下。人事既得。天心自符。應之善祥。是若影響。恭惟  
皇帝陛下。協大橫之兆。承彙盛之基。卽位以來。勵精爲治。臨朝親決。有唐堯之聰明。約己自修。侔夏禹之  
勤儉。然猶吏多弛職。俗靡還醇。得非黜典之公。不先貴近。故俾政綱之紊。未振墮頽。今大異之所來。匪冢  
司而孰咎。宜因此變。遂正彝章。縱寬斧鉞之誅。必用竄投之法。則人心自化。坐移偷薄之風。天監弗違。日  
見太平之象。臣無任。

### 乙巳冬乞罷相第一表

臣某言。伏以佐天子理陰陽。外鎮撫四夷。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者。宰相之事也。位高責重。  
爲時具瞻。豈容非才。得久其地。今茲決去。必覲兪恩。雖獲重誅。義不能已。臣某中謝。伏念臣斷斷之技。無

殊衆人。際會先朝。遂塵冢席。雖夙夜自竭。期有以報不次之遇。而智局淺陋。卒無云補。伏遇皇帝陛下。紹降聖緒。力思致平。臣復不能恢宣遠圖。上助新政。徒尸厚祿。日積愧慙。故自去歲以來。凡三剖血誠。請還柄任。章十數上。未蒙賜可。包羞就職。愈不遑安。蓋以淫雨之災。仍歲而發。傷害禾稼。漂摧室廬。都城之內。墊溺殊甚。連陰彙月。蔽遏大明。塗巷之人。指談時政。此可謂能理陰陽乎。西戎驕僭。爲亂萌蘖。時率醜類。肆擾屬羌。增備益師。上煩宵旰。此可謂能鎮撫四夷乎。環畿之郡。民罹歲荒。餓殍流庸。失職者衆。賴天造垂惻。賑給必周。而重困之餘。遽難完復。此可謂能親附百姓乎。滯固之識。闔於任人。不能廣擇羣材。共熙庶務。使賢者在下。鬱而未伸。此可謂卿大夫各得任其職乎。有一於此。被黜爲宜。而臣衆事不修。咎將孰執。安得不自劾無狀。而恬然不退哉。今幸郊禮休成。邊垂事簡。臣不勝懇迫。願罷首宰之職。避賢者路。伏望皇帝陛下。不牽私愛。斷以大公。俾臣外補小邦。得安愚分。彙進良輔。以興治功。自然陰陽日和。衆沴不作。四夷款服。百姓乂安。內外小大之職。皆惕然相飭。競著成效。此則宗社無疆之慶。蒼生莫大之福。非特愚臣之幸也。臣無任。

第二表

臣某言。近上表乞罷首宰之職。避賢者路。伏蒙聖慈。特降批答。不允者。臣聞以道事君。不能者止。大臣之操也。無德者退。有功者上。治世之法也。若不能而不止。無德而不退。則是不知大臣事君之道。而撓乎治世之法也。故敢不避斧鉞。再瀆宸聽。臣某中謝。伏惟皇帝陛下。承四聖之緒。興百年之業。宵衣旰食。垂意

萬務而臣任玷冢弼。歲月久甚。以齷齪之守。淺淺之見。固無以光大新政。而彈壓天下。乃陰陽失序。戎羯弗馴。百姓未康。衆職不舉。四面之責。畢叢於臣。茲所以當食輟餐。通夕不寐。覆載之內。若無所容。儻陛下未賜罪誅。使之善去。畀以小郡。與全始終。此則天地含育之鴻造。父母顧復之大恩。百殞臣身。未能報塞。臣無任。

### 第三表

臣某言。此者薦傾血懇。祈罷冢司。伏蒙聖慈。特降批答。不允者。承命震駭。不知所處。重瀆天聽。繼之死請。臣某中謝。臣聞之。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孔子以謂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謀大。力少而任重。鮮不及矣。臣性椎而拙。以道獨進。先帝察其忠樸。亟被顯任。兩塵樞府。遂冠丞弼。在臣圖報之志。雖捐軀命而無所惜。然而德不足以服衆。智不足以慮遠。力不足以勝任。徒淹歲月。莫建治功。若非省分退身。避賢者路。不獨折足覆餗。自貽形渥之凶。其於國家。爲害豈細也哉。故自皇帝陛下臨御以來。彙上奏封。願還相印。始陛下以未終諒闇。去匪其時。次陛下以邊事方興。未當求罷。臣雖上體聖意。勉陪國論。其如外涉要寵。不誠之迹。內懷空餐。曠責之慙。出入朝廷。自無顏面。況臣待罪首宰。調燮無狀。鉅異數見。淫雨連月。民用失職。罔不愁歎。今疆候無警。禋禮慶成。乃陛下采拔羣賢。一新庶政。以消天變之時也。臣愚不勝愧慄。伏望特舉兩漢災異之法。而明黜之。若以其攀附龍鳳。依光日月。塵汗重任。將踰十年。夙夜憂勞。故疾增劇。畀以鄉郡。稍從休息。此則天地之造。屈公議而全大恩。臣非木石。其心猶冀養氣而羸完。保衰而少強。

夔鑠奮身。以當陛下急難之用。庶效毫髮。以酬至仁。臣無任。

丁未因中丞彈不赴文德殿常朝待罪第一表

臣某言。伏以朝之立制。當謹奉行事。有從宜。寢成。因習。果被憲臺之劾。敢逃刑筆之誅。臣某中謝。伏念臣久玷弼諧。素慙椎鈍。每俟延英之對。動或踰時。故趨宣政之班。居常曠禮。自罹彈擊。交切兢惶。伏望皇帝陛下。斷在至公。懲其不恪。特正慢官之罪。以清著位之聯。臣無任。

第二表

臣某言。近以久廢朝儀。遂招臺劾。雖拜章而引咎。顧充位以何顏。臣某中謝。竊以舉按不避權豪。憲臣之風采。刑罰弗思貴近。治國之紀綱。豈容非才。而得幸免。伏望皇帝陛下。主茲直道。斷以大公。蚤議正於常科。以聳聞於庶位。臣無任。

丁未夏乞罷相第一表

臣某言。天聽甚高。尙應誠而必答。君仁至厚。固無欲之不從。矧瀝懇於先朝。彙避賢於冢任。比申前志。幸惻聖衷。臣某中謝。伏念臣起自孤生。早丁盛旦。無左右片言之援。居疑丞四輔之崇。忠義可爲。自顧微軀。之草芥。是非難一。何勝衆咻之波濤。每內惕於虛辱。日坐須於仆踣。自仁皇嘉祐之末。逮英廟治平之間。求解四五年。凡奏數十上。會國家之多故。蒙詔諭之弗俞。終承賜可之言。許俟及朞而罷。雖德音之未遠。悵仙馭之難攀。僥榮至茲。負愧殊甚。伏遇皇帝陛下。乾剛獨運。離照大明。四海翹然。聳聽惟新之治。羣材

森若欣爲不世之逢。而臣監拔非長。設施滋惜。天時數沴。焉能知變理之方。病力何堪。日以見昏疲之狀。恬然不退。衆將謂何。伏望皇帝陛下。施厚乾坤。恩隆父母。察危悼之匪妄。矜薄技之已殫。聽罷宰司。俾從州任。形之將敝。儻羸獲於安休。事有至難。願再膺於驅策。臣無任。

### 第二表

臣某言。近上表。乞罷相任。伏蒙聖慈。特降批答。不允者。比傾愚款。仰叨睿仁。竊惟引去之當然。自謂開陳之已至。尙稽可報。彌不遑安。臣某中謝。臣嘗歷覽前編。欽聞善戒。知止足者。蓋道家之重。瞰高明者。亦神理之常。故謙畏自持。退則享安全之福。滿盈不懼。進而招顛覆之災。況臣本乏材謀。濫魁丞輔。三朝遇主。惟力報於聖知。一紀備員。固久妨於賢路。加以病襟滋耗。宰職殊墮。以樸厚矯時。而風俗愈偷。以勤瘁勸功。而官曹尙苟。旣不能振紀綱之頽敝。又無以增堂陛之高嚴。徒日積於罪辜。將不容於竄殛。茲所以懇還印綬。免誤國家。伏望皇帝陛下。推大公以爲心。監小慈而傷治。不以舊人而牽愛。必思新政之更張。早霈德音。許還柄任。畀之一郡。得遂養於衰殘。其若再生。第知歸於化育。臣無任。

### 第三表

臣某言。近兩上表。乞罷相任。伏蒙聖慈。再降批答。不允。仍斷來章者。陳力不能。已薦傾於悃悞。退人以禮。猶過示於恩私。雖詔諭之頻仍。揆尫疲之忝冒。不膺可報。未已哀祈。臣某中謝。竊以桑聖重熙。百年長楸。顧此治安之本。誠資輔翼之良。惟隆名素望者。可以久居。豈多病不才者。所宜愧處。故臣自叨冢任。當揣

孤誠雖有俾后堯舜之心。而無躋民仁壽之策。苟坐淹於歲月。徒自取於竄誅。所以屢叩先朝。極陳愚款。願解台衡之重。再塵鄉郡之榮。宸衷有示於矜從。天下遽悲於過密。幸遇皇帝陛下。纂隆丕祚。恢闡大猷。發號令而一新。振紀綱而盡舉。日月所照。皆知聖明。中外之心。罔不歡喜。比率土大寧之慶。是老臣當退之時。伏望皇帝陛下。俯諒危悚。曲成先訓。特寢斷章之答。亟推如請之恩。命守本邦。進登賢弼。衰骸少息。惟歸感於上仁。直道自將。誓愈堅於素節。臣無任。

# 韓魏公集卷之四

## 表狀

### 丁未秋乞罷相第一表

臣某言。臣聞之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是則物之盈者。天地神人皆不與之。況其望實本輕。材謀素寡。竊位二府。殆將踰紀。祿厚品極。寵非其人。可謂盈之甚者也。此而不退。禍固隨之。臣某中謝。伏念臣叨遇三朝。濫都元宰。以戇愚而待物。自謂無欺。於利欲以裁人。焉能免過。羣言稔積。公議喧聞。加以宿疹中戕。繁機外擾。尫疲之質。寢以難支。故自嘉祐末年以來。桑貢血誠求罷。皆國家多故。不能遂請。伏自皇帝陛下。嗣承統業。躬親聽斷。紀綱日振。法度日修。而臣多病不才。略無云補。備員冢任。其久如此。所以抗章屢瀆。懇辭重柄。而蒙頒降手札。委曲惇諭。趨令就職。殊未矜從。忍愧強顏。至於今日。茲者先帝山陵復土。萬世以安。於臣子送往之心。竊謂無恨。若不於此時。上還印綬。以避賢者。則是冥然不知進退之臣。朝廷容之。何以風勸天下。伏望皇帝陛下。念祖宗所付之重。當昧旦圖治之始。登用良弼。共熙新政。俾臣退補僻郡。以寧悴軀。示明上之大公。全老臣之素節。內惟犬馬之賤。苟未填棄溝壑。猶冀養完駑力。再效分寸。臣見於沿路至京以來。聽候俞旨。無任。

### 第二表

臣某言。近上表乞解相任。蒙聖慈差中使降賜批答不允者。臣聞老子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若其功不足以暴當世。名不足以服天下。祿位盈極。不懼而退者。豈非違天之道而自速其禍乎。臣之無狀。大過於此。義當再瀆罪。亦何道。臣某中謝。竊惟自唐至於五代。首宰之爲山陵使者。事已求罷。類多得請。昨者昭陵復土。而先帝尙進藥劑。故臣不敢質之前例。遽然引去。逮先帝聖躬康復。政治日新。臣前後章數十上。懇祈避位。先帝始雖不允。郊禮之後。屢曾親被德音。止俟朞年。聽臣補外。方俯期而露奏。俄晚駕之莫攀。皇帝陛下。纂紹云初。謹奉遺詔。因山之事。俾臣復當使任。不容固辭。今幸衆力輸勤。反虞成禮。況臣充位殊久。宰政不修。故疾嬰纏。日難牽強。上稽天道。次察人言。內量非才。遠按故事。夙夜愧恐。無一可畱之理。伏望皇帝陛下。俯回睿監。深照危惊。廣覆載生成之恩。悉孤愚進退之分。許辭冢輔。畀以小邦。則多病之軀。少諧休息。妨賢之咎。免及竄誅。臣無任。

辭免使相第一表

臣某言。伏奉制命。特授臣淮南節度使守司徒檢校太師兼侍中判相州。加功臣食邑食實封者。冢司備位。屢陳懇去之宜。故理班條。重竊榮歸之幸。顧便蕃之恩禮。駭中外之聽聞。愧弗敢當。避期得請。臣某中謝。伏念臣。忠雖自性。戇不兼材。久塵元宰之崇。蓋辱桑朝之遇。正塗是闕。愚守難移。責自任於四來。謗不虞於三至。再幸攀鱗之際。會終逃積羽之湮淪。加疾疹之內攻。覺尪疲之日甚。薦形剡牘。力懇妨賢。果回天地之仁。獲假麾符之守。然而敷五教而分治。領於外者幾希。建六纛以臨戎。兼爲相者殊重。仍視帥臣。



之秩。俾充鄉郡之行。仰君命之非常。質人言而可畏。伏望皇帝陛下。謹守成之法。推懋賞之公。謂失簪履者。雖不忘求舊之思。而上印綬者。豈可被無名之寵。亟停異數。免玷大猷。少寬忝冒之誅。更誓糜捐之報。臣無任。

第二表

臣某言。伏奉制命。特授臣淮南節度使守司徒檢校太師兼侍中判相州。加功臣食邑食實封。尋具表辭避。蒙降批答不允者。出守之恩。顧衰疲之甚幸。非常之命。徒震駭而莫當。辭懇雖勤。詔音未可。重茲干瀆。必覬矜從。臣某中謝。竊以三公之崇。固非人而不授。五教所敍。惟處內而是宜。矧兼真相之榮。外領元戎之重。在昔臣鄰之罷去。無聞寵異之及茲。雖曰殊私。豈容清議。伏念臣孤忠少與。椎直近愚。自升拜於冢司。倏再踰於閨歷。有尊主庇民之志。而才不逮心。負竊位素餐之譏。而久增其愧。屢殫誠請。求解機繁。終垂惻於上仁。得爲藩於故里。不意曲加優遇。駢錫徽章。名器假人。必累惟新之政。負乘致寇。終傷卹舊之慈。伏望皇帝陛下。開博照之明。諒危悚之盡。亟寢告廷之誤。以章馭貴之公。病宰乞骸。旣免冒塵之踰分。勞臣任力。皆知勸賞之無私。臣無任。

謝除使相判相州表

臣某言。近奉制命。特授臣淮南節度使守司徒檢校太師兼侍中判相州。加功臣食邑實封。尋兩具表辭免。蒙降批答不允。仍斷來章者。宰職墮功。莫副宵衣之治。鄉邦得請。重叨晝錦之行。被恩典之特優。顧人

言而甚愧。臣某中謝。伏念臣蚤繇科第。遂玷寵榮。不圖翰墨之進身。自竭涓塵而報國。備員諫諍。幾不免於竄投。奮命疆垂。實薦罹於艱阻。獨特聖神之眷。誰開援助之言。仁宗皇帝知其守以孤忠。謂可屬之大事。慶歷之始。已擢貳於樞機。嘉祐之中。乃進登於宰輔。俄膺冢任。益荷殊知。當英廟之承祧。逮聖人之嗣歷。稠重遭會。罄竭愚庸。惟知社稷之安。豈顧家宗之末。然而萬微多務。一紀妨賢。爲國持平。敢自私於輕重。裁人所欲。故難免於愛憎。加疾疹之嬰纏。苦形神之耗斂。勉訖因山之禮。懇陳上印之宜。伏蒙皇帝陛下。念犬馬之力易衰。御名日月之明爲照。不罪再三之請。亟垂開可之音。進秩地官。剖符枌社。建高牙之重。旣疏淮海之封。增故里之光。仍襲貂蟬之舊。叨塵之甚。今古疇偕。敢不思盡瘁於寢興。泯寘懷於內外。在邊在庭之責。惟驅策以當前。益堅益壯之心。至糜捐而後已。臣無任。

免册命表

臣某言。伏奉制命。特授臣淮南節度使守司徒檢校太師兼侍中。令所司備禮册命者。地官之拜。已過冒於寵私。册命之殊。愧重煩於優禮。臣某中謝。伏念臣素惟無狀。久玷冢司。茲懇避於繁機。得出臨於本郡。三公進秩。方深假器之譏。萬乘居尊。敢屈臨軒之禮。伏望皇帝陛下。念國容之良重。顧邦典之非常。申飭攸司。亟停異數。庶少安於夙夜。惟知荷於矜全。臣無任。

謝賜宅表

臣某言。伏蒙聖慈。特賜臣所賃官宅一區。桑具奏免。奉聖旨不許辭避者。補郡以行。旣極榮歸之寵。僦居

之久。又叨卽賜之恩。眷遇過優。省循難處。臣某中謝。惟昔馭臣之法。無先懋賞之方。其疇不私。所予甚謹。若甲第之爲貺。必大功而後宜。而臣自玷冢司。訖無他效。屢貢避賢之請。方蒙從欲之仁。獲守本邦。何啻昔人之夸耀。所膺異數。絕非當世之擬倫。已增積於厚顏。復就頒於美宅。稠重感幸。夙夕震兢。敢不加治。藩垣。乃情王室。居無勢奪。人知上賜以常存。身靡家爲。日愧忠言而自激。臣無任。

永興軍謝上表

臣某言。奉敕差判永興軍府。充陝府西路經略安撫使。兵馬都總管。已於今日十一日上訖。避賢而罷。方獲典於鄉邦。改帥以行。復誤膺於聖寄。易書錦還家之樂。爲夕冰將命之憂。雖已見於吏民。懼不勝其責。任。臣某中謝。竊以自陝而右。惟雍處中。昔日用兵。嘗并制於諸路。平時無事。遂分總於中權。然而勢不相維。事難克協。或左有防虞。而右弗思於援助。或彼專嚴戢。而此姑尙於因循。致邊備之寢墮。實議臣之同病。欲正元戎之法。式欽睿算之精。恭惟皇帝陛下。稟大舜之聰明。邁成湯之勇智。謂堂上之兵必勝。猶貴任人。而闔外之制不專。胡能治衆。俾悉歸於節度。當謹擇於材雄。而臣久冒冢司。積成衰疹。適懇章之屢瀆。得本郡以榮歸。不圖乘障之臣。驟有邀功之舉。一開邊隙。上軫旰朝。命更領於麾符。敢幸安於桑梓。慨然就道。遽爾之藩。心目所經。頗諳詳於舊事。精神之用。已耗竭於當年。茲惟仗國威靈。挺身忠義。導天聲之震怒。宣上德之寬仁。外以圖疆場之亟寧。內以務編齊之無擾。關中安堵。苟蘩底於小康。鄴下養痾。願祇還於故守。荷諭言之無戲。期病質之少休。臣無任。

戊申相州謝上表

臣某言。近奉敕差判相州軍州事。已於今月二十二日到任。上訖。殄寇無謀。積勞生疹。恩還鄉守。衣繡免譏。於夜行。詔覲天闈。錫馬屢膺。於晝接。遽辭軒陛。卽見吏民。願忝幸以誠多。撫孤孱而自惕。臣某中謝。竊以鄴都之舊壤。素爲河朔之近封。民風甚淳。郡務亦簡。兵麤明於紀律。地不據於要衝。他人得之。尙衆稱於美任。愚臣叨此。蓋籍隸於本邦。況臣至和之中。大鹵爲帥。以沈疴而露奏。遂故里以分符。比旌纛之再歸。正星霜之一紀。過家上冢。寵薦極於存亡。垂組夸鄉。事更光於今昔。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仁侔覆載。德紹祖宗。深憐桑牘之告衰。乃命懷章而均逸。帝宸賜見。俯矜憔悴之容。北道之藩。不奪便安之請。臣謹當奉行寬詔。嗇養殘骸。訪身之醫。而念國之醫。治己之病。而及民之病。膏肓可愈。苟無二子之爲。祇忠孝所存。惟誓一門之圖報。臣無任。

判大名府三年乞閒郡第一表

臣某言。竊以驥老而責千里。固何益於馳驅。鼯技之有五能。已自殫於短拙。輒披誠而取喻。覬恤隱以推慈。臣某中謝。伏念臣素乏材謀。麤持忠樸。惟幸三朝之際會。寢叨極品之光榮。自移守於鄴都。適三周於歲律。事旣劇而心雖欲勉。病所困而力不能堪。今復風入四支。日加攣痛。氣畱兩脅。內極攻戕。蓋臣享厚祿而不知踰涯。故天與沈疴而俾以自省。思苟逃於凶折。當上叩於聰仁。伏望皇帝陛下。隆天覆之恩。念雲從之舊。矜其久疾。貸以餘生。許辭將相之重權。就易麾符於僻郡。高明少抑。免深鬼瞰之憂。鐘漏向殘。

猶存夜行之愧。臣無任。

第二表

臣某言。近以久疾。乞辭將相重權。就移僻郡。伏蒙聖慈。特賜詔書不允者。臣誠已至。本深知分以辭勞。君聽未回。尚惜推恩而賜可。薦敷危悃。決俟俞音。臣某中謝。伏念臣四紀逢亨。三朝竊寵。良自無功而厚祿。遂罹多病以久衰。一辭東府之鈞衡。再領北門之筦鑰。莫非強勉以濟劇煩。心雖云勞。力有不逮。然猶徘徊歲月。偃息朝昏。庶幾小康。翻覺筋骸之愈憊。若曰微效。訖無毫髮之足稱。雖恃聖仁。實虞陰譴。苟尚畱於要地。將不保於餘生。伏望皇帝陛下。特軫孤臣。曲全舊物。許罷貂蟬之秩。并收旄鉞之權。簡靜小邦。俾獲親於醫藥。支離瘁質。或未至於膏肓。願垂從欲之慈。敢忘糜軀之報。臣無任。

第三表

臣某言。伏蒙聖慈。以臣上表。乞蚤俞前請。就移邢相一郡。特賜詔書不允者。疾難自力。蓋當止於不能。聽未及卑。尚莫從其所欲。懼卽填於溝壑。敢再犯於雷霆。臣某中謝。伏念臣生對盛朝。蚤塵顯服。惟慮國家之難報。豈知才智之易殫。逮處近司。寢罹多病。向辭上宰。本圖勞逸之稍均。暨尹別京。翻困劇煩之滋甚。矧流年之三易。當疾疹之久攻。庶務糾紛。一身勉強。生有涯而足愴。神太用以幾亡。若將相之榮。苟坐恬於尸素。則寒暑之疹。將遽及於膏肓。伏望皇帝陛下。感動至仁。矜全舊物。回聖后燭幽之照。察老臣知退之心。許上戎旃。免司畱鑰。付之閒郡。息肩俾遂於少休。願此餘生。沒齒難忘於再造。臣無任。

第四表

臣某言近三上表願上戎旃免司畱鑰付之閒郡俾遂少休伏蒙聖慈特降詔書不允者罔功納節以疾請麾三嘗自陳一切未許行恐餘生之莫保敢千萬死以有聞臣某中謝伏念臣中實枵然生而戇甚寵榮欲報勇於遇事而輒爲筋力旣衰失在知難而未止比挾將顛之質疊傾必至之誠厚祿戒貪願止淮南之旄鉞小藩乞守免當河朔之喉襟尙未矜從尤激危懼蓋殘軀不息漸歸溝壑之爲鄰空食寢深轉暴涓埃之無補伏望皇帝陛下特回天聽俯徇物宜不遺螻蟻之微情各任鷦鷯之常分有民人足以爲政畀支郡以養疴雖將相許其辭隆絕公朝之假寵旣完素守仍息久勞恩施難名報償何有臣無任

第五表

臣某言近四上表以久疾不堪劇事到任已越三年願納旄節就移邗相一郡伏蒙聖慈特降詔書不允者病難任劇職合辭隆開可不時顛擠無日危迫敢殫於血懇哀憐願軫於皇情臣某中謝伏念臣起自孤生初無遠業祿常過量寵榮最早於他人福不勝災疾疹遂纏於今日所以慙還將相之印力避兵民之權庶就閒州以舒瘁質私計已決愚誠不移雖委寄誤深不謂三年之已久而衰疲待報翻嗟一日之爲長矧是戎旃固非虛器無功以領於義未安使老臣兩失於寸心豈仁主曲全之本意伏望皇帝陛下特回天鑒俯遂物宜就更麾符許上旄節驅馳駑足免令濱死以未休治養殘骸或冀餘生之可保大恩難狀丹抱奚論

北京謝再任表

臣某言。昨蒙聖慈。差降中使。齎賜敕告。改授永興軍節度使判大名府再任。尋案上章。乞免換節制之命。伏奉詔恩。特允所乞。仍別降敕再任者。悃悞屢陳。從欲許還於新節。衰疲自力。竭能勉撫於舊封。委寄逾深。顛躓是懼。臣某中謝。伏念臣本緣一介之曲學。歷被三朝之誤知。自解宰鈞。繼紆守紱。蚤年遇事。風霜不計於殘軀。晚歲纏疴。藥餌乃同於常膳。比引揣躬之分。數裁辭劇之章。力乞閒州。少安病質。而恩生望外。事與願違。俄更西雍之帥旄。尙付北門之畱鑰。所以極論去就。仰贖聰明。幸寵利非事君之宜。必冀寢加恩之命。策疲駑雖老。臣可強。敢不拜再任之休。訖奉俞旨。兩諧愚懇。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至仁天冒。盛德海涵。器使庶工。愛偏舊物。雖俊傑甚衆。並試有爲之時。而尫瘁之餘。惜投無用之地。敢不勤宣條教。兼拊兵民。儻溝壑之未填。尙乾坤之可報。臣無任。

判大名府再任滿乞郡第一表

臣某言。臣聞陳力不能者止。斯善省躬。非位而居曰貪。誠爲竊祿。願衰骸之難強。加職事之不修。重竭丹愚。終期軫惻。臣某中謝。伏念臣材資朽拙。際會休明。十稔近司。愧涓塵之無補。一身多病。嗟蒲柳之易衰。向雖蒙均逸之恩。尋薦易極煩之地。惟是北門之重。正居中冀之衝。使傳交馳。河防日急。神識已昏。而治紛挐之務。筋力已憊。而躬應接之勞。愈不自勝。其誰見恤。頃周三歲。屢叩九閭。願還使節之榮。復守鄉邦之舊。螻蟻之誠。斯至。冕旒之聽。莫回。黽俛弗安。尫疲孰訴。今茲再任。實滿四年。戰兢而履冰淵。麤能免過。

疾痛而呼父母。豈不加憐。伏望皇帝陛下。念犬馬之疹日深。閱桑榆之景甚迫。俯矜危懇。特示至仁。許施印之並收。就里閭之差近。俾更偏郡。以養殘軀。公幹之臥漳濱。稍延視息。子牟之居海上。敢忘朝廷。斯惟洪造之曲成。雖盡餘生之曷報。臣無任。

第二表

臣某言。近上表。以再任實滿四年。多病不勝。乞收旄印。就里閭之近。改一偏郡。以養衰殘。伏蒙聖慈。特賜詔書不允者。陳久疾以辭煩。蓋申前請。錫溫言而垂諭。尙闕俞音。輒恃至仁。再傾危懇。臣某中謝。伏念臣智能甚短。學術尤疏。誤叨眷遇於三朝。徒守樸忠之一節。自勉當於都會。惟務罄於駑材。疹積於中。實覺不支於往日。事紛於外。愈知難強於殘年。故前後彙形於封章。而誠悃未蒙於省察。況忝魏臺之寄。四更堯歷之新。一道之重。而心不爲不勞。連任於此。而時不爲不久。質於常典。率皆受代而有期。豈茲老臣。獨使向隅而無訴。伏望皇帝陛下。推父母之親愛。開日月之至明。垂憫負薪之憂。回照覆盆之下。俾收使節。退守偏州。庶幾事簡而責輕。少安悴質。苟得氣完而神復。可保餘生。未填溝壑之間。敢忘乾坤之報。臣無任。

第三表

臣某言。近兩上表。以再任滿久疾。乞納旄節。就移近鄉一郡。伏蒙聖慈。特遣中使齎賜詔書不允者。屢引疾以訴天。願均勞而易地。難動蓋高之聽。未推從欲之仁。罔避譴誅。必期矜允。臣某中謝。伏念臣本無他。



技。偶對聖時。荷恩逾丘岳之崇。報國鮮涓塵之效。向解鈞衡之重。欲蘇犬馬之疲。素心忽戾於初終。重寄尋更於西北。昔叨鄉郡。優閒纔數月之閒。今任別都。荏苒已四年之久。坐感歲時之易失。默傷齒髮之寢衰。況一支近感於風。顧積日可憂於殘廢。若使尙當於衝會。必將遽及於膏肓。伏望皇帝陛下。察此哀鳴。出於至懇。卹晚塗之甚迫。閔朽質之增羸。未遺簪履之微。特軫冕旒之念。趣收印鉞。就假麾符。多病不能。願效汲生之治。故鄉歸老。漸希疏傅之行。儻得遂於餘生。敢少忘於再造。臣無任。

北京河決待罪表

臣某言。大河所次。全魏居衝。苟先備之不嚴。固守臣之當咎。臣某中謝。伏念臣。衰疲日甚。寄任過優。雖駑力之強扶。實病心之久耗。惟茲經瀆。爰設巨防。於舊而無用之閒。失豫作不虞之計。一罹淫雨。遂致橫流。矧此屬寮。率皆盡瘁。於耳目之難及。數倚攸司。在几案之所勤。日常不暇。悉由臣。恬無遠慮。昏不過憂。蚤圖營繕之方。上軫宵旰之念。伏望皇帝陛下。申明彝憲。訓飭多方。不徇一臣之私恩。而屈四海之公論。特加竄紕。以謝傷痍。其本府通判職官等。從來實不關預抹溢。後來皆奔走救扞。備見夙夜用心。乞並從寬貸。臣獨甘重責。無任。

癸丑相州謝上表

臣某言。奉敕差判相州軍州事。已於今日六日到任。上訖。別都再滿。難力勉於殘軀。故里三臨。見恩殊於舊老。已班條教。徧曉吏民。既知聖君博愛之仁。又慰前守復來之望。臣某中謝。伏念臣孤忠少與。他技非

長。荷桑朝含育之私。玷上宰弼諧之久。向辭鈞軸。冀息衰疲。會西鄙之繹騷。繼北方之震溢。復當憂責。莫遂安休。補鄉邦屢得於虛名。領帥任通踰於再閏。矧是鄴京之重。素推朔部之雄。事鞅掌以裝懷。殊無少閒。病纏綿而仍歲。寢以不支。及茲當代之期。輒露乞憐之訴。願上節施之過寵。特更桑梓之近州。始錫溫言。諭河內所畱之意。卒膺可詔。有會稽如請之行。臣嘗考載籍之名臣。記本朝之達宦。凡得被典城之寄。幾何諧衣錦之榮。如臣稠重。振古希闕。展先冢而松楸動色。過里門而耆稚相歡。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廣覆無偏。大明必照。顧蟲魚之細。尚惟恐於傷生。況簪履之恩。固不忘於軫舊。乃厚曲成之造。俾延將盡之年。敢不調養病襟。激昂老節。不以鄉閭而爲苟且之政。不以疾疹而幸尸素之安。氣體遂完。或可備國家之用。筋骸益瘁。卽當求田里之歸。斯犬馬之所存。在君親而何報。臣無任。

謝賜生日禮物表

臣某言。伏蒙聖慈云云者。親生在旦。方萃感於己孤。君賜維時。遽拜嘉而至渥。寵榮所集。震厲無從。臣某中謝。伏念臣底滯天資。迂疏時用。特緣一介之術業。歷備三朝之弼謨。罄竭短才。猶坐兼於袞鉞。徘徊重祿。未歸就於田廬。左弧第謹於私庭。中詔忽傳於子舍。衣頒內府。馬錫天閑。韉葉有輝。器文加鏤。生而維翰。實慙山甫之降神。今也所蒙。又異桓榮之稽古。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愛深舊物。禮厚孤臣。垂記始生。猥加異數。敢不益殫驚怯。少答龍光。庶逃不稱之譏。仍謹且乘之戒。上恩旣重。臣命愈輕。臣無任。

賀收復熙河等州表

臣某言。伏聞熙河路經略司奏修復河岷等州。百官稱賀者。隴外數州。響天威而率順。廷中百辟。慶廟算之惟精。凡在幅員。畢同欣躍。臣某中謝。伏惟皇帝陛下。雄材大略。高出前王。破蹟闕休。負隆百代。雖內修於文德。亦外闡於武功。將帥得人。闢國蓋踰於百里。臣鄰歸美。舉觴咸薦於萬年。臣方守郡章。阻陪朝著。聽膚公之來上。知聖治之日新。臣無任。

謝放免勘劾相州差壯城兵士表

臣某言。本州准樞密院劄子。奉聖旨。河北西路轉運司近奏劾相州違條差壯城兵士。往諸處收買修造物色。已差磁州通判季悰取勘。並特放免者。郡條紛冗。難逃誤失之愆。使部按繩。當坐曠墮之責。特荷聖明之燭隱。遽從寬貸。以推恩。臣某中謝。伏念臣氣劣蚤衰。心疲易耗。自鄉閭之竊守。嬰疾苦以彌年。力不堪煩。果自貽於譴咎。上猶加卹。俄曲示於矜容。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大度淵深。至仁天覆。謂求諸小過。則動觸於常刑。故眷及舊臣。使衆知於優禮。方願歸於畎畝。敢少忘於國家。臣無任。

甲寅秋乞致仕第一表

臣某言。知足所以不辱。道家之至言。謝病豈必待年。先儒之高論。顧宿疴之寢劇。嗟悴質以難支。欲逃瞰室之災。敢露乞骸之請。臣某中謝。伏念臣性資甚戇。學術非長。徒被眷於三朝。悉叨榮於上宰。力不勝任。居懷覆餗之憂。天責其盈。常困負薪之疾。屢刻由衷之奏。獲從補外之行。薦持西北之要權。莫副朝廷之重寄。向辭會府。還守本邦。垂組夸鄉。固多榮耀。息陰止影。少幸安休。而臣積恙有年。良醫莫辨。氣攻曾脅。

痛甚戈矛之所傷。釁起膏肓。理非藥石之能近。苟尙貪於厚祿。必遄喪於餘生。伏望皇帝陛下。特推天地之大恩。俯念桑榆之末景。許上還於印綬。俾退處於衡茅。則臣得以釋去吏勞。保完神幹。庶獲萬全之靈劑。更施一溉之微功。在剛畝以愛君。敢忘忠國。先犬馬而填壑。是亦甘心。儻賜矜從。仍乞只守本官致仕。干冒旒扆。臣無任。

第二表

臣某言。近以衰老多病。上表乞守本官致仕。伏蒙聖慈。特差中使齎賜詔書。不允者。弗瘳之疾。固日極於尪疲。將盡之年。竊自憐於光景。願辭隆於將相。得歸佚於林泉。未賜恩俞。再祈軫惻。臣某中謝。竊以不能者止。斯爲量力之宜。厥位惟危。豈有苟安之理。矧微生之寡祐。感奇瘳以難名。當血氣之未衰。尙任攻治。逮筋骸之益瘁。莫可支持。皆由臣曠責無慙。冒榮不退。天旣惡其盈滿。鬼亦瞰乎高明。致茲陰譴。以何逃。獨恃君仁而可訴。伏望皇帝陛下。曲矜舊老。俯照孤誠。念臣如禮休官。止有二基而甚近。閱臣纏河莅事。曾無一日之少安。釋其絆羈。遂被芻菽。許乞身於田里。覬延命於朝昏。漏盡而行。免貽譏於識者。日入而息。庶同樂於耕民。使獲全於始終。惟永荷於仁聖。臣無任。

第三表

臣某言。近以衰老多病。兩上表乞守本官致仕。伏蒙聖慈。特差中使齎賜詔書。不允者。竄漳之疾。久已深根。游岱之魂。日將去幹。苟不嬰於職事。得退伏於私居。尙覬衰殘。稍延視息。仰俞恩而未下。幸哀訴以終。

憐。臣某中謝。竊以千載逢時。適其志者。古實難偶。萬鍾受祿。患其失者。人之常情。況臣丁全盛之期。遇至仁之主。爲郡處鄉閭之便。忝官兼將相之榮。豈不欲憑藉龍光。畱連富貴。忍自投於閒寂。甘取誚於昏愚。蓋臣以疾苦支離。力難勉強。據疾顛之位。旣居常而弗安。指告勞之年。又將及而無幾。歎崦嵫之漸迫。陳悃悞以再殫。痛甚而慈親莫聞。誠至而高穹必動。伏望皇帝陛下。御天地無垠之施。閱冰炭不治之疴。貸此餘齡。矜其末路。賜以安居之寵。息茲駑駕之疲。使朝廷有知止之臣。足光聖政。顧魚鳥得遂生之樂。免負慙顏。臣無任。

乙卯夏乞致仕第一表

臣某言。臣聞祿者所以食功。無功則謂之虛受。力者以其堪事。廢事則謂之空官。深惟二者之譏。其實兼之已久。責雖未至。誠豈能安。願乞垂年之骸。益隆善養之德。臣某中謝。伏念臣資靈椎鈍。術業枵疏。遭遇盛時。徊翔近列。誤荷三朝之注意。未嘗一事以辭難。前迹具存。大明洞照。去歲以久嬰疾恙。日耗沖和。意惰神昏。肌銷骨立。屢拜章而告老。庶得暇以營醫。彙錫詔音。未容謝事。湛恩淪髓。積愧叢心。嗟薄祐之所鍾。困宿疴之愈劇。雖牽強策勵。不克支在公之役。而語默動靜。未曾忘曠職之憂。滿盈之屯。晨夕可待。況臣叨臨本郡。已越再朞。欲宣力於要藩。則支離而難強。遂偷安於故里。實尸素以堪羞。復去從心之年。止於周歲之近。敢重干於天扈。期安退於田廬。伏望皇帝陛下。畱聰明睿智之神。廣徧覆包函之造。俯察豚魚之懇。垂矜蒲柳之衰。亟推從欲之仁。俾遂歸休之請。穀神閒境。黨沈痼之有瘳。肉骨餘齡。皆聖恩之所

賜如允所請。只乞以本官致仕。干冒宸嚴。臣無任。

第二表

臣某言。近上表陳乞致仕。伏蒙聖慈。特差入內內侍省內東頭供奉官句當內東門司劉惟簡。齋賜詔書。不允者。衰年病久。懇乞殘骸。睿眷恩隆。曲矜舊物。闕愈音而未下。撫瘁質以何安。再此冒聞。終期得請。臣某中謝。竊以享萬鍾之祿者。人情之所戀。被六極之疾者。天譴之有來。蓋祿過者戀之不祥。疾熾則來其示罰。苟災生而不避。將鬼得以加誅。而臣際會三朝。周旋二府。竊崇高之位。而出臨桑梓。無尺寸之效。以上報國家。坐越再朞。日嬰宿疹。里民爲之指笑。鄉老相與訾譏。謂臣筋力已疲。既不可奮當繁劇。鐘漏云迫。又不能速向安閒。聆羣議之交喧。顧自容而無地。於何逃責。是必歸休。伏望皇帝陛下。道廣照臨。恩全終始。閱老臣之無狀。得危療而弗瘳。賜以餘齡。遂其退節。馳心黃屋。寧忘魏闕之思。訪道赤松。豈獨漢臣之幸。臣無任。

第三表

臣某言。近上表陳乞致仕。伏蒙聖慈。特差入內內侍省內東頭供奉官句當內東門司梁從政。齋賜詔書。不允。及有殿直崔汝良。押賜到制。告敕牒各一道。蒙恩改授臣永興軍節度使。令再任者。老病不任。方露乞骸之請。聖宸未諒。俄蒙換節之畱。事絕戾於本心。日不知其自處。力當避免。卒覲哀憐。臣某中謝。竊以君之御臣。進退不可差於禮。臣之守分。去就不可失其宜。故禮之差。則非治國之大經。宜之失。則爲終身

之至辱。伏念臣久尸重祿。常苦宿疴。自叨任於安閒。亦寢成於尪劣。去歲以膏肓作癘。寒暑交攻。不惟皮骨之僅存。固已精神之並耗。屢旬歸休之適。終沈賜可之音。壹鬱奚伸。昏冥愈甚。此幸本邦之再歲。輒申前懇而一言。豈謂誠不上通。恩非所望。特易帥旄之重。俾仍鄉郡之優。雖陛下求舊之私。在一時而孰擬。而愚臣要君之迹。縱萬死以何明。伏望皇帝陛下。監務燭微。道先貴恕。念辭榮而受寵。理實難安。矜積疹以垂年。許從謝去。收其渙汗。貸以餘齡。使一介之守不虧。獲全終始。則萬乘之仁至厚。曷報生成。臣無任。





# 韓魏公集卷之五

## 奏狀

### 乞外任知州狀

右臣輒瀝危誠。仰塵睿聽。庶期恩允。但積震營。竊念臣。昨自丁憂服闋到闕。在館供職。及監左藏庫。復差充開封府推官。住京通及四年有餘。在府日以家貧累重。數曾進狀。陳乞外任知州差遣。事寢不行。後於去年十二月內。蒙恩授三司度支判官。當日臣上荷慈渥。未敢再申前請。今來到省。已及半年有餘。麤勵勤拙。偶免墮曠。重念臣。本由衰緒。獲竊榮階。聚族至多。食貧斯久。欲適庇宗之望。再希補郡之行。伏望聖慈。下軫單蹤。特頒俞音。許於舒宣二郡。或沿流路分。授一合入知州差遣。稍賴公田。復霑優俸。誓力求於衆瘼。冀微補於盛猷。干犯宸嚴。臣無任。

### 辭免諫官第一狀

右臣近者輒瀝丹愚。上干宸宁。冀諧補郡。得以亢宗。遽荷宸私。俾從人欲。尋奉敕差。臣舒州軍州事。已朝辭訖。見起發赴任。今忽準閣門告報。蒙恩授臣右司諫。令受告敕者。被寵匪堪。省躬增懼。伏念臣。早承墜緒。勉遵素業。妄希寸祿。本無他技。伏遇皇帝陛下。首臨軒陛。親策廉能。誤中甲科。亟塵優仕。進聯匠署。出贊侯封。逢辰之榮。揣分誠過。暨遭憂去職。除服還臺。忝預直於書林。復濫巾於朝著。嚮繇主藏。移佐伊京。

僅越期年。易參計局。曾無幹用。少補鴻明。徒以衰替之餘。貧窶滋甚。屢嘗剡奏。願遂假麾。幸沐俞恩。實蘇悴族。方違禁坐。甫及行期。豈謂過錄單蹤。擢躋諫列。矧茲言職。務進忠規。固當簡才。是爲稱選。而臣自叨引籍。繼被使煩。顧局事之微。麤嘗修舉。在朝政之大。奚所發明。此或冒居。必干清議。伏望皇帝陛下。睿鑒遐燭。天仁下濟。特追成命。俯矜前懇。令臣止守舊官。許赴舒州本任。則循名責實。諒無假器之言。砥節首公。永效捐軀之報。其閣門所賜告敕。臣未敢祇受。臣無任。

第二狀

右臣奉敕。差知舒州軍州事。尋已朝辭。今準閣門告報。蒙恩授臣右司諫。令受告敕者。臣度才難處。引讓非僞。尙稽俞音。增惕屏軀。竊念臣近以住京歷年。居職無效。族屬所累。俸廩不支。懇上奏函。冀從州任。皇帝陛下。已回睿監。俯遂勤請。庇宗如願。淪髓知榮。不謂恩出非常。任踰其量。驟升諫列。實駭人聞。重念臣久預周行。徒堅素節。曾無讜論。仰助熙辰。罔詳政教之善經。莫究朝廷之大體。遽茲冒寵。孰曰當仁。伏望皇帝陛下。開照微之明。謹失德之舉。追還渥命。簡用真賢。令臣止守舊官。發赴舒州本任。儻或稍甄孤迹。未允外遷。卽乞許臣且奉常參。卻候在京依例差遣。如此則天仁從欲。俾知分以獲安。臣節輸忠。期轉壑而後已。臣無任。

代張若谷密學舉官自代狀

右臣伏觀右諫議大夫充集賢院學士任中師。器識淵通。行能滄固。奉諍臣之職。式罄忠規。陪書殿之游。

素精儒業。惟是列卿之亞。實參司寇之崇。宜擇幹良。以重名器。願回誤及之寵。擢茲當用之材。臣今舉充自代。臣無任。

授起居舍人舉官自代狀

右臣伏見右正言直集賢院吳育。學富識精。行醇德茂。陳三道之要。早膺舉首之擢。預七人之聯。益見匪躬之操。惟左右置史之重。有言動必書之法。須才而任。在選宜艱。內度己能。誠知於不逮。外稽公議。必謂於當仁。願回誤恩。以進良士。臣今舉充自代。干冒旒扆。臣無任。

授知制誥舉官自代狀

右臣伏覩尙書刑部郎中直集賢院。權同糾察在京刑獄王皞。識略淹該。藝文宏贍。懷鉛書殿。素高約史之才。典獄都畿。甚著持平之譽。儻進司於名命。必振起於時風。願回誤恩。庶協公議。臣今舉充自代。干冒旒扆。臣無任。

代中書謝歲節御筵狀

右臣等伏蒙聖慈云云者。履歲元之序。方納於春祺。乘機務之閒。俄頒於宴寵。調飪曷裨於宸化。肆筵姑預於朝歡。此蓋幸遇皇帝陛下。恭己凝圖。協時布度。庶官樂職。羣物遂生。贊陽之令。惟行。湛露之恩。遽及。邇聯胥集。頓光蓬華之居。聖澤載湧。益荷雲天之施。惟誓傾輸之報。仰酬臨照之私。

代中書謝皇子降生詩獎諭狀

右臣等伏以靈辰既望。筴律方中。協皇嗣之誕彌。示郊禩之吉應。此迺宗祊錫美。高厚儲休。流瑞福於庶邦。衍基圖於萬世。而臣等獲毗隆治。親覩嘉祥。形下俚之音。式宣熙事。冒中宸之覽。徒愧菲才。豈謂天量包荒。詔函加獎。聖言溫麗。日星之象交輝。臣節傾輸。葵藿之心共盡。

進皇子降生詩狀

右臣伏以佳月吉辰。皇嗣降慶。此蓋陛下寶慈降儉。仁育庶邦。惠澤遠流。天下蒙福。故昊乾顯鑒。宗祏默助。挺生聖子。以示無窮之傳。幅員之間。既抃且舞。臣叨塵詞掖。獲覩盛美。輒忘愚陋。著成五言十二韻律詩一章。以繼嘉頌之末。

應詔舉王居白堪充選擢任使狀

右臣伏覩都官員外郎知漢州王居白。清德懿行。外溫內方。策名效官。行越二紀。處煩無滯。其用舉事。必協於中。分符遠邦。衆謂沈抑。幸遇朝廷。選材濟治。詔及下臣。願以名聞。足備器使。臣今保舉。堪充選擢。繁難任使。加擢用後。犯正入己。賊臣甘當同罪。

乾元節陳乞姪景淵恩澤狀

右臣親逢盛際。獲預近班。無似之才。久叨寄任。及私之請。尙覬恩榮。適丁誕聖之辰。幸均延世之賞。臣有親姪郊社齋郎景淵。幼親師學。麤稟義方。當鳴社之發祥。思亢宗而竊祿。自天之澤。固浹物以無垠。許國之心。在捐軀而易報。干冒旒扈。臣無任。

移帥陝西緣邊四路謝賜緡錢狀

右臣誤膺朝寄兼總帥權多壘未清茲爲辱命榮名薦及能不愧心惟俟重誅敢圖蕃錫豈謂特回睿眷載惻邊勤賜以上林之泉且示中權之寵無功被賞誠取厚顏以死報君願殫常節

陳乞姪景先差遣狀

右臣輒傾危懇仰瀆慈宸方崇孝以治人冀推恩而從欲伏念臣早失父母鞠於諸兄官薄家貧久未遷葬近年於許州陽翟縣卜得塋地方圖襄事適值臣差充陝西經略副使臣遂奏乞兄璩磨勘改官後除一京西汝州知縣差遣就便營葬後來卻得壽州安豐知縣臣方欲奏乞改差又值兄璩身亡所有葬事至今無人幹集臣復任當邊寄不敢自求私便今選得來年遷葬有親姪將作監主簿簽署保靜軍節度判官廳公事景先到任已及成資欲望聖慈特許就移許州簽判或許州陽翟汝州梁縣知縣差遣一次寧神宅兆庶安人子之情效死疆垂少報君親之惠臣無任

明堂陳乞妻甥杜儀恩澤狀

右臣伏以錯事合官式昭能饗均禧率土咸被霈恩輒循保任之規仰瀆睿明之聽臣有妻甥進士杜儀幼而志學長以克家屬嚴配之展儀實上下之交福躬疆場之事雖莫奉於祭容念葭莩之親尙竊援於蔭格儻特從於人欲誓力報於君仁其杜儀仍乞於文資內安排干冒宸嚴臣無任

中書進天章閣觀祖宗御集錫宴詩狀

右臣等伏蒙聖慈。召赴天章寶文閣。觀祖宗御集。賜御飛白書。羣玉殿錫宴者。二帝在天。多文垂世。並河洛圖書之奧。極天人精祕之微。皇帝陛下。祇若先猷。祕於內閣。思崇寶訓。親發瑤函。爰命邇臣。獲窺聖作。從容便坐。揮發宸毫。咸有恩頒。又參宴集。實容聖非常之寵。爲臣鄰莫大之榮。謹各賦成拙詩一首。繕寫進呈。洵瀆天聰。臣等無任。

辭免三司使

臣今月三日。殿直杜慥至。伏蒙聖慈。賜臣詔書一道。令臣交割職分公事。與以次官員訖發來赴闕。臣自違去闕廷。歲且一紀。忽膺節召。獲覩天光。在於臣子之心。固不勝其喜幸。然切聞道路之說。謂朝廷將委臣以主計之任。緣臣向自并門感疾。不堪劇事。得爲鄉郡。實出異恩。到任方及一年。故氣居常發作。百端攻治。終不痊除。臣方欲懇上奏封。願還旄節。冀諧滿任。以保餘生。豈謂朝廷更不體量。驟加進用。臣麤識忠義。素不辭難。其如疾病在身。自度不能牽強。臣若弗虞顛踣。苟冒寵榮。將來致誤國家。臣則死有餘責。況臣久叨帥任。徧歷三垂。在兵旅之間。頗知一二。於錢穀之事。實不諳詳。伏望睿仁。鑒此誠悃。別選曉財利有心。畫近臣。使主大計。許臣只授前官禮部侍郎。終此一任。庶茲衰劣。得遂安全。誓竭愚忠。以報洪造。臣見交割職分公事。未敢起發。且在本州聽候朝命。

辭免樞密使

臣近者被召主計。辭不獲請。臣尋離相州。赴闕次。而聞恩制再下。擢領機繁。臣以陛下勤政答天之際。宜

選當世才傑。左右聖治。臣疾病愚短。實不可當此重任。已瀝懇附遞陳讓。未奉朝旨。伏望聖慈。念臣衰劣。知分。早降指揮。追寢新命。只令臣三司供職。臣雖於財利素未諳曉。若以忠勤自勵。亦冀少充國用。臣候到韋城縣以來。未敢前去。別聽朝命。

### 第二

臣近奉詔赴闕。而聞朝廷除臣充三司使。臣向日大疾之後。精力未復。輒敢陳奏辭避。續奉朝旨催促。臣卽時治行上道。又聞降制。擢臣爲樞密使。緣三司惟治錢穀。臣尙恐衰劣墮敗。有誤國計。今宥密之地。天下兵制。無不總領。邊防處置。動繫安危。當此之時。陛下宜選不世出之才。以協中外之望。如臣識慮素短。又身有宿疹。實不可玷冒恩寵。已兩次具述誠懇。上瀆聖聽。乞早賜追寢新命。只令臣於三司供職。臣雖疲瘵。若朝廷責以歲月之效。亦望稍給經費。未奉俞旨。臣夙夜省度。誠知大祀俯逼。君召不卽奔赴。合抵嚴誅。然臣本以量力知分。求免重任。非有抗慢飾詐之心。若朝廷以此罪之。臣雖就戮。實無愧恨。臣見到韋城縣。必俟可奏。方敢前去。伏望特回聖意。

### 第三

臣近被召赴闕。而聞朝廷委以主計之任。臣以宿疹未復。懼不克堪。尋懇奏辭避。續降奉聖旨。令依前降詔書。疾速發來赴闕。臣不敢再瀆天聽。方治行在道。又聞朝廷擢備樞輔。念臣才局素短。加之疾病衰耗。掌三司錢穀之事。尙恐不職。有誤國家。何況本兵之地。事有萬微。當水爲大災。陛下側身思政。訪求讜言。

之際宜得非常之才。使與丞弼之臣交相補助。以圖治安。臣之愚孱。豈能副陛下寵用之意。伏望聖慈。深惟名器之重。不可輕有付與。別選賢傑。總幹機務。令臣只依前命。於三司供職。臣當勉勵疲拙。以濟經用。所貴公議爲允。臣誠羸窳。臣未敢卽入都門。見且在路聽候朝旨。

甲辰冬乞罷相

臣今已三上表乞罷相任。其所敘述。皆出血誠。非是羸厭人言。苟爲禮數。以虛瀆於聖聽。直以充位二府。通及九年。不惟有妨賢傑升進之路。兼臣體有宿疾。中書萬務所會。臣雖夙夜勉強。而近日以來。頓覺衰劇。若不稍遂休息。非久必成沈痼。陛下推仁廣愛。諒極哀憐。欲望聖慈。早俞所請。許知相州。旣殘軀得遂保養。又先塋不失治完。天地大恩。盡死難報。

第二

臣近以三上表乞罷相任。出補外藩。繼蒙批答。未賜俞允。令斷來章者。伏念臣自叨上相。及此桑年。任重才微。心力殫耗。日懼顛覆。不能副中外之望。貽聖哲之憂。況臣周旋省循。頗甚詳熟。雖知明時可戀。厚眷難逢。蓋以識慮已竭。不可得而加。筋骸已疲。不可得而強。方今睿明躬政。賢俊滿朝。於臣當去之分。足免餘責。是以願從外補。庶獲安全。重念人臣之事君。其進退用舍。惟上之所令。此於義之常。不容以私而自便也。及遭時遇上。照其至誠。愛之如父母。容之如天地。乃可以述其志而有請於上。當用而用。欲止而止。今陛下愛臣容臣之德。雖天地父母無以過也。是敢昧死陳乞。伏望聖慈深察。哀而許之。臣以方在病告。



不獲一對清光。面陳悃愾。及有旨斷章。更不敢上表。

第三

臣竊上章求退。日俟俞旨。今月十八日。蒙降中使宣諭。令赴中書供職者。臣竊揆聖意。必以臣歷事先朝。輔翼陛下。憐其舊物。未欲遽捐。此雖陛下眷待至深。而於臣之分。誠未爲得。何者。宰相之任。佐陛下統理天下。繫一代治亂。處非其人。則取輕四夷。貽笑千古。寵祿之過。只爲災殃。凡愛臣之道。莫若安之全之。使不至於敗覆而已。今陛下任臣於輔相之首。而歲月久甚。弗與之去。豈安全之道哉。此所謂愛之適所以害之者也。兼臣體嬰宿疹。身當重責。憂思之過。有加無瘳。伏遇陛下躬親聽斷以來。凡所處置。皆非臣下愚慮所及。天下聞風。日欽明聖。此乃宗廟垂慶。朝廷無事之時。臣固願暫解劇煩。少休於外。譬之駑馬。平居代勞。猶能勉強。不幸力憊而生疾。則當釋去銜勒。須其可用。若尙以鞭箠臨之。責其遠到。則立見乎不克勝而弊矣。陛下馭臣之道。必不忍其如此。今陛下若矜臣勞舊。賜以安全。暫使臣出守鄉邦。得遂休養。俾駑馬之賤。年歲之間。氣完而力復。陛下再有驅策。庶幾奮然自效。稍備十駕之用。若坐觀其負重力殫。不勝任而死。此衆人所嗟。陛下豈無意而憐之哉。伏望聖慈哀察。早如所請。

第四

臣已三上表章。三具劄子。陳乞免罷。臣誠雖罄。天聽未回。須至重瀝血懇。上干聖聽。臣竊謂陛下留臣之意有二。而愚臣自謂當去之道有五。臣所謂陛下留臣而弗許者。不過以臣齷齪自謹。頗歷事任。謂尙可

以驅策之。或則以臣先朝所用。譬之舊物。不忍便令罷去。此乃陛下愛臣之私也。臣所以自謂當去者。蓋本朝以來。祖宗所任上相。山陵事畢。卽多從罷退。考諸國史。固有典常。向者永昭訖役。臣以陛下尙猶服藥。未敢援例求去。此者聖躬康復。親總萬務。此臣之一宜去也。況自陛下獨斷以來。裁決庶政。動中規矩。天下翕然欣戴。中外和肅。雖西邊近有小警。乃狂童跳梁於疆界之外。未足爲患。則臣非避多事而求免。此臣之二宜去也。凡執事之臣。所以輸忠孝。罄才力。以補朝廷之闕。雖臣道之所宜。然亦謂陛下持任人。之法於上。蘊知人之明於中。冀卜殊知。以伸所用。而臣智慮已竭。久當要任。蔽塞後來升進之路。罪不容戮。此臣之三宜去也。臣以憂勞所積。久成疾疹。疲茶之幹。寢難支持。委之事機。必誤國計。此臣之四宜去也。陛下以天地之量。知臣闕失。眷待愚臣。有異於衆。當此重柄。日覺不任。一貽人言。都喪前效。此臣之五宜去也。臣之所陳。較然易見。冢弼之任。不敢復當。伏望聖慈。早賜許臣外補。除一鄉郡。稍令休息。異時氣體復完。有邊鄙重難任使。臣願盡駑力。又安敢辭。

第五

臣近三上表及彙具劄子。乞罷相任。出守外藩。伏蒙聖慈。前賜批答。令斷來章。今又疊降詔旨。不允所奏。天眷隆厚。固非愚陋之所克堪。欲報大恩。未知死所。然臣前後所述當去之理。已是罄竭誠懇。若一一又復披敘。恐煩聖聽。臣今再陳大略者。直以備位二府。通及九年。自叨首宰之任。又踰三歲。去年春初。已曾上章。乞退便私。值先帝服藥。奄至上僊。陛下嗣承大統。未敢再入文字。遷延至此。況前來呂端、馮拯。乃真

宗仁宗卽位之初首相也。踰年之後，以疾求罷，皆得如請。蓋是恩恤舊臣，以均勞逸。次則躬政之始，務進賢傑，以示至公之道。臣之所乞，已是過時。況陛下聖斷日新，中外安帖。臣旣才識疏謬，而又體嬰宿疾，若恬然在位，不思引去，乃是不知進退之人。日對清光，豈不羞愧。外見百辟，何施面顏。故懇懇上封，聖意終未開允。夙夜震惕，一身若無所容。伏望天地之造，早賜矜許，以安愚者之分。

乙巳乞罷相

臣今已三上表，干瀆天聽，乞罷相任，出守外藩。蓋臣去年冬初求退之時，曾承面諭，許過仁宗皇帝大祥，再上文字，伏望聖慈，更不降斷章批答，便賜俞旨，則臣免天下公議有妨賢竊位之責。又病軀衰劣，獲休養之便。此陛下天地父母之恩。臣雖百殞，何以上報。

乙巳冬乞罷相

臣此者三陳奏牘，求罷政柄。彙蒙詔示，未諒血懇。陛下待臣之厚，可謂非常。而臣省分之深，誠難自己。蓋臣自歷右府，及忝相任，區區無取，忽已十年。以衰病之身，久當天下之責。智慮素短，聰明不強。憂勞攻於中，形骸敝於外。黽勉積日，愈爲物議所輕。故在先朝，已嘗求退。值陛下膺顧命，承大統，當朝廷多故之際，遂不敢輒有陳露。遷延直至去年初冬，陛下躬親萬務，睿斷日新，方敢重瀆天聽。時陛下以尙在諒闇，責臣去不是時。及仁廟終祥，孝嚴奉安禮畢，臣乃敢再申前志。會羌人萌孽，陛下則又以邊事責臣。謂未當去。臣上體聖意，不敢力辭。至於包羞負愧，勉還本職，因得面叩，乞賜許去之期。陛下哀憐，則有過南郊之

諭。臣雖夙夜牽強。終是疲茶。寢覺不能支持。今幸禋祀慶成。邊垂無事。二府所任。皆一時賢傑之臣。臣故於此時。決期聖造。一推從欲之恩。願再守鄉邦。休息殘年。調治宿瘵。使犬馬之軀。稍遂完復。異時再當驅策。庶盡死節。伏望聖慈。早賜矜允。

第二

臣近三上表。一具劄子。乞罷相任。伏蒙聖慈。特差中使宣召臣今日入對。又已面罄誠懇。更不敢委曲陳敘。陛下既悉臣之賤言。何惜一賜可詔。使臣出補小邦。稍遂休息。以全陛下天地父母之大恩。臣見伏私第聽命。必期得請。若未降俞旨。須至彙彙。煩瀆聖聽。雖獲竄殛。義無所逃。

第三

臣伏以王者執大信以示下。則號令無敢不從。人臣任至誠而事上。則進退必當其分。臣待罪首宰。內省無狀。故自去年冬初。彙表求退。始陛下未賜開允。次乃許臣過仁廟大祥。再上文字。及今夏復干聖聽。陛下則以西事爲慮。不容力辭。臣不得已。遂敢再叩許去之期。承陛下面諭。候過南郊相度。今郊禮既成矣。邊事既息矣。臣區區二府。將踰十年。可謂妨賢竊位之久矣。大水爲沴。元元失業。臣職在調燮。可以順天戒而行罰矣。臣加有胷脅之病。乘衰增劇。萬務之重。實難牽勉。故今者昧死拜章。決期引去。陛下忘前所諭旨。屢降詔示。尙無可奏之意。則是大信可以輕失。而凡所號令。下安適從哉。臣既陳可去之理。明白如此。陛下留之。遂不知恥愧。復還重任。則是不能以至誠感動聖念。自乖進退之分。君臣之間。其失兩不細。

也。臣固願聖念不以臣賤言可忽。早俞所請。庶天下知陛下號令必信。而左右有實知止足之臣。則紀綱豈得不振。而風俗豈得不勸哉。臣無任懇激俟命之至。

#### 第四

臣此者屢干聖聽。求解柄任。其所陳可去之理。意已殫竭。惟陛下深察誠懇與保全愛惜臣之名節。且令出補鄉郡。調養宿疴。不然則臣至此凡三乞罷去矣。若每次彙上表劄。至於十數。陛下堅不從允。則遂懷慙忍恥。黽勉復位。不惟百辟四方視臣舉措如此。大爲嗤笑。下至三尺童子。必皆以爲妄僞可鄙也。則臣將何面目當魁柄而輔聖治哉。臣今寧以違忤聖情得罪。受一時之戮。誠不願爲百辟四方下至三尺童子之所嗤笑鄙薄。以貽不泯之辱也。伏望聖慈哀憐。早賜俞旨。則臣終身幸甚。

#### 第五

臣此者以竊位之久。自處不安。疊上封章。求去重任。伏蒙陛下天地之度。不以彙干聖聽。便賜重戮。昨日又獲面對。細具誠懇披陳。陛下垂察愚言。漸有開可之意。許於內中再加審慮。此乃睿明矜照。使全進退之分。不勝幸甚。臣今乞只守本官。出知相州。旣獲修治先塋。又得保養宿疾。異日陛下別有驅策。臣不以內外之任。期於效死。以報大恩。

#### 丁未春辭免司空兼侍中

臣今覩閣門宣制。伏蒙聖慈。特授臣司空兼侍中。聞命震駭。不知所處。竊念臣塵玷二府。殆將一紀。妨賢

之久。日以盈滿爲懼。故比年以來。屢請退罷。先皇帝矜其懇切。嘗諭以去之期。方俟少閒。再有披露。伏遇陛下。龍飛天位。澤被羣工。臣昨日進擬之間。已曾面奏歐陽修以降。並遷一秩。若宣召學士草制。乞如此例。寵典或過。必須煩瀆聖聰。今乃以司空侍中二官。併以授臣。緣此極高之品。自本朝以來。罕曾兼拜。不同門下中書侍郎。可以并除。臣旣與邇臣推恩特殊。則是行賞不一。況陛下聽斷之始。當以至公示於天下。獨私首宰。則必喧沸公議。而損辱新政。愚臣之罪。固不容誅。早來又以面剖肝膈。皆非矯妄。其所降恩命。臣不敢祇受。並乞追寢。欲望天聰垂察。許於二官之內。止受一重。兼前來甚有貼麻改換體例。又臣先臣已贈魏國公。臣亦願仍舊封。以爲嗣襲之光。儻諒血誠。誓堅忠報。

第二

臣昨日以覃恩宣制。而臣特授司空侍中。恩出非常。駭然不知所措之地。蓋以三公之崇。與珥貂之貴。二者品秩殊重。自國朝以來。罕曾兼拜。故卽時面奏不可當之理。退又具劄子敷陳。固不敢盡冀追寢新命。只乞於二官之內。許受一重。今蒙差降中使。曲賜御札。封還所上劄子。令卽祇當辭不可再者。聖語丁寧。雖欲示以殊禮。愚臣內省。於義誠有不安。緣臣自右僕射改司空。已是超轉。更兼侍中。卽從來無有此例。又歐陽修以降。並各遷秩一等。而臣獨進三官。輕重不均。胡顏自處。況陛下臨御之始。而臣猥當首宰之任。不能愛惜國體。自知涯分。叨榮冒寵。爲天下之所鄙笑。則恐大累初政。無以厭伏衆心。此事所繫不輕。非是矯爲辭免。兼臣所乞只封魏國。蓋欲承先臣之舊。爲人子之榮。伏望聖慈深察。早降俞旨。下學士院。

貼麻施行。如此則上不玷於大公。下免貽於清議。犬馬之報。惟誓殫竭。

第三

臣近以覃恩拜命。內省未安。尋具愚懇上陳。迄今未賜俞旨。早來蒙宣示張方平劄子。伏讀之際。益用惕然。若不再瀆聖聰。實恐未能周悉。蓋方平之說。乃是學士院一面援據。卽不見得中書。始以先帝登極恩例。進呈歐陽修以下並當進秩一等。尋奉詔旨施行。臣繼曾面奏。若宣召學士草制。臣與曾公亮等亦乞依此除授寵典。或過必不敢當。次日制下。蒙授臣司空兼侍中。推恩旣異。安敢默默。況仁宗卽位之初。丁謂自司空拜司徒兼侍中。馮拯自左僕射拜司空兼侍中。曹利用自右僕射拜左僕射兼侍中。參知政事任中正等。各遷二官。則是中書此來進擬。本循嘉祐之例。而學士院降制。乃用乾興之比。所以輕重不一。義難祇受。兼臣與曾公亮恩命自亦不同。公亮則止是平遷。較臣則獨爲超拜。若謂王旦、呂夷簡皆自右僕射進拜司空。則並仍兼門下侍郎。不曾更加侍中。且今來慶澤周被。豈當有不均之理。非如王旦等前例。自是特恩優轉。此臣所以揣分知過。焉敢矯爲避免。欲望聖慈深垂矜照。特依前請。下學士院貼麻改正。其所進封。亦乞只用舊國。如此則稍寬愚相之責。不累初政之明。

丁未秋乞罷相

臣近以先帝山陵事畢。回次鞏縣。卽附遞上表。乞解相任。至京。伏蒙聖慈差降中使。賜以批答不允。尋再具表。赴通進司投下。本司稱有聖旨。不許收接。此陛下眷臣之意。可謂厚矣。然臣待罪二府。於茲一紀。徒

任孤直。殊無經濟之略。而復胷脇有疾。積成衰痼。萬微之務。非病力之所克堪。又自有唐至於五代。首相之爲山陵使者。事已求罷。例皆得請。昨仁宗皇帝昭陵復土。而先帝尙進藥劑。其時臣上體國家。不敢援此故事。遽然引去。今先帝已安陵域。祔廟禮成。乃陛下發明新政。以恢大祖宗先烈之盛。固當升進賢傑。共熙聖治。而臣二府一紀。祿位盈極。自近朝已來。凡任首相。未有如臣歲月之久者。妨賢之甚。夙夕不能自安。此臣當去之一也。中書事無不總。文字繁委。而臣故疾嬰纏。日難牽強。此臣當去之二也。宰政不舉。謗議日興。事業不著於時。聞望益衰於前。此臣當去之三也。前世爲山陵使者。事訖而罷。載籍具存。今臣兩爲山陵使。若恬然不能避位。則是爲輔臣而不知典故。何以勝天下之責。此臣當去之四也。臣負此四當去。自知甚明。而陛下欲以私恩留臣。顧中外公議。且謂臣何。伏惟陛下聰明睿智。海內方瞻仰盛德。不可私一不才老病之臣。致犯公議。而失海內之望。臣所以不避鈇鉞。昧萬死固請一郡。少安愚者之分。且使病軀稍諧休息。則陛下天地之造。何以爲報。臣無任祈恩俟命激切之至。

第二

臣近上表。乞解相任。蒙降批答不允。今月十三日。已再具劄子面奏。其所敍當去之理不一。事皆明白可信。非妄言也。必謂陛下哀而憐之。亟如所請。今乃再煩詔諭。殊未開納。臣竊揣陛下之意。不過以臣歷相三朝。攀附二聖。謂雖衰病不職。不可令其遽去。此陛下以爲待臣之意厚。臣愚反以爲薄也。臣請申其前說。且臣備位二府。行越一紀。妨賢之久。未有如臣之甚者。而不去。身嬰宿疹。日甚一日。萬務之重。不可支



持而不去。宰職墮曠。誦議叢起。人情皆欲其去而不去。昔之爲山陵使者。事已卽罷。而臣兩爲山陵使。而不去。而陛下特欲矜其舊物以畱之。則臣有此不去之大責。仰而慙。俯而愧。何施面目於廟堂之上哉。若俟其職事愈廢。病益不支。議者交章而肆攻。然後免而逐之。得不傷陛下所厚之恩。此臣所以爲薄也。今陛下左右輔弼之臣。皆一時名世之賢。侍從清近之官。皆一時可用之臣。當先帝祔廟禮成之後。宜升擢彙進。使交修衆職。以悅服於天下。使無狀老臣。補郡於外。以塞病軀。全陛下御臣終始之禮。保愚臣守道平生之節。則陛下之恩。至厚也。至重也。雖天地父母之道。不能過矣。伏望深照茲懇。早降俞命。若陛下不賜可詔。則臣瀆犯聖聽。決於不已。臣無任祈天俟命待罪激切之至。

### 第三

臣近上表。乞解相任。蒙批答不允。今月十四日。再具劄子面奏。其所敍當去之理不一。事皆明白。不敢妄。陛下哀其誠實。遂有開許之意。臣退而俟命。必謂俞旨旦夕而下。乃煩再遣中使。賜以手詔。訓勉加厚。未容解去。非如前陛下所賜德音。旣駭且疑。夙夕不能自處。伏惟陛下德業日隆。方以至仁至信。以御天下。旣哀臣前請盡出誠實。已面有垂可之諭。則望敦仁示信。深軫衰舊。早收相紱。俾其只守本官外補一郡。覆載亭育。不過厚恩。終始保全。皆由聖造。臣今更不敢赴中書。卽歸私第。聽候朝旨。臣無任祈天俟報激切之至。

### 第四

臣近上表及棄具劄子。乞早罷免。歸伏私第。旦夕以俟。愈旨。昨晚復蒙差降中使宣召。孤誠憂迫。須至重煩聖聽。臣今必當去者。蓋以二府一紀。愚短盡以罄竭。妨賢之久。自顧難安。而又宿疹所嬰。時在假告。職業墮斃。謗議叢起。茲陛下之所稔聞。仁廟英宗山陵。兩塵使領。事訖當罷。故事甚明。此臣所以確然請退。而不已也。況陛下前賜面諭。已有開許之意。故臣麤舉大槩。更不敢詳陳極論。喋喋於屢寧之下。惟幸聖明哀察。早令補外。使人言頓息。賢雋彙升。病軀少休。得全骸骨。乃陛下示公斷而存私恩也。臣不勝區區昧死固請。激切之至。

# 韓魏公集卷之六

## 奏狀

### 罷相辭免兩鎮

臣伏蒙聖慈。特降制命。授臣司徒檢校太師兼侍中。充陳州鄧州節度使判相州者。臣備位歲久。自顧無狀。抗章避位。屢瀆聖聰。而陛下聖監哀憐。先賜手詔。諭以開許之意。臣嘗因奏謝。具述臣已忝三公之列。不同資秩未崇者。罷日則有遷拜。乞只守本官補外。今既獲典鄉郡。已爲罷免之榮。而蒙陛下復進官資。任兼將相。在臣愚短。固知不可勝克。又況總帥兩鎮。恩命非常。自本朝以來。臣僚未嘗有此除授。中外聞聽。實爲駭愕。臣尋曾面奏。罄竭誠懇。今來遷秩。蓋陛下已示眷遇之異。更不敢固辭。惟是兼領兩鎮。非臣所當。伏望陛下上循祖宗舊制。深惜國體。亟行追寢。以安愚分。則陛下保全之大賜也。

### 第二

臣此者抗章避位。得請鄉邦。而蒙陛下更進官資。兼領將相之重。此人臣之至榮極幸者。臣愚自視。已不能堪。副大恩。惟是兩鎮之崇。自國朝以來。臣僚未嘗并授。前面對日。已曾罄極開陳。退復具劄子辭免。伏奉詔諭。未賜俞旨。夙夜震恐。無地所能自容。臣豈不知寵命非常。特出陛下聖意。以示眷臣之禮。至隆至厚。臣雖百殞。何以報陛下不次之遇。其如祖宗舊制。惟宗室近屬。方有茲拜。臣若於至榮極幸之外。復竊

陛下眷禮之厚。踰越常制。不自度而處之。則是開邇臣希望僭忒之源。自臣而始。以致陛下命令爲永久之誤。茲臣之大不忠也。何以勝天下之責哉。欲望聖慈深監血懇。非有緣飾僞妄之辭。持詔有司。貼麻止除一鎮。則上不墮朝廷典憲之舊。下以安愚臣廉介之守。中外聞聽。孰曰不然。臣必望睿明。早賜開可。免頻冒大戮。干瀆不已。臣無任昧死陳請激切之至。

第三

臣近桑辭免總帥兩鎮之命。誠已殫盡。日須可報。乃煩再賜詔諭。不允所乞。荷恩量己。終不遑安。臣竊觀前世勞舊之臣。人主欲厚其禮遇。始必大推恩賞。及甚知被寵之過。愧而不敢當者。終則矜而許之。是故君臣交美。見稱於後。陛下視唐郭子儀如何人哉。再造唐室。功蓋天下。至除太尉。則以時多奔競。欲身變浮俗。遂懇避不受。後除尙書令。則以太宗昔嘗爲之。又復堅避。代宗皆從而拜。此不亦君臣之交美哉。今臣二府備位。妨賢最久。宰政無狀。苟免大戮而退。陛下卽以陳鄧二節。并以付臣。旣臣僚未嘗除授。所以屢瀆聖聽。不敢爲僭倖之始。且臣之望子儀。固霄壤之相邈。不當輕引以爲據。然輒舉此而爲陛下言者。兩鎮非常之命。切於辭而得請也。伏望陛下以堯舜聰明之聖。下照愚陋。早降睿旨。改除一鎮。以成微臣斷斷一介之志。則陛下從人之美。固光耀古今矣。臣無任昧死陳請激切之至。

第四

臣伏蒙聖慈。特差中使李友詢。傳宣男忠彥。已依所乞令試。所有恩命及第宅。更不許辭免。令早入謝者。

承命感栗。未知所報。辭第之請。臣方欲再瀆聖聽。今更不敢繼入文字。卽具表稱謝。次其兩鎮之命。緣自國朝以來。臣僚未嘗除授。臣已三上劄子辭避。前面對日。亦曾懇敍。不敢當之理。日望特賜俞允。且臣今來獲解柄任。既得出補鄉郡。陛下乃命兼領將相。寵進官秩。長男得試館職。次男遷官。而又有甲第之賜。自近世以來。宰相罷去。未有如臣之恩禮優異者。陛下待臣可謂至矣。臣上體陛下眷遇之意。已俱不敢再三避免。惟兩鎮之命。伏望聖明察臣於義實不可當。非是過爲矯飾。早降睿旨。改除一鎮。兼自來甚有貼麻體例。臣謹伏私第哀祈激切之至。

### 辭避賜第

臣伏蒙聖慈。特差句當御藥院王中正。傳宣賜臣見住居第者。臣待罪歲久。此幸得請補外。聖眷推恩。已極優異。惟賜第之寵。在臣更難克當。況自來政府臣僚。在京儻官私舍宇居止。比比皆是。茲乃常事。若臣獨被恩賜。豈得自安。欲望特回聖念。亟賜寢罷。寒儒之分。稍獲寧處。

### 第二

臣近蒙聖慈。差句當御藥院王中正。傳宣賜臣見住居宅。臣尋具劄子上奏。辭不敢當。竊聞已降敕付閣門。據見賃官宅閒數。賜臣者。臣塵汗冢輔。苟免罪黜。既得出補鄉郡。而陛下推恩太過。臣已不能勝荷。今復錫以居第。重出意外。臣豈不知陛下眷禮之厚。固不易得。然輔臣出入。乃朝廷常事。若陛下以臣之故。一開此例。恐非經久之便。臣所以規規不已。願賜寢罷者。非自飾潔廉以欺罔陛下。蓋愚慮及此。伏望睿

明垂察。亟如所請。庶上全國體而臣免負稠重叨冒之愧。

乞男忠彥召試中等與館職

臣竊聞已有聖旨。臣長男忠彥特與館職。臣此來忝冒之過。夙夕未知所處。而陛下加意眷臣。又復恩及子舍。可謂殊常而絕異矣。臣欲罄寫肝膈。必期寢罷。慮陛下方推厚禮。不得悉如所乞。然在理當請。須合陳露。伏覩前朝輔臣子弟。有得預館殿之職者。必先召試中等。然後推恩。男忠彥欲望聖慈。特令學士院校試。依試到等第施行。或不中程。卽如常例。旣免濫廁美職。又協朝廷舊規。老臣僥榮太至。日自羞愧。

永興軍乞移鄉郡

臣遐瀝血誠。上干聖聽。必祈矜允。敢追竄誅。伏念臣遭會三朝。玷塵冢輔。十年備位。無補國家。而復宿疹嬰纏。寢成衰憊。丞弼之重。不可冒居。是以桑上奏封。請避賢路。陛下察其至懇。卹以久勤。特推異恩。使爲郡於鄉里。不謂邊臣輕動。釁起綏城。陛下以西顧之憂。乃改授臣以陝右總帥之任。數加惇諭。義難以辭。臣自赴職以來。夙夜傾竭。冀有以副陛下委注之意。而幸天嫉狂孽。諒祚遽然自亡。嗣童哀訴。情實效順。今其使薛宗道等齋表再至。朝廷已差韓縝、劉航赴延州與議。凡有處置。盡以成算付之。況西界饑喪相繼。窘困方甚。今急來送款。其情可見。朝廷所命。必皆一一承稟。疆候平謐。指日可期。重念臣入夏以來。腹疾頻作。牽連故疾。益以虛悴。雖加藥艾。尙不支持。兼臣陛辭之日。親奉德音。候西事稍寧。卽令臣卻知相州。陛下欲全舊恩。必猶記此處分。且臣昨罷宰柄。本覬稍均勞逸。當朝廷急難之際。臣安敢更避煩重。今

羌醜屈伏。將容復好。亦是朝廷許臣老病少求休息之時。伏望聖慈。早降俞旨。俾臣還守相州舊任。犬馬之賤。既獲養於餘生。天地之仁。固難酬於茂育。臣無任哀祈。俟命激切之至。

### 第二

臣再傾悃愾。仰叩睿明。天地之仁。必從所欲。竊念臣自去年秋厚陵終事。卽連上章。乞還宰柄。不惟以承弼之任。久愧妨賢。亦自顧疾病之軀。稍期均逸。陛下照其誠實。假以恩榮。命守鄉邦。以安衰茶。不謂赴任有日。驟然易此帥權。當是時。陛下宵旰憂邊。而臣以忠義內激。不敢苟避。慨然西來。強率昏疲。以答信任。若狡羌肆孽未已。臣固願以死自效。今虜雛歸款。朝廷已議開納。使人在境。疆候卽寧。乃陛下全舊恩。矜老臣。復許其息肩養疾之時也。兼臣自五月後來。一向藏府不調。故疾相參。困劣殊甚。軍書民務。動致滯留。所以瀝懇訴天。願還相州舊任。少諧頤攝。實荷生成。伏望聖慈。便賜開允。指揮更免彙彙干犯宸聽。臣不勝朝夕俟命哀祈。激切之至。

### 第三

臣近陳乞。還守相州舊任。伏蒙聖慈。特降詔書。不允者。愚誠已竭。必覬矜從。天聽未回。惟知泣訴。伏念臣稟賦愚樸。既老且病。此當帥職。誠出勉強。若邊烽尙警。敢不以死而扞寇讎。及羌嗣已馴。亦願養疴而存視息。而陛下諭臣以會渠嚮順。備豫於暇時。況今廊延等四路帥臣。皆是朝廷極選。委以經畫。則地近易爲處置。臣昨來叨領一道兵寄。蓋緣事出權宜。疆候卽寧。理當廢罷。兼臣自入仲夏。便苦積疹淹延。氣體

久虛頓覺不任劇事。且犬馬有疾，猶能極聲長鳴，顧望主恩，幸一寬其守禦代勞之事。今臣羸憊如此，不勝犬馬顧望之情。陛下豈不念之哉？欲望聖慈，更不賜詔答，便降兪旨，令臣還守相州舊任，免填溝壑，上累至仁。臣無任朝夕俟命哀祈，激切之至。

第四

臣三上表，奏乞還守相州。一奉詔答，未蒙賜可，豈禮數未盡，更俟哀祈，抑愚言甚微，不足感動，徊惶怵迫，弗知所從。臣伏聞匹夫之有疾病勞苦，必呼天以自聲者，安知天之必聽也？其意以謂洞然在上，而臨己無所闕隔，苟呼之無有不徹而應者也。若臣脫宰柄之重，而就總帥之劇，方疆場有警，豈敢以勞苦辭？今羌酋既順，而宿疹乘臣，乃臣疾痛自呼之時也。伏況事平之後，許還舊任，大哉聖諭，猶在臣耳。豈同夫高天邈然，不可知其聽否也？凡臣聲其區區，切到之懇於陛下，至於三矣。而陛下不卽垂聽，使臣抱匹夫之疾，而呼猶未已。陛下寧不矜憐之，伏望聖慈，察臣所陳，不是矯妄，乃職局當罷衰病可去之時，俾還鄉郡，獲養舊疴，物性既安於所宜，君言亦踐於無戲，天地恩施，糜軀曷酬。臣無任祈天俟命，激切震惶之至。

第五

臣今月十二日，男祕書丞充祕閣校理忠彥齋到，詔書一道，伏蒙聖慈，以臣再上劄子，乞還守相州舊任，不允者，一夫不安其所，尚軫睿慈。老臣之訴以誠，豈無思惻，從而後已，罪敢逃誅。今詔旨諭臣，特以羌變難知，邊備宜謹，責臣預慮，未容辭疾以去。臣復思之，戎心雖未易保，然使人繼至，朝廷將許其納款，非如



訓兵伐罪之際。在於此時。僅若無事。邊備雖不可弛。然有諸路守帥。分制閩外。非必多病昏疲之餘。獨可倚辦。且臣初辭重柄。本祈均佚。今積衰疹。愈難任劇。當疾勢可治之時。陛下若念其久勞。少賜息肩之地。卽異時氣體稍完。猶可爲陛下之用。苟此而不顧。必俟某疾及膏肓。先犬馬而鎮溝壑。始憐而信之。固已晚矣。伏望早降俞命。俾還舊守。得諧休養。實荷再生。臣無任祈天俟命激切之至。

### 第六

臣伏蒙聖慈。以臣五上劄子。乞還守相州。特降詔書。不允者。血誠已竭。而君父不爲之信。邊患將弭。而朝廷過爲之憂。若不重瀝肺肝。必期開允。則老臣孤遠。遂同無告之人。竊念臣向在近司。已嬰宿疹。然當時病根尙淺。筋力粗可枝梧。自今久疾以來。精識頓然昏悴。苟不容其治養。得遂少休。則蕞爾微軀。必致溘先朝露。長辭盛世。不盡孤忠。且當西釁之初。臣則便膺帥任。雖力效駑淺。而一無毗益。凡所指授。無不親承廟略。陛下儻許臣罷去。豈無奉行成算之人。可繼臣之後者。況西人所議。旦夕當稟朝命。若謂事平之後。尙須經畫。則成彙陳。四路之帥。聞見至近。責之備豫。則必人盡所謀。當此之時。陛下何惜不早擇材者。代臣使還鄉任。則臣犬馬之賤。荷陛下再生。復免好權竊位。不自量力之毀。陛下亦無顧遇舊老。強之以疾。有傷恩禮之薄。旣以保愚臣一介之節。又以彰大君全育之宜。中外聞之。孰云不可。臣不勝勤勤懇懇。哀祈俟命之至。

### 第七

臣準樞密院相繼遞到詔書二道。伏蒙聖慈。以臣桑上劄子。乞還守相州不允者。呼天以訴。雖若未聞。惟疾自量。固難中止。緣茲得罪。是亦甘心。竊念臣昨罷冢司。獲叨鄉守。誠知過幸。蓋本均勞。自西事暴興。遽然易此帥任。臣不敢輒辭老朽。義當奔赴急難。自到任以來。夙夜經營。卒無明效。加以寵榮之過。災釁自生。疾病嬰纏。殆涉時序。近雖稍能牽強。其如精識頓衰。總制大權。顧尅瘵者。豈容冒處。況夏人至延州。請命議事。多日。朝廷處置。大得其宜。聞已許宗道暫還諒。旬浹之間。必再齋誓。表過界。則長安開府。理當先罷。以釋戎心之疑。其向去備豫之方。不過浚葺城池。繕完兵械。訓練軍馬。審探事宜。此乃諸路帥臣本職當行之事。至於將佐官屬。亦悉能選擇保薦。又凡事自皆直稟朝廷。則臣之在雍。不同用兵之時。或有施爲。朝廷若且要存此虛名。卽何人不能勝任。故臣當此之際。謂陛下可以畱念舊物。少垂寬假之恩。伏望矜宿疹之已深。信德音之前諭。俾臣亟還本郡。少息昏疲。則臣餘生。乃陛下所賜。此身未殞。圖報可知。臣無任孤誠懇切瞻望哀祈之至。

第八

臣男祕書丞充祕閣校理忠彥至。伏蒙聖慈。特賜傳宣撫諭。以臣疾病。令更自將理。所乞相州。爲西事未了。不令更入文字者。陛下遇臣。乃隆於父母之愛。惟臣訴上。亦思盡螻蝻之誠。感泣以言。聖明當諒。伏念臣進以孤直。不立朋援。惟知忠義。是爲報國。故當艱難險阻之事。未嘗輒有辭避。向在兩府。通及一十二年。雖身有宿疹。每遇夏秋。復多爲脾泄所苦。然在假告。近或三四日。遠亦不曾出旬。則能出赴朝參。不妨

職事。今臣已六十一歲。涉歷憂患固多。氣血日衰。不能勝任。疾病自入夏來。藏府復泄。脅氣乘虛動作。逮月餘日。全然妨廢視事。近雖勉強而出。頓覺昏疲。惟是肌骸止存皮骨。臣因自忖度。若疆事未息。且盡此殘喘枝梧。尙恐有誤國家無益大計。況今羌雛送款遣使。再叩延安。朝廷已遣韓縝等與義。始雖少有違異。終必俯伏從命。臣故於此時。深望陛下念臣攀附二聖。羸竭忠力。特垂舊恩。許臣還守鄉邦。少遂休養。況盛時難遇。眞主難逢。猶幸一二年閒。氣體稍完。復思展效。不忍默默。甘與犬馬同盡。陛下若謂事平之後。尙須處置。緣今四路帥臣所治。皆接西人境界。百聞不如一見。終是易爲經營。永興去諸路各一十餘程。邊事旣難遙度。不免卻牒本路詳酌。只是空費文字往還。其實何益。又慶歷中。與契丹再議通好之後。富弼自樞密副使。曾出於河北宣撫。及元昊將許封冊。是時臣充樞密副使。范仲淹充參知政事。亦曾相繼出往陝西河東宣撫。今朝廷將容西人請命。若遣二府大臣。一赴西邊經制。事旣目覩。則朝廷易爲聽從。何必責臣久病精神竭耗之餘。謂可倚任。其敗事必矣。今臣男忠彥回闕。敢附此血懇。重干宸聽。伏望天地之造。早允前請。臣不勝孤誠迫切哀祈俟命之至。

修仁宗實錄畢乞不推恩

臣昨奉敕提舉編修仁宗皇帝實錄。近已了畢。見鈔錄進呈次。臣竊以仁宗臨御天下四十二年。其閒事迹至多。兼自前有中書樞密院時政記。并日歷所。各積壓下十餘年文字。未曾編修。昨來遂旋伺候了當。方行撰次。及散下諸路取索。臣僚墓誌行狀。多以年紀之遠。難於尋究。以至經歷年歲。若非修撰官王珪

等與檢討官員多方檢證。殫極聞見。究心纂集。則不能成此大典。使煥然詳備。臣雖有提舉之名。緣補外已久。未嘗少施分寸之力。竊見宰臣李沆、呂夷簡曾提舉編修太宗實錄及三朝國史。並曾陳請書成。更不推恩。皆蒙朝廷俞允。兼臣昨赴陝西日。已會面奏將來書成。乞依李沆、呂夷簡之例。亦蒙恩許。欲望聖慈。只以修撰官王珪以下。有彙年編削之勞。各賜優加賞典。臣守藩在外。但有提舉名目。殊無他效。許從李沆、呂夷簡之例施行。若朝廷將來誤有推恩。臣至時必不避干瀆。容懇以死請。得如奏而後已。

辭免河北四路安撫使

臣伏蒙聖慈。特差中使劉有方齎手詔賜臣。以地震河朔。涉秋冬未止。川防潰決。里民流離。且大名爲天下襟喉之地。將以授臣。兼欲除臣河北四路安撫使。及有方口傳宣旨。亦如詔意者。惟君使臣。當卽降命。而先馳使指。委曲爲諭者。此乃陛下加禮老臣。過示仁卹。且慮犬馬之誠。或有所蘊。庶幾得以自達也。幸甚幸甚。竊念臣昨以夏秋久疾。不能當西帥之重。彙具奏牘。披瀝血懇。方得還守鄉郡。陛見之日。陛下矜臣狀貌。知其未安。故許臣亟赴本任。臣今藏府雖稍寧息。然肌骸依舊虛劣。近復氣攻左臂。舉動頗艱。神識眊然。飲食殊減。見多方調理。未得痊平。況到任未及百日。方諧保養。若遽然又當煩重。則臣衰老如此。精力有限。雖欲繼之以死。實恐有誤國家。惟陛下天地父母之恩。若容臣更養疾三五月閒。俾其氣體漸完。始降成命。則臣奉承聖寄。或可勉強。臣又念昨在陝西。當羌人絕好邊鄙用兵之際。凡有處置。朝廷尙動加沮詰。不甚應副孤危。自視無所施設。賴陛下聖明垂照。方獲善退。此來河朔地震水災之後。生民失

業人情震駭。妖異仍作。近古未有。全在朝廷加意軫慮。多方拯濟。則可以紓一方之患。豈但徙臣北京。便爲消伏之策。至於朝廷合與應副之事。若復似陝西。一皆沮而不行。則陛下雖得命世大賢。使當此任。料亦不能少濟。矧臣素稟愚樸。何以勝其大責哉。惟陛下深監前事。無俾老臣重居有過之地。兼河北定州真定府瀛州三路。從來朝廷謹擇帥臣。得以專制。蓋凡百耳目相接。易爲裁處。今若又置四路安撫使。以總之。則恐徒翻空文。使逐處愈難承稟。故昔日程琳、陳執中知其無益。並曾辭免。此當大名一路。朝廷悉從其請。如陛下俟臣稍康。必徙臣於北都。臣亦乞如程琳、陳執中例。只充一路安撫。所貴事不務於虛名。職可修於實效。臣無任感恩望聖。激切哀祈之至。

## 第二

臣伏蒙聖慈。特差中使李舜舉齎賜臣詔敕。及傳宣撫問。就差臣判大名府。充河北路安撫使。仍聽便宜從事者。臣衰病餘生。賴陛下大恩。得假守鄉里。以遂調養。甫及百日。殊未補復。而陛下以北道繼有地震水災之患。不以臣無狀。付此重寄。臣上體聖意。丁寧訓諭。當強率疲劣。不敢再有訴免。然前者劉有方回。臣已附奏定州真定府高陽關三路。惟朝廷謹擇帥臣。使得專制。則事皆耳目相接。易爲裁處。故昔日程琳、陳執中任大名府。亦曾差充河北路安撫使。尋各以此辭避。遂只當大名一路。若將來徙臣北京。亦乞如程琳、陳執中之例。臣今卻授敕充河北一路安撫。且臣昨所陳請。蓋欲朝廷不崇虛名。使逐路各展實效。庶幾不誤朝廷處置。兼臣自去年疾病之後。精神頓覺減耗。不類日前。若忝竊權任。不自量力。卻致曠

敗。雖陛下以重責加臣。何益國家。欲望睿明照此。別賜指揮。許臣只充大名府路安撫使。以安愚分。臣見交割相州公事與通判訖。且在本州候得諭旨進發。

再乞只充大名府路安撫使

臣輒傾愚悃。仰冒聖聰。願權任之非宜。在衰疲而當訴。竊念臣自前年秋。以被疾之久。得還補鄉郡。到任未及百日。蒙陛下特遣中使劉有方。齎手詔賜臣。以河朔地震水災。將以授臣大名府。兼欲除臣河北四路安撫使。臣以所患尙未痊復。尋具懇奏。且乞更容治養。仍以定州真定府高陽關三路。從來朝廷謹擇帥臣。得以專制。蓋凡事耳目相接。易爲裁處。今若又置四路安撫使。則恐徒翻空文。使逐處愈難承稟。相次。蒙再遣中使李舜舉。賜臣詔敕。就差臣判大名府。充河北路安撫使。臣復敘前說。乞只充大名路安撫使。又蒙降詔不允。當是時。河朔一路。新經大災。異民罹餓殍。棄業而去者。道路不絕。臣上體陛下宵旰憂勞。桑詔付委之意。牽強承命。不敢固辭。赴職以來。雖罄竭愚短。思副責任之重。而卒無籌畫。以救凋敝。玷辱恩遇。已踰朞歲。賴陛下聖德所感。去年夏秋。連得大稔。流庸歸復。疲瘵一蘇。緣邊震壞城壘。並已修築完固。至於定州真定府高陽關三路。又皆得良帥鎮靜。疆垂晏然。北虜絕無事宜。重惜盟好。兼臣犬馬故疾。日益日深。當一道可虞之時。安敢不以死自效。今幸安帖如此。若尙冒此職。實爲冗長。須至復申前請。欲望聖慈垂恤。沛然賜詔。許臣依昔日陳執中。程琳。各以河朔無事。得辭一道安撫之例。令臣只充大名府路安撫使。臣若宿疹未甚發作。且可支持。猶冀勉率尪孱。蒼綏所部。或有毫髮。上報睿仁。

臣伏蒙聖慈。以臣陳乞只充大名府路安撫使。特賜詔書不允者。愚衷所訴。蓋居職之匪安。聖意未俞。敢貪權而遂默。竊以臣前年冬奉敕就差判大名府兼河北路安撫使。其時當地震水災之後。民流失業。臣猶以爲定州真定府高陽關路。各有帥臣。自可撫綏所部。若更置河北路安撫使。則徒翻空文。使列郡愈難承稟。凡三曾具此奏免。卽非今日始有辭避。況河朔自去年以來。繼獲豐稔。編戶安復。逐路守帥。皆得時才經畫。邊垂安靜。臣於此時。尤不當冒處茲職。不惟陳執中程琳。前有成例。請更以近事明之。昨西邊以綏城釁作。朝廷命臣判永興軍府兼陝西經略安撫使。後以羌雛請命。事宜漸息。臣以久病移去。朝廷遂只差錢明逸充永興軍一路安撫使。其鄜延環慶秦鳳路帥臣。得以各修職事。至此有何妨闕。兼臣向以多疾獲罷宰任。本冀稍休僻郡。以養殘軀。不意連當事至繁責至重之處。故臣宿疾之作。無暇攝治。纏綿桑歲。肌骸益以尫瘠。職慮益以昏耗。幸此無事之際。誠望陛下垂惻老臣。駑蹇力殫。使少寬負載之勞。特降指揮。令只充大名府路安撫使。不獨國家因事處置。不失其當。而於愚臣以義去就。亦安其分。

北京乞就移徐州

臣直寫危悚。冒聞茲聽。願加憐於老疾。俾稍就於安全。竊念臣自治平四年秋。懇罷冢司。請從外補。不獨以素餐之久。大懼滿盈。蓋復以宿疹所嬰。庶諧治攝。陛下照其誠實。卽賜矜允。不意西垂騷動。北道震災。繼督尫疲。使當重責。義難辭避。力竭虛屏。及此三年。偶逃曠失。始命許均勞逸。而於今尙困劇煩。加以臣

連歲以來。入夏之後。脾胃疾作。泄注不止。精神益耗。皮骨僅存。深虞漸向暑炎。其勢愈加平昔。向遇朝廷急難之際。臣敢不效死而前。此幸一路豐穰。兵民安帖。狄人敦好。邊候晏然。是陛下可以垂軫舊老少容休息之時也。近雖蒙詔旨。得解三路安撫之職。然大名當國北門之衝。事實不少。固非養疾之地。伏望聖慈。特回天地之造。就移臣徐州一任。以其地偏事簡。漸得訪求醫藥。安心調餌。三二年間。猶覲殘軀粗遂平適。苟蒲柳之質。未至極衰。然犬馬之誠。尙期有報。

第二

臣近以連歲以來。夏秋多病。今一路無事。乞就移徐州。伏蒙聖慈。特降詔書不允者。尙疲所訴。莫匪至誠。眷諭有加。未垂恩可。重茲哀叩。必覬矜從。竊念臣歷輔三朝。惟殫一節。以孤忠而自進。承桑聖之誤。知向以備位冢司。久妨賢路。懇求補外。以治宿疴。陛下始命均逸鄉邦。而亟使當西北繁重之任。臣雖衰朽。尙且力自牽勉。以副陛下宵旰之憂。今幸北道歲豐。兵農安謐。而臣積年抱疾。根本日深。每至夏秋。則其勢增劇。大名衝會之地。其實不能支持。譬夫馬牛。已竭力耕代勞之用。老且病矣。而尙且暮驅之。不使休息。則恐有傷豢育之恩。不得無將死溝壑之歎也。欲望睿仁加惻。早賜就移臣徐州一任。俾羸駑之質。稍從芻秣之便。歲月差久。膚革粗完。則其區區報主之心。固不敢忘。

第三

臣伏蒙聖慈。以臣再乞就移徐州。特賜詔書不允者。臣竊以被疾而辭劇。人臣量力而知退也。推恩以從。



欲聖主察誠而貴恕也。故量其力當退而不退。則必速貪權之禍。察其誠當恕而不恕。則有傷御下之仁。茲臣所以不避重誅。固以誠請至於再三。惟陛下察而恕之。不傷至仁。使免趨於禍敗也。重念臣犬馬之疾。畱伏胷脅。積成大孽。根柢已深。加以仍歲以來。脾胃頓弱。自夏涉秋。泄注不止。精力耗劣。不能自持。向遇朝廷有急難驅策。尙且勉強承命。然責任既重。思慮益勞。宿疹因而乘之。內戕日甚。今幸一方安帖。農畝屢登。至於邊垂。寂無警候。陛下不於此時容一久病老臣。俾脫去衝要。付之事簡之地。稍從治養。必俟其膏肓之釁。危不可解。填棄溝壑。期在旦暮。然後憐其所訴。蓋無及矣。欲望陛下矜臣迫切之懇。謂非矯妄。早降睿旨。許從前請。儻螻螻之命。知可保於餘生。則天地之恩。固不忘於再造。

#### 第四

臣近三上章。乞就移徐州。伏蒙聖慈。特差入內供奉官句當御藥院李舜舉。齎賜詔書。不允所乞者。恩禮之重。非衰朽之所克勝。睿訓矜存。感深以泣。固當上稟聖諭。以免一時違忤之罪。然於去就之分。理有未安。君父至仁。而懷情不盡。亦豈免異日墮敗之誅。何者。蓋自北道地震水災。民流去貫。方朝廷以四路綏御之柄。全以屬臣。當此之時。臣勢有可辭。而不以爲辭。今災震既息。流徙既復。民和歲穰。幾至無事。而又去三路之煩。而就一道之簡。可以無辭矣。而辭之。由外而觀。臣則有若所指倒錯。而圖安已甚。在臣自省。則以爲前日之不辭者。力猶可勉。今日之必辭者。疲不任劇。而猶貪冒權任。勢將顛踣。則上不能勤宣陛下利澤。下不能深究兵民疾苦。中不能完養老臣久衰之氣。是朝廷重易臣一州。而俾臣負三不能之患。

恐非陛下所以厚仁恩、念舊物之本意也。臣識具材術、固無是過人、如天性所得之多、而私心自信之篤者、惟至誠樸忠爾。今臣以樸愚之誠叩陛下、儻陛下垂聽而哀憐之、使養疾僻州、避遠要劇、物性得所、則疾平可望。兼臣尚有餘懇、謹附李舜舉、面奏孤危之迹、夙夜彷徨、幸陛下早賜安全、則天地之恩、臣雖九殞、不能上報。



# 韓魏公集卷之七

## 奏狀

到魏二年乞移邢相州

臣竊以事君無隱。愬必期伸。陳力不能。病焉難強。此傾危惴。諒惻聖衷。伏念臣自解冢司。繼膺重寄。勉當西北之事。麤殫夙夜之勤。而臣稟氣早衰。連年被疾。夏秋之際。未嘗少寧。腹脅之間。積成深患。以至精神日耗。皮骨僅存。大名當北道之衝。庶務尤劇。比牽昏拙。幸及再朞。雖思矍鑠以自持。實覺尪疲之不逮。欲望聖慈。特矜老舊。曲賜保全。就移臣邢相一郡。稍畱歲月。訪求醫藥。苟未殞於餘生。補報國家。冀少施於異日。

## 第二

臣近以連年被疾。到任再朞。乞就移邢相一郡。伏蒙聖慈。特降詔書。不允者。以疾辭煩。此固人臣之分。推恩從欲。未回君父之慈。重剖孤誠。必期可報。竊念臣早以非才多病。獲解近司。本圖均逸。而少休。俄歎服勞之不暇。方辭西帥。又易北都。事務益叢。寄責愈重。臣若犬馬之軀。羸健蒲柳之質。未衰猶當策勵。尪孱補報萬一。其如宿痾寢劇。桑歲莫瘳。脾胃久虛。而易傷。形骸至悴。而不復。精神殆竭。瞻視日昏。況當一道之會衝。固已二年之牽強。苟覆盆之照終吝。則填壑之先可悲。伏望陛下少思簪履之微。特回天地之造。

矜此肺肝之上訴。出於筋力之不支。早賜俞音。俾遂前請。儻被再生之施。惟堅效死之心。

第三

臣近以連年被疾。到任再朞。兩具劄子。奏乞就移邢相一郡。伏蒙聖慈。特降詔書。不允者。臣聞臣之事君。猶子之事父也。子嬰久疾。訴於其親。未有不哀而憐之者。故雖有煩重之事。則不忍勞之。懼其疾之增也。苟有求治養之便。則俯而從之。庶其體之安也。必俟疾愈。然後責以幹蠱克家之道。未有不竭力盡志。以報其親者也。臣衰拙無狀。過膺重委。不幸得疾淹久。逮此彙歲。北都衝會之地。任越再朞。心力耗殫。自顧不可勉強。仰而訴於陛下再三矣。螻蟻之誠。不能感動仁聖。是將填棄溝壑。無有生理。恐傷君父。所以垂恤。臣子之意。伏望陛下稍念舊物。早賜哀憐。特降俞旨。就移臣邢相一郡。使久病之軀。既免嬰煩重之事。又得從治養之便。若犬馬之疾。漸獲平愈。則豈敢惜草芥之命。忘報大恩。

第四

臣近以連年被疾。到任再朞。兩曾奏乞就移邢相一郡。至此多日。未奉俞旨。今卻聞有加恩再任之命。夙夜震駭。益無容處之地。竊念臣彙歲以來。宿疹加劇。北門衝會之地。自顧不能牽強。所以殫竭誠懇。謂能感動仁聖。陛下若以臣所陳謬妄。意在邀勒。朝廷則當明加竄殛。以誠不忠。儻以臣犬馬多疾。衆所共知。君父之慈。理當垂卹。卽望早賜檢會。臣彙奏。就移邢相一郡。漸冀調養。以全衰朽。風聞果實。決不敢當。

北京辭免加節再任

臣近以連年被疾。到任再葺。三曾奏乞就移邢相一郡。今月二十二日。入內內侍省內東頭供奉官句當御藥院劉有方。齎到敕告各一道。伏蒙聖慈。改授臣永興軍節度使。再任判大名府者。復司筭鑰。仍換節旄。恩與願違。敢畢愚懇。伏念臣久勞多病。日瘁一日。而猶遲徊強勉。不敢亟去。甫及二歲。然後決請於朝廷者。重辭陛下北顧之託。冀閱其日月之久。而筋力不支。然後有可從之理。今乃蒙改恩遣使。再委重寄。丁寧賜諭。不許訴免。上心圖舊。可謂隆厚矣。在臣愚分。益以難處。且前日之所以辭。是力不勝劇也。若今日之所以受。是有邀而後得也。名爲辭劇。而實若邀而得之。此豈事君之道。而非臣之素守也。陛下卽哀臣旣憊。不忍遂廢。猶如臣前請。俾顯醫藥。心休體佚。自有生意。犬馬未弊。尙效餘力。矧北門衝會。非養痾之地。儻再勞歲月。或殘軀不保。是寵之適足以害之也。恐非陛下所以愛老臣之意。伏望特回鑒照。曲全衰朽。早賜就移。臣邢相一郡。使便調養。形骸雖荼。苟完得之。有時溝壑未填。免哀憐之已晚。罄輸血懇。決俟矜從。所有敕告。不敢祇受。臣已牒北京。權送左藏庫收掌。聽候朝旨。

第二

臣近上章辭免。加恩再任。乞如前請。就移邢相一郡。伏蒙聖慈降詔不允者。君命雖嚴。臣誠當審。有不敢免。勢難復陳。其合必辭。輒罄愚說。伏念臣自解政柄。曾不得少均勞逸。連當西北重寄。首尾五年。今守鄴都。幸越再歲。久疾衰憊。日不能支。所以力匄閒州。稍圖治養。陛下不以鴛蹇疲頓。謂可勝任。一遣使指。三降詔諭。丁寧開曉。欲其必從。臣竊思之。臣老病加劇。屢以誠訴。陛下未加軫惻。且使再司甕鑰。不過勉強

顛踣負愧猶淺。若加恩換節。則理不可當。蓋臣之委質。惟上所使。豈有先推寵典。然後期以受命。事君若此。臣獨胡顏。況臣名品已重。分量已溢。辭隆戒滿。尙恐招悔。更茲叨竊。其實難處。臣所以義當堅避。必得請而後已也。伏望陛下俯回鑒照。特追新渥。許仍舊節。俾之再任。徇一夫必至之懇。全老臣自處之分。免墮素節。期報大恩。

第三

臣近再上劄子。辭免恩命。乞仍舊節。俾之再任。伏蒙聖慈。特降詔書。不允者。血懇已殫。宸慈未諒。敢冒誅竄。終期開允。竊念臣本以嬰纏久疾。不堪劇事。幸茲再歲。輒以誠請。覬得閒僻之地。少安衰朽。天高聽遠。不能感動。而乃特加恩典。委以再任。臣旣屢辭不獲。更不敢以病軀自顧。願效犬馬。雖卒致僵仆。無所憾矣。亦望陛下推父母之愛。委曲全護。無使臣盡瘁許國。而晚涉邀寵之迹。亟追換節之命。不爲收汗之難。則授受之間。上下兩得。此聖詔所謂君使臣以禮。而臣事君以忠也。

謝令男忠彥撫諭

臣今月二十三日。男忠彥奉使契丹過府。具道朝辭日。面奉聖旨。令到北京。特加撫諭。臣老拙無狀。日極衰疲。惟懼曠墮。有孤寄任。豈意陛下不遺舊物。尙賜記存。兼臣男忠彥。才不過人。歷事尙淺。亟被選擢。將幣虜境。往來由臣治所。衆論以爲至榮。父子遭會聖明。優異如此。惟堅忠孝之大節。少酬天地之殊私。臣無任。

到魏三年乞納節移邢相

臣近兩上表。乞還旄節。就移邢相一郡。再煩詔諭。未賜恩允。豈螻蟻之懇。不足以感動天聽邪。將陛下以臣所陳矯妄。苟避煩劇之任邪。夙夜震恐。愈不能安。是敢仰冒重誅。復罄其說。竊念臣素有宿疹。結伏脅下。加以藏府桑歲。未嘗調適。當氣血未衰之時。頻以藥石攻治。猶可枝梧。今年老體虛。飲食減退。故疾勢乘此。有加無瘳。近復流注手足。時發攣痛。臣之此患。衆所共知。非敢造作。上罔君父。大名當北門衝會。事務喧冗。殊無頃刻之暇。以自調養。況勉率疲悴。已過三年。臣又聞天道抑高。神理害盈。而臣坐尸厚祿。無補聖時。宜貽身災。以示陰譴。陛下若於此時。許臣辭將相之重。改邢相一州。使得親近醫藥。少追滿盈之罰。則餘生再造。在陛下今日一言也。伏望不賜詔答。早降兪命。免臣哀訴不已。益重干黷之罪。臣無任虔祈激切之至。

第二

臣近三上表。願納旄節。就移邢相一郡。伏蒙聖慈。特降詔書不允。臣竊以父母之視其子。惟疾則爲憂。臣子之事於君。不能而後已。今大名當衝會之地。事務至繁。復兼一路安撫之任。而臣抱疾桑年。積成沈痼。以至形骸尪瘠。精神耗瘁。幸而罄此駑劣。已越二年。自度殘軀。更難勉強。所以屢傾悃悞。上叩仁聖。願解將相之重。易處閒郡。少期休息。以便醫藥。而天高聽遠。尙未有惻然開允之意。則是子疾已甚。而父母不爲之恤。臣力不逮。而君上不容其退。非填棄於溝壑。則蒙被於罪誅。必然之理也。不勝夙夜危迫之誠。伏

望陛下推父母憂疾之心。察臣子知止之分。更不賜以詔答。早降俞旨。螻螻微命。庶幾保全。天地大恩。如何報塞。臣無任哀祈激切之至。

第三

臣近四上表。以連年被疾。不堪劇事。願還旄節。就改邢相一郡。伏蒙聖慈。特降詔答。不允。臣便合仰遵訓諭。勉效所職。然遇陛下不遺舊老。恩卹素隆。故敢不避重誅。復得申其悃悞。竊念臣犬馬之齒。今已六十有五。前去七十。止有五年。而宿疹日深。困劣殊甚。桑榆之景。指刻頽落。北都臨控衝要。率強朽拙。已踰考績之期。所以屢剖血誠。冀得一閒僻之地。治養殘骸。不使紛冗之務。日夕攻戕。枉殄生理。則螻螻微命。陛下之再生也。若陛下以未至僵仆。不容量力。直俟鴛蹇委棄於溝壑之下。始加憐惻。蓋無及矣。伏望稍回聖意。早俞前請。辭意重複。瀆過再三。未賜矜從。終難自己。臣無任哀祈激切之至。

第四

臣伏奉詔書。以臣久病。乞納節換郡。螻螻之懇。未垂矜照。竊念臣之積疹。稔在睿聽。至蒙遣使。近賜傳問。謹因其復命。輒再具劄子附聞。若其自當要劇。實滿三年。衰病之軀。不能勉強。固已詳陳之矣。陛下仁性堯舜。一塵省覽。雖北道獨臣可倚。猶將哀憐而聽其去。矧方今耆哲俊德。任於外者不一。皆可擢以代臣。有足寬陛下北顧之慮。何特強尫劣不堪之餘哉。竊疑前奏。未獲上達。故有今詔。伏望陛下天地父母。涵育愛卹。察臣前陳危悃。許移邢相一郡。臣之餘生殘質。可保與否。繫陛下今日德音。一發爾。雖然。臣決知



陛下不忍置臣於不可保之地也。臣無任虔祈激切之至。

第五

臣近彙上表。以久疾不堪劇事。到任已越二年。懇還將相之印。庶就閒州。少安瘁質。伏蒙聖慈。特降詔書。不允。仍斷來章者。此見陛下眷倚之意。至隆至厚。自顧犬馬。何以爲報。然臣孤誠迫切。所訴已煩。竊惟睿明。無幽不燭。而獨臣有若未照者。所以不避蕭斧之戮。復此披露。伏念臣早辭宰任。得從外補。本覬少均勞逸。而迄今首尾六年。連處西北要劇之地。寄責殊重。憂勞日深。宿疹乘之。未嘗少寧。適幸而大名之任。已越三朞。方朝廷進擢羣材。日新百度之際。當得精敏明健之臣。推行恩詔。以濟治功。而臣疾病彙年。心力殫耗。衆務叢委。動覺不能勉強。儻陛下此時。俾臣還上旄節。改守邢相一郡。庶可以親近醫藥。完養衰殘。歲年之間。或能再備驅策。必若不矜老朽。未許息肩。雖勾請頻仍。一切不回天聽。俟其職事墮敗。昏謬有迹。監司明糾。朝議公行。陛下雖欲救臣。不可及也。上以損陛下不忘舊臣之惠。下以喪愚臣知止易退之節。始終之義。恐非兩得。況聖詔謂久勞者當處以逸。陛下旣知馭臣之道。理當然矣。豈忍不少假老臣螻螻之命。踐而行之哉。伏望深垂軫察。檢會臣彙奏。早降俞旨。施行。臣以有旨斷章。更不敢上表。

第六

臣近以犬馬多病。不堪劇事。願納旄節。改治假郡。伏蒙聖慈。特差入內供奉官李憲。齎賜詔書湯藥。曲加撫諭。矜臣臂痛發作。如要醫官陳易簡。可卽奏來。不令再上文字者。此見陛下覆育之意。過於天地。隆於

父母感極以泣。未知所報。然臣有危切之懇。因得冒聞聖聽。竊念臣稟氣素劣。宿疹已深。藏府桑年。未嘗寧適。縱煩國醫診視。且非急遽可治之疾。若得於事少地偏之處。以歲月調養。猶有痊復之望。今大名并廢外尚一十五縣。民務至冗。河防多慮。使傳交馳。而臣以衰病之軀。當此煩重。故形骸日悴。精力俱竭。況茲勉強。實滿三年。此時陛下若不特加恩惻。俾遂息肩。則填棄溝壑。指期可俟。伏望睿明深察。早俞前請。許臣只守本官。就移邢相一郡。免罹陰譴。盡荷聖仁。

第七

臣近上劄子。以桑上表。願還將相之印。庶就閒州。少安瘁質。乞早降俞旨。伏蒙聖慈。特降詔書。不允者。鴛力不任。終歸弊路。危誠屢瀆。亦速竄誅。惟等死以難逃。幸蓋高之。或聽。伏念臣積氣留脅。久成大病。藏府桑年。未嘗寧適。殘軀日以枯瘠。衆人之所見知。今歲入夏以來。病已發作。近嘗加艾數百。卒無小瘳。大名當國北門。庶務繁總。雖欲勉強。實戕生理。所以桑形奏牘。上叩睿仁。冀易閒州。少諧治養。而老臣孤遠。雖罄竭肝膈。終未能感動聖衷。夙夜震憂。愈無所措。臣竊見韓絳在鄧。以素有先塋之誓。懇乞休退。陛下雖未卽如請。亟命移領許昌。俾從鄉里之便。況臣守魏已越三歲。抱疾殊久。大明在上。必無偏照。慈親之愛。豈有不均。但恐宵旰所勞。思未及此。伏望陛下念臣雖衰朽無狀。然桑朝舊物。麤輸忠力。直以老病不能當劇。投訴君父。少加憐察。特依近例。許臣還上旄節。就易邢相一郡。天心從欲。苟貸餘生。神理害盈。免貽陰譴。

劄子

臣罄剖血誠。不避煩瀆。天聽念臣。早以犬馬多疾。久冒宰職。懇求補外。冀便調養。不意連當西北重任。事益煩委。臣受國恩深。敢不盡力。奈何臣嬰纏宿疹。日甚一日。氣攻兩脅。發作無時。近復流注手足。右臂艱於舉動。去歲藏府。直至終冬。尙不堅固。將來入夏。必是轉難支持。皆由臣竊祿過優。故身被此災譴。大名處北道襟要。庶務紛冗。自度衰劣。不能勉強。臣已上表乞納旄節。改治閒僻之地。伏望陛下推天地父母之仁。曲軫舊物。察其老病。不堪劇事。許臣只守本官。就移邢相一郡。幸其事簡。得近醫藥。俾延殘喘。實荷再生。臣無任虔祈。激切之至。取進止。

到魏四年乞移鄉郡

臣近以再任實滿四年。多病不能久當要劇。已兩上表乞納旄節。就易鄉便一郡。血誠雖至。天聽甚高。日覬俞旨。沈然未下。今月十一日。忽然風氣發作。右髀一支。卽時不能舉動。尋加艾服藥。連日急攻。幸而疾勢遂衰。不成殘廢。此乃天戒盈滿。陰示戕罰。伏望陛下曲矜舊老。益困沈疴。特推大恩。而存餘生。不使無告而趨死所。率頒可詔。改治偏州。俾臣得愛養精神。補完氣血。少休歲月。或就痊平。則天地至仁。宜何以報。臣無任祈天俟命。哀鳴迫切之至。

第二

臣今月二十一日。入內內侍省內東頭供奉官句當御藥院劉有方。到府。伏蒙聖慈。傳宣撫問。以北京地

重籍臣且令在任不須更上封章者。聖意丁寧。謂猶可任。病軀勉強。實已不支。今方拙疹之有加。蓋恃至仁而敢訴。伏念臣冒榮過量。憂職早衰。自西解於帥權。復北膺於闕寄。宿疹閒作。比歲相仍。大府當衝。無時少暇。精神坐耗。皮骨空存。頃因再任以來。通及四年之久。遂申前請。日覬愈音。不謂特走貴璫。親傳天語。陛下之眷誠厚。不許辭煩。愚臣之意未通。惟知灑泣。況臣素餐之咎。陰譴不容。旬日前右髀一支。驟纏風恙。雖火攻亟用。救治稍痊。而疾勢不輕。去來未知。若尙嬰於冗劇。必隨及於廢殘。臣竊見呂公弼。昨帥秦邊。以疾請汝。陛下惻然垂允。遽易河橋。旣而以所患未平。又求宮觀。陛下卽除宮使。以便養頤。惟臣久病已疲。再任已滿。前後懇奏。略不能感動聖聰。得非過忤之深。自取疏異。夙夜惟念。愈不遑處。伏望陛下廣無偏之施。推不忍之慈。勿使勞苦而屢以呼天。且矜骸棘而勢將就死。早收使節。改治方州。止期歲月之間。浸求醫藥之效。則白骨更肉。盡自生成。赤心置人。如何報塞。臣無任感天荷聖哀。祈激切之至。

第三

臣伏蒙聖慈。差降中使傳宣撫問。賜臣移判相州敕一道。及押醫官副使陳易簡。診視。臣已上表稱謝。竊念臣冒寵踰涯。連年被疾。如近嬰於風痹。實自致於身災。罪以不避再三。屢祈慈惻。果特回於睿睭。得還治於本邦。惟天地施不報之仁。使螻蝻有再生之望。臣雖百殞。何塞萬分。其陳易簡。臣欲令詳究病源。熟議合服藥劑。更畱三兩日。卽遣赴闕次。蓋恃至仁。不勝戰懼。臣兼覩文彥博。賈昌朝。李昭亮。前在大名府。移替之日。有旨並令交割公事。與轉運使一員。發赴本任。竊聞韓絳。已許朝覲。旣到闕見辭。恐須稽畱日。

數。欲望檢會前來體例。早降指揮。許臣只交割公事與轉運使一員訖。發赴相州所責。便遂養頤。上符恩卹。

納北京再任加恩告敕并支賜申狀

近蒙降到敕告一道。改授永興軍節度使判大名府。令再任。并遞中承領得支賜中書劄子一道。尋並牒送大名府於左藏庫。寄納具劄子辭免。今月六日。蒙賜詔書。已允所乞。并別降到敕一道。令再任。已祇受訖者。右具如前。所有上件加恩敕告。并支賜中書劄子各一道。今差隨行使臣奉職張世昌。赴中書投納。謹具狀申中書門下。謹錄狀上。

甲寅秋乞致仕

臣近以年老多病。上表乞守本官致仕。伏蒙聖慈。特差入內內侍省內東頭供奉官句當御藥院劉有方。齋賜詔書不允。及傳宣撫問。令臣不得更上封章者。病質將顛。輒茲告老。詔恩加卹。未許歸休。重竭丹愚。終期軫惻。竊念臣昨任北都衝會之地。四周歲籥。病力不支。屢瀆宸嚴。乞還鄉守。卒蒙開可。少獲便安。而臣祿過災生。天不容祐。宿疹攻作。更甚曩時。今四體所存。但有皮骨。一身自視。已極膏肓。若猶顧戀寵榮。不知止足。一旦溘先朝露。則臣死有餘責。況臣犬馬之齒。更百餘日。已是六十八歲。七十致政。日月幾何。臣所以決求引去者。蓋望陛下垂惻舊臣。於此一二年。前許歸田里。使得安心治疾。以保餘生。斯則特出陛下優異之恩。不從常例。上以隆陛下善養老之德。下以免老臣不量力之罪。中外聞之。孰不勸激。若令

必俟年及。則自是經禮常典。凡在百辟。皆得還事。何以異於衆人。兼劉有方備見臣形骸病悴。絕然不類。舊日臣之所訴。豈敢欺罔聖明。欲望陛下天地之造。察臣前所懇述。早賜矜允。則臣生年死日。敢忘至仁。

第二

臣近以衰年多病。再上表陳乞致仕。伏蒙聖慈。特差入內內侍省內東頭供奉官句當內東門司劉惟簡。齋賜詔書不允。及傳宣撫問。以臣不同庶官。宜體朝廷眷待之意。不令更上封章。必難從者。臣輒還君事。輕冒天威。而煩陛下兩遣使人。曲加訓諭。恩禮優異。事極殊常。遠近歎驚。衰疲改觀。螻蛄之賤。如何報塞。惟恃仁卹。重此披露。竊以七十致政。禮之大方。然及期而不能去者多。而未及期而能去者鮮。蓋貪權貪祿。人之常情。知足知退。士之高節。臣之此舉。豈欲專矯常情。而自取高節哉。誠以材微福過。天理不容。貽此身災。頻年被疾。精神日以昏耗。筋力難於勉強。方朝廷求治有爲之際。不能推行法制。少救凋殘。夙夜駭憂。莫知所措。若尙宴安鄉郡。不思退藏。雖陛下常賜保全。而天下之責不淺。臣所以決然告老。了不自惑者。實望陛下念臣宣力三朝。久勞多病。得於七十以前。不循常例。許臣退身田里。治養宿瘵。安然待盡。則陛下大恩。雖天地之造。不過也。萬世所觀。足爲榮耀。一時之勸。實厚風俗。君臣之義。可謂兩得矣。且陛下愛臣。撫臣如此之至。而臣將再瀝危懇。願遂雅志者。豈敢故有違忤。自掇廢棄哉。蓋臣子以疾求退。仰訴君父。察情觀過。理或可矜。必貸重誅。賜以兪命。

第三

臣近以衰老多病。三上表陳乞致仕。伏蒙聖慈。特差入內內侍省內東頭供奉官句當內東門司裴昱。齎賜詔書不允。及傳宣撫問。令臣體認。桑降旨命。宜寢所乞者。老病乞骸。人臣常分。而煩陛下三遣使指。桑諭德音。訓撫丁寧。不容謝去。雖簪履服御之舊。未忍遽捐。顧犬馬疾疹之餘。何由自效。恩深報淺。感極涕零。臣聞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而臣頻年以來。宿恙攻作。精神日耗。疲劣異常。久安鄉邦。坐竊厚祿。當止不止。可謂不能以道事君者也。夙夜惟省。愧不自安。所以疊上奏封。願歸田里。庶諧治養。以保餘齡。而陛下但以老臣歷輔三朝。麤竭忠力。雖有衰耄不職尸素無恥之罪。一皆掩而不問。薦加慰勞。未許退休。臣上體陛下垂卹老臣禮意如此之厚。更不敢重陳悃愾。上瀆聖聰。勉策疲駑。以就職事。然沈疴內梗。日久日深。年歲之間。勢必增甚。至時不免復申前請。仰叩上仁。預輸哀切之誠。幸賜記憐之造。

乙卯夏乞致政

臣近以年老多病。日益昏耗。公家之事。愈不能支。竊惟陛下有堯舜之仁。天地之度。若以至誠上訴。理必矜從。遂上表再乞致仕。伏蒙聖慈。復差入內內侍省內東頭供奉官句當內東門司劉惟簡。齎賜詔書不允。仍傳宣撫問。曲加訓諭。老臣無狀。何以副陛下眷畱存託之異。然念臣所得之病。其來已久。盤結深固。內攻不常。乘衰肆孽。醫藥不效。況叨鄉守。又過二年。竊祿偷安。物議輕笑。心常自愧。疾亦隨增。若得釋去。吏文罷接。人事退歸。私第專意調養。庶幾螻蟻之命。稍延歲月。乃陛下再造之大恩也。或者以文彥博年及七十。近乞致政。陛下以北門所倚之重。再三惇勉。尚不容去。謂臣年齡未及。求退必難。臣以爲不然。彥

博氣宇康強。衆所共知。起居飲食。壯者或不能及。陛下未許謝事。彥博不敢固辭。此可謂兩得其宜也。豈如臣積恙歲深。有加無減。形神俱弊。皮骨僅存。乃是將入溝壑之人。固與彥博不同。惟陛下憐而察之。早賜開允。

第二

臣近再上表。陳乞致仕。伏蒙聖慈。特差入內內侍省內東頭供奉官句當內東門司梁從政。齎賜詔書。不允。仍傳宣撫問。曲諭聖意。及有殿直崔汝良。押賜到制告敕牒各一道。蒙恩改授臣永興軍節度使。令再任者。以病乞骸。誠乃屢瀆。無名加寵。義孰敢當。惟恃至仁。必容懇訴。伏念臣身嬰宿疹。未嘗少康。鄉郡偷安。坐踰再歲。顧衰殘之日甚。思勉強而不能。遂此拜章。復祈謝事。不意特推渥命。再守本邦。求致政而得。換節旄。慙尸祿。而又臨鄉里。於臣去就之分。始末何安。雖陛下以簪履爲思。過憐舊物。而天下之人。觀臣舉措。不惟自取棄薄。豈不玷累國家。且臣向任北都。常因滿歲。乞移近鄉一郡。其時蒙朝廷有改節再任之命。臣尋彙奏具陳。始因自請。乃得加恩。事涉要君。其罪至大。終感陛下垂察。乃令繳納告敕。臣以北門總一路之重。聖寄匪輕。遂不敢更辭再任。今臣在相州閒僻之地。常愧素餐。因疾屢請退休。安可輒當此體。況臣天嫉盈滿。自速身災。近因暑氣所傷。畜熱在內。藏府泄利。只作常年。夏秋脾胃虛弱。調理溫補太過。一旦徧身黃發。亟用涼藥。驅逐踰旬。黃始漸退。惟是飲食頓然減少。肌骸瘦瘠更甚。往時自料犬馬殘軀。不日卽填溝壑。伏望陛下念臣疾苦如此。非敢矯妄。早降宸旨。俾臣上納新命。及察臣前後誠請。許歸



田里。臣既得安心無事。惠意藥劑。頽暮之年。或得稍延殘喘。實陛下天地之大賜也。





# 韓魏公集卷之八

## 書啓

### 與文正范公論師魯行狀書

某啓。辱教示及之翰所撰師魯行狀。俾附永叔作誌文。讀之思其人。悲咽不能勝。觀所載事。又有與聞見殊不相合者。大以爲疑。及閱尹氏姪子辨列。則皆某之疑者。於是釋然無所恨。而喜尹氏有人矣。甚善。某憶公前書。道師魯將亡時。公亟往而謂曰。師魯平生節行。當請歐陽永叔與相知者爲文字。垂於不朽。師魯舉手叩頭曰。盡矣。某復何言。某又嘗接師魯言。以爲天下相知之深者。無如之翰。則於紀述之際。宜如何哉。今所誤書。若不先由之翰刊正。遂寄永叔。彼果能斥其說。皆以實書之。則行狀與墓銘二文相戾。不獨惑於今世。且惑後世。是豈公許死者之意。果可不朽邪。之翰果盡相知之誠。不負良友邪。嗚呼。師魯有經濟之才。生不得盡所蘊。謫非其罪而死。又爲平生相知者所誣。以惡書之。是必不瞑於地下矣。實善人之重不幸也。且前賢行狀。必求故人故吏爲之者。不徒詳其家世事迹而已。亦欲掩疵揚善。以安孝子之心。況無假於掩而反誣之乎。夫生則賣友以買直。死則加惡以避黨。此固庸人之不忍爲。豈之翰之心哉。但恐不知其詳耳。然不知其詳而輕書之。以貽今世後世之惑。使師魯不瞑於地下。爲交友者不得無過。今聞之翰領江南漕。必已離安陸。願公不以千里之遠。速以行狀附還。使詳尹姪之說。悉刊其誤。然後以

寄永叔。必能推而廣之。使師魯之行實。傳之光顯。垂於無窮。則公之許死者。是謂踐其言。天下忠義之人。皆有所勸。公之名德。益重於世矣。幸甚幸甚。

獻所業上兩府啓

右某啓。某聞鬻敝帚於千金。誠乖自見。薦朽株於萬乘。允賴先容。其有選懦微材。崎嶇末宦。久滯涸於窮路。思振拔於滄塗。而欲妄輯蕪編。輕塵藻鑿。希眇矚之成飾。俟獎勛以增榮。雷門銜布鼓之音。固非量力。溝木享犧樽之用。或預掄材。恭惟某官。名擅八區。體兼四業。含辰象之秀德。作社稷之元龜。仁表五色之雲。鬱爲天瑞。夏禹九州之鼎。洞察神姦。聳瓌望以熙朝。鼓懿文而緯俗。以遠慮深籌。宣國美以清徽雅準。鎮時風。泰階之平。六符陰陽克順。洪鈞之陶萬類。動植無私。而自寅亮聖明。虔恭機密。運尊主庇民之策。推懷仁輔義之誠。魏相持衡。海內歸於禮讓。李膺當位。天下宗其楷模。睿眷致隆。巖瞻載協。用能三精昭泰。百度熙康。贊瑤極以增輝。幹璿樞而自正。凡居鎔造。孰不傾顛。如某者。質異湘琳。器同屈瓠。有斷斷守善之誚。無超超拔俗之名。腹背之毛。豈飛翔之足用。圈牢之物。雖視息以何爲。矧惟越在穉年。奄丁先罰。闕漸詩庭之訓。居罹磬室之貧。徒以篤志細圖。游精翰墨。念家世衣冠之後。慕門藩筆紙之勤。然而擿埴易迷。滯隅多失。見豺而戰。在考實以終疲。畫虎不成。幾失真而增累。欲徇及親之祿。彌專賤璧之心。幸以國家朝物著明。車書混一。興禮學而陶遠。疏軒冕以崇賢。舉宗周論士之科。獻能式敍。啓炎漢得人之路。署行駢臻。濫充秀於神畿。獲程文於禁坐。誤中乙觀之選。叨塵甲等之榮。匠局參司。侯封贊部。曾微連最。

之效。偶道尸官之尤。方代戍瓜。倏悲風樹。暨奄終於喪紀。復再齒於仕途。所宜匿景下流。牽絲外屏。樂詠中和之職。虔修愛利之經。伏遇某官揮沐光宗廟諱施仁。虛襟好善。沛商霖而作潤。煦鄒律以爲暄。某是敢勉。贊斐狂。直干鈞重。猪苓馬勃。庶采掇之未遺。蟲臂鼠肝。亦生成而盡在。儻借卿雲之惠。實逾寵絨之襲。內揆僭差。徒深悚汗。

謝直集賢院啓

右某啓。伏奉制命。蒙恩授前件官充職者。麟殿飛綏。驟玷登瀛之列。鷺雍縹組。猥參鳴玉之行。荷慈渥之至優。揆孱軀而罔措。寵靈攸暨。榮悴交深。竊以壁府二星。燦天章而盡在。義圖八象。示帝籍之有開。考遐篆之相沿。憲豐規而迭紹。聲明浸盛。朝物增輝。所以周法命官。志四方於外史。漢庭典祕。講六藝於名儒。伯陽推藏室之賢。子雲富天祿之業。迨開元之勅歷。啓麗正以崇英。用能演暢鴻猷。詳延碩彥。奮三長之懿譽。釋四部之羣疑。矧屬巍煥丁辰。熙淳闡化。修應古念舊之則。備紀言書事之官。委閣盈輜。洞分於寶蘊。懷鉛抱槧。遴集於珍羣。加祿廩之載豐。峻員程而式敘。諒匪才謨博瞻。器識淵宏。茂學際於天人。精忠絢乎道德。叔駿之居祕省。自成十典之文。仲恩之在宣明。克定五家之說。則曷以採奇禹穴。筵直嚴廬。騰翬翰墨之林。接武鴻鸞之黨。苟從虛授。實浼清塗。如某者。嘉善無稱。冥頑有素。招叔夜頑疏之累。負延之隘薄之譏。徒以紱冕承家。綈紉勵業。捐繻待貴。妄跂於清芬。束髮從師。常希於善教。第堅學治。姑務亢宗。偶嗣聖之凝圖。肇臨軒而策秀。四門啓籥。幽陋必甄。數路得人。庶良並進。幸升名於貢牒。獲較藝於宸庭。

曾徵揆藻之工。誤中決科之選。樂士敢先於隗始。飛聲辱在於盧前。匠監爲僚。封侯贊部。自首公而賦政。常蠲瘼以疚懷。千室鳴絃。豈布中和之頌。一官爲集。坐墮述作之勤。當奉訂以言旋。遂遭憂而去職。負米百里。何追顧復之恩。泣血三年。絕念寵榮之事。見鞿盡傷於纒棘。窮詩迨廢於蓼莪。圭籥易遷。衣冠倏變。暨入趨於法座。獲再齒於官曹。誠欲晦迹下流。宣勞外役。決水冀蘇於涸鮒。隱情慮諒於寒蟬。是用妄輯蕪編。輕塵乙覽。遽明緡於宰府。諧給札於尙方。玉署沈嚴。鼇峯遽密。奉淵題而思軋。睇俄景以魂馳。賦乞一聯。豈擅凌雲之氣。詩成三刻。難借鏤月之才。矧是蒙姿。復肩郡雋。青錢萬選。互振於英辭。碩鼠五能。空呈於短技。在逾妍之無取。誠報罷之是宜。豈其神造曲成。文衡協玉。謂鉛刀騁利。足參赤堇之精。瓦缶揚音。或繼黃鐘之韻。故得容臺命秩。冊府登榮。司蕪野之盛儀。玩金縢之祕牒。雖文史足用。慙無曼倩之能。而英俊並游。竊效枚生之樂。被旌收之不次。知題拂之有因。此蓋伏遇某官。粉澤帝謨。壘篋睿律。濡五潢之靈淵。加一字之殊褒。鍛羽將沈。亟假鵬霄之翼。寒荻未變。潛回鳳律之春。是使幽蹤。叨塵廡仕。敢不編摩勸志。忠藎存誠。循考父之益恭。究黃香之未見。獻奇文於東觀。力慕前修。抽靈匱於祕宮。更精博習。上答高柔之惠。次酬獎拔之私。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同前

右某伏蒙聖恩。授前件官充職者。蕪野參司。書山筮迹。荷寵靈之不次。積震懼以無從。竊以天祿崇英。啓漢家之全盛。瀛洲命俊。贊唐室之重熙。必資開敏之才。用闡洪濫之化。苟容虛授。實浼清塗。如某者。嘉善

無稱。冥頑有素。幸對休明之世。猥塵高妙之科。丞匠監以爲僚。佐藩條而莅政。方膺戍代。遽執親喪。顧尺景之易馳。念素冠之倏變。暨諸陛見。再齒官曹。妄陳奏御之篇。願賜程書之覽。蘭臺給札。玉署摛毫。慙慙。斲以非工。諒采甄而何取。豈謂文衡辨等。禁坐宣慈。驟進秩於容臺。俾紬書於祕殿。內循忝冒。抑自品題。此蓋伏遇某官。嶰律回春。星潢灑潤。曲借齒牙之論。潛加絨冕之褒。是使孱蹤。亦叨殊命。敢不摩編勗志。忠藎存誠。上酬天覆之仁。次答已知之惠。

謝知制誥啓

某啓。伏奉制命。特授前件職者。諫囊陳事。將墮厥官。詞掖升榮。遽冒其寵。恩出非望。懼無所從。竊以朝家之光。典誥爲重。出令不復。而猶汗。當謹其初。受命明之。而如緝。貴通乎體。向匪代推。傑筆名聳。珍羣省樹。不言。謹而無漏。吏書將廢。敏且有餘。則何以徊翔清切之司。演裁深厚之訓。申嚴百揆。鼓舞萬方。在選之艱。非才孰稱。如某者。人評素下。門緒本孤。早承先模。得肄素業。章句所守。大道弗明。篆刻之爲。壯夫攸恥。幸屬叢雲啓旦。舞翟右文。與上計以偕來。預中楹之親策。優塵辭等。出倅羣條。瓜戍及期。方諧受代。棘人懷痛。茲用去官。逮於終喪。勉而還職。獲踐圖書之祕府。旋嬰管庫之冗曹。越去儒英之躔。甘從俗吏之役。內史之治。式於庶邦。司會之聯。均乎衆用。繼被使煩之任。皆無舉最之稱。犬子倦游。徒傷四壁。仲容思出。欣假一麾。輒抗章而自陳。亟爲郡而獲請。上方垂意治本。樂聞善規。訕狂必容。芻蕘盡採。畱充諫署之缺。專責官箴之勤。荷知特殊。惟死圖報。不虞摩上之過。第竭愛君之心。鮑宣之疏。少文。汲黯之言。甚慙。矜其

任直。謂傾愚者之忠。惡彼用方。或陷凶人之目。倏踰歲閏。無補朝猷。縱寬田舍之誅。宜取士師之黜。豈謂聖宸採善。賢弼推公。擢躋西省之居。重汗高門之地。內循叨竊。抑有寅緣。此蓋伏遇某官。左右昌朝。翼宣至化。協助菁莪之育。遐資美實之和。陶冶所宜。不私於器。輪轅之道。各盡其材。是使孤生。亦塵清貫。謹當飭躬無怠。砥節自修。祇循四禁之文。緬究三盤之範。精述作之旨。雖難與於古侔。謹操履之常。誓不牽於時變。麤弭食浮之誦。仰酬鎔造之私。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謝復官啓

右某啓。伏蒙聖恩。特授前件官者。以罪徒邊。本惟勸後。推恩復秩。是亦責功。寵踰所涯。感繼以泣。伏念某。學惟滯固。性實樸忠。偶竊榮科。遂塵膺仕。有憂國奉公之志。無干時求進之心。誤被聖知。洊膺器使。而自氏羌背惠。帥府擇人。不圖下材。擢贊西略。習俎豆之事。焉可語兵。服夙夜之勞。豈忘思職。寸勤未立。大咎已彰。當隴坻之撫師。會凶渠之入寇。亟呼諸將。躬諭密謀。但襲歸涂。勿迎銳氣。何偏裨之競奮。非節度之所從。一至敗亡。上挫威武。世情樂禍。讒謗互興。天量包荒。含容至廣。薄示貶官之典。尙叨補郡之行。惟秦之雄。爲塞甚重。雜俗易變。編氓久疲。衆務必親。庶將補過。羣言未弭。孰敢求伸。豈謂當展矜愚。出綸頒命。特申昭洗。俾復舊聯。退量忝冒之由。誠出庇存之賜。此蓋伏遇某官。翼藩帝室。左右皇猷。惇菁莪樂育之仁。惜蟠木先容之惠。是令棄物。獲漸顯階。謹當策厲駑材。激揚壯節。臨無免有死而不回。隱情以虞。固罔而加謹。一成拙效。少答至公。



謝觀察使啓

右某伏奉制命。授前件官者。責之扞蔽。思正寵名。委以察廉。遽辭近職。恩靈所被。感愧兼懷。伏念某出於單門。素無他技。偶塵科選。遂竊榮階。不能從儒英之游。自求安逸。而乃親俗吏之事。力奮愚勤。誤膺聖知。繼被煩使。惟許國之願效。實當守之可知。而自羌醜肆狂。天兵議伐。首參經畫。備歷險艱。暨降守於塞垣。愈罄宣於忠力。寸功未立。寵數洊加。驟分連帥之權。彌聳戎行之觀。雖衆人之論。謂匪美遷。在拙者之誠。獨無過望。蓋以冠讎未殄。兵調方興。宵旰貽憂。廟堂精慮。使白衣而奮命。尙所甘心。矧清詔以宣風。寧忘樂職。內惟忝冒。全出獎延。此蓋伏遇某官。助樂育之仁。奉仰成之治。文武協弛。張之道。邊鄙有左右之臣。是使屏庸。桑叨甄獎。敢不講求多算。審定全謀。勵貔虎之雄師。逐蚊蚋之凶黨。夙夜以報。幾錄於微勞。衡弼惟公。幸還於舊物。惟堅介節。上答宗工。

上大名知府王龍圖啓

右某伏念鄉者獲預府僚。備觀神政。次公精力。在靡密之必行。廣漢推誠。縱僮仆而何避。碩鼠之能甚短。慶雲之覆彌光。屬茲全魏之封。式重北門之寄。聿求威望。實賴綏寧。暨增秩以云征。固戀軒之罔及。會補計庭之缺。方迷吏几之繁。奏記殆疏。覲顏滋厚。近者敢謂。弗遺冗迹。特墜鈞函。寵眷未移。尙記原簪之舊。褻言載美。更踰魯衰之榮。玩誦以還。銘藏志永。仰計奉細書而流愛。蠲衆瘼以寧人。慎夏有方。御和臻粹。恭惟某官。忠清毓操。明哲保躬。早逢吉於亨期。薦騰蕤於顯著。才猷益劭。簡注致隆。而自尹正王畿。恢張

治具。姦訛自息。不煩鈎距之能。狂獄無冤。動協寬餘之禁。矧是兩河之要。居爲萬督之防。生版阜昌。使輶  
旁午。暨副任良之典。往宣鎮俗之風。偃息爲藩。詎廢歌壺之樂。彌綸作輔。卽居槐鼎之崇。惟祈上爲邦家。  
精調寢寤。

代張若谷密學謝啓

右某啓。伏奉制命。云者。禁坐推恩。曲加於散質。樞廷寓直。驟玷於榮資。荷寵典之載優。撫孱軀而自愧。  
竊以國家順稽古道。仰憲先猷。必登用於瓌才。俾雍容於近列。諒匪行能純正。業履清修。當帷幄之高謀。  
蘊天人之妙識。則曷以揚蕤臚仕。注意嚴宸。參夙夜宥密之微。預朝夕論思之末。苟從虛授。宜卹羣言。如  
某者。學昧經綸。氣非宏拔。偃革幸丁於休運。飛綏久冒於清塗。平子佐時。安明於遠略。世英補過。麤罄於  
勤誠。拙效自伸。殊聞莫著。屢副百城之寄。繼持八使之權。賢知惠民。固乏野王之詠。澄清攬轡。徒希孟博  
之風。何旒展之念庸。復江淮之領漕。未豐年蓄。俄貳計庭。析毫無言事之功。發刃寡投虛之利。旋分漢竹。  
出守并門。俯塞堠以開疆。控股肱而作鎮。布中和之頌。但樂於熙朝。宣愛利之經。竄蠲於衆瘼。暨終歲課。  
獲覲宸闈。奉三尺以評刑。方遵審謹。贊萬機而補職。遽荷甄陞。遂得密侍清光。峻躋顯著。接武瀛僊之品。  
聳觀閨彥之行。內省寅緣。實資甄獎。此蓋伏遇某官。闡隆蕭畫。翊輔堯仁。寒谷成暄。咸均於煦嫗。大鈞播  
物。畢遂於蕃滋。是令平進之流。亦被殊常之澤。敢不虔修國檢。恪奉官箴。順禮文造膝之規。謹易道失身  
之誠。上答雲天之造。次酬槐鼎之私。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代司封兄上昭文相公啓

右某啓。伏念某選懦微才。羈孤散質。逢辰樂仕。刻意修方。誤著片勤。桑塵公薦。畫名無取。浮食益彰。爰自罷隸周垆。出參漢竹。幸賴景皇容覆。真宰矜全。麤逃墮政之尤。再易凋年之律。而復門衰祚薄。福鮮疊多。鶉居坐困於羹藜。鴻序奄悲於風樹。棄芻委路。分爲樵櫟之資。芄械升詩。絕希薪樵之用。阻覲延賢之館。疏馳奏記之誠。蓋擯迹之至勞。懼黷尊而取戾。茲者敢謂台光下燭。鈞誨猥頒。裸夷式賁於龍章。寵踰襲絨陰。谷重回於鳳律。煦及寒荻。捧函增耀於宗閭。報德誓捐於軀命。此蓋伏遇某官。調元履哲。當軸盡規。居承天象極之崇。闡揮沐吐。煢之惠。樊仲之彌縫。袞闕。允緝洪猷。巫咸之保乂。王家宏恢全業。凡屬在鎔之品。咸膺造物之仁。是致愚駑。曲加存勛。轍鮒方諧於決潤。死灰猶望於重然。敢不謹布民經。恭持國檢。滯涸窮路。偶延九死之期。振拔滄塗。實賴一陶之化。

代崔勉寺丞謝轉官啓

右某伏蒙聖慈。授前件官者。十銓第課。奏最無聞。九棘詳刑。推恩載渥。荷寵靈之曲被。撫頑固以彌兢。竊以國家詔爵。惟公懋官有典。樂賢興詠。育材之道斯隆。責實申規。畫餅之名不用。諒匪行能純備。業履清修。奇謀精究於吏方。雅望素高於人聽。則何以密預山公之啓。過垂魯國之褒。力致榮塗。坐階臚仕。苟從虛授。宜恤羣言。如某者。凡偶無堪。羈孤自進。鉛刀一割。雖磨鈍以終疲。碩鼠五能。蓋爲技之皆下。徒以家承絳冕。學勵緜緜。遇聖旦之右文。齒士鄉而論秀。楓宸較藝。叨遂於決科。羽檄從軍。遽諧於策仕。麤伸拙

者之效。敢期國士之知。屢易歲芳。免罹官誦。暨考庸於選部。復治牒於近藩。儉府依蓮。奚彰於治迹。融章薦鶚。亟奉於言揚。逮引對於天墀。俾聯榮於月寺。幕中參畫。罷裁飛箭之書。膝下承歡。兼慰循陔之養。此蓋伏遇某官。嘯枯振惠。獎善居懷。特先蟠木之容。大借卿雲之蔭。疲鴛倍價。時加翦拂之私。寒谷爲暄。潛煦厚均之律。致茲蕞質。猥玷徽章。謹當恪守朝經。祇循士檢。佩韋弦而作誠。舉務協中。飲冰斲以存誠。動思絜矩。上答乾坤之施。次酬卵翼之仁。

制詞

邊鎮節度使加同平章事制

限二百字  
以上成

門下。朕奉承先猷。統理四海。雖兩階之舞。惟文德之內修。而十乘之行。亦元戎之外倚。向匪功名自立。忠義無渝。負全師保勝之謀。得守塞安邊之策。則曷以委之扞蔽。假以綏懷。仗節臨戎。方號軍鋒之冠。承天象極。宜兼鼎席之崇。甄於爾勞。蔽自余志。用涓良日。敷告廣朝。具官某。倜儻不羣。方毅無撓。蘊沈謀而必斷。持勇節而甚高。練鈴決之符。兵韜盡達。蹟詩書之府。儒術兼優。中外迭更。恪勤罔懈。閒者顧守方之要。擇制闡之行。以文武兼備之才。膺左右皆師之選。輟於近署。建以高牙。而能安輯。封垂訓齊。候伍申令。惟信均饗。必豐運籌。先決於帷中。所賜率分於麾下。無開生事之隙。將成殄寇之勳。偉望益隆。休聲日至。朕代天理物。制祿勸能。惟功是圖。在賞奚吝。是用卽軍而頒命。加寵以旌賢。俾參三事之聯。實聳萬夫之觀。於戲。將相之任。爲臣極榮。疆鄙之權。所寄良重。吾恩甚渥。汝報可知。無煩訓辭。惟自勸勵。

中書舍人除御史丞制限一百五十字以上成

敕南臺風憲之重。中執大夫之亞。彈治非法。表儀羣官。必取嚴明自修。方重不撓者。以稱其任。我甄髦彥。僉實宜之。具官某。文雄學優。材敏行潔。深明當世之務。兼蘊幹時之謀。而自砥節仕途。奮庸朝路。處議必當。居官可稱。委之使煩。盤根以別乎利器。察其守道。白璧無求於厚瑕。勳者擢於近署。進處西曹。專典命書。且觀才業。而能發揮溫雅之號。演明深厚之辭。朝采益光。吾訓增重。矧以編摩之暇。閒陳忠鯁之言。誠存告猷。事亦惇體。宜繇四禁之任。往司三獨之權。爾其振緝紀綱。張大職業。守正則補於予治。持祿則瘵於爾官。務求厥中。毋忝休命。

誠勵風俗浮薄詔限二百字以上成

夫革文變薄者。興治之大。砥名礪行者。爲士之常。故清淨則化行。端慤而名顯。康世導俗。率繇斯舉。朕保宥黎獻。輯寧區域。納上穹之祐。衣前人之言。以周文之小心。漢光之柔道。惟兢惟業。勤覽萬機。曷嘗不惇本體元。廢奢長儉。推行忠厚之教。敦任廉良之人。蓋將欲抑浮僞之風。崇禮讓之訓。嘉與宇內。同臻是塗。然而人性易流。俗尙難一。久安涵養之惠。寔啓澆漓之源。多行險以期榮。作擇利而安己。人或有善。蔽之而不言。官或任權。靡然而爭附。婦姑求勝。朋比相高。苟茲蔽之弗悛。實有邦之甚蠹。是用特申明諭。編飭多方。各宜履道。求中。飭躬希古。罔沽譽以干進。思首公而盡規。官之修則上必聞。效之實則名自至。朝有祿位。本觀賢才。儻行己以毋邪。在旌能而孰吝。告於中外。當體余言。

王堯臣除翰林學士制

敕。王者發號裁訓。所以風四方而熙衆務也。故前代贊辭視草。雖以名臣掌之。而其任未著。唐以文治。始盛禁林之選。我朝因舊建職。恩禮差峻。須才而召。儒者榮之。以爾具官王堯臣。沖履夷懷。清猷敏行。言必可復。而有端士之目。動率由禮。而有古人之風。擢者旌其藝文。升冠多士。更集郡條之最。久陪詞館之游。使以煩而益精。語其進則無競。而自迹其材美。擢典命書。敷余制以甚明。稽作者而奚愧。覆刑讞則輕重。皆當提京局。則綱領畢修。稔於歲勞。休厥朝論。宜繇西省之祕。進預北門之直。爾其蹈賢哲之範。思職業之舉。出令之始。務切於事機。備對之閒。勿忘於毗正。毋以文翰。專爲汝能。往服茂恩。以永來譽。

郭稹除刑部員外郎制

敕具官郭稹。中臺憲曹。掌天下刑讞。分置郎屬。詳決衆務。今雖外領他局。然職望尤峻。非奏課之美者。未嘗輕授。以爾操尙中立。資性外和。早富藝文。實冠鄉選。逮優中辭等。隨牒更仕。奉己以廉著。居官以幹聞。治成均之業。而善誘後來。讎麗正之書。而多得前誤。出貳郡條之寄。入參邦計之煩。風力愈修。盤錯盡解。適稽官簿。當質歲成。進陪司寇之聯。尙贊理財之任。祇若余命。懋哉爾勤。

王克基除東上閣門使制

敕。漢制謁者。有僕射以統其屬。今二閣置使。通領擯贊之職。若功次爲久。則序而升之。以爾某官王克基。性順而和。行廉而固。早繇勳戚之績。寢服軒墀之列。凡任於事。率能其稱。暨銓武材。益集官最。錄其勤舊。

優以褒遷。宜升左闈之崇。更示橫班之寵。勉修而效。以對朕思。

龍昌期等授試國子四門助教制

敕益州進士龍昌期等。夫舉高節。顯儒行。使聞者知善。必期報。驩然有嚮道之心。國之良教也。以爾等學以爲己。名不求達。或治業有本。而盡經府之奧。或誨人甚廣。而爲州塾所稱。白首無違。環堵自樂。屬使軺之去後。迹鄉譽以來聞。宜惇遠俗之風。偕綴上庠之籍。服余甄命。以克其終。

夏隨除觀察使制

敕古之君天下者。以幅員之廣。慮耳目之所未究也。故分道遣使。舉吏之臧否。候民之病利而達於上。有唐廉察之選。蓋其任也。今職廢爲官。名品逾重。非簡時傑。賞舊勞。則罔或命焉。以爾具官夏隨。器懷沈敏。行實端方。早圖世勳。階籍崇列。朕肇開儲邸。擇相賓儀。逮於纂承。亟用甄推。而能勤劬自謹。謙畏不矜。精力一心。局事毋曠。掌武選則銓藻有敘。統邊戍則綏御得宜。閒以親嫌。歸奉朝請。方試才而思用。爰先賞以勸功。俾正觀風之名。往莅作藩之寄。噫。銜寵則其悔必速。修政則厥庸乃豐。善宣教條。用服予訓。

李端愿除西上閣門使制

敕典禁闈之籍。辨延謁之儀。寵建使名。實甄材彥。以爾具官李端愿。操尙冲約。業履瀟篤。襲世資而動守禮法。居戚苑而行同寒素。勤辦乃事。孝聞於家。會以歲勞。宜有恩進。爰崇宮闈之秩。兼厚沁園之親。訓緝兵團。仍茲舊職。爾其以己能思效。以忠訓自修。則百辟四方。知朕不私於賞也。

吳有鄰除駕部員外郎制

敕具官吳有鄰。國家推公以馭羣吏。責實而張課法。惟後勤已效。則前過可忘。以爾早擢儒科。久參朝序。寢階郎省。出領郡符。自抵憲條。得原慶典。降居筦權之任。用推拔拭之恩。省躬甚明。祇局無懈。念歲勞之克著。稽賞格以當遷。進升司僕之曹。且示懋官之訓。體予甄錄。更務檢修。

王果除諸司使制

敕具官王果。以經藝之長。升於仕版。以法令之允。寘彼朝綬。方任幹明之才。式推奇正之學。遂移閨籍。更服禁聯。俾司邊壘之雄。善撫兵屯之肅。載稽勞簿。優進寵階。宜欽增秩之恩。勉著安民之效。

江中立除祕書丞制

敕具官江中立。國家用人之法。必稽吏考之善否。而升黜之。苟最有可稱。則賞亦宜信。以爾業文中第。彙勤莅官。彙參史觀之聯。遠賦縣同之政。屬周歲閏。當較治能。卽遷本丞。實寘通序。宜思恪謹。以副寵甄。

高繼隆除諸司使制

敕具官高繼隆。早服禁聯。勤修吏最。薦委典戎之任。備觀經武之能。西垂制衝。鈐策爲重。宜正使名之授。往提師律之嚴。勉效爾爲。勿孤余獎。

穆思齊除大理寺丞制

敕具官穆思齊。曉城旦之書。而升仕階。宰縣同之政。而集官最。薦章交上。參應恩格。廷尉之屬。丞選甚清。



用疇爾勞。其報余賞。

陳道古除大理寺丞制

敕具官陳道古。早修門法。來服仕階。備丞率於鄉聯。幹財煩於京務。職勞甚著。課格當遷。理官司平。選屬爲謹。往虔恩賞。勤紹世風。

李迪曾祖在欽贈太師制

敕王者躬郊廟之祀。答神靈之休。美莫敢專。以明尊上之義。孝而能饗。蓋達奉先之誠。因是廣恩。庶能知教。矧惟丞弼之舊。方均左右之勞。用舉徽章。賁於曾世。具官李迪曾祖。贈太師在欽。沖懷弗競。潛德甚高。天爵之修。遂忘於君仕。家善之積。爰啓於孫謀。是生忠實之臣。薦正鈞衡之位。曷辭台路。往殿國藩。宜孚渙號之文。特霈寵親之澤。維師命秩。飾壤推榮。英魄想存。尙克歆荷。



# 韓魏公集卷之九

## 册文

### 英宗皇帝尊號册文

維治平四年歲次丁未正月一日庚戌攝太尉具官臣韓某與內外文武百僚諸軍將校蕃衛牧伯郡縣長吏藩夷酋長緇黃耆艾等再拜稽首上言臣等聞天道育萬物而不責其報然飛走之微必時而有薦者以知其本也君德被萬寓而不有其名然臣辟之衆必崇而有號者以獻其誠也故報雖不責薦而知其本者天必享名雖不有號而獻其誠者君不違是以上下之情通而古今不能以易也恭惟皇帝陛下自然之性得堯之仁不聞而式紹文之聖總百行而無不備探六藝而無不達粵在京邸德充而晦令聞莫遏四海繫心譬夫大明將升光氣前發萬目瞻望不可韜戢及乎膺受聖託纂隆皇緒信默二祀動謹先法奉養長樂孝惟克諧內嚴宮闈而細大必修外正紀綱而頽墮皆舉攬威柄以歸己幹神化而獨運下暨鰥寡悉安其生至於昆蛟莫不被澤其九族之睦也俾先乎知道其百揆之敝也本精乎任人若夫延見邇臣咨訪不倦有虞之好問也抑損浮費用度日約大禹之克儉也緝熙光明而德行以顯周成之保邦也綜名實而賞罰必信漢宣之圖治也并會衆美嗣興太平故自舟車所通日月所照皆奉順聲教無敢弗虔固足以恢四聖之闕休極百王之盛節者矣迺者肇禋吉土始見清廟祭而受福慶將逮下

之報上。安可無述。臣等所以合中外之志。叩閣屢瀆。請上不稱。以形容於萬一。而陛下持易之謙。執道之契。德貫二儀。而不自滿。功偕八世。而無所矜。沖然弗居。可詔不下。自是輿情鬱悒。更相責誚。以謂睿聖之烈。赫赫如此。而不能發揚。而增大之。是不若飛走。知本之著也。今三朝之吉。萬玉來會。重譯有貢。八音在廷。臣等幸於此時。冀畢前懇。封奏五上。莫匪傾竭。陛下猶敦諭數四。不得已而愈之。夫道濟羣生。而不言所利。體乾也。躬享大命。而若固有之。膺歷也。化成天下。而輝光日新。文也。守在四夷。而兵革不試。武也。日用而百姓不知。聖也。親寧而萬國以歡。孝也。臣等不勝大願。謹奉玉冊玉寶。上尊號曰體乾膺歷文武聖孝皇帝。伏惟陛下無前之蹟。本忘其名。徇衆之欲。勉而是承。斯亦踵祖宗之舊。而慰乎夷夏之情。惟持其盈。以守其成。壽考萬年。以享其榮。臣某等誠歡誠忭。頓首頓首。謹言。

### 祭文

#### 代開封知府諸廟謝雨文

維某年某月某朔某日。具官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某神。粵自涼秋以來。嘉澍未洽。惟宸衷之在念。顧穡事以爲虞。式是靈祠。奠茲神壤。奉吉蠲而致禱。冀聰直以垂休。而神上符宵旰之懷。下慰編齊之望。會風期於少女。驅雲族於大山。曾未崇朝。遽均和澤。壤父輟耕而相賀。祠官霑服以言旋。濟旱歲以作霖。畢蘇民瘵。兆豐年而爲瑞。協助聖猷。爰被詔於發中。俾涓辰而報貺。用陳馨薦。祇答蕃釐。諒精意之攸歆。固嘉應之斯在。尙饗。

揚州祭聖母祠祈雨文

維慶歷六年歲次丙戌某月某朔某日具官某謹以清酌之奠昭告於聖母之靈某聞之於詩曰旱既太甚靡神不宗則知古人閔雨之際不愛牲幣凡神能福於民而爲民之所奉者皆得索而祭焉今歲夏季以來境內不雨穡人狼顧以田爲憂長民者亦嘗設壇禱龍款祠求神齋恪之誠不爲不至近方靈應有答而民望未厭是用陳茲薄薦乞靈於神神其體斯民所奉之心示神能福之之意廣敷陰施惠此一方使時澤沛然年穀大獲則民知神德不謂無靈尙饗

諸廟祭文

維慶歷六年歲次丙戌某月某朔某日具官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致祭於某神古有八蜡之祭以祀四方若其方年不順成則蜡祭不通豈特使民謹於用財抑亦明神不苟受其報也今歲境內大旱民心顛顛有望於神而禾田卒不救守臣不敢循爲蜡之義而廢神之祀是用舉舊典申薄薦神其歆此蠲潔無使來歲復失民望而重爲媿尙饗

北嶽祈雨文

維皇祐元年歲次己丑六月壬戌朔十四日乙亥具官某謹遣屯田員外郎通判軍州事游開以清酌之奠敢昭告於北嶽安天元聖帝惟神享有常秩視帝而祀故距河而北凡民有水旱疫癘之災則歸心於神謂神主於我必轉災而福之某幸爲州於廟祠之下每日開口則思有以濟於民報於君以不媿於神

雖然不敢獨私一郡而邀神之福。竊惟國家視天下以河朔爲根本。去歲雨水爲大沴。民大半以饑死。天子宵興旰食。哀而恤之。賴蠶事旣登。麥秋有成。捐瘠之民。麤有生意。而涉夏不雨。旱氣日甚。民心嗷嗷。以穀爲虞。天子聞之。不得不重貽北顧之憂。某是敢以北民所歸之心。且道天子仁聖慈愛之德。弗私所治。而告虔於神。神其振激威靈。指呵雷電。霈乎嘉澤。潤我民疇。使兩河閒普洽西成之望。則神上以寬九重之焦勞。下以副萬民之歸嚮。巍巍廟食。與昊天齊。其稱謂宜哉。尙饗。

北嶽祈雨文

維皇祐二年。歲次庚寅。三月戊子朔。五日壬辰。具官某。謹以清酌之奠。敢昭告於北嶽安天元聖帝。某聞天之爲道也。惟民善惡而禍福之。然推其仁於福。則所任者多。於禍。則有所不忍焉。神之爲靈也。能謹其所以禍福而協天之仁者也。比歲以來。河朔之民。罹大饑饉。幸而全者無幾。某爲治祠下。行一朞矣。夙夜祇慄。不敢慢其政。以干神禍。每春夏之交。水旱萌沴。稽人駭憂。必請救於神。而神應之。夫豈守臣一冥禱而能感於神哉。誠蚩蚩之民。無大罪惡。天與神哀其窮。不忍終其禍。而致然也。今歲方春。而羣陰用事。靈風晝昏。陽氣迫而未宣。雨意兆而復收。農力於田。惟歲是虞。豈天與神仁於任福。而不忍禍之之意邪。神其驅叱癘妖。奮示威德。霈然施澤。俾遂有年。則民知神休。孰不思報。尙饗。

北嶽祈雪文

維皇祐二年。歲次庚寅。十二月某朔某日。具官某。謹以清酌之奠。敢昭告於北嶽安天元聖帝。大河之北。

比歲不登。神知之矣。今又入冬以來。雪不時降。果數之然耶。則蚩蚩之民。何罪。此人之所以疑天與神不預人事者。正謂是也。惟神作鎮於北。助天成化。宜發天之德。示神之明。早霈時澤。慰民望而銷沴萌。以釋人之所疑。誠大惠也。不然北道之民。全其生者無幾矣。天晝夜而不息。胡爲哉。神之祀孰供乎。尙饗。

### 北嶽謝雪文

維某年某月某朔某日某官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北嶽安天元聖帝。近以冬候將終。時雪不降。重困之民。比屋愁歎。守臣慙政之缺。察民無罪。輒遣屬吏走祠下。合衆心之所憂。上訴於神。神惻然憐之。翼日降雪。闔境之內。無不充洽。愁歎之民。以抃以舞。夫神之化冥冥然。民固有疑之者。及其應之昭也。則靡然歸之無疑矣。況猶影響之速乎。宜其望而祀廟而食。有國尊奉。與天無窮。謹擇良日。具牲醪以修報。惟神始憐之。終成之。尙饗。

### 北嶽謝雨文

維皇祐三年歲次辛卯。三月某朔某日。具官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北嶽安天元聖帝。某覽載籍。見堯湯水旱之事。而說者多歸之天數。以爲雩禱之禮。蓋有國家者。徇民志而安下情。其實不可求也。乃有一守令自暴。一御史決獄。而能上動天意。應時注雨。則於二者之說。不能無惑焉。今則判然無惑矣。某自承詔來定會河朔歲災。比年雨不時降。爲民之守。察民之窮。而無所訴也。則必走僚屬乞靈於嶽祠之

下。或三日至五日。神應響答。甘澤大洽。故北道歉殍。而定獨小康。神貺多矣。今歲自正月。至三月。不雨。民復震駭。顧蚩蚩者。無告。獨神之有以訴也。於是載加精禱。幸紓民患。既而雲容聚散。連日晝陰。至七日。雷電始發。一雨告足。則知至誠者。必能感神。而神必能爲民之福也。又何惑焉。謹擇日具牢酒。以爲報。惟神蔭佑。終賜有年。尙饗。

北嶽祈雪文

維某年某月某朔某日。具官某。謹以清酌之奠。敢昭告於北嶽安天元聖帝。某聞四方之民。水旱豐穰。皆繫守政之善否。某常信是說。至定而後知。不獨繫於政。乃有嶽鎮之神。陰主一方。能驅斥災沴而降民之福。某非才守定。行五歲矣。政之不善。宜有以動天變而及斯民。何乃北道比歲大災。而定獨小康。得非守政雖不善。而神能祐民而福之乎。昭昭矣。今歲農疇大穰。比戶嬉樂。而時雪過期。未有嘉應。此守臣所以思政而自懼。神所以愛民而施福之時也。神其宣揚威靈。振激和氣。使盈尺之瑞。早慰民望。則民心歸嚮。不在他祠。尙饗。

北嶽謝雪文

維皇祐三年。歲次辛卯。十二月戊寅朔。二十六日癸卯。具官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北嶽安天元聖帝。近以時雪稍愆。未充歲望。咎政之失。惟民是虞。亟禱於神。尙期鑒祐。果蒙靈答。若響應聲。雖農畝尙冀霑濡。而民心大已開釋。謹遣大理寺丞。簽署節度判官廳公事夏倚。躬致菲薄。以修報禮。惟神念此一



方。素垂蔭護。更施惠澤。以永神休。尙饗。

北嶽再祈雪文

維某年某月某朔某日。具官某。謹以清酌之奠。敢昭告於北嶽安天元聖帝。近以入冬以來。時雪未洽。桑  
遣椽屬。乞靈於神。亦旣踰旬。尙稽報祐。豈守臣愛民之心未至。而事神之意弗虔乎。夙夜究思。罔克自處。  
今請通判軍州事閻某。躬致前懇。禱於祠下。惟神察誠之懃。慰民之望。早垂嘉應。以兆豐年。尙饗。

太原諸廟祈雨文

維皇祐五年。歲次癸巳。閏七月戊辰朔。某日。具官某。謹遣某官。以清酌之奠。致禱於某神。某聞天道之主  
於仁。不則人何以保其生。神之道亦主於仁。不則人何以通其誠。嗚呼。天與神之道皆主於仁矣。何一方  
霜旱之後。旣俾其田大茂。垂及有年。而反枯槁之。螿螿之。使民終日哀祈叫呼。冀一施其仁。寂然莫應邪。  
某治并始數月。雖然爲政一日。不合於民。宜爲天氣之病。顧民是何罪哉。是用齋戒省咎。將民意以有告  
於神。惟神助天化育。功在祀典。哀民之誠。迫切如是。亟驅風雲。霈然下雨。埽滌厲氣。銷弭蟲孽。則千里之  
內。神一施其仁。而瘁死之苗。起爲豐穎。咨嗟之聲。轉爲歡謠。民歸神之心如何哉。尙饗。

諸廟謝雨文

維皇祐五年。歲次癸巳。某月某朔某日。具官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某神。近以秋稼甫成。旱蝗萌  
孽。吏民駭議。惟神是歸。守臣齋誠。亟禱祠下。朝奠未縮。暮澍已洽。靈應之速。實猶影響。合境之內。鼓舞歡

呼。知神之仁。益用欽向。謹擇良日。具馨薦以修報禮。惟神冥祐茲土。功德至大。亦既拯民之將殞。則當俾歲之大穫。守臣何答。惟是忠信。尙饗。

蒙山祈雪文

維皇祐五年歲次癸巳。十二月丙申朔。二十一日丙辰。具官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於蒙山之神。某聞前代良守長。以其部旱暵之爲沴也。必求境內有聞之神祈禱之。而與神約。過期不雨。則舉祠燔之。雨則葺之。某謂不必然。今環晉之境。數千里之廣。歲將窮而未雪。守臣同民之憂。徧禱羣祠。逾月弗應。聞蒙山晉望也。古有祠。俯瞰靈淵。自唐以來。崇奉祈報。民實蒙福。今墮圯垂盡。而故址巋然。夫祠雖不存。山川之神。豈嘗亡邪。謹遣某官卽壞祠。具肴酒以告。夫將己意以達於神。神祠之壞而必完之。皆守臣之職也。答之與否。不敢慢神而廢職。然神能奮起潛德。亟霈惠澤。以警一方。久不信之民。則宜遠邇歸嚮。易怠爲恭。神之威尊。與山巍峩。不然。且懼祠雖完而復廢也。神聽之乎。尙饗。

諸廟祈雨文

維皇祐六年歲次甲午。正月丙寅朔。二十七日壬辰。具官某。謹遣某官以清酌庶羞之奠。有禱於某神。去歲歷秋冬逮今。雨雪不時降。細民駭嗟。以田爲憂者。實半天下。天子惕然引咎。齋戒祈禱。無所不至。而卒未大應。今復時疫暴作。民中其疾者。十有八九。雖星分所次。流災有常。而天子慈仁愛民。夙夜焦勞。守土之臣。皆奉命修職。不敢有苛刻之政。上病天氣。天忍極肆其酷。冥然而不顧哉。天道高遠。區區草芥之誠。

固不足以達。賴吾境有靈德之神。開發天意。轉禍貽福。灑甘澤以沃枯壤。鼓和氣而驅癘妖。使農及耕耘。民安里閭。上紓天子旰食之慮。下俾守土之臣。省過勤政。自新不怠。則天施未暢。繫神而啓迪之。宜民不怨天而信於神。神之功茂矣。尙饗。

祭龍圖尹公師魯文

維慶歷七年某月某朔某日。具官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故龍圖舍人尹君師魯之靈。嗚呼師魯。惟公之生。天與英奇。如鑑之明。無隱不窺。如材之美。無用不宜。仁義之勇。過於虎熊。疑昧之決。審乎蓍龜。首倡古文。三代是追。學者翕從。聖道乃夷。名重天下。無人不知。知之深者。非余而誰。伊昔夏人。擾於西垂。余忝兵任。君實同之。周旋塞上。余往君隨。晝籌夜畫。忍睡忍飢。星霜矢石。勞苦艱巖。凡四五年。心憊形羸。退而視君。志不少衰。上嘉君勤。進督渭師。懷敏之後。破壞瘡痍。君能盡力。補綴撐持。曰兵曰民。以治以綏。如得父母。衆心熙熙。保邊務實。恥於妄爲。不合小人。乃啓禍基。易慶晉潞。奔命何疲。輸忠抗論。伺者乘危。君前在渭。屬防秋時。以公靡緝。貸其偏裨。俾償宿負。免干典彝。月取其俸。送官勿虧。且責效命。投死無疑。職此抵罪。竄斥流離。衆謂之冤。君曰如飴。自隨徙均。帝方念茲。奈何窮山。感疾無醫。君決不起。指鄧而馳。范公大賢。來託孤遺。謂無怛化。言色怡怡。忽整衣冠。盥滌莊祗。憑几而逝。衆皆歎悲。范公之書。其說如斯。嗚呼哀哉。彼蒼冥冥。莫可究推。賢者胡惡。動與屯奇。不肖胡佑。坐來福禧。以道而屯。死爲人思。以幸而福。生爲人嗤。在君所得。何必期頤。嗚呼哀哉。余之與君。義雖朋執。情則墳簷。葬不執紼。奠不捧卮。使我大恨。

痛切肝脾。徒憑薄祭。一寫哀辭。琴不鼓矣。嗚呼子期。尙饗。

祭文正范公文

維某年某月某朔某日。具官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資政范公之靈。嗚呼哀哉。上天生公。固爲吾宋。以堯舜佐吾君兮。旣忘身而忠國。以成康期吾俗兮。又竭思而仁衆。升贊樞宰。孰云不用。殿撫藩服。孰云不重。何太平之策。噤而不得施兮。委經綸於一夢。此一人所震嗟。而天下之所深痛。豈止乎平生之交。得訃音而長慟。嗚呼哀哉。僕始立朝。接公尙疏。道同氣合。千里相符。忝帥於西。乃與公俱。協心畢力。誓翦兇渠。義切王室。情均友于。雖千艱而萬險。仗忠信而如無。僕之望公。公驥僕駑。十駕未逮。敢擬齊驅。人胡不辨。遂連公呼。自顧無有。愧常汗珠。繫公是託。終履夷途。叛羌來附。一節同趨。與公并命。參翊萬樞。凡有大事。爲國遠圖。爭而後已。歡言如初。指之爲黨。果如是乎。道卒與於時戾。謂公迂而僕愚。相緣補外。謗毀崎嶇。感公之知。謂死不渝。嗚呼哀哉。定之去青。不遐驛置。自公之東。信問時至。愛顧益深。交朋莫二。蠅頭細書。以時爲寄。珠貝桑幅。氣嚴法備。自云矍鑠。以將厚意。謂公康寧。日保純粹。忽以疾聞。求醫往視。瞿然遣使。候公鑿寐。會公得穎。肩輿赴治。尙煩公答。親筆數字。意公少痊。羸以爲慰。方具書藥。詣公所憩。得元規報。云公永逝。讀之駭然。手足俱廢。氣填滿膺。食不知味。惟公事君之大端。固始終而一致。有生卽有死兮。雖聖智其安避。所惜者國家待賢而後。又天胡不仁而不憇遺。嗚呼哀哉。公之所存。履夔蹈高。高文奇謀。大忠偉節。充塞宇宙。照耀日月。前不愧於古人。後可師於來哲。固有良史直書。海內公說。互億萬載。不

可磨滅。此爲天而爲壽兮。信識者之能別。豈於一奠之間。可盡公之德烈。惟是冥然而思。默然而悲。此生未殞。曾無已時。公乎。知乎。不知。

祭僕射王公伯庸文

維嘉祐元年歲次丙申。九月己巳朔。某日。具官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故僕射王公之靈。嗚呼。僕與公交。世孰爲匹。在天聖中。考士之實。上初臨軒。親按程律。公當其選。天下第一。僕叨次公。若甲之乙。爲合之易。公純我質。愛則昆弟。同則膠漆。從官西東。雖遠猶密。及佐大計。局相并鄰。議必聯席。食常對茵。出入省戶。輝光摺紳。公踐掖垣。文追古醇。夫何鄙材。復序後陳。更直書命。參明帝緡。公入禁林。朝稱得人。僕草公制。榮無與倫。夏人擾邊。沮我威武。僕承人乏。奮命西禦。久之未效。命公來撫。公之所臨。如旱而雨。繫公之略。遂振王怒。僕時帥秦。公畱燕語。獨有二天。公惠之著。疆事之寧。僕忝樞輔。公爲大農。屈事泉布。進居公前。愧日無措。僕斥於外。公方處中。排攘羣讒。陰存大功。僕走二塞。身當虜衝。一紀之間。莫覩音容。天與其幸。還趨九重。付以舊物。本兵之崇。公弼宰政。望尊德隆。而不大拜。反及愚庸。僕實無堪。懼顛厥位。圖講大寧。賴公以濟。其道之同。言無少異。白髮相親。在古無二。公歷二府。積憂成瘁。始疾之微。在告而治。日須公出。以奉醇粹。如何浹旬。遽然永逝。嗟乎人生。有是不意。嗚呼哀哉。公之德業。海內胥傳。清芬雅範。則流爲世法。忠謀大節。則詳於史編。浩乎若江漢之紀地。燦然如日月之麗天。此特敍生平之好。故舉其槩而不言。惟將哀誠。一奠几筵。公固知我。終身愴然。尙饗。

祭正獻杜公文

維嘉祐二年歲次丁酉二月丁未朔某日具官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司徒侍中杜公之靈嗚呼自公勇退於今十年天下日思思公至賢故每聞公之病也衆猶己之病今聞公之亡也則相與駭而歎曰元老之喪天下將安所法焉況辱公之知世無比旃雖願百殞以贖公而莫得兮其哀深痛切非文字之可傳然而因奠寫誠烏可無說含悲失次舉公大節在祥符初文則公傑巍取甲科美譽四徹自時爲吏天性精勤驅煩判滯明敏無倫不施鞭扑吏畏如神凡守郡邑政胥曰循凡主財利法皆近仁中司執憲紀律簪紳曰雍曰并乃國方面命公鎮臨天子安燕上曰公勞來尹畿甸穀下亟清樞廷是踐公旣大任爲國圖寧力進忠良正人彙征時羌之叛與狄連衡公謀廟堂二垂寢兵僥倖路塞斜封不行有職顯然坐觀太平讒邪狺狺卒壞於成作相百日彼徒益獰齧公於堯公道愈明公則告老上允其誠旋營厥居處於宋京噫公之貴不與衆類不買田宅不蓄聲妓蔬食菜羹緼袍布被奉己惟約周人則義人難其常公行獨易至清之名今昔無二噫公之退與衆復異棊博不親林泉不嗜枕藉百家沈酣六藝詩筆日新放懷怡志書法日工或草或隸優游自娛以卒吾歲嗚呼哀哉公官一品位誠不卑公壽八十年非不耆在公享之良厚何人心之甚悲蓋以公還事而來精明不衰憂國之慮過於有政稱善之勤同乎己爲向使朝廷重惜公去復公丞疑以十餘歲之康寧翼億萬世之不基則治胡爲而不唐虞公胡爲而不皋夔噫衆願之終戾兮不繫公而繫時徒憑使人酌公一卮公乎公乎已而已而尙饗

祭狄相文

維嘉祐二年歲次丁酉、四月丙午朔、十六日辛酉、具官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故相狄公之靈、惟靈忠孝沈厚、出於天資、威名方略、聳於塞外、入登樞府、蓋旌勳勞、出殿輔藩、聊遂偃息、何五福所鍾、而不與其壽、一人所悼者、未盡其才、某向處邊垂、公實裨佐、自聞傾喪、日極哀懷、茲承已擇良辰、權厝淨宇、敢憑薄醑、少致哀誠、魂兮有知、諒垂歆監、尙饗。

祭聲隅先生文

維嘉祐三年歲次戊戌、十月戊戌朔、十日丁未、具官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聲隅先生黃君之靈、先生以學自富、以道自貴、身居草萊、名暴天下、公卿大夫、知先生之賢、薦先生之晚、老得一命、遽然而亡、嗚呼、豈天之於人、既使其學與道之不窮也、則其身也、固不可得其不窮邪、不然、何屯梗沮屈之如是乎、某忝大任、竊重祿、不能極力推挽、使先生之學之道、少伸於時、而身爲不窮、反咨嗟疑天、不自引咎、誠罪人也、今先生之子、能奉遺書、謹遺法、介然以不墮先業爲意、護喪南歸、得舟東下、因致薄醑一道、哀愧之誠、先生宜來、歆是精潔、尙饗。

祭范寬之刑部文

維嘉祐七年歲次壬寅、五月丁未朔、十五日辛酉、具官某、謹遣某人、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范郎刑部之靈、君之於余、兄之子壻、而余姪女、不幸早世、親知之深、義無少替、垂三十年、意愛交至、吾提國憲、尙領

全吳察廉之失。屢經赦書。復久去官。攻者終誣。降漕得守。遂觀濠魚。中外交章。辨君非辜。牽復甚邇。君胡遽殂。嗚呼哀哉。君始得疾。殆於桑月。度不能起。尙記疏拙。請兄援毫。寓書以訣。惟草二名。親筆余別。余一閱之。夙夜悲咽。其閒一事。余竊爲疑。云分毫恩。未嘗及之。余之知君。惟道是期。所謂恩者。有公有私。私則結好。死焉莫移。公敢市寵。非余之爲。嗚呼哀哉。君之平生。志氣豪邁。臨終之言。何近狹隘。得非有激。其意安在。俾余恤孤。余安敢怠。千里致哀。惟憑薄醪。英特之魂。宜乎不昧。尙饗。

祭文潞公太夫人文

維嘉祐八年歲次癸卯二月某朔某日。具官某。謹遣門人陳諤。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魯國太夫人之靈。惟靈早嬪君子。克謹婦道。闈內之訓。莫匪忠孝。有子逢辰。相吾大君。膚公盛德。世無與倫。勤哉奉親。繄我賢相。晨夕旨甘。得謂榮養。享封大國。禴翟魚軒。康寧壽考。五福之全。相君承顏。以懼以喜。請治於洛。歸來鄉里。慰我高堂。鼓鐘笙簧。大期之及。怡然而亡。琦於相君。義則兄弟。何以致哀。是惟薄祭。尙饗。

祭崔良孺殿丞文

維治平元年歲次甲辰九月癸亥朔二日甲子。具官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殿丞崔君十哥之靈。惟君之稟。天與和粹。大韶之發。聽者忘味。大圭之全。瑩爾君瑞。君父正臣。始終道義。君兄節士。瓌特其志。君之漸摩。固無不備。惟文之高。乃不中第。惟才之敏。見於爲吏。其勢奔騰。譬若良驥。千里之遙。旦暮可至。奈何半途。遽爾顛躓。惟余之室。君則其弟。余契之篤。實均同氣。君如京師。必館而憩。歡然相接。惟恐分袂。



今夏之首。君來審官。待次得告。再歸闕田。初聞小疾。勿藥當痊。遂不裁問。日期駕旋。使忽至止。君兄惠牋。具述君病。且憂纏綿。余驚呼醫。俾馳詣前。醫馳未達。訃來何遄。嗚呼哀哉。君之德美。稔於衆傳。復被餘慶。宜熾而延。何未強仕。倏茲溘然。命也孰訴。噫嘻蒼天。嗚呼哀哉。君姊之亡。傷摧二年。又感君感。心如灼然。徒憑薄醪。致此拳拳。哀誠千百。未能一宣。君其知乎。歆余意焉。尙饗。

祭資政吳長文文

維熙寧元年。歲次戊申。十月庚子朔某日。具位某。謹遣人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大資政吳公侍郎之靈。惟公之生。得道之粹。惟公之出。爲世之瑞。粵在妙齡。已彰奇器。六經深醇。諸子同異。下逮百家。史氏所志。經公一覽。則能誦記。學優而仕。進道益勤。遂膺詔舉。大名是振。仁廟知公。擢公諫臣。聳激忠義。漸摩聖神。致我后德。大猷日新。領漕東南。使煩以試。屬部一清。何止經計。更殿鉅藩。所至稱治。風績藹然。實冠循吏。西掖代言。北門典制。號令文章。一時溫麗。翼翼京邑。則於四方。帝曰疇尹。惟公是當。大豪兼并。過於寇攘。公暴其罪。投之遠荒。奸盜四走。壞其橐囊。高視前輩。爲宋趙張。上曰公賢。贊我幾命。協心憂國。大本以定。俄執親喪。毀幾滅性。茹蔬泣血。卒羸而病。服除還位。亟參大政。眞儒秉鈞。內外交慶。任直爲輔。忘身匪艱。辨白君道。呵排大奸。義貫白日。名高太山。退處於外。孤風孰攀。公往治青。余趨雍部。遐辱惠音。道其雅素。且曰吾疾。庸醫所誤。今雖調適。未甚如故。余病亦久。勉而作書。馳走一介。候公起居。回得公答。慰我勤渠。親翰桑幅。筆精有餘。余喜料公。其疹必除。命世之佐。百靈所扶。嗚呼哀哉。書來未旬。余徙鄉郡。復促召

車因令入覲。道聞公訃，心臆摧震。天乎人乎，杳默奚訊。善人云亡，乃邦之釁。公如可贖，余義當徇。雖百其殞，夫亦何吝。嗚呼哀哉！歷代已往，如公幾人。萬世在後，公名永存。孰壽孰夭，此安足論。惟是餘慶，宜昌子孫。何以致呵，奠公一樽。公來歆乎，公靈者魂。嗚呼哀哉，尙饗。

祭安退先生劉君文

維熙寧元年歲次戊申八月朔某日，具官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故安退先生劉君之靈。嗚呼！先生剛介之性，天下能合者有幾。淵源之學，古人不到者甚多。憤然不少屈於世兮，遂樂窮處。惟酣杯而放歌，晚而絕穀，棄置家事，欲融怡於太和。澹然如此，而天猶不祐兮，亦奔隨於逝波。余方罷西帥，還故鄴，借號塗而亟過，瞻先生之墳土未乾兮，不能一奠於山阿。徒遣使指陳薄薦，以將其意也。嗚呼！先生其知余之悲乎，奈何奈何，尙饗。

祭崔公孺比部文

維熙寧四年歲次辛亥某月某日，具官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故崔君比部九哥之靈。余初及冠，作壻君門。君時妙年，德性已尊，不事雕琢，歸乎質渾。博覽經史，富於藝文。恥在蔭籍，思同後羣。射策不偶，遂遺世紛。西竺大法，南京祕源。芻建莊老，虛無之言。沈酣貫穿，洞其本根。顧視軒冕，淡如浮雲。勉而爲吏，非志所存。麤以庇族，仁風是敦。閒常詣我，情均弟昆。酒會歡密，詩豪放奔。時適道奧，開聾破昏。益我多矣，如猶附薰。余視君爲期，諸古人如何奄忽。遽罹大屯，善良至此。天也寧論，泣馳使指。奠醑一樽，君乎來歆。

惟靈者魂。尙饗。

祭致政學士趙君子淵文

維熙寧四年歲次辛亥八月癸丑朔某日具官某謹遣三班奉職隨行指使張世昌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故致政學士趙君子淵之靈嗚呼僕與君交心照莫二論契之深同門之壻在明道初禁林並試聯陟道山日親高誼直則同舍分則同氣譬若驥駉方駕平地欲騁千里自當齊至如何遲速半途而異君知命者未始較計嗟君之才畜不大施歷殿藩府所在循吏晚求西臺亟謝君事惟洛之都有完者第方期優游遂我高志不虞安休乃失頤衛使人遠來諭我疾勢駭而馳醫往道勤意醫纔及門而君已逝嗚呼哀哉年踰七十壽足爲貴諸子宦達實昌而熾進揚令名退絕纖累君之始終可謂無愧而余悲者義切親懿聲顏永絕翰墨徒祕紉不親執奠不躬致臨風長號涕泗交墜惟憑一介具此薄祭冥冥有知爲我來暨尙饗。

祭少師歐陽公永叔文

維熙寧五年歲次壬子某月某日具官某謹遣三班奉職隨行李珪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少師永叔之靈惟公之生粹稟元精偶聖而出逢辰以亨歷事三朝翼登太平大名旣遂大功旣成年未及老深虞滿盈連章得謝穎第來寧神當畀以福祿天宜錫之壽齡胡不憇遺遽爾摧傾此冥理莫得致詰而天下爲之失聲嗚呼哀哉公之文章獨步當世子長退之偉瞻閔肆曠無擬倫逮公始繼自唐之衰文弱無氣

降及五代。愈極頽敝。惟公振之。坐還醇粹。復古之功。在時莫二。公雖云亡。其傳益貴。譬如天衢。森布列緯。海內瞻仰。日高而熾。公之諫諍。務傾大忠。在慶歷初。職司帝聰。顏有必犯。闕無不縫。正路斯闢。奸萌輒攻。氣勁忘忤。行孤少同。於穆仁廟。誠推至公。孰好孰惡。是焉則從。善得盡納。治隨以隆。人畏清議。知時不容。各礪名節。恬乎處躬。二十年閒。由公變風。公之功業。其大可記。屢殿藩垣。所至懷惠。嘗尹京邑。沛有餘地。早踐西掖。晚當內制。凡厥代言。典謨之懿。凡厥出令。風雷其勢。三代炳焉。公辭無愧。樞幄猷爲。台衡弼貳。撫御四夷。兵戈不試。整齊百度。官師咸治。服勞一心。定策二帝。中外以安。神人胥慰。不校讒言。懇求去位。公之進退。遠邁前賢。合旣不苟。高惟戒顛。身雖公輔。志則林泉。七十致政。乃先五年。上惜其去。公祈益堅。卒遂其請。始終克全。嗚呼哀哉。余早接公道。同氣類。出處雖殊。趣向何異。暨忝宰司。日親高誼。可否明白。襟懷坦易。事貴窮理。言無飾僞。或不知公。因罹謗忌。青蠅好點。白璧奚累。嗚呼哀哉。自公還事。心慕神馳。徒憑翰墨。莫挹姿儀。公嘗顧我。惠以新詩。雖亟酬答。奈苦衰疲。欲復爲問。動已踰時。忽承訃音。且駭且悲。哀誠孰訴。肝膽幾墮。公之逝矣。世鮮余知。不如從公。焉用生爲。遐修薄薦。奠公一卮。魂兮有靈。其來監茲。尚饗。

# 韓魏公集卷之十

## 家傳

公諱琦，字稚圭，安陽人。韓氏之先，出自晉卿獻子之後，以國爲氏。子孫散居諸郡，在昌黎者最爲著姓。公卽昌黎之裔也。其後徙居於深州之博野，遠祖肫，爲沂州司戶參軍。生沛，爲登州錄事參軍。沛生全，隱居於博野。全生三子：曰父賓，曰文操，曰存。父賓生定辭，昌辭，文操生隱辭、晦辭、審辭，存生正辭。父賓仕唐僖宗，爲成德軍節度判官、檢校太子左庶子兼御史中丞。以唐光啓二年終鎮府，立義坊之私第，以龍紀元年葬博野縣蠡吾鄉之北平原。子昌辭，爲鼓城縣令。以天復二年三月終於真定。以天復三年七月葬蠡吾。以晉天福二年，祔夫人張氏，改葬趙州贊皇縣之北馬村。是爲高祖昌辭生一子諱璆，終廣晉府永濟縣令。桑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齊國公夫人史氏，追封齊國太夫人。始葬相州安陽縣之豐安村。則公會祖也。璆生公之皇祖諱構，仕本朝爲太子中允，知康州。終於治所。桑贈開府儀同三司魏國公夫人李氏，深人，義之女。晉相崧之猶子，追封魏國太夫人。皇考諱國華，諫議大夫，知泉州。召還，道病卒於建陽驛。國史有傳。慶歷五年葬安陽縣新安村。尹洙師魯誌於墓。丞相富弼爲神道碑，所載事業甚詳。夫人羅氏，諫議大夫延吉之女。鄴王紹威之孫，追封魏國太夫人。所生母胡氏，蜀士人覺之女，追封楚國太夫人。公以大中祥符元年戊申歲七月二日辰時生於泉州。公自幼而孤，鞠於諸兄。旣長，能自立，有大志氣，端重寡

言不好嬉弄。性純一無邪曲。學問過人。天聖五年。仁宗初臨軒試進士。公以二十歲。名在第二。時唱名第一。甲方終。太史奏日下五色雲見。左右從官皆賀於殿上。先是赴省進士。元絳有叔同待試於都下。因疾委頓。久而復蘇。具言冥中嘗至一官府。殿閣甚嚴密。中有一堂。牘云侍中堂。俯窺堂中。則列人之姓名。曰趙普。曰丁謂。曰馮拯。曰韓琦。字皆黃金。外以青紗覆之。此事甚播於當時。然公猶未第。但閉門爲學。未嘗妄與人交。人亦莫知公爲誰何。及省牘出。始見公姓名。衆人驚相謂曰。非元氏所夢者乎。公旣亞牘首。知者異之。厥後卒踐此位。乃推考本朝以來爲真侍中者。至公始四人而已。授將作監丞。通判淄州。侍秦國之官。踰年。秦國亡。哀毀過禮。服除。明道元年冬。遷太子中允。又改太常丞。直集賢院。二年六月。監左藏庫。時高科已入文館者。指日可至貴顯。公監臨物務。衆以爲非宜。公處之自若。不以爲卑。凡職事亦未嘗苟且。禁中須索金帛。皆內臣直批聖旨下庫。無印記可以考驗。公奏曰。天禧中嘗專置傳宣合同一司。關防甚嚴。官物非得合同憑由不可給。後相習爲弊。廢而不行。願復如舊制。以杜姦僞。詔從之。舊有監秤內臣一員。天下綱運至。必俟監秤始得受納。內臣者。往往數日不至。寶貨皆暴露廊廡。遠方衙校。苦於稽留。公乃奏罷去內臣。災傷州郡所輸之物帛。不如度者。例猶追剝。公請蠲之。景祐元年九月。徙開封府推官。賜五品服。陳畱等七縣。月遣人一詣禁地。巡捉飛放。民頗爲擾。公奏曰。陛下畋游之事。廢之已久。蒐獮之地。共之斯衆。豈容姦吏未革。侵牟。願申嚴禁止之。三司循例下府配買馬食草。六百萬。公奏諸縣蓋有災傷者。豈可槩令認數。爲奏得蠲減九縣二百餘萬。凡刑名輕重不當。疑慮未明者。皆辨析條奏。府事雖日紛

宄省覽亦不滅裂。無巨細必詰正而後已。時文牘得公書者。郡吏必喜相謂曰。過韓家關矣。二年十二月。遷度支判官。授太常博士。文武官在京。丁憂至服闋。月俸給見錢六分。在外遭喪至者。止得四分。公謂均是服除朝見。豈當有內外之別。請爲一等。至今以爲法。三年秋。以族貧求外補。得知舒州。將行。除右司諫。供職。詔公與丁度、胥偃、高若訥同詳定阮逸、胡瑗、鄧保信等所造鍾律。公論曰。樂音之起。生於人心。是以喜怒哀樂之情感於物。則嘒殺擘緩之聲隨而應之。非器之然也。故孔子曰。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者。其旨斯在。孟子之對齊宣王。亦有今樂猶古樂之說。言能與百姓同樂。則古今一也。唐太宗聽祖孝孫新樂。乃謂禮樂之作。蓋聖人緣物設教。治之隆替。亦不由此。魏元成對以樂在人和。不由音調。此皆聖賢述樂之大方也。臣竊考前志。參驗今古二家之說。差舛未安。蓋逸瑗之圍方分。保信之用長黍。質之典據。皆所無聞。伏自藝祖造邦。二宗接統。緝禮具舉。熙事咸備。通用王朴之樂。悉無更易。以至黎庶乂安。兵革銷戢。天下無事。垂八十載。爲樂之用。非不和也。頃因燕肅獻規。妄加磨鑿。適會李照赴闕。謂非克諧。陛下發天縱之能。畱日昃之聽。精加練覈。許之改作。逮於成功。卽薦郊廟。暨逸瑗繼至。盛言照樂穿鑿。再令造律。則又圍徑未合。保信續上新法。亦乃長廣乖古。竊以祖宗舊樂。遵用斯久。屬者徇一士之偏議。變數朝之定律。賜金增秩。優賞其勞。曾未周葦。又將易制。臣切計之。不若窮作樂之源。爲致治之本。使政令平簡。民物熙洽。海內擊壤鼓腹。以歌太平。斯乃上世之樂。可得以器象求乎。旣達其源。又當究今日所急。以佑隆業。國家方夏寧一。朝廷晏清。西北二陲。久弛邊備。寇敵之性。豈能常保。弱則卑順。彊則驕逆。渝盟背約。何代

而無。必思密備不虞。未可全推大信。此陛下之與左右弼臣。宵旰所慮。宜先及之。緩茲求樂之誠。移訪安邊之議。急其所急。在理爲長。臣欲乞詔下攸司。盡記二家律法。及所造管尺鐘磬權量。存而未行。再命天下有精曉音律者。俾之詳正。然後施用。候一二年閒。訖無至者。則將王朴、逸、瑗、保信三法。別詔稽古近臣。取其中多合典志者。以備雅奏。固亦未晚。今之定奪。權且停罷。詔從之。明年上將行南郊之禮。公又奏曰。臣先曾將歷代典志文字。及用漢錢分寸較量。得王朴舊樂於太祖廟。曾令和峴以司天監景表尺減定。與漢唐尺度差近。胡瑗、阮逸、鄧保信。并李照等鐘律。俱不合古。遂具聞奏。再奉聖旨。令將漢錢分寸及景表尺。別造律管參校。臣與丁度等各陳述不曉音律。乞再訪知樂者。俾合詳定。後蒙寢罷。其時臣曾將景祐廣樂記看詳。備見實紀。李照不依古法。出意制造律度之事。今來南郊在近。陛下躬行大禮。不可以李照所造違古之樂。上薦天地宗廟。臣竊聞和峴減定王朴舊樂鐘磬等。見今並存。欲乞下太常寺。將來郊禮。復用舊樂。所貴國容咸備。神聽惟和。詔下兩制詳定。皆以謂當如公請。遂聲詔將來南郊。且用和峴舊樂。時災異數見。朝廷但齋醮禳謝。公旣上疏。極論爲無益。繼又聞大慶殿建設道場。及分遣中使詣名山福地祈禱。公奏前世祈禳之法。必徹樂減膳。修德理刑。下詔求言。側身避殿。始可轉禍爲福。願法而行之。或宮中有宴飲之事。亦望稍加節減。不獨仰奉天戒。實可上安聖躬。且大慶殿者。國之路寢。朝之法宮。陛下非行大禮。被法服。未嘗臨御。臣下非大慶會。則不能一至於庭。豈僧道凡庸之人。繼日桑月。喧雜於上。非所謂正法度而尊威神也。昔唐高宗立皇太子。將會命婦於宣政殿。博士袁利諫曰。前殿正寢。非命婦



宴會之地。望請命婦會於別殿。自可備極恩私。帝納之。卽令移於麟德殿。臣亦望今後凡有道場設醮之類。並於別所安置。上嘉納之。內侍省都知以下。非時遷轉。公奏曰。近睦親宅告成。自提舉臣僚而下。有詔增秩。用勸勞者。入內內侍省副都知張永和實總其事故。有遙領團練之命。逮夫同列。旋以推恩。當時公言其謂非當。蓋以其一官之效。而衆人蒙賞故也。或以爲省局之內。官次相妨。因而敍遷。未甚爲害。臣是以不敢遽有論列。今聞前省都知以降。又復優加使額。臣竊觀衆論。益以懷疑。誠以沮勸之方。爵賞爲大。若匪閱其官簿。疇以年勞。則必顯著功籍。特申寵拜。或不由是。皆涉無名。故書曰。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昔衛人賞于奚。以邑辭。請繁纓以朝而許之。孔子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惟名與器不可假人。自古慎賞如此。願亟行追寢。以勸天下。時中外臣僚。多干求內降。撓政。公奏曰。祖宗以來。躬決萬務。凡於賞罰任使。必與兩地大臣於外朝公議。或有內中批旨。皆是出於宸衷。只自莊獻明肅太后垂簾之日。遂有奔競之輩。貨賂公行。假託皇親。因緣女謁。或於內中下表。或只口爲奏求。是致僥倖日滋。賞罰倒置。法律不能懲有罪。爵祿無以勸立功。唐之斜封。今之內降。蠹壞綱紀。爲害至深。陛下聖德日新。惟此久敝未除。願降詔諭戒飭。及出干請者姓名。付有司治之。又聞文臣中近有進狀。乞充三司副使。及武臣內亦甚有進狀。乞加遙郡。或橫行使額之人。緣此任使。並是國家要近之職。必須稽合公議。選於聖衷。固非臣僚自可陳乞。此後輒上章妄求選任者。乞重置於法。上皆降詔禁止。仍令御史臺糾劾之。民間復作銷金服。極其盛。至於臣僚戚里之家。服之以入宮掖。了無避懼。公請以先朝舊制禁絕之。雖貴近之

家犯者無令入內。付外勘劾。朝廷乃下詔申諭。未幾開封府有犯銷金者。以刑名未明。申請審刑院議。正徒三年。公曰。大中祥符八年。敕犯銷金者斬。今偶有敗獲。正宜行法以警衆。豈可勘意定刑。壞先朝之法。啓奢僭之漸。請復用祥符舊敕。詔御史臺刑部與審刑院大理寺詳定以聞。公以災變屢發。主於執政者非才。彙言於上。未見納。公又奏曰。豈陛下擇輔弼未得其人邪。若杜衍、范仲淹、孔道輔、宋祁、胥偃。衆以爲忠正之臣。可備進擢。不然。嘗所用者王曾、呂夷簡、蔡齊、宋綬。亦人所屬望。何不圖任也。章已十上不報。公乃拜疏曰。臣伏聞有虞至聰也。成湯至明也。其命相則猶咨於岳。選於衆。不敢以獨覽自決於上。必僉而舉之。始正其位。故得百工信其治。而不仁者遠於朝。未有衆以爲非才。上獨爲可任。付以大柄。信其操執。而望萬化可成。而衆功盡美者也。臣職在諫諍。志無回隱。自去秋迄今。彙上封奏。指言陛下丞弼之任未得其人。蓋以宰臣王隨登庸以來。衆望不協。差除任性。褊躁傷體。廟堂之上。不聞長才遠略。仰益盛化。徒有延納僧道信奉巫祝之癖。貽誚中外。而自宿疾之作。幾涉周星。安臥私家。備禮求退。方天地有大災變。陛下責躬訪道之際。不思抗章引避。而不朝君父。扶疾於中書視事。引擢親舊。怡然自居。暨物議沸騰。則簡其拜禮。勉強入見。面求假告。都無省愧之心。固寵慢上。寡識不恭之咎。自古無有。今聞所患有加。不能復詣中書養疾。陛下優遇之禮。旣已備矣。彼人貪祿竊位之計。亦已窮矣。其次則陳堯佐、男述古、監左藏庫官不成資。未經三司保奏。而引界滿酬獎之條。擢任三門白波發運使。況程琳任三司使日。曾定奪監左藏庫吳守則。雖界滿出剩。而帳歷憑由。不能依限結絕。尙猶不應酬獎條敕。保明之官。已重寘其罪。以

此較之。則述古之授。是爲欺罔聖明。參知政事韓億。初乞男綜爲羣牧判官。以降成命。卻令男綜不以資  
敍。回犯邸濶諱兄綱。將朝廷要職。從便退換。如己家之物。紊亂綱紀。舉朝非笑。此二事陛下若矜而小之。因循  
不問。彼則曰。我營私若是。而上不之責矣。言事者疏我之罪。而上不之聽矣。則必愈任威福。公然爲不善。  
更無畏忌矣。又石中立本以藝文進。居近侍。兼領常局事。尙不能少有建明。但滑稽談笑之譽。爲人所稱。  
處於翰墨之司。固當其職。若參決大政。則誠非所長。伏況仍歲以來。災異間作。衆星流隕。躔次不順。河東  
地震。壓覆至多。雖歷代所書譴告之事。未有如斯之大也。而又冬無積雪。春首霆震。寒燠之序。未甚均協。  
考天戒之自。則變理之任。正當其責。而在上獨使陛下引咎敷詔。詢求讜言。繼日臨朝。孜孜政道。在外則  
降敕天下。偏責刺舉牧長之吏。各修其職。於政府之臣。則以爲過不在己。泰然自處於皋夔稷卨之右。臣  
僚欲廣陛下之德。乞頒前詔於天下。而罷立其限。則皆抑而不從。蓋臣事專而君道弱之明應也。陛下用  
輔臣如此。不惟使四方觀望。浸成弛慢之風。必恐外寇聞之。亦有輕視中國之意。如望天責可消。而福應  
自來。則又不可得也。陛下儻以爲退免大臣。其事至重。非下臣所宜輕議。孰若以祖宗八十年太平之業。  
坐付庸臣。恣其墮壞乎。今下至閭里之人。猶能揚言而非之。投書而謗之。又況陛下置臣於言責之地。可  
知而不言哉。臣是以不避斧鑕。屢有論奏。乞從罷黜。以慰具瞻之望。於己非私也。於柄臣非有嫌隙也。所  
切者以陛下有堯舜之資。而爲在位壅蔽。一思開發睿明。以濟亨運。非他意也。然慮陛下以臣過有詆訐。  
疑在離閒。是故久而不行。伏望出臣此疏。明示中書。委御史臺於朝堂集百官會議。正其是非。如以爲臣

言不謬。則乞陛下公而行之。若以爲輔弼等前件行事。於朝政無損。國體無害。只是臣發於狂妄。則誅戮貶竄之罪。臣無所逃。矧遇陛下勤政答天。申明賞罰之秋。特望判其邪正。以塞羣議。幸甚幸甚。上乃罷宰臣王隨判河陽。陳堯佐判鄭州。參知政事韓億本官歸班。石中立爲資政殿學士。成州防禦使楊景宗。莊惠皇后之弟。入臨皇儀殿。而被酒喧嘩。公劾奏曰。景宗起於寒悴。本無勳績。特緣戚里。遂冒貴階。肆情犯法。所在奏論。矜貸實多。豪暴無改。今於宮掖之間。猶無畏忌。使之郡州之內。孰遏侵陵。請下有司。明按其罪。上以太后故。不欲重貶。出爲兗州兵馬總管。都官員外郎魏莊。自陝西催市糴糧草。還旣得對。乃面求爲省府官。公言莊人品猥下。因王隨援引。得知赤縣。而三司希旨舉薦。俾往陝西。辭之日。已賜三品服。今敢復有干瀆。請劾正厥罪。乃降莊通判揚州。公以自變茶法以來。歲輦京師銀絹。配擾江北居民。而內虛府庫。外困商旅。請選官參定酌中之法。乃命公與御史中丞張觀。侍御程戡。同三司使副。別議其法。四年秋。發解開封府舉人。時惟禮部貢院置封彌謄錄二司。開封國子監考試。止有封彌官。公請並設謄錄司。以示至公。從之。寶元元年八月。假太常少卿昭文館直學士。充北朝正旦國信使。以知環州高繼嵩副之。公言繼嵩知環州。因軍人得遺箭。繫以匿名文字。言繼嵩將叛。繼嵩心不自安。遂乞還朝。乃差充國信副使。臣察其事之僞者有二。辨其惑者有一。繼嵩久在西邊。頗以勇敢聞。或爲西賊所惡。設反閒而去之。不然。則馭下嚴而爲戍卒巧計以中之。此其僞可察二也。且繼嵩背義投誠。元昊忠於朝廷。則當密奏其事。何必以遺箭達其叛狀乎。此又其惑可辨一也。臣愚以謂宜急遣繼嵩還邊。其元告匿名文字。亦請論罪。

如律。外以杜黠賊行閒之謀。內以破墮兵詭中之計。次堅繼嵩用命之心。使邊郡聞之。孰不畏朝廷之明。而厲忠義之懷乎。遂詔繼嵩復還環州。以闔門通事舍人王從益代之。公以京城內逼郊禮數日。盜賊公行輦轂之下。古有禁暴之法。請南郊前一月。降敕開封府約束強盜。及持杖竊盜罪至徒。并折傷人以上。如犯在赦後。無得以赦原。其竊盜賊重者。亦奏聽裁。從之。三年五月。侍御史王素言。乞依賈昌朝所奏。取景德至景祐年。凡百用度。靡有鉅細。較計所入所出之數。省罷不急。詔公與張若谷。任中師。同三司詳定。公謂景德以來。歲月已深。文案必不備具。若俟齊集而議。徒成淹久。但考見今日實爲浮費。自可裁度上聞。如故將相戚里及權近之家。多占六軍等耗縣官衣糧。爲私家僕隸。在京不啻數千人。若此類何必待景祐文書較計邪。詔從之。又言自古興儉以勸天下。必以身先之。今欲減省浮費。莫如自宮掖始。請令三司取入內內侍省并御藥院內東門司。先朝及今來賜予支費之目。比附酌中。皆從減省。無名者一切罷之。詔禁中支費。只令入內內侍省御藥院內東門司同相度減省。報詳定所。其臣僚支賜。卽許會問入內內侍省等施行。公言解鹽禁榷地分凡二十一處。而利害不同。請命近臣以新舊二法。取其利最長者。議爲經久之制。詔翰林學士宋庠。知制誥王堯臣。同三司講議。七月。授起居舍人知諫院。王沂公會。望重當時。慎許可。公爲司諫時。沂公尙未罷相。見公論事。謂曰。每見章疏甚好。只宜如此。向來高若訥輩。惟擇利苟安。至如希文。亦多好名。於國事何益。公以是益知自信。公以所存諫藁。欲斂而焚之。以效古人慎密之義。然恐無以見人主從諫之美。乃集七十餘章爲三卷。曰。諫垣存藁。自序於首。大略曰。諫主於理勝。而以

至誠將之。在職越三載。凡明得失。正綱紀。辨忠良。擊權倖。時人所不敢言者。必昧死論列。上覽而可其奏者。十八九。八月。以本官知制誥。知審刑院。賜三品服。先是盜殺同黨。既已就捕。例不抵死。公曰。此但并有其貲。或欲滅其口。非有自新改過之心。無足矜者。請更議其法。乃詔盜殺其徒而不首者。無得原。是月。以益利路大饑。爲體量安撫使。公至。則蠲減稅賦。募人入粟。招募壯者等第。刺以爲廂禁兵。一人充軍。數口之家。得以全活。檄劍門關。民流移而欲東者。勿禁。簡州艱食爲甚。明道中。以災傷。嘗勸誘納粟。後糶錢十。六餘萬。歸於常平。公曰。是錢乃賑濟之餘。非官緡也。發庫。盡以給四等以下戶。時皇子初降。天下進金帛爲慶。列郡聞風。修貢甚急。公言勞擾疲民。詔悉免之。益州歲織錦綺五十餘萬。蜀州皆染紅紫。數萬緡。所費甚厚。而皆出於民。公請權以半爲額。諸州設市買院。收市上供物。多不以直。公請停止之。逐貪殘不職吏。罷冗役七百六十人。爲饘粥活饑人一百九十餘萬。蜀人曰。使者之來。更生我也。康定元年春。西邊方用兵。上念禁兵久戍。因請遣使安撫陝西。遂命公爲陝西安撫使。東門閣上一作東使符惟忠副之。上謂公曰。異類猖獗。官兵久不習戰。而數出無功。今因小警。將以開後福也。公勇於自效。七日受命。十二日上道。既至。則列郡城池皆頽廢。無守禦器。乃期以月日。責之修濬。又以河北樓櫓爲法。烽燧素不設。但走人以候敵。公悉度遠近。以置之。方兵興。窘於財用。公謂陝西產鐵甚廣。請鑄錢兼用爲便。延安賊雖引去。尙畱兵圍塞門安遠寨。將吏畏避。莫敢出援。知延州振武軍節度使范雍。已有責命。除象州防禦使。環慶路總管趙振爲代。人情憂駭。環訴於公。願無替雍。公奏曰。雍二府舊臣。實盡瘁邊事。而郡人德之。願畱以安。

衆心振竄勇使備總管可矣。若以雍節制無狀勢當必易。則願起越州范仲淹委之。方陛下焦勞之際。豈敢避形迹不言。若涉朋比。誤國家事。當族初。總管劉平來援延州。遇賊戰。內臣黃德和率衆先遁。兵陷平。被執。德和乃誣平降賊。朝廷遂錮守妻子。遣御史文彥博具獄於河中府。乃命公案實。仍報彥博。公曰。平以疲兵數千。敵賊十餘萬衆。晝夜力戰。爲德和所累。旣就擒。猶詈賊不已。忠勇無愧於古人。今以誣言所惑。憫忠恤孤之典未下。邊臣豈不解體乎。由是始得推恩。又條死事之臣。皆被賻贈。慶州駐泊神衛軍。隨平戰沒者纔十之一二。本軍都指揮使與衆皆遁歸。分屯邠寧。係近上禁軍。不能力戰。以至陷覆。主將若朝廷一切不問。則無以勵衆。請罷歸。令樞密院處分。從之。詔京畿京東西淮南陝西路括市戰馬。公以陝西科擾頻仍。民已不勝困苦。請寢一路以安衆心。從之。先是詔陝西點募強壯。命公撫諭。仍促本路如詔言者。又以增數爲請。公奏曰。轉運司及郡縣尙未點集。必謹重此事。慮有驚擾。蓋民情謂旣爲強壯。且憂刺以充軍。本路近嘗添差弓手。耳目皆已習熟。必無疑懼。請除商虢二州外。各於逐縣見管鄉村三丁以下主戶內選差一名。充弓手。更不差強壯。使減稅免役。立階級。分教習。著爲條約甚備。詔悉如所請。令旣行。人心帖然。得數幾一十萬人。邊聲甚壯。將佐懦怯者悉使罷去。停諸州上供不急之物數十萬。時慶人陳淑度等陳邊防策。旣而補官東南。公奏曰。士忠義憤懣。爲國獻計。雖稍收用。乃置於僻左。實羈縻之。何得自效。非所以開示誠意來人才也。詔皆徙邊任。公徧歷邊塞。見利害甚詳。乃上疏曰。臣素昧兵機。不經邊任。昨以寇犯延塞。陝右驚騷。陛下不以臣非才。俾用安集。臣受命引道。徑趨西陲。晝則奔走長途。夜則

評遣局事。凡至邊郡。率須宴犒。故經度廉采。不能纖悉究知。然前語以謂口說不如親逢。耳聞不如目見。今既周歷疆鄙。管穴所得。麤有一二。思欲歸覲之日。面陳旒展之前。又慮後於事機。先合敷奏。臣竊以吳賊包藏逆志。積有歲年。朝廷待之不疑。養成兇慝。今甲馬雄盛。金帛富饒。誘納亡命之徒。助成狡計。與賊遷跳梁之日事勢。其實百倍。故敢驅脅醜類。直擾延安。破寨逼城。號三十萬。且朝廷命劉平。統兵三路。蓋極一時之選。石元孫。委任次焉。已并爲之擒矣。偏裨之勇鷲者。如郭遵。萬俟政。孟方。張異者。又爲之俘馘矣。藩籬熟戶。李士彬。采一本作米。知順。李思忠之族。亦爲之降。且擄矣。戍卒陷歿者。蓋不啻萬人。諸路聞風。惕然喪氣。彼賊氣焰。從而可知。范雍緣此降移。已有趙振爲代。今延州之民兵。雖益而未補於舊。若范雍之策。慮彈壓。劉平之謀。勇有望。裨將郭遵輩之驍悍。敢鬪。後來者未聞過之。所存熟戶。旣難以自保。不無去就之意。而又鄜州去延安止二小程。其城周圍止二十四里。跨二土山。在其中。正當狗道嶺。賊馬來路。川原坦闊。昨來張守誨。應卒繕營。甚未固備。制度低小。木植細弱。其垂鍾板。盡以人戶獨扇門爲之。至今無材料修換。王德基到任後。再行計度。人工材木萬數甚多。轉運司又無可應副。近知張亢交替。便有物力營葺。亦須冬末了畢。況在城所屯兵馬。不滿三千之數。萬一賊計不測。直攻鄜州。但恐卽日備禦。未能固守。鄜州旣不能守。則延州城寨。非朝廷之有也。況鄜延一帶。係吳賊納款之時。出入路道。山川險易。盡曾涉歷。而復咫尺寧夏。便於巢穴。臣竊慮出其不意。再來奔突。故禦捍之備。宜以鄜延爲先。鄜延若有重兵。必無深入之犯。其次則環州最逼賊境。新周劉興知州慶州久闕部署。高繼隆。張崇俊。雖有心力。不經行



陣未可全然倚任。駐泊都監之內，亦無得力之人。夏竦節制涇原等路，復用葛懷敏副之。若取其謀智，則懷敏非夏竦之比。若藉其勇戰，則懷敏平生未識偏伍，亦與一書生無異。鄜延涇原本設經略使二員，分護諸將。自范雍得罪之後，更不選人經略一司，已明無用。是徒使夏竦懼而求免，豈能成功。惟秦鳳一路去賊甚遠，比之別路未足多虞。同州河中府與鄜延不遙，宿兵策應。魏昭昞、王克基未嘗出離京闕，便使領衆禦戎。昨來暫至延州，皆已破膽。加以諸路城寨軍屯勢分，大抵一州之兵半守諸寨。邊臣因舊重改，不達以變謀及廢置，率皆異同。殊不知承平之時，邊臣無事，競務增置寨柵，以邀賞恩。止爲熟戶防家，於國家實有何益。至今孤囚軍旅，蓄聚資糧，犬羊衆來，舉以遺寇。所在將帥例復失和，妒能害功，動致矛盾。東兵驕而好走，內臣戰則失利。此方今之大弊也。臣深爲朝廷憂之。兼逐處主兵臣僚多爲不益，得兵馬無不恐怯。朝廷又舉昔年之數，止絕陳乞。臣竊料劇賊果復傾竭種落，併侵一路。彼衆我寡，戰必敗亡。所至嬰城避其鋒銳，因而長驅關輔，人戶驚逃。大邑富居，任其屠掠。都輦之下，豈不動搖。陛下宜訪帷幄之嘉謀，審攻守之良算，早圖平殄，以安生靈。蓋非臣淺慮所及也。臣今爲陛下計者，莫若差銳兵三五千，或於同州河中府等處分減進屯鄜州，選才望大臣一員復本路經略之任，兼知鄜州處置邊事。令張亢就充本路鈐轄，於鄜州駐泊。用朱觀知環州，就差葛懷敏充環慶部署。如朝廷必以經略一司更不合置，卽乞專於鄜州益兵，使葛懷敏知涇州，充替夏竦。自然事體均一，不撓邊臣之心。早賜選差才勇帥臣充環慶部署，令秦州曹琮兼管幹涇原路兵馬公事，準備分擘秦鳳閒兵，互相策應。其沿邊堡寨除自來係大

寨廣屯兵馬之處外。其餘孤小寨柵。斷自朝廷。專委經略部署司。須得移那兵馬。分食舊積糧草。無使餘羨。然後併兵入城。只畱人員兵士三二十人。以爲斥堠。量事更差弓箭手防護。所是沿邊路分都監都巡檢等闕額。卽於諸班新換右職臣僚內。選差催發。其河中府同州郡署鈐轄。別差稍知邊事臣僚。充替魏昭昞。王克基。所有沿邊州軍招置蕃落保捷等指揮。多是本土勇悍之人。只爲拘定等杖。失人甚多。亦乞速降指揮催促招收。但以人材壯勇堪任披帶者充。今後更不拘等杖。愚短所見。願蚤財擇之。上皆施行之。

# 韓魏公集卷之十一

## 家傳

五月以忠武軍節度使夏竦爲陝西馬步軍都總管經略安撫使。開府於永興軍。命公爲樞密直學士。范仲淹龍圖閣直學士。並陝西經略安撫副使。同管幹都總管司公事。公陳用兵練卒之策曰。沿邊總管鈐轄下指揮使臣甚衆。每禦敵皆臨時分領兵馬。而不經訓練服習。將未知士之勇怯。士未服將之威惠。以是數致敗衄。昨諸班中選武藝優者爲寨主監押。然拘於一城。未能各適其用。欲下陝西都總管司。擇所試中人。鄜延路十五員。環慶涇原秦鳳路各十員。爲逐路教押軍隊。分逐州禁軍。各令主之。以士卒所習精麤。禦敵勝負。重行賞罰。如此則兵之勇懦者得以悉諳。又有賞罰驅之。必各思奮身復免主將爭占精兵。專爲己衛也。自古臨敵取勝。必有奇兵。若併力出攻。則所向皆潰。今兵卒非無驍果膽力。出於儕類。緣分在逐指揮。每指揮不過三二十人。與中常之兵混而爲一。禦敵之際。勢分力寡。多爲懦卒所累。雖欲挺身奮擊。其可得乎。欲乞委臣與范仲淹龐籍等分路於屯駐駐泊。併本土廂禁軍內。選馬上使鋤刀鎗槊鐵鞭鐵簡棍棒。勇力過人者。爲平羌指揮。以五百爲額。其衣糧如龍衛。而立驍捷之上。鄜延環慶涇原秦鳳四路。各置兩指揮。本路士兵一指揮。屯駐駐泊兵士一指揮。鄜延路屯延州鄜州。環慶路屯環州慶州。涇原路屯涇州鎮戎軍。秦鳳路並屯秦州。若已請龍衛已上。請受者卽以爲節級。若後來闕人。卽選試殿

前馬步軍司龍衛以下諸指揮武藝有勇力者補填之。本路士兵止選於就糧指揮。其選中屯駐泊兵士聽三年一代。仍令諸州軍揭榜以募投平羌者。送經略司揀試。給禁軍例物外。別給錢十千。絹十匹。無馬者并馬給之。詔從之。八月。上遣翰林學士晁宗慤入內都知王守忠齋手詔督出兵攻賊。合府議奏曰。今將與兵尙未習練。願謹邊防。期以歲月平之。使旣還。九月十四日。賊寇鎮戎軍。本路都監劉繼宗等戰敗於三川寨。官軍陷沒者五千餘人。公奏曰。時涇州駐泊都監王珪屯瓦亭寨。率援兵至師子堡。賊圍之數重。珪諭軍中曰。此死地也。不可不用命。乃揮鐵鞭進鬪。賊衆披靡。珪中三矢而還。番賊畱軍大掠三日。知渭州鈐轄郭志高率大兵趨三川。賊乃退。三班借職郭倫固守定州堡。得不陷。劉璠堡本軍指揮使散直王遇。弓箭手都虞侯劉用。以事急出降。遂并陷乾溝。乾河。趙福三堡。然繼宗來權本軍方一日。而李緯等未曾經歷行陣。倉卒出戰。而士卒畏怯。遂至退衄。使黠寇恣行殺掠而歸。其劉繼宗、李緯、王秉望、特免推鞠。不以敗兵馬多少計罪。但量其情之輕重等第削官。或更移降差遣。以責後效。王珪以孤軍千餘。當鋒血戰。所殺賊兵不少。旣被重創。次日尙求益兵出戰。人皆服其勇節。雖所亡數多。蓋衆寡不敵。欲望貸其敗軍之罪。必能感勵奮身。盡死爲報。從之。王珪仍賜黃金名馬。上聞繼宗之敗。又降手詔曰。晁宗慤等回省所奏。選差使臣教閱諸軍武藝。召募士兵。候稍成次第。審度山川。伺察虛實。計討賊境。庶無虛發。及專務持重保邊。待其作過。卽覓便出奇。痛行掩殺。并欲直取和。市等場務事。今來朝廷相度。若只務守禦。則不惟虛延歲月。兼又耗費供億。至如近日賊軍深入延州保安軍界。圍脅金明寨。并燒蕩熟戶族帳。輸

折兵馬。陷歿使臣。狡寇一作安然往來。略無畏憚。卽又未見持重保邊。待其作過。覓便出奇痛行掩殺之效。若言綏宥二州人戶不多。徒有城壘。卻欲先取和市後橋等場務錢帛。則去年曾打後橋。亦無所得。如此則守禦未驗。攻討未期。終用何術。息此勞弊。卿等旣膺重任。休戚所同。當須禮認朝廷宿兵日久。防慮非一。速盡經畫。早謀平定。仍具進兵時月。密切奏聞。府中復議曰。將在軍。雖得以自便。然攻守大計。當稟算於朝廷。乃畫攻守二策。公與經略判官尹洙馳至闕下。奏之。惟上所擇。上乃聽用攻策。十二月。遷禮部郎中。入謝曰。臣以邊防大議。不俟召而至闕。乃僥倖進秩。何以逃清議。力辭不拜。詔鄜延涇原兩路取正。月上旬同進兵入討。旣而范仲淹乞存鄜延一路招納。未行討伐。而又沮議者不一。事遂未決。公奏曰。竊准詔問。促令進兵。及令分析向去。有何方略。授與諸路。卽委不誤事。遂與夏竦參定攻守二策。臣探知冬。月。昊賊未能舉動之際。兼程赴闕。求對進呈。乞賜裁擇。尋下兩地大臣商議。只取攻策施行。臣屢曾面奏。茲事體大。繫於安危。若陛下決知可行。兩地大臣主義不變。或能集事。今臣方歸本司。而橫議日騰。朝聽已惑。攻討之說。比比割下。且朝廷舉大事。主大謀。自當堅如金石。無有回易。時降詔旨。激勵將士。沮軍事者。約古行法。今乃深憂重慮。必謂無成。況鄜延路。范仲淹意在招納。更不出兵。雖具奏聞。乞依元策。假若朝廷強之使進。終是本非己謀。將佐聞之。必無銳志。今已二月。將半。漸有暑氣。必難進兵。臣此來奉行成算。非是年壯氣銳。慮不及遠。幸而求勝。以誤國家。誠以昊賊據數州之地。精兵不出四五萬。餘皆老弱婦女。舉族而行。陝西四路之兵。雖不爲少。卽緣屯列城寨。勢分力弱。故賊始犯延安。生擒二將。屠掠無數者。

蓋劉平、石元孫聚一路之兵拒之。纔及九千而已。去歲秋末。復有鎮戎之敗。劉繼宗等分兵禦捍。不滿萬人。比援兵之至。則賊已捷歸。是則彼勢常專。我力常散。今中外不究此失。遂乃待賊太過。屯二十萬重兵。只守界壕。不敢與敵。中夏之弱。自古未有。又未聞臣僚堅執守議。以爲必勝之術者。臣恐春失數寨。秋陷數堡。邊障日虛。士氣日喪。賊志乘此。則有吞陝右之心。加以興師以來。科斂萬計。民已大困。配率不止。去年秋稔。尙窘急如此。忽有水旱。其何以堪。臣近過邠、乾、涇、渭等州。所至人戶。經臣有狀。稱爲不任科率。乞行減放。內潘原縣郭下絲絹行人十餘家。每家配借錢七十貫文。哀訴求免。國用削弱。以至於此。緣轉運司計無所出。臣是以不敢邀愛民之譽。直行放免。恐相矛盾。上煩朝廷。臣恐一二年間。經費益蹙。人情大騷。師老思歸。及期無代。每慮至此。臣難盡言。望陛下省羣言之難。一爲大事之當慎。知其異議。已沮師期。且令諸路置辦軍須。訓整兵馬。俟及初秋。若范仲淹招懷未見其效。則別命近臣以觀賊隙。如必須討擊。卽乞斷在不疑。剋日降旨。則庶事已辦。便可進兵。朝廷終難之。初攻討之議未決。朝命未下。因命環慶總管任福至涇原。經制邊事。賊復遣人叩延州請和。公曰。是知我欲大舉而爲款兵之計耳。不然。懈我邊防。又將謀入寇。乃戒諸路益嚴備。不可弛。公乃行邊趨涇原。諜者報元昊閱兵。公度賊必寇山外。卽徑趨鎮戎軍。召諸將會議。坐閒。報賊入界。公乃盡出其兵。又募敢勇凡萬八千人。使福擊賊。以涇原路兵馬都監內殿崇班闔門祇候桑懌爲先鋒。涇原路兵馬鈐轄崇儀使忠州刺史朱觀繼之。涇原路都監禮賓副使武英又次之。涇州都監禮賓副使王珪參軍事。將作監丞耿傳皆從。公面授福等方略。仍指圖示之。令并

兵合勢。自懷遠城趨得勝寨。至羊牧隆城。出賊之後。諸寨相距僅四十里。道近且易。糧草足供。如未可與戰。則據險設伏。待其歸。然後邀擊之。福等就道。公亦至城外重戒之。旣行。又自爲檄遺福等。當持重。勿貪利。爲賊誘也。福自新壕外引經騎數千趨懷遠城。捧龍川。過鎮戎軍。西路都巡檢常鼎。司巡檢內侍劉肅。與賊兵一澗戰於張家堡南。斬首數百。賊衆棄馬羊橐駝。佯北。桑懌引騎趨之。福亦踵其後。薄暮。福懌合軍屯好水川。朱觀武英爲一軍。屯籠落川。隔山相距五里。約明日會兵川口。不使賊得逸去。諜者傳賊兵少。故福等輕之。路旣益遠。芻糧不繼。人馬已乏食三日。福等不知賊之誘也。悉力奔逐。至籠竿城北。遇賊大軍。循川行。出六盤山下。距羊牧隆城五里。陣以抗官軍。諸將乃知墮賊計。勢不可留。因前接戰。桑懌馳犯其鋒。福陣未成列。賊縱鐵騎衝突。自辰至午。陣動。兵馬上山。欲據勝地。而伏兵自山背合擊而下。士卒墮崖。塹相壓者衆。桑懌劉肅皆戰死。賊分兵數千。斷官兵之後。福矢盡。鐵簡挺身決鬪。槍中喉而絕。旣而賊并兵攻朱觀武英。戰旣合。王珪自羊牧隆城引兵四千五百。陣於觀軍之西。而渭州駐泊都監趙律。將瓦亭騎兵二千二百繼至。珪屢出略陣。陣堅不可破。英重傷不能視軍。賊兵益至。步軍從東先潰。衆遂大奔。武英、趙律、王珪、耿傳等皆戰沒。軍士死者六千餘人。唯朱觀以兵千餘保民垣。四嚮縱射。會暮。賊引去。與福戰處相距五里。然福敗死不相聞也。方元昊傾國入寇。分兵爲四流。會於好水川。其一流乃福所遇也。賊不意逢鎮戎之軍。欲奔所聚之地。福亦不知賊兵數流。素有期會之所。故乘急追逐。陷賊之大陣。當是時。賊兵雖勝。殺傷亦相當。故卽時拔寨出境外。居民堡聚得以安全者。亦諸將死戰之力也。公乃上章。

待罪曰。臣罄所領將士以禦賊。獨居孤壘之中。日俟勝捷。而福等不依臣指縱。邀其歸路。以致敗亡。上挫國威。願正顯戮。御前以劄子付公曰。卿訓勵邊師。皆合事機。但諸將偶失持重。輕敵寡謀。然其盡節死戰。足謂忠勇。亦卿獎勸所至。勉更悉心極慮。以圖來效。倚任之切。鑒寐不忘。諫官孫沔輩乞置公大罪。後夏竦得公所爲檄於福衣帶閒上之。會朝廷遣翰林學士王堯臣陝西安撫。時范公以擅答元昊書。亦降知耀州。堯臣言。此兩人。天下之選也。其忠義智勇。名動邊疆。夷狄一作不宜以小故置之。且任福由違節度。以致敗。不可深責主帥。朝廷知罪在裨將。猶以言者止降一官。二年四月。遂授右司諫。以職知秦州。九月。復舊官。起居舍人。公上疏曰。臣三數年來。將命奔走。未嘗寧居。自赴陝西。纔踰年歲。兩趨窮塞。皆會賊至。旣不能親冒矢石。應機制變。而但激勵將卒。申明賞罰。以晝繼夜。實忘寢食。所期立分寸之效。以報陛下委用之意。不幸天未助順。諸將自用。而有山外之敗。卒被明譴。志不克遂。然尙有計慮。豈敢以釋去重責。偷安循默。猶冀陛下亦不以臣一失驅策。棄而不用。竊以西賊叛命以來。言邊事者。蓋以萬計。皆人持所見。獻忠於上。而朝廷廣務聽納。纖悉必行。其閒大抵欲保疆守境。愛民省用者多矣。所謂保疆守境者。則曰賊衆我寡。不可較力。但來則收民閉壘。示以持重。郊野之外。不暇救也。殊不知承平以來。沿邊與次邊之民。日以繁盛。所居必近田畝。有蓄一作積室廬之便。樂土重遷。自去年九月。賊犯鎮戎軍之後。經略司專差籠竿城。監押馬爲美。勸誘山外之民。入居城寨。而競賂爲美。終不移徙。臣博詢其故。則曰。今細民一家。大率數口。耕穫之時。老幼皆須在野。至於伐薪汲水。悉便其用。旣令入保城寨。不惟無所居止。兼薪水以來。



亦須市買。以此甘在田野。賊來方始逃避。或則全家被擄。又自環慶抵於涇原。沿邊熟戶。數踰十萬。自來以官軍勢弱。不能保全。皆有去就之意。竊謂若以見屯之兵爲保境之計。則慮歲月之閒。邊民苦其屠掠。盡徙內地。諸族熟戶。皆與賊合。沿邊城寨數百里外。田野一空。惟存孤壘。則歲計糧草。何從而出。以分散之卒。禦專一之兵。未知何時可息。茲西賊旣知無後患。則乘勝深入。關輔根本。能不搖乎。所謂愛民省用者。則曰民爲邦本。不可重困。沿邊戍卒。漸可裁減。若但守禦。不必兵多。則可以省科斂之煩。轉餉之苦矣。殊不知賊勢未弭。邊害滋大。日朶月削。所傷益多。斯皆利於近而局於遠。顧其小而遺其大。若爲國家長久之策。則不然。夫以祖宗之德業。陛下之仁聖。天下之事力。而使小羌常遂併兵之一策。不敢與較。但謂彼衆我寡。而爲蹙境棄民之計。豈不惜哉。臣所以盡忠憂國。豈忍隱而不言。今鄜延涇原環慶三路。除駐劄防守兵馬之外。可以各那一萬人。聚於鄜慶渭三州。臣今爲陛下計者。莫若於鄜慶渭三州。各更益兵三萬人。拔用有勇略將帥三員。統領訓練。豫先分定部曲。遠設斥堠。於春秋西賊舉動之時。先據要害。賊來則會駐劄之兵。觀利整陣。併力擊之。又於西賊未是點集之際。出三州已整之兵。淺入大掠。或破其和市。或招其種落。或更築壘拓地。廣招強人。別立經制。以助正軍。熟戶有助賊者。卽會兵密行破蕩。諸族見此事勢。自然無去就之意。漸可驅使。旣不敢爲亂。則可以嚴青鹽粟帛之禁。勿使與賊交通。朝廷節儉省費。傾內帑三分之一。分助邊用。以金帛賜逐路帥臣。使行閒覘賊。則動靜先知。遇盛暑那兵次邊。就食糧草。如此則三二年閒。賊力漸屈。平定有期。誠暫勞永逸之長算也。或曰。益兵數多。豈可驟然招置。臣謂揀

刺士兵自有祖宗舊法。在行與不行耳。果行之。又何難哉。且士兵既壯。則沿邊拱聖龍衛雲武神騎及神衛龍騎等軍。應係剏團東兵。漸可代還。以實京師。爲強幹弱枝之固。則內外安矣。公又以本路兵備素少。請益軍馬。朝廷以諸處未可抽那。難於應副。詔公詳度。以點到弓手。選其少壯。刺手背充軍。或爲保毅弓箭手。或別立名額。速具利害以聞。公奏曰。有唐以前。兵出於民。而國不費財。戰得其用者。蓋軍令必行。而尺籍有敍也。五代多故。法制不立。乃募黥面以名正軍。年紀寢久。耳目習熟。百姓更不知前代籍民爲兵。但爲刺面給糧。則甘死戰鬪。聖朝因舊重改。廣置禁卒。以安天下。以服四裔。亦隨時禦世。不易之良制也。自逆吳寇擾西鄙。乃於陝西點民爲弓手。以助防守。有警則起集。無事則歸農。武藝廢而不修。禁約輕而易犯。至有父子兄弟。疏屬外親。或則雇人應名。更相爲代。而官中了不可別。每遇上州防託。多是結衆逃避。以此州郡徒有人數。若倚以戰賊。適足敗事。臣是以桑陳揀刺士兵。自有祖宗舊法。今或只刺手背。及充保毅弓箭手名目。終是與民不殊。請以秦隴州鳳翔府弓手。黥以爲禁軍。人給刺面錢二千。無用例物。詔陝西弓手。揀充保捷指揮。仍給招軍例物。命既下。朝廷復檢會。公前奏。令如公請。例物不給。公曰。揀刺士兵。人皆知爲當今之利。無敢爲朝廷發明者。慮生事已有責爾。臣不避數十萬戶之怨。捐軀建言。幸已衆情帖然。今數十萬人所得之物。又以臣一言罷。豈不取怨益深。欲使總此新兵。禦寇立事。豈不難哉。願給例物如前。詔從之。後轉運司言。刺保捷軍。凡一百八十五指揮。前此朝旨。剏募人爲強壯。公恐民情驚擾。請止以招弓手爲名。人心遂安。得數甚廣。雖爲一時之便。然弓手終非正兵之比。難責征戰。及刺爲軍。

所利至大。公以秦州東西草市。居民軍營。僅萬餘家。皆附城而居。無所捍蔽。絕塞之地。豈不防慮。因請築外城。凡十一里。計工三百萬。自十月起役。而至正月。城成。賜總役官吏金帛有差。劉渙乞於古渭州起立文法。修營城池。收買質帳。若成此事。則洮河一帶蕃部。可以照管。朝廷下此議於公。公奏曰。秦之寧遠寨。西至古渭州八十餘里。其閒皆熟戶住坐。今於百里之外。建一孤壘。未見其利。洮河一帶生戶。從來部族星散。各立頭項。依附險要。不相服從。不能爲邊鄙之患。今招撫近邊蕃部。資用已廣。其遠地生羌。悠久所費。豈易支哉。詔於永寧寨。以官舍五十閒。給唃廝羅收貯財物。公曰。使外人居邊城。非便。未敢奉詔。詔曰。唃氏已有謝表。不可失信。致於生事。兼不與屋宇。亦不絕秦州往來。可於閑慢處修蓋。常關防覺察之。公曰。秦州居常蓋暫往來。今旣許置舍貯財。必常畱人主守。豈能旦夕防察。使朝廷舉動皆知。況契丹元昊亦未嘗沿邊給屋。昨楊勤等至龜茲一行。皆鑣之於館。我使至唃氏在驛。亦禁出入。遠蕃於中國尙備慮如此。防微杜漸。不可忽也。官舍勿給爲便。從之。公言今之試武藝弓弩。惟務斗力多而不求所射疏密。其左右斫駮腰躬腦躬一綽筈子放數箭之類。乃是軍中之戲。又馬槍止試左右盤弄。而不較所刺中否。皆非實藝。而使臣軍員緣此例得拔用。故諸軍亦循守常法而無所更。以此臨陣對寇。罕能取勝。臣嘗熟思之。縱得武士挽三石力弓。踏五石力弩。不能射中。則與空手無異。嘗閱武部式。見唐取人皆較實藝。今定凡步射弓弩。於四十步內各射箭十弓。一石五斗以上七中爲第一。一石二斗以上五中爲第二。九斗以上三中爲第三。弩三石五斗以上八中爲第一。三石以上七中爲第二。兩石五斗以上五中爲第三。凡馬

射鹿子或筍椿各箭十弓。一石以上八中爲第一。九斗以上七中爲第二。八斗以上五中爲第三。凡馬上使槍左右十刺得五中。木人爲及等。馬上鐵鞭簡棍子雙劍大斧連枷之類。並是一法。每兩條共重十斤。爲及等。但取左右實打有力者爲中。馬槍鐵簡俱及等爲第二。步刺槍步斫劍卽勝者爲第三。馬上盤鏹刀木槊五十斤以上。勇力過人者爲第一。以上若一件入第一。請優與遷擢。入第二。恩澤次之。入第三。量材錄用。如二件以上入第一。三件以上入第二。四件以上入第三。並槍簡及等。與不次獎拔。詔送樞密院行之。慶歷元年十月。朝廷於四路置帥。王沿涇原路。范仲淹環慶路。龐籍鄜延路。進公禮部郎中。仍舊職。知秦州。兼秦隴州。鳳翔府。階成州路。駐泊馬步軍都管總。經略安撫沿邊招討等使。管幹本路糧草。兼本路營田使。又以殿前都虞侯廣德軍節度觀察。畱後李昭亮爲秦鳳路馬步軍副都總管。公言昭亮本貴家子。生平未識行陣。今備邊方急。豈宜居是任。詔徙昭亮永興軍總管。公以前日山外之戰。諸將多亡歿。其所從之兵衆。不可一槩問罪。今不立法制。他日各務生全。豈復以主將存亡爲意。若人數不多。則軍法可以必行。請諸路總管許置親兵百五十人。鈐轄百人。招討都監等七十人。月加給錢二百。其出師臨敵。主帥陷沒者。並斬。從之。吐蕃族帳四路。惟秦號最盛。雖藉以爲籬障。然久授姑息。無畏服心。沿邊熟戶。多爲昊賊脅從。公旣加慰撫。有違叛者。必舉兵討除之。隴波等族嘗鈔邊。已出師焚蕩。未入漢謝罪。又遣使詰問。皆納子爲質而去。公以恩威旣行。乃遣通判尹洙詣諸族。召酋首戒諭曰。爾族可出人馬若干。我閱視而籍之。緩急禦賊。當發符召。爾等宜駐營於野。以聽命。一人不至。納羊爲罰。羊不至。是慢令也。率師誅

翦之。獲賊首者。進官增俸爲賞。得蕃兵一萬三百餘人。環慶路總管司奏。得勝後陣亡軍員與退敗沒陣者。恩澤一揆。以此未便。乞將得勝陣亡軍員子孫。一依賞格酬獎。其退敗陣亡者。止推恩子孫一人。詔令逐路總管司依所奏。公奏曰。將卒臨陣。皆圖勝捷。力有不敵。戰敗而死人命至重。爲國喪身。臣子之忠。無大於此。旣已歿於王事。豈以勝負爲言。國家惟追崇虛名。存錄孤子。所以誘勸來者。使之效命。今邊臣讀此條貫。往往傷歎。以謂一死報國。更分勝負。恐非朝廷激勵將士之術。兼前記所載。亦無此例。若果須分勝負。則傷中并孝贈。亦合作兩等支賜。理實未便。乞並如舊制施行。從之。范仲淹奏。朝那之西。秦亭之東。有永洛城。亦爲之阻。合策應軍馬由儀隴二州十程始到。如能進兵修永洛城。斷西賊入秦之路。其利甚大。詔公同諸路經略司詳度以聞。公奏曰。永洛城通秦渭道路。穿驀生戶幾二百里。計其土功。亦數百萬。止可通二州援兵。亦不能斷西賊入秦之路。近築秦州關城。方畢功。尙有衝要城寨。當修補者甚多。未敢再勞人力。今恐未能興永洛之役。詔公更不興修。



# 韓魏公集卷之十二

## 家傳

二月四日。四路帥皆改觀察使。公爲秦州觀察使。范仲淹等三帥皆力辭不拜。公獨不辭。上表謝曰。議者惜臣茲授。謂匪美遷。臣但以處不避汙。事上之節。遜而就職。守道之常。當朝廷憂邊之秋。非臣下擇官之日。辭之則有可疑之迹。掇希求進用之嫌。受之則有從權之名。協軍旅稱呼之便。旣而仲淹等尙未受命。公奏曰。臣始者上體朝意。卽時拜命。稱謝將佐等。謂臣別無鄙外。亦甚慰悅。俄聞仲淹王沿。龐籍。皆彙表避免。恐朝廷以臣授職。難於措置。卽乞并臣所授罷之。兼不知臣者。謂他路辭之爲得宜。臣則壯年貪祿而已。方俟命未報。今准詔旨。令臣依樞密直學士立位繫銜。臣本以嫌疑。略布誠懇。豈敢較品秩高下。況朝廷自有定著。不可以恩私亂也。詔爲見充經略安撫使立位繫銜。依前項指揮。寧遠永寧二寨。控扼賊路。人戶素繁富。城隍頽圯。命部將率禁卒增築之。閏九月。西賊寇鎮戎軍。公卽遣部將紀質率兵數千赴援。遇賊於瓦亭寨。擊之。聞涇原將葛懷敏戰沒於定川寨。又遣總管許懷德將軍十二營駐鳳翔府。以策應。懷敏旣敗。賊抵渭州涇原路。移文諸州使備賊長驅入關。公曰。賊雖至渭州。當是抄劫游兵。乃慰諭屬部。無令驚擾。果如公言。十月。授右諫議大夫樞密直學士。范仲淹亦進官。制略曰。援護邊防。安輯關輔。皆著勤效。簡在朕心。公辭曰。得還舊職。固爲榮幸。比賊犯鄰道。將卒潰亡。雖督遣萬兵爲援。實無毫髮之助。

不當遷官。以速公議。詔報曰。邊任方重。朝命已行。宜速祇受。不須堅辭。更思禦捍之計。上以涇原之敗。王沿已貶降。乃御前出劄子付公曰。陝西沿邊。自分委四路以來。頗聞訓齊士卒。修營城堡。羌醜踰年不來犯塞。朝廷本謂寇兵儻來。必能固守封陲。挫彼兇爛。不期涇原路將帥無謀。輕出鬪戰。既誤國計。慮啓戎心。今雖已除文彥博代王沿。狄青填葛懷敏闕。亡失使臣軍馬器械。並已那移補填。仍於永興軍別置都總管司。一如四路屯聚兵馬。精加訓練。準備分壁應援。及鎮守關輔。兼聞渭州鎮戎軍一帶。昨經虜掠。道路方通。或賊馬向去復來。如何控扼。縱使涇原支梧得定。豈不防別路作過。西鄙之患。平定未期。卿等早副朝僉。久處邊任。雖稽殄寇之效。備存許國之誠。必有深謀。破其姦計。候劄子到日。審細從長。經度捍禦之策。具陳利害。令梁堅、張庾、齋來赴闕。公上章歷陳王師不和之因。又畫禦賊之策。大略曰。前嘗上淺攻之策。是時民力未甚疲耗。北寇未有閒隙。以中國之氣吞之。其勢宜稍衰。今民力已困。北寇觀釁而動。是攻討之策。當置之而不言。今若召勇猛偏將五七人。使募敢死軍民一二萬。屯於一路。俟賊入寇。合本路兵馬出擊。若犯他路。使擣虛因糧。直抵興州。覆其巢穴。縱未得志。他時深入。豈不顧慮。此計如得用之。或有奇功。朝廷方以公言爲當。而元昊請和矣。十一月。公與范仲淹同充陝西四路沿邊都總管。經略招討安撫等使。並駐於涇州。公奏曰。西賊僭叛之初。朝廷委夏竦、范雍。以經畫之任。竦居永興。專制涇原秦鳳路。雍居延州。專制鄜延環慶路。朝廷尋以永興去邊地遠。乃移竦於涇州。暨賊犯延安。范雍被責。卽以夏竦爲陝西都部署。復居永興軍。差臣與范仲淹佐之。仲淹繼乞知延州。臣則常在涇原。蓋以耳目所接。易



於裁制。時夏竦在永興。但閱簿書。行文移而已。去年內。臣與范仲淹俱有罪累朝廷。又差陳執中同陝西都部署兼知永興軍。未幾。移夏竦於鄜州。陳執中於涇州。駐劄朝廷終以事不專一。遂分四路。臣與王沿、范仲淹、龐籍各當一道。庶務必親。訓兵屯選將佐。堡寨之守禦。山川之險易。耳目所經。巨細得以周悉。以一年之後。與上下之情。方已通達。自古久於其任。則政舉。況臨軍易帥。兵家大忌。今專總四路。則緣寨千里之外。不可遙度。若朝廷以涇原屢經寇掠。欲臣等兼四路之職。便於移那他路軍馬。則環慶秦鳳兩路強敵。一作黠虜久已窺伺。兵數纔可自支。郵延復地。遠不能爲援。他日欲併力涇原。逐路以失備爲辭。豈肯一聽命。臣端坐涇原。惟翻符牒。復類前日。仍兩都總管同在一州。亦非軍中之制。願止令臣等各依舊職。兼管涇原兵馬足矣。公彙奏未見聽。前後所條利害甚悉。上以御前劄子報公曰。省所陳未便事。今備錄范仲淹元擘畫事理。令卿知委。如顯有妨礙。須至移改。卽別具利害奏聞。緣朝廷已有成命。可只依前降指揮。速赴涇州。公謝曰。仲淹乞臣爲涇原總管。知涇州兼秦鳳如舊。仲淹兼涇原經略。亦領環慶如故。乃與臣前奏無異。今詔旨趨行。更不敢以利害辭。候巡邊還。卽之任矣。先是公以賊數誘脅西路生熟戶。欲親出按邊。因以撫諭將行。徒兼四路。乃曰。不可失信諸蕃。乃巡邊畢。至涇州。公在秦。招徠諸羌馬。優估以市之。又遣使誘諭。斮羅進馬入漢。厚償厥直。校往歲之入。幾增數倍。又以籠竿城據六盤山下。居山外四寨之首。宜建軍屯兵。以扼賊入寇之路。詔爲德順軍。未幾。西界遣賀從勉納款。公因與范公同言。今元昊將納和。來人已稱六宅使。伊州刺史。命官之意。欲與朝廷抗禮。臣等謂元昊如大言過望。不改僭號之

請則不可許。卑詞厚禮，從兀卒之稱，亦有大可防者。臣等觀朝廷信賞必罰，今已明白。帥臣奉詔，已得便宜。又舊將漸去，新將漸升，前弊稍除，將責實效，約束將佐，不令輕出，訓練軍馬，率多變法。但今極塞城寨，或未堅牢，新集之兵，未可大戰。若賊今春便來，以臣等計之，尚可憂虞。然大軍持重，奇兵夜擊，宜無定川之負也。如俟秋而來，則城寨多固，軍馬已練，或堅壁而守，或據險而戰，無足畏矣。臣等已議於一二年間，訓兵三四萬，使號令齊一，陣伍精熟。又使熟戶蕃兵與正軍參用，則橫山一帶族障，可以圖之。降我者使之納質，而厚其官賞，各令安居，籍爲熟戶。拒我者以精兵加之，不從則戮。我軍鼓行山界，不爲朝去暮還之計。元昊聞之，若舉國而來，我則退守邊寨，足以困彼之衆。若遣偏師而來，我則據險以待之。蕃兵無糧，不能久聚。退散之後，我兵復進，使彼復集，每歲三五出，元昊諸廂之兵，多在河外，頻來應敵，疲於奔命，則山界蕃部勢窮援弱，且近於我，自來內附，因選酋豪以鎮之，足以斷元昊之手足矣。然乞朝廷以平定大計爲意，當軍行之時，不以小勝小衄黜陟將帥，則三五年間，可集大功。仍詔中外臣僚，不得輒言邊事，以沮永圖。我太祖太宗統關四海，勦萬世之基業，今以三五年之勞，再定西陲，豈以爲晚耶？契丹聞國家深長之謀，必懼而保盟，不復輕動。然後中國有太平之期矣。臣等所以言彼賊非禮之求，不必從者，蓋有此議也。臣等蚤蒙聖獎，擢預清班，西事以來，供國麤使，三年塞下，日勞月憂，豈不願聞納和，少圖休息，非樂職於矢石之間。蓋見西人強梗未衰，挾以變詐，若朝廷處置失宜，他時悖亂，爲中原大禍，豈止今日之邊患哉。臣等是以不敢念身體之安，忘國家之憂，須罄芻蕘，少期補助，望於納和禦侮之間，慎其處置，爲聖

朝長久之慮。時公與范公在兵閒。宣勞已久。名重一時。上欲用爲輔弼。遣內侍李允亨諭曰。日近差遣兩地。臣僚未差。除閒已指揮中書劄記。候將來邊事稍寧。詔卿用在兩地。非擬議。亦非臣僚奏舉。特出朕意。先諭卿知。仍密舉可代卿邊任者。以聞。公以元昊雖約和。而誠僞未可知。願盡死塞下。不敢舉官。明年四月。與范公同召爲樞密副使。公自請捍邊。至五表。詔諭以已差鄭戩爲代。命不可回。公旣至鄭州。又不敢赴闕。復辭。上遣中使趨入對。旣就職。公上疏曰。臣聞漢文帝襲高惠承平之後。躬行節儉。國治民富。刑措不用。時賈誼上書言事。尙以爲可慟哭太息。豈其過哉。蓋憂深思遠。圖長久之計。欲大漢之業。垂千萬世。而無窮者也。今陛下紹三聖之休烈。仁德遠被。天下大定。民樂其生者。八十餘載矣。而臣竊覩時事。謂可晝夜泣血。非直慟哭太息者。何哉。蓋以西北二寇。禍釁已成。而上下泰然。不知朝廷之危。宗社之未安也。臣今不暇廣有援引。請麤陳其大概。竊以契丹宅大漠。跨遼東。據全燕。數十郡之雄。東服高麗。西臣元昊。自五代迄今。垂百餘年。日益昌熾。至於典章文物。飲食服玩之盛。盡習漢風。故其氣愈驕。自以爲昔時元魏之不若也。近者復幸朝廷。西方用兵。違約遣使。求割關南之地。以啓爭端。朝廷愛念生民。爲之隱忍。歲益金帛之數。且固前盟。而尙邀獻納之名。以自尊大。其輕視中國。情可見矣。又元昊父祖以來。蓄養姦謀。招納亡命。雖外示臣節。而內恃兵力。至元昊則好亂逞志。西併甘涼諸蕃。以拓境土。自度種落強盛。故僭號背恩。北連契丹。欲成鼎峙之勢。非如繼遷昔年跳梁於銀夏之間耳。且元昊彙歲盜邊。官軍屢衄。今乘定川全勝之氣。而遣人納和。則知其計愈深。而其事可虞也。議者或謂昨假契丹傳導之力。必事無不合。

豈不思契丹既能使元昊罷兵。則不能使元昊舉兵乎。況比來辭禮驕抗。殊未屈下。北敵之言。旣已無驗。亦恐有合從之策。夾困中原。朝廷若軫西民之勞。暫求休養。元昊且以金帛啖之。待以不臣之禮。臣恐契丹聞之。謂朝廷事力已屈。則又遣使移書。過邀尊大之稱。或求朝廷不可從之事。墮其誓約。然後驅強悍一作犬羊之衆。直趨大河。復使元昊舉兵。深寇關輔。當是時。未審朝廷以何術而禦之哉。若委西鄙於藩臣。專事北寇。陛下親御六師。臨澶淵以待之。卻未知今之將卒。事力與環衛統帥。比真宗北征時。何如哉。如欲駐驛北京。以張軍勢。臣恐賊衆由德博度河。直趨京師。則朝廷根本之地。宗廟宮寢。府庫倉廩。百官六軍。室家所在。而一無城守之備。陛下可以擁北京之衆。卻行而救之乎。臣所以謂可晝夜泣血者。誠憂及於此。冀陛下一寤而急爲拯救也。朝廷若謂今之盟約。尙可固結。則前三十年之信誓。朝廷何負二賊。而一旦違之哉。彼豺狼之心。見利而動。又可推誠而待之乎。夫得以先見預爲之防。則功逸而事集。若變生倉卒。駭而圖之。雖使良平復生。爲陛下計。亦不能及矣。臣是以夙夕思之。朝廷若大新紀律。則必不能革時弊。而弭大患。臣輒畫當今所宜先行者七事。條例以獻其大略。一曰清政本。夫樞密院本兵之地。今所立多苛碎纖末之務。中書公事。雖不預聞。恐亦類此。謂宜詔中書樞密院。事有例者。著爲法。可擬進者。無面奏。其餘微瑣。可悉歸有司。使得從容謀議。賜對之際。專論大事。二曰念邊事。今政府循故事。纔午卽出。欲稍畱。則恐疑衆。退朝食罷。忽遽簽書而去。何暇款及疆事哉。謂宜須未正方出廷。此時以專邊論。三曰擢材賢。自承平以來。用人以敘遷之法。故遺才甚多。近中書樞密院求一武臣代郭承祐。聚議彙日。不能得。

謂宜倣祖宗舊制。於文武中不次超擢。以試其能。四曰備河北。自北寇通好三十餘年。武備悉廢。近慢書之至。騷然莫知所謂。宜選轉運使二員。密授經略。責以歲月。使營守禦之備。則我待之有素也。五曰固河東。前歲昊賊陷豐州。掠河外熟戶殆盡。麟府勢孤絕。宜責本道帥度險要。建城堡。省轉餉。爲持久計。六曰收民心。祖宗置內藏庫。蓋備水旱兵革之用。非私蓄財而充己欲也。自用兵以來。財用匱竭。宜稍出金帛以佐邊用。民力可寬而衆心安矣。七曰營洛邑。今帝都無城隍之固。以備非常。議興葺則爲張皇勞民。不若陰營洛邑。以爲游幸之所。歲運太倉羨餘之粟。以實其廩庾。皇居壯矣。繼又陳八事。大略謂當今救弊之術。不過選將帥。明按察。豐財利。抑僥倖。進有能之吏。退不才之官。去冗食之人。慎入官之格。然數事之舉。謗必隨之。願委信輔臣。聽其措置。雖有怨謗。斷在不疑。則紀綱漸振。而太平可期。二賊豈足爲國家之患哉。上嘉納之。公又與范公同對於崇政殿。上禦敵四策。曰。昨元昊叛命。王師數出。不利。而北人舉數十萬衆。謂元昊是舅甥之邦。中國不當稱兵。國家以生民之故。稍增金繒。以續盟好之事。今元昊雖暫求通順。後如物力稍寬。則又有長驅深入。并吞關輔之心。何以知之。昨定川之戰。彼作僞詔。誘脅邊人。次定關中。蓋漢多叛人。陷於窮漠。必以劉元海符堅元魏故事。日夜游說元昊。使其侵取漢地。而以漢人守之。則富貴功名。衣食嗜好。可如其意。乃知非獨元昊志在侵漢。實漢之叛人。日夜爲賊謀也。朝廷若從其和。則北寇要功。下視中國。若拒絕之。則元昊今秋必復大舉。北人尋亦遣使問所以拒絕元昊之故。或便稱兵塞外。張勢脅我國家。必於陝西選將調兵。移於河北。未戰而西陲已虛。元昊乘虛而來。必得志於關輔。此

二賊結亂之勢。何以禦之。臣等思和與不和。俱爲大患。然則爲今之謀者。莫若擇帥練兵。日計用武之策。以和好爲權宜。以戰守爲實務。彼知我有謀有備。不敢輕舉。而盟約可固。如不我知。輕負盟約。我則乘彼之驕。可困可擊。未必能爲中國之患。試畫一言之。其一曰。臣等觀西賊蓄禍。積有歲年。元昊外倚西賊。屢乘戰勝。而乃輒求通順。實圖休息。所獲者大利。所屈者虛稱。然猶干請多端。姦謀未測。國家以生靈爲念。不可不納。如唐高祖太宗之雄略。猶屈於突厥。當始畢之卒。爲之舉哀廢朝。遣百僚詣館。弔其來使。其屈禮之甚也。又太宗馳六騎於渭上。見頡利與語。復親與之盟。旣退。左右勸擊之。太宗謂我擊彼敗。懼而修德。後患必深。乃周旋俯就。使之驕怠。一旦遣李靖擒之。威振四極。此盛主之謀也。陛下當如唐高祖太宗。隆禮惇信。以盟好爲權宜。選將練兵。以攻守爲實務。彼不肯盟。我則撫納無倦。彼將負德。我則攻守有宜。此和策之得也。其二曰。元昊未叛命時。歲受朝廷恩賜甚厚。尙或時擾邊境。今彙次大舉。曾無沮敗。乃遽請和。實蓄陰計。非屈伏之志也。今若以權宜許之。更當嚴作守備。然陝西減兵。則守備不足。不減則物力已困。臣等以謂沿邊城寨。須日加繕葺。使寇敵之心。無所窺伺。又久守之計。則莫如蓄土兵。蓋其衆諳山川。而多習戰鬪之力。比之東兵。其功相倍。然沿邊次邊。土兵數少。而分守不足。當更於要便城寨。益招置之。若有近裏土兵。願改隸邊寨者。卽遷其家而團集之。況慶州昨勑大順城。欲置振武保捷兩指揮。乃於永興華州耀州土兵中。召願守寨者。而應募甚衆。何則。關內諸州土兵。多在邊上。或代歸。而數月之間。復出遠戍。豈但星霜之苦。極傷骨肉之恩。征夫不保其家。嫠婦頗多犯法。人情久則怨起。如得并遷其家於

沿邊住營。更免出軍。父母妻子樂其塞。欲長驅而來。我則使將出奇。以躡其後。欲保師以歸。我則使諸城並力以乘其弊。彼將進而無利。退而有禍。三兩舉勢必敗亡。此守策之得也。其三曰。元昊巢穴實在河外。河外之兵。懦而罕戰。惟橫山一帶蕃部。東至麟府。西至原渭。二千餘里。人馬精勁。慣熟習戰鬪之事。與漢界相符。每大舉入寇。必爲前鋒。故西戎以山界蕃部爲強兵。漢家以山界熟戶及弓箭手爲善戰。以此觀之。各以邊人爲強。所以秦漢驅逐西戎。必先得山界之地。彼旣遠遁。然後以河爲限。不能深入。儻元昊歸款。則請假和策以撫之。用守策以待之。或順而翻變。則有可攻之策。竊計陝西四路之兵。幾三十萬。非不多也。然分守城寨。故每路戰兵。大率不過二萬餘人。坐食芻糧。不敢輕動。蓋不知賊人果犯何路。其備常如寇至。彼則不然。種落散居。衣食自給。忽爾點集。併攻一路。故敵人之衆。動號十餘萬。以我分守之兵。拒彼專舉之勢。衆寡不敵。遂及於敗。且彼爲客。當勞而反逸。我爲主。當逸而反勞。我若復用此計。使彼勞我逸。則取勝必矣。臣等請於鄜延環慶涇原路。各選將佐三五人。使臣一二十人。步兵二萬。騎兵三千。以爲三軍。訓以新定陣法。候其精勇。然後觀賊之隙。使三軍互掠於橫山。降者納質厚賞。各令安土。拒者併兵急擊。必破其族。假若鄜延一軍先出。賊必大舉來應。我則退守邊寨。或據險要。勿與之戰。不越旬日。彼自困弊。勢將潰歸。則我復出環慶之軍。彼必再點兵而來。卽又有涇原之師。乘閒而入。使賊奔命不暇。部落攜怨。我則兵勢自振。如宥綏二州。金湯白豹。折蓋等寨。皆可就而城之。其山界蕃部。去元昊且遠。求援不及。又我以堅城據之。以精兵臨之。彼旣樂其土。復逼以威。必須歸附。以圖自安。三二年間。山界可以盡取。

此春秋時吳用三師破楚之策也。元昊若失橫山之勢，可謂斷其右臂矣。矧漢唐之舊疆，豈今日之生事。此攻策之得也。是日公與范公指陳於上前，數刻乃罷。元昊既遣賀從勉至，具牒稱天授禮法，延祚元年及云本國大王，爲已據本處國號，無上章表體式。今有函書內男邦泥定國兀卒屑霄，上父南朝皇帝，其兀卒如古單于可汗之類。南朝使至本國，坐蕃宰相之上，見兀卒時，兀卒離雲牀，問聖體萬福，願與南朝百年爲父子，兼契丹遣人到本國言南朝。今梁適言知契丹與彼是親，請諭令蚤議通和，故遣從勉等來。從勉至都亭驛，承受使臣取來書至二府，乃諭以文字名體未正，又名一字犯聖祖諱，不敢進，稱男雖恭順，然亦無不稱臣之理。乃遣邵良佐同往議之。後又遣人至，亦未從朝廷約束。時二府以宿兵已久，姑欲從之，公執爲不可。衆未聽，屢合對於上前。宰相晏殊曰：衆議已同，惟韓琦爲不然。仁宗顧公，公歷陳其未便。上曰：更且議之。公至政事堂，持議益堅。晏殊至變色而起，公乃退。而上章曰：今西界遣人議和，其患有三。朝廷曾達意北敵，欲令元昊納款，其答書云：梁適曰：陳夏臺之事，已差左金吾衛上將軍耶律祥、彰武軍節度使王惟吉、齋詔諭元昊令息兵。況其先臣德昭，北朝曾封夏國王，仍許自置官屬。至元昊亦容襲爵，自來遣人進奉，每辭見燕會，並陞坐於矮殿。今兩朝事同一家，若元昊請罪，其封冊禮待亦宜一如北朝。臣觀邵良佐賊中語錄，乃云賊言朝廷議和，何必往問契丹。昨昊賊先遣人至保安軍，言爲朝廷差梁諫議適往北朝，令本國議和。北朝亦差耶律祥等至本國，故遣賀從勉等持書而來盟。是昊賊因北寇達意而來，及與良佐語，反不承納。又所求稱號，卽與北寇書中事體相違。此事固有疑，若朝廷且務休兵，許



其不臣。契丹聞之。必然別索名分。既不可屈。則恐因此爲名。再墮誓約。此一患也。若只許冊爲國主。略增良佐所許歲遺之數。朝廷更不差人。只令來人齎詔而回。恐賊未副所望。則謂朝廷已與之絕。必忿而興兵。北人亦謂阻其來意。緣此生事。此二患也。若再遣人齎詔諭以封冊之禮。不可異於北朝。更優增良佐所許之數。賊既從命。則契丹以爲己功。遣使來賀。或過自尊大。或頻有邀求。久則難從。此三患也。朝廷始欲假契丹以制元昊。事未可知。而三患已形。勢不得已。則莫若體其輕者行之。其欲呼爲吳祖及自稱年號。又遣使到彼。參於殿上。與陪臣爲列。此終豈爲便。望且令中書樞密院再三論難。使朝廷口大體。契丹無爭端。以此議和。庶爲得策。朝廷遂遣大理寺丞張子奭往與之議。子奭回。元昊雖復欲稱臣。然歲乞賣青鹽及增歲給之數。公又言子奭嘗諭西界令盡還前所侵延州地。終未聽從。此於朝廷所繫者大。且栲栳塞門安遠黑水等寨。自爲賊所破。直至延州。更無障蔽。其承平長寧南安等寨。亦當時倉卒棄之。今若遂不修復。則斥堠至迫。而邊民不敢耕殖。豈得爲延州之利乎。又聞賊更欲每年入中青鹽十萬斛。今只以解鹽半價約之。已及二十餘萬貫。并所許歲幣僅四十餘萬。此乃與北敵之數相當。議者又欲許其入中青鹽。卻復所侵邊地。臣竊思之。亦恐未爲全計也。緣青鹽只於保安軍入中。必難盡易。當須官自輦置別州。且疲弊之後。可復興此勞役乎。自來沿邊熟戶。與西界蕃部交通爲常。大率以青鹽價賤而味甘。故食解鹽者殊少。邊臣多務寬其禁。以圖安輯。惟漢戶犯者。坐配隸之刑。曾無虛日。今若許入中青鹽。其計官本已重。更須增價出賣。則恐治邊蕃漢。盡食西界所販青鹽。無由禁止。解鹽之利。日漸侵削。而陝西財

用。不得不屈矣。是使西賊蓄銳俟時。禍變不測。其勢必然。今急欲議和者。但見目前苟且之利。而不顧貽患於國家。欲乞朝廷熟慮。今來所許歲幣已厚。須是盡還延州侵地方。與約和。其欲入中青鹽。決不可許。若西賊緣此未肯納款。卽乞蚤議修復侵廢城寨。爲一路經久保守之計。其後夏州又遣張延壽等來。使人凡五至闕下。元昊卒稱臣。進納栲栳鎌刃南安承平四寨。朝廷止增歲幣。不許通青鹽。封冊爲夏國主。云。公以西夏講和之初。邊防當有處置。乃言朝廷已封冊夏國。又契丹以西征回來告。當此之時。若便謂太平無事。則後必有大憂者三。若以前日之患。而慮及經遠。則後必有利者一。請略言之。自羌人盜邊以來。於今七年。小入大至。未嘗挫其鋒。今乘彙勝之氣。而與朝廷講和者。得非凡軍興之物。悉取其國人。而所獲不償所費。又久絕在邊和市。上下困乏。故暫就稱臣之虛名。而歲邀二十萬之厚賂。非爲得計邪。且契丹勢素強。而夏人尙敢與之抗衡。若使其歲享金繒及和市之利。國內充實。一旦我之邊備少弛。則必有窺圖關輔之心。此臣所謂後必有大憂者一也。契丹昨以羌人誘致邊民。遽往討伐。旣不得志而還。見朝廷封冊曩霄。其心必固不樂。近諜者傳契丹國人語云。往河西趨沙漠中。所得者惟牛羊爾。若議南牧。則子女玉帛。不勝其有。臣恐契丹異日。或更有邀求。或請絕西人之和。以墮盟誓。且河北兵驕不練。忽爾奔衝。則必震動京師。此臣所謂後必有大憂者二也。又昔石晉假契丹之力以得天下。歲財遺繒帛三十萬。今朝廷歲遺契丹五十萬。夏國二十五萬。使二寇日以富強。而國家取之於民。日以朘削。不幸數乘水旱之災。則患生腹心。不獨在二寇。此臣所謂後必有大憂者三也。昨契丹自恃盛彊。意欲平吞夏國。倉

卒興師。反成敗。強悍之性。切於復讎。必恐自此交兵未已。且寇敵相攻者。中國之利。此誠朝廷養謀觀釁之時也。若能內輯紀綱。外練將卒。休息民力。蓄斂財用。以坐待二賊之弊。則幽薊靈夏之地。一舉而可圖。振耀威靈。彈壓彝夏。豈不休哉。此臣所謂後必有大利者一也。臣願陛下深思。去大憂而取大利。則爲天下之福。今范仲淹、富弼往河東河北。經制邊事。必有所陳。然臣久在陝西。敢陳陝西合措置事。且鄜延環慶涇原秦鳳四路。雖罷招討使。而邊備不可弛。請仍選有才望近臣爲之主帥。特降手詔。委之久任。使其經營一方。以備羌人翻覆之變。又四路所駐兵十分中。宜留六分在邊。二分令東還。二分徙屯近裏州軍。其鄜延路徙屯河中府。環慶涇原路徙屯邠州。永興軍。秦鳳路徙屯鳳翔府。逐路分鈐轄一員。駐泊都監二員。與逐處知州同行訓練。而本路仍領之。非有事宜。不得輒抽動。其徙屯軍馬處。知州才望輕者。請選人代之。又四路所抽就糧士兵。請委逐路帥臣相度。歲分兩番。留一番在邊。一番放歸本處。不惟減節邊上糧草。兼使無久戍之勞。又陝西州軍。經南郊賞給之後。官帑例皆空虛。今范仲淹若過陝西。宣撫。則又有軍閒特支。徒益所費。若臣策可行。陝西亦別無處置。不必仲淹更往也。復見諸路昨招收宣毅兵僅十一萬。然朝廷物力未充。何以贍給。況閩里竊發。自有巡檢縣尉可以捕捉。若防羣盜。只當益屯一路。都會之地。不必每州盡要防守。其宣毅兵欲乞河北河東外。其京東京西淮南兩浙江南荆湖福建等路。每指揮可減以三百人爲額。後有闕卽招填之。今天下兵冗不精。耗蠹財用。陝西河東河北京東州軍。已曾差官揀選。其餘路亦請選近上內臣。分往揀選。所貴宥食可蠲。而經費可給也。上悉施用其言。



# 韓魏公集卷之十三

## 家傳

八月以公爲陝西宣撫使。知制誥田況副之。初西夏方議講和。公以爲邊備不可弛。請與范公互往陝西。旣命范公陝西宣撫。俾未行而移文治事。范公又奏河東亦當爲備。仁宗謂任中師嘗知并州。今可往。亦如范公。未須行。公言賊請和無他。則二人遙領宣撫之事可矣。彼若未副所望。必乘忿爲邊患。當速遣仲淹河東。則臣方壯。可備奔走。不煩遣宿舊大臣。上於是罷中師行。以公代范公往陝西。范公宣撫河東。未行而請益兵數萬。屯河陽蒲中。及以兵從。公以爲不必請兵。上前議未合。退於殿廬中。范公猶爭。以非益兵不可。公曰。若爾。則某乞自行。不用朝廷一人一騎。范公色忿。欲再請對。以道公語。會杜祁公、富公皆贊公說。卒不發兵。范公亦不以爲忤也。公旣至關陝。屬歲大饑。羣盜嘯聚商虢之郊。張海、郭貌三黨君子。范三、李鐵槍者。爲之渠率。衆稍相合。涉京西界。劫掠州縣。環繞虢州盧氏之東。洛陽長水之西。脅從者僅千餘人。繼而光化軍宣毅卒叛五百餘人。員僚邵興爲之長。至商於灤口。衆已千餘人。與永興東路都巡檢使上官琪遇。琪與戰。失利。琪之餘軍以失主將。悉潰散於藍田界上。藏匿山谷間。邵興又距商百里。揭榜招誘本州鑄錢監重役配兵約二千人。皆郵延涇原失陷主將正軍。及鼎澧兵鄂索作過人配隸籍中。商虢藍田。馳急報於延雍。而帥臣未有所處。會公入關。尋遣屬官薛向來傳往商於料簡錢監役兵。其舊係

沿邊禁軍。卽令卻歸元配州軍。仍隸籍鼎澧岳鄂州壯健役兵。並押赴陝府。填龍猛龍騎壯勇闕額。興誘致之謀。遂不得行。又遣侍禁黃琮、范遷、齋宣撫司勝。招致上官琪下散軍。諭以免罪歸所屬。仍召楊柎、謝雲行、張信。將沿邊土兵入山捕張海等。邵興以無援迫逐急。竄入興洋界。又遣秦州將官李方邀殺之。張海等相繼殲。擒捕餘黨殆盡。關輔遂安堵矣。是冬大旱。河中同華等十餘州軍。物價翔貴。饑民相率東徙出關。公卽選官分詣州縣。發省倉以賑之。又奏差提點刑獄許宗壽。專切往來提舉。時止蒲華同三州救濟。過二百五十四萬二千五百三十七人。他州人數稱是。時民力久困。公乃蠲賦役。察官吏能否者。陞黜之。又以兵數雖多。而雜以疲老。耗用度。選禁軍不堪征戰者。停放一萬二千餘人。後田況乞選諸路軍。不堪戰者爲廂軍。云若謂兵驕久。一旦激汰。恐致亂。則去年韓琦汰邊兵萬餘人。豈聞有爲亂者。公使還。復陳涇州置四路招討司非便。詔罷之。復逐路經略安撫使。公以陝西解鹽自改法以來。議者多以爲不便。惟太常博士范祥所論最精密。公請令祥與三司講經久之利。朝廷遂遣三司副使魚周詢。同祥至陝西。相度利害。周詢還。且言祥法可行。三司亦請如祥議。轉運司言恐失范宗傑前法所得之課。公言宗傑前法。官自鬻而吏苦輦載之役。於邊儲無補。祥之新法。使商旅入緡於沿邊而得鹽。沿邊芻糧以見錢而糴。不勞民而其利溥。願必行之。時議者雖未一。而其後卒用祥法。又薦國子監直講石介。青州千乘縣主簿孫復。介官寘之文館。復請改京官。從之。初上旣用公。與富公范公在二府。銳意天下事。責成大臣。出手詔曰。比用韓琦、范仲淹、富弼。皆是中外人望。不次拔擢。今韓琦暫在陝西。仲淹、弼宜與宰臣章得象有當。

世急務。可悉陳之。公得是詔。益勇於報効。時朝廷自西鄙用兵。二府多合班奏事。公抗言辨論。未嘗顧避。事雖屬中書。有不當者。亦對上指陳。以實。同列多不悅。獨仁宗識之曰。韓琦性直。監進奏院。蘇舜欽。因本院。賽神聚飲。預會者。皆當世聞人。舜欽。宰相杜衍之壻。御史以故。極論之。事下開封府。劾治。上夜遣宦官散捕。同飲者送獄。翌日。公對曰。夜來聞遣內臣。遶京師。捕官職。甚駭。物聽。此事。但付有司。自有行遣。陛下自卽位。未嘗爲此等事。今日何至如此。上悔見於色。在朝姦邪者。旣欲因奏邸事。傾正人。宰相章得象。晏殊。不可否。參知政事賈昌朝。陰主之。張方。平。宋祁。王拱辰。輩。皆同力以排。至列狀言。王益柔。作傲歌。罪當誅。益柔。范公所薦。試館職也。中書方進稟此事。公徐進曰。益柔狂語。何足深校。方平等。皆陛下近臣。今西方用兵。大事固不少。不聞略有論列。而同狀攻一王益柔。此亦其意可見也。上意釋然。富弼。河北宣撫。還至都門。除知鄆州。公上疏曰。臣伏覩前月二十九日。杜衍。范仲淹。富弼。並罷政事。出補外任。臣竊謂陛下用杜衍爲宰相。方及一百二十日而罷。此必陛下見其過失。非臣敢議。范仲淹。以夏人初附。自乞保邊。朝廷因而命之。固有名矣。至於富弼之出。則所損甚大。臣始不敢容易奏陳。慮言事臣僚。與縉紳高識之士。必有爲陛下別白論列者。數日觀聽。略無一人啓口。得非惜身畏禍。人之常情。受國重恩。備位樞輔。若事有干國家之大計。惑天下之耳目。豈可偷安固祿。隱而不言。竊見富弼大節難奪。天與忠義。昨契丹領大兵壓境。致謾書於朝廷。倉卒之間。命弼使敵。弼割老母之愛。蹈不測之禍。以正辨排屈強敵。卒復和議。忘身立事。古人所難。故近者李良臣自虜來歸。盛言北方皆稱重之。陛下兩命弼爲樞密副使。皆弗有其功。

辭避弗受。逮抑令赴上。則不顧毀譽。動思振緝紀綱。其志欲爲陛下立萬世之業耳。去年秋。北寇點集大兵。聲言討伐元昊。朝廷未測虛實。弼以河朔邊備未設。又自請行。於今在外。已是半年。經久禦戎之術。固已蓄於胷中。事畢還朝。甫及都門。未得一陳於陛下之前。而責補閒郡。外人不知得罪之因。臣亦痛弼有何負於朝廷而黜辱至此。臣恐自此天下忠臣義士。指弼爲誠。孰肯爲國家之用。所損豈細哉。臣固知朝廷成命。不可追改。然尙有一策可救其失。願陛下試加詳擇。臣竊見近日李因和多疾。陛下欲召李昭亮赴闕。管幹本司公事。而武臣中求一代昭亮者。皆難中選。臣謂陛下不若因此改弼知定州。仍兼總管之職。遣一中使宣諭令赴闕。奏河北公事畢。赴任。俟其陛對。慰而遣之。弼素稟忠義。感此恩遇。惟思效死。豈敢更以內外識任爲意。別有論列。如此。則是朝廷以北事專委富弼。以西事專委仲淹。使朝夕經營。以防二賊之變。朝廷實有所倚。又北人素知弼之威望。亦可以杜其輕發之志。若無事則棄於閒郡。有事則責令捍邊。不惟措置後時。亦是國家失體。臣所以不避朋黨之疑。思一寤於聖聰者。蓋以臣下朋黨。本求進身。今臣叨竊寵任。班署已優。不能惜事寡言。隨衆上下。漸圖進用。而救辯得罪之臣。自取禍患。臣爲朋黨。不亦拙乎。願陛下察臣此心。則朋黨之疑自解。兼近日臣僚多務攻擊忠良。取快私忿。非是國家之福。惟陛下久而察之。不報。公前在秦州。嘗言興永洛城不便。會公歸朝。宣徽使鄭戩爲四路招討使。主靜邊寨。主劉滬議。奏於朝。遣屬官著作佐郎董士廉同往城之。公宣撫還。奏曰。今朝廷未能討伐元昊。則爲守禦之計。修建城寨。遇賊至。清野以待之。當不戰而自困矣。臣自涇原路相視城寨。須當營葺。然鎮戎軍及山



外弓箭手。去年差役修城。已有勞苦之嗟。若今春止令增築。所居城堡。必自無辭。如聞更修生戶。獻永洛城。頗爲未便。蓋永洛城通秦州道路。自涇原路新修章川堡。至秦州牀穰寨。百八十里。皆生戶住坐。止於其中。通一徑。須築二大寨及十小堡。方可互爲之援。其土功自以百萬計。仍須採山木以修敵棚。戰樓。廩舍。軍營。及防城器用。雖卽營就。又須正兵三四千人。更歲積糧草。始能屯守之。其費若此。止求一日以通秦原之援兵。兼去儀州黃石河路才較兩驛。劉滬昨已降永洛城一帶生戶。近李中和又屈伏隴城川蕃部。各補職名爲熟戶。若進援兵。動不下五六千人。諸小蕃族。豈敢要阻。是則雖無永洛之援。官軍亦可往來。且近邊城堡。切於保聚人民。尙力有未及。何暇於孤遠無益之處。枉勞軍民乎。請就差劉滬李中和爲涇原秦鳳路巡檢。令每月互領兵於永洛隴城川。習熟所通之道。以備緩急策應。仍下陝西四路總管司。涇原路經略司。且併力修葺。逐處未了堡寨。其永洛城候向去別奏聽旨。詔從之。旣而戢罷四路招討使。改知永興軍。戢乃坐前帥移文。飭滬等督役如初。二人者遂不奉詔。興作不已。知渭州尹洙召滬者。再不至。乃命瓦亭寨主張忠代滬。滬復不受代。總管狄青於是親至德順軍。攝二人者械送於獄。戢力救於朝。謂洙等沮滬等功。又乞令不豫商量。朝廷遣三司副使魚周詢往視利害。公曰。今欲專罪洙青。而置滬等不問。恐害邊計。若以嫌自避而不言。致朝廷賞罰有失。是不忠。滬等實違節制。何可無罪。列十事以辨析。周詢還。主戢議。遂徙洙知慶州。而城永洛。滬但降官。士廉贖金而已。士廉詣闕訟其事。是時公與范公富公杜公。欲盡革天下弊事。而小人權倖皆不便。諸公旣相從。皆罷去。公亦自謂迹不安矣。因自請補外。五

年三月。以資政殿學士知揚州。轉給事中。州自僞命楊行密以軍儲乏。於民常稅之外。借取其半。借者不載稅籍。公謂聖朝不當有無名之斂。請爲蠲之。公在陝西。屢陳天下置義倉不便。至此始有詔罷之。已輸之粟。令悉歸官廩。公謂非當日建倉之意。於民失信。請盡發以賑貧乏。七年五月。徙知鄆州。京東素多盜。捕盜之法。以百日爲三限。限中不獲者。皆抵罪。盜未得而被刑者甚衆。公請獲他盜者。聽比折除過。捕者有免刑之路。故盜多獲。朝廷著爲天下法。至今用之。十一月。貝州妖賊王則據城反。河北用兵。十二月。除公知真定府。貝州平。鎮之士卒死敗圍者。賻賞於家。涅孤兒使繼衣廩。有功得補將校者數百人。已降宣補置。在逐指揮。河北安撫使賈昌朝。因二處小有語言。乃請已授宣軍員。一齊更易。已得旨施行。公言。今兵驕易搖。當鎮靜以彈壓。苟動有疑畏。則上下不寧矣。列校就職已安。不可紛然遷徙。願如舊以安衆心。從之。北寨谷口有連虜界者。山林舊禁採伐。後於寨南三十里。悉禁之。民不爲便。公聽樵採如故。八年四月。河北置四路安撫使。除公定州路安撫使。都總管。知定州。前此守臣皆武臣。安於無事。循尙姑息。兵頗驕縱。公至則修明軍政。剷除宿弊。士卒犯令。情涉暴橫者。立斬以徇。連營惕息。皆就律。有詔。士兵闕。都頭以上。皆自京差補。公謂士卒習藝。有階級進遷之望。一旦窒其路。於軍制未安。力請得如舊法。近制諸軍在緣邊而亡命者。徙家屬於內地。蓋防入於化外。公曰。一身犯法。未必皆逃賊中。使父母妻子流離千里之外。轉死道路。有足矜者。奏得不徙。考李衛公遺法。爲方圓銳三陣。以教兵。於是軍聲震河朔。裨將如狄青輩。熟聞教戒。後亦爲名將。先時契丹入漢界爲寇。吏輒禦捕。則以引惹得罪。故劫掠居民不已。而官司

莫敢禁止。公先以帥檄移賊中，使約束部下，尙不聽。乃飭邊吏以時掩殺之。朝廷亦聽公如此。自是虜寇莫敢犯塞。會大水歲饑，公夙夜竭力以修荒政，廣儲菽粟，設區處以待流徙之民。遠近歸之如市。又募其壯者，使治城隍。至春復給路糧，遣歸舊業。全活者不可勝數。優詔褒美。略曰：都轉運司吳鼎臣等奏：去年河北艱食，人戶流亡，卿多方擘畫，全活人命及五七百萬，並歸本業。蓋是卿用心拯救，朕甚嘉之。河北安撫司戒邊城禁民，毋得市米出門。過四斗者坐之。公曰：諸門豈能日以升斗較之哉！況兩熟戶亦吾民，何可不恤也。命勿禁。時宦官楊懷敏管幹河北屯田塘泊，奏禁定州西北山林不得樵採。旣而督州縣自恬河北，以此巡邏日益嚴，犯者輒置於法。邊人或徙居他處。公奏曰：比朝廷欲禁近邊山林，不許斬伐，以杜敵人入寇之路。是時并以近裏淺山耕熟之地，槩行禁止，致邊民遽然失業。今薪炭翔貴，翻令敵人乘時以取厚利。臣遣官行視，可禁之處，去賊境尙五六十里，亦可廣爲防蔽。已別定可禁之地，揭榜諭民。非今所禁者。任採伐之。先是公在真定，已開北寨山林。至是又除此禁，民得地六百餘里，民心莫不悅而使之。唐縣四山口，舊以下戶二百人主巡守。公悉遣禁卒代之，得歸農業。皇祐元年七月，上思念執政舊臣，諭政府令推恩。於是十餘人並進官。公與富公方領安撫之任。同除資政殿大學士。二年，明堂成，授禮部侍郎。三年八月，除觀文殿學士，再任河北。自慶歷八年，沿邊始廢見錢入中，而以茶鹽香藥見錢作四稅。近裏州郡，卽依康定二年敕作三稅。由是便糴州軍，積滯文鈔至多，商賈不行。又爲富室賤價收蓄，轉取厚利。以至穀價增貴，米斗七百，甚者千錢。公以軍儲漸窘，言四稅三稅之法不便。前後章十上，至是始有詔。

河北沿邊入中糧草。復行見錢之法。衆議皆以爲便。公在定久。民德公深。數州之民。詣闕搗登聞鼓。乞立公生祠。時雖不許。迨公薨。定州競爲公廟。後又有詔。載於祀典。五年。拜武康軍節度使。河東路經略安撫使。知并州。入境罷前帥所興不急之役。宦官廖浩然爲走馬承受。誣奏前帥李昭亮。因移成德軍。公奏曰。臣至此察訪。浩然所言多誣罔。近差侍禁馮靖同承受。浩然忌其廉潔。無名奏納。朝廷亦移靖他路。今浩然誣逐一大帥。又望風誣逐一同職官。朝廷略不辨證。皆從其請。官吏皆憂歎不安。按浩然性貪恣不法。狀甚多。願召還使保全。不爾。臣將行法矣。仁宗俾代歸。敕本省鞭之。契丹侵我天池。公使裨將蘇安靜諭之曰。爾嘗求我修池神之廟。得爾國移文。今固在。曷見侵也。虜不服。安靜以移文示之。乃服而去。又侵我聖佛谷。朝廷與之。旣以黃菟山麓爲界。乃侵不已。公又使安靜與之爲約。揭石塹地而限之。後虜人遣蕭滬。吳湛來言。黃菟山之界。已守約不敢渝。此後南北界。願各謹封略。以公文授館伴使張昇。一作昇昇以生事不敢受。往白政府。時公爲樞密使。諭昇曰。賊辭服矣。宜速受之。異日要切之據也。太宗朝。潘美爲帥。時賊未講和。頻出寇鈔。並邊之民甚苦之。美乃悉令內徙。空此田以爲禁地。歐陽修嘗奏乞耕之。朝廷就委宣撫使范公相視。時明鎬爲并帥。沮止之。公曰。此皆我腴田。民居舊迹猶存。今虜日加侵。苟失不耕。是將遺虜也。乃以代州寧化軍如岢嵐軍例。去北界十里爲禁地。自餘地就委鈐轄蘇安靜。竇舜卿與兩州通判。召募強壯之民。刺爲弓箭手。給田令住坐防邊。得戶四千。墾田九千六百頃。三司歲取河東木植數萬。上供巖谷深險。趨河遠。民力艱苦。旣行。河路迂曲。涉一二歲始至京。主吏往往破家產。又府州沙谷保德。

軍大堡火山軍雄軍嵐州合河等津。轉運司規微利。諸津皆置渡斂錢。往來者甚艱阻。困於刻剝。深爲沿邊之患。公奏悉罷之。麟州僻在河外。番漢雜處。得以捍邊。可省東兵遠戍。祖宗以來。撫御異於他州。以狄性嗜酒。故官無榷酤。自慶歷後。西賊犯邊。人戶彫殘。謀利之臣。不識馭邊體。乃興酒禁。失人心。公請除之。詔旣從。又以府州相望咫尺。人情事體皆同。亦當弛禁。未報。至公在中書。因祫享赦書。亦罷之。公以天下里正衙前爲弊已久。因奏曰。州縣生民之苦。無重於里正衙前。自兵興以來。殘剝日甚。甚至有孀母改嫁。親族分居。或棄田與人。以免上等。或非命求死。以就單丁。規圖百端。以苟脫溝壑之患。殊可痛傷。國朝初置里正。主催稅及預縣中差役之事。號爲脂膏。遂令役滿。更人重難。衙前承平以來。科禁漸密。凡差戶役。皆令佐親閱簿書。里正止令代納逃戶稅租。及應無名科率。亦有未曾催稅。已勾集上州。主管綱運。又每鄉被差疏密。與物力高下不均。富者休息有餘。貧者敗亡相繼。豈朝廷爲民父母之意乎。請自今罷差里正衙前。止差鄉戶衙前。令轉運司將逐州軍見勾到里正衙前人數。立爲定額。令本縣令佐將五等簿於一縣諸鄉中。第一等選一戶。物力最高者爲之。如更差人亦倣此。若甲縣戶少而役蕃。卽權許於乙縣戶多而役稀處。差簿書未盡實。而願決戶者亦聽。其稅賦只令戶長催輸。以二年一替。於是下京畿河北河東陝西京東京西轉運司相度利害。而皆請如公所議便。遂詔罷天下里正衙前。先是公爲樞密副使。言并益州素號大府。昔朝廷責其叛命。遂降州名。今四海一家。皆被聲教。獨此二郡。尙以惡逆貶之。士人常以爲恥。宜因赦恩。俾復舊號。不報。至此上奉太宗御容。安於并之統平殿。公因又言。太宗皇帝以劉繼元請

命後時。毀太原舊城。徙其民於唐明。因降州爲軍事。於今州不書牘。門無樓。不立戟。至此幾八十年。當時助紂之民。淪沒殆盡。後之子孫。奉賦役。沐聖化。與四方同。今儀衛入境。士民歡呼。願因此時。與除降貶之迹。以慰衆心。章旣上。翰林學士胡宿曰。昔高辛氏之二子。不相能也。堯遷閼伯於商丘。主火。而商爲宋。星遷實沈於臺駘。主水。而參爲晉。星國家受命。始於商丘。王以火德。又京師當宋之分野。而并爲晉地。參商仇讎之星。今欲崇晉。非國之利也。自宋興。平僭僞。并最後服。太宗削之。不使列於方鎮。八十年矣。謂宜如舊制。公議遂格。後公爲相。卒因裕享赦恩。復二州爲太原成都府焉。帥府歲遣將統內郡兵戍河外。謂之防狄。公曰。羌人服命久矣。平時徒耗邊廩。寇來當豫知。罷不遣。又請三路兵。每遇春秋大閱。武藝絕倫者。與免軍中諸役。將窠有闕。先補之。從之。大通監西冶。鍊青鐵十餘萬。所用礦炭錢糧。自劉繼元於交城。縣直取於民。所積鐵已數百萬。可支百年支用。公請權停興。扇五七年。詔從之。河東俗雜羌彝。死者燔而後瘞。貧者寄骨佛祠中。歲久盈積。不可勝數。公下令開諭。自今毋得燔。爲買田近郊。立表四隅爲園。刻石著令。使民得葬於園中。自是風俗遂變。公屬疾。奏乞太醫齊士明。而翰林醫官院言。士明當診御脈。不可遣。上曰。韓琦。吾重臣也。立命內侍竇昭齊。挾士明來視之。公因以疾。乞上旄節。守便郡。命以節度使知相州。并人環擁號泣者萬計。盡日不得出郭門。至有毀橋斷路。隨數驛然後還者。相州利城軍鐵冶。四十年前。鐵礦興發。山林在近。易得礦炭。差衙前二人。歲納課鐵一十五萬觔。自後採伐。山林漸遠。所費浸大。輸納不前。後雖增衙前六人。亦敗家業者相繼。本州遂於六縣中。白差上等人戶三十家充軍戶。更不興扇。

止令歲納課鐵。民甚爲苦。公奏停之。又論河北諸州。當權鹽之初。以官鹽散坊郭主客戶。令納見錢。及鹽法通行。其鹽錢遂爲半額而不除。主戶則尙能隨屋稅納官。客戶則逃移莫知其處。但名掛簿書而已。遂差坊正五七人。直令認納。謂之客戶乾食鹽錢。人皆陪錢百餘貫。斂之無名。良可矜憫。請應河北客戶乾食鹽錢。令坊正陪納者。特蠲除之。詔從之。







# 韓魏公集卷之十四

## 家傳

至和三年七月。疾既愈。召爲工部尙書三司使。將上道。除檢校太傅。充樞密使。溪洞蠻彭仕義納厥子師寶之妻。師寶乃與子投辰州告父之惡。且言將謀叛。轉運使李肅之等遂領兵討之。自是入寇不已。又遣寶舜卿等經制之。自此已數歲矣。仕義方乞復通貢奉。卻欲得投來子孫。二府合議。宰相文彥博呼吏擬奏。許仕義貢奉如舊。卻令送還二子。公聞之竊哂。彥博正色曰。且聽彥博處置。何笑耶。公曰。此事未安。二子旣還。則爲魚肉矣。他日朝廷何以來遠人也。遂議遣殿中丞雷簡夫往議之。先約勿殺師寶。俾知龍賜州。然後許就降。仕義乃聽命納款。荆湖之間無事。公以樞密院圖籍紛亂無紀次。不可考究。乃奏曰。歷古以來。治天下者莫不以圖書爲急。蓋萬世之根本。後世之模法。不可失也。恭惟我宋受命幾百年矣。凡機密圖書。盡在密院。而散逸蠹朽。多所不全。至於近歲。文書欲求證用。已不可得。臣比到院。因北虜爭寧化軍地土。令檢北界朔州牒寧化軍。稱天池廟係屬南朝。當日元牒。桑月檢之不獲。及因西人理會麟州疆界。亦尋慶歷中。臣在院日。與西人商議納款始末。文案亦已不全。以此知機要文字。從來散失甚多。請差官於諸房討尋編錄。一本進內。一本畱樞密院廳。以備經久之用。於是自建隆以來。以歲月先後事類相從而纂集之。得祖宗御筆所裁。則悉上之。總千餘帙。後至中書亦行之。又言內外文武官俸入添支。并將

校請受。雖有品式。而每遇遷徙。須由有司檢勘中覆。至有待報歲時不下者。請命近臣就三司編定爲祿令。又以所給驛券。皆未有定例。或多少不同。乃會萃名數。而纂次之。爲驛令。頒天下。三司吏自此不得復弄文移。爲稽留。賂賂自絕。又奏曰。嘗覽前代。見兩漢之世。其於鰥寡孤獨老眊篤癯之民。每詔郡國。則必哀憐軫惻。閒有粟帛之賜。故大漢之德。感人之深。不獨當時之人。思愛不已。至於後世。亦嗟歎而稱美之。陛下紹祖宗積業之業。至仁至慈。視天下之民。猶父母保赤子。惟恐其有傷也。豈愧於二漢哉。但賑恤之事。議者有所未至耳。請罷鬻諸路戶絕田。募人承佃。以夏秋所輸之課。給在城老幼貧疾不能自存者。乃詔天下置廣惠倉。仍俾諸路提點刑獄司專領之。歲終具所支納上三司。十萬戶以上。畱一萬石。七萬戶八千石。五萬戶六千石。三萬戶四千石。二萬戶三千石。萬戶二千石。不滿萬戶一千石。有餘則許鬻之。熙寧中。天下方散青苗錢。河北提舉官王廣廉乞併廣惠入常平。以廣青苗之本。此倉遂廢。公又言。朝廷頒方書諸道以救民疾。而貧下之家。力或不能及。請自今諸節鎮及益并慶渭四州。歲賜二十萬。餘州軍監十萬。委長吏選官合藥。以時給散。從之。又以天下見行編敕。自慶歷四年後。距今十五年。續降四千三十餘條。前後多牴牾。請命刪定爲嘉祐編敕。迨公爲相。又專總領。後屢修編敕。而議者以嘉祐爲詳平。又請稍出內帑錢糴粟數百萬。實邊備。遣官汰三路病弱不堪出戰馬。廢在京估馬司。歸羣牧司。以絕券馬艱阻之弊。豐州古九原也。與麟府鼎足。向爲羌人所破。公建遣郝質。王慶民。郭靄。修復之。嘉祐三年六月。文潞公罷相。富鄭公遷昭文館大學士。拜公次相。制曰。亮成天工。實繫於宰職。緝熙王道。允寄於賢才。矧久

服於機廷。且周知於治體。俾正中階之象。用膺次相之文。既考師言。復涓剛日。式揚孚號。誕告庶工。推忠協謀。佐理功臣。樞密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傅。行工部尚書。上柱國南陽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七百戶。食實封一千四百戶。韓琦志度純深。才致高妙。行足厚於風俗。言必合於典常。立於本朝。毅然懷體國之色。訪於大略。直哉有匪躬之風。曩者獷俗擾漫。勁兵宿野。始仗指蹤之略。遄升基命之司。功濟西師。得關中之感悅。策畱樞府。底河外之附輸。閒從書殿之華。就寵師干之拜。持中山之師節。臨大鹵之盛秋。寂無邊虞。深得戎重。召言還國。中命登樞。總是煩機。乃茲舊物。謀而鮮過。慮不及私。備挹猷爲。罄宣忠力。文武參試。固亮節之卓然。台宰對司。在至公之允若。是用參之龜策。付以機衡。仍登書殿之名。更拓土田之賦。於戲。寅亮天地之化。調序陰陽之和。衡石無心。以平而爲體。橐籥有道。以虛而爲宗。勉思此言。同底於治。可特授依前行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中書習舊弊。每事必用例。諸房吏惟意所去取。公令刪取五房例及刑房斷例。除去冗謬者。爲綱目類次之。每用例皆不可隱。非所載者。吏亦不得用。自是諸吏不能擅高下。崇文院白本書。歲久多蠹。又散失不全。乃於館閣自擇儒臣三員。充編校官。據崇文總目。收聚遺逸。刊訛謬而補寫之。又以黃紙爲別本。以絕蠹敗。命姚闢、蘇洵編纂禮書。成百卷。號曰太常因革禮。選官分詣諸路。寬恤民力。均定田稅。天下河渠事。舊三司置案主之。因大河屢決。公謂非專置職守。無以責任。乃修舊制。置都水監。罷武吏爲提點刑獄。川廣福建等凡十一路。增置轉運判官一員。給享前進擬赦書。條目極多。惠澤及民甚廣。及宣赦畢。咸稱前後赦恩。未

嘗如此。命諸路敦遣學行尤異者。續食詣京師。館於太學。試舍人院。差次授官。進士高第三人。常循列。不次進用。欲使增資任以養人才。緩進之以觀自效。自第一人而下。入仕之恩。率差降焉。推擇柴氏一人。令歲時親奉周室祀事。封崇義公。給田一頃。凡祭享所須。悉從官給。以法堯舜。國賓春秋三統之義。又以示存亡繼絕。以廣繼嗣之福也。自唐建中始有茶禁。近歲爲患尤甚。官受濫惡。而民間私藏盜販。犯者實繁。嚴刑重誅。無有虛日。於是降詔盡弛此禁。俾通商利。歷世之弊。一旦除去。天下莫不稱頌。諸州牧馬草地。馬少而閒田多。往往爲民浸耕。遣職方員外郎高訪詣河北標定。除畱牧放外。餘田聽下戶請佃。乃得贖田三千二百五十餘頃。歲得穀十一萬七千餘石。絹萬三千二百餘匹。草十六萬一千餘束。又秦州永寧寨。元鈔市券馬之處。後修古渭寨。絕在永寧之西。而蕃漢多互市。此閒因置買馬場。凡歲用緡錢十餘萬。蕩然流入賊中。實耗國用。乃復置場於永寧。而罷古渭城買馬。委薛向領陝西監牧。專以馬政責之。公在定武日。見塘水之弊。屢陳於朝。終爲屯田司所沮。不得行。至此乃奏曰。朝廷與北虜通好已來。屯田一司。專以內臣參領。邊陲無事。唯務增展塘泊。以爲勞績。每歲入奏。得轉遷。相繼者務廣於前。興作不已。至堰斷。滹沱沙塘等九河下源。不令入海。盡灌邊吳界。又堰徐河以瀦保州。西沈苑泊水。每歲夏秋雨水之際。塘水漲溢。浸壞邊民廬產。不可勝計。使生者無田可歸。死者無地可葬。皆謂朝廷殊不顧藉。怨入骨髓。又順安軍界有十洪橋牙家港兩處。是從來出洩塘水入北界三臺小李村之處。近年復以硬堰閉塞。惟務塘泊渺瀰。卻令北界人戶皆免水患。措置顛倒。無甚於此。兼保州是宣祖皇帝鄉里。彼處有宣祖皇帝先

遠墳塋。及民間所謂天子巷者。爲塘水滄浸。每驟雨暴漲之際。此兩處人皆行船網魚。而懼屯田司事勢。無敢言者。臣先嘗遣知保州趙滋相視。頗知其利害。願更遣臺省官往彼同議。其經久之計。詔遣三司鹽鐵判官楊佐。管幹屯田司張茂則。與趙滋同擘畫以聞。佐等乃言保州界徐河。見於河身內築隄。截斷水勢。灌注沈苑泊。每至夏秋。山水汎漲。滄浸民田。及逐年衝注破沙隄口子。一槩澇沫人戶田苗不少。今欲於截河隄修作石水限。通流夏秋漲水。入舊河流行。兼約畱得居常泊水。詔從之。六年八月。富弼遭母喪。力辭起復。進公上宰。制曰。禮載六卿而莫先冢宰。書稱四輔而莫重前疑。蓋地隆者付畀益嚴。職近者責任彌大。苟非全德。疇副具瞻。推忠協謀。同德守正。佐理功臣。開府儀同三司。行工部尙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上柱國南陽郡開國公。食邑六千七百戶。食實封二千二百戶。韓琦有質重之資。而濟之以敏。有方毅之氣。而守之以和。左右歷年。夙夜一節。至於弛國之禁。而惟刑之恤。均民之賦。而惟力之紓。茲太平之本原。實真宰之事業。若時茂績。宜服寵嘉。是用進司寇之聯。正中台之位。監視史筆。譯修梵文。陪敦戶封。增衍真賦。於戲。授受之際。茲謂不虛。譬諸濟川。汝惟舟楫。如彼作室。汝惟垣墉。往其欽哉。祇率朕命。可特授行刑部尙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兼譯經潤文使。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公以祖宗之初。本支未廣。今諸邸蕃衍。前世未有此比。而但處之諸宅。略無措置。甚非永遠之法。當參酌唐制。使補外官。屢請下有司以議典禮。事未及行。而值昭陵變故。治平中。邵必、蔡杭復以爲言。中書已具換官格目擬進。而英宗不豫。後神宗熙寧初卒行之。立考校監司殿最之法。令考課

院爲上中下三等。上之諸路守令有清白不撓而實惠及民者，委安撫司保薦於朝，俾令再任。刑法寺天下歲上獄淹繫者多，命月具所斷以聞，詳議詳斷官仍委審刑院大理寺輪舉之。旣已督責天下吏職，囹圄亦無滯留，又欲推廣上之仁德，使及微細，考尋天禧初嘗於京門外四禪院買地，以瘞無主骸骨，官給錢六百，幼者半之。後因循不復給錢，而死者暴露於道，見者閔傷，乃舉舊制行之。七年十二月，仁宗召從臣於天章閣，觀三朝瑞物，復燕羣玉殿，酒行，上宣諭曰：天下久無事，今日之樂，與卿等共之。宜盡醉。因召公至御榻前，別賜一大卮，又出禁中名花，以金盤貯香藥，令持以歸。故公和御製詩曰：流霞仙飲罷，又賜一杯醇。後數日，仁宗上仙，公定大策，人皆以謂前日酌公如意有所屬也。故公爲仁宗哀册文有云：因驚此會之非常，似與羣臣之敍訣也。初，仁宗在位四十一年，皇嗣未立，天下共以爲憂。公始召爲樞密使，因上章乞內中建立書院，擇宗室賢才者，升於內學，願聽斷之暇，時賜臨幸，以觀其器識。時欲先以此請感動上心，及爲首相，申謝日，卽具手疏曰：竊見近歲以來，內外忠孝之臣，皆以陛下臨御四海三十餘年，而皇嗣未育，天下無所係心，不避重誅，繼有論奏，乞於宗室中擇幼而可教者，權以爲嗣。陛下慈仁恭儉，冠絕古今，天監至明，非晚必生聖子，以爲廟社無疆之慶。至時宗室中權爲嗣者，優加職秩，使之退就宮邸，誠善議也。臣愚竊怪陛下何疑而不行之，然茲事至大，當獨斷於聖心，雖至親至近之人，不可得預議。如陛下素有所屬，已得其人，則望宣示中書樞密院，使奉而行之，以慰中外之意。若謂賢愚難審，選擇當謹，則臣乞於內中建學，取宗室中幼而謹厚勤於爲學者，升於內學，陛下每於聽斷之暇，或休暇之日，親幸

學舍。觀其道業進退。應對短長。不年歲閒。陛下必盡知其賢否。然後聖意取其可屬者。權而命之。則無不當矣。臣蒙陛下非次拔擢。使待罪宰相。思有以上報。而事無重於此者。故昧死盡言。惟聖度寬納。則天下幸甚。自此陳請不一。未蒙開納。一日因論此事。帝笑云。後宮方有姪者。且更待之。後誕育皆皇女。又以前奏爲言。前後凡十餘請。終未有開可之語。或怒形於色。或悽慘不樂。中外臣僚。漸多以此爲言。然所上章疏。未嘗降出。公意欲臺諫官進言爲助。知司馬光在并州。嘗上疏乞立皇嗣。乃命光知諫院。光就職。果面陳立嗣事。後光語人曰。韓公差光與御史陳洙同詳定行戶利害。一日洙召光於佛寺中。屏人語曰。近大享明堂。韓丞相攝太尉。洙監祭。公謂洙曰。聞公與司馬君實善。君實近言立嗣事。何不乞以章疏送中書。幸達此意。行戶利害。非所以相煩也。光得此意。遂再上章。他日光至中書。裒納上殿劄子。視之。乃乞早建皇嗣章也。公喜曰。藉此可復伸前說矣。明日因進呈光疏。力請之。公又自懷孔光傳於上前。開陳漢成帝立定陶王事。曰。漢成帝在位二十五年。無子。立帝弟之子定陶王爲子。成帝中材主。猶能爲之。陛下之聖。何難於此。又曰。願陛下以太祖之心爲心。則無不可者。帝始感悟。乃曰。宗室中誰可。公曰。臣等與宗室素不相接。此事豈臣下敢議。當出自聖擇。上曰。昔嘗有宗室二人。養於宮中。小者俊。大者純。而不慧。因道英宗舊名。公卽贊曰。旣屬任以此。不慧者固不足論。仁宗曰。如此。則惟宗實可。公曰。陛下旣已知之。則定矣。時六年十月也。諸公議事。當有漸。明日再啓。且除判宗正寺。自右衛大將軍。岳州團練使。起復爲秦州防禦使。上喜曰。甚好。命旣下。英宗力辭。時內則宮人宦官之不悅。外則大臣小臣之橫議。帝意不得不惑。公

每進呈英宗辭免章奏。察見仁宗顏色不樂。不知身之所容也。時已及半歲。英宗又繳還所授敕告。仁宗曰。他既如此。不如且放下休。公曰。天下人已知之。而中輟。非朝廷舉動。彼能退避如此。乃是有識慮也。若陛下更賜以手詔。知今來出自聖意。彼必不敢不當。命公草手札以進。其手札曰。朕親書劄子賜汝。爲昨來差遣。出自朕意。令汝授告敕。豈得更有辭遜。今再差人去傳宣。便須受告敕。將謝表與去人附奏。候痊安入謝。七年八月。英宗尙復辭。上曰。奈何。公曰。若名分正。則自辭不得。帝釋然曰。如此則更休作別名目。便立爲皇嗣。與就明堂前了當。中書遂乞宣諭樞密院。及樞密使張昇至。乃驚而厲聲曰。此事體大。切須子細。官家莫錯。帝笑曰。事已定矣。公乞親書手札付外施行。仁宗領之。是日中使降手札。翌日二府同進呈幕次中。歐公曰。皇嗣莫大分明。不若只爲皇子。公以爲然。二府既同奉旨立皇子。於是再拜而退。遂召學士王珪面諭帝意。及示手札。令草詔頒天下。珪不敢草。乃退而乞對面稟。是時若爲珪語所惑。大事變矣。仁宗宣諭出自朕意。詔書遂下。英宗既立爲皇子。尙堅臥懇辭。仁宗以問公。公對曰。今既爲陛下子矣。願以家人禮待之。若遣宮人慰諭。更令本宮族屬敦勸入內。彼必不敢違命。帝皆如請。於是令判大宗正從古防禦使宗諤親諭朝廷立嗣之意。又俾潤王位大將軍以上。皆從英宗肩輿入內。入對於清居殿。時皇子雖立。尙有姦諛之臣。言未當立皇子者。故英宗卽位之初。光獻因讒聞不喜。一日謂輔臣曰。當初旣立他爲皇子。卻甚有臣僚章疏言不當建立。近宮中亦有文字。恐他見後。心裏不好。昨因齋七。並與焚於錢鑪矣。公贊曰。如此甚好。然英宗猶以蔡襄爲疑。故君謨不安而請去也。英宗爲子方十月。而仁宗上仙。



四月一日壬申天祺節假。是夜五鼓。公以簡約二府。夜來。上疾發。早同入問聖體。至漏舍。出內降文字三紙。示諸公云。一更三點。聞咳唾聲。呼醫急診脈。下藥。未幾再進藥。猶未醒。及灼艾二百壯。醫云。脈絕未復。泊門開。同樞密院詣內東閣候問。至祁寧東閣簾下。皇后語公。夜來一更三點。皇帝有事。軍國事委相公裁處。遂哭。公奏且止哭。請遣中使扶持皇子。候到請柩前。卽皇帝位。尊皇后爲皇太后。宣學士王珪至。草遺詔。須臾皇子到。傳遺旨訖。簾下及內外並慟哭。取御衣衣之。皇子懇辭。迫於公等請。卽位於東偏。羣臣草賀。日午。召百官。旣集。公宣遺制。時內外肅然。已午閒。市肆猶未有知者。加公門下侍郎兼兵部尙書平章事。進封衛國公。制曰。王者紹景炎之序。履皇極之尊。永惟置器之艱。屬在佐王之略。睠夫上宰。翼我先朝。適及委裘之辰。肆於奉瑁之始。定策宗社。貫心神明。逮躬丕務之咨。敢後元勳之獎。首敷邦渙。誕告朝倫。推忠協謀。同德守正。佐理功臣。開府儀同三司。行刑部尙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兼譯經潤文使。上柱國。儀國公。食邑八千七百戶。食實封三千戶。韓琦器博而適時。道閎而濟物。稟星辰之精粹。會日月之休明。歷宣外勞。更倚二柄。蹈夷險之一節。寄安危之大機。仰文考之知賢。絕時髦而登用。惟召公之託。嘗聞顧命之言。維漢相之謀。終應大橫之兆。蓋懷先見者識之邃。決至慮者才之英。天扶不拔之基。神贊非常之輔。是用進文昌之卿序。正黃闥之台符。降以封爵之文。益以戶田之數。以蕃爾寵。以懋爾庸。於戲。天視靡私。居飭有邦之畏。民心曷戴。一歸厥后之仁。念先猷之不敢康。顧成業之不可恃。益經茂烈。永佐昌圖。可特授行門下侍郎兼兵部尙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

史兼譯經潤文使進封衛國公。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功臣散官勳如故。英宗卽位之數日。方掛服於福寧東廂。時百官在庭。公爲攝太尉。范鎮內翰攝太常卿。各具衰服立簾前。俟時行禮。忽聞簾內連聲大呼云。待殺我。左右莫不駭栗。公乃投杖於地。揭簾而入。直趨至前曰。誰激惱官家。且入內中服藥。遂擁帝以授宮人。內侍扶帝而歸。出則語景仁曰。此事惟內翰見。謹勿漏露。俄令百官拜慰而退。外庭無一人知者。歐陽修退謂所親曰。始見韓公遇事真不可及也。英宗旣感疾。倦於進藥。雖親近勸之莫聽。公常親執丹劑。上必爲飲之。一日議當進一醉膏。此藥蓋世所傳。用辰砂乳香酸棗仁酒服者是也。服之當熟寢一晝夜。藥劑多而難飲。公親執藥杯以進。帝飲幾盡而卻之。淋汚公衣。太后亟出御服。令公易之。公辭而出。英宗旣驟自外來。又卽被疾。久不預事。禁中人情多傾附慈壽宮。讒言閒牒。兩宮遂成隙矣。光獻簾下。屢有不平之語。公卽深以危言感動曰。臣等只外面見得官家。裏面保護全在太后。若官家失照管。太后亦未得安穩。太后驚曰。相公是何言語。自家更是用心。公卽曰。太后照管。則衆人自照管。同列爲之縮頸。旣出。吳奎曰。語不太過否。公曰。不如此不得。公奉使昭陵。一日太后以語曾公亮。公亮但云乞候韓琦來。公在陵下。忽中使至。持英宗手寫歌辭數紙云。太后令相公觀此。然語言無序。皆病中所書也。公卽焚之。謂使者曰。豈不知官家心神未寧。心神未寧之人。言語失節。何可怪也。後簾下忽問漢有昌邑王事如何。公卽對曰。漢有兩昌邑王。不知所問何王耶。語旣塞。公卽奏曰。此語必有從來。不知甚人於太后前道此事。后亟曰。無他。舊曾聞耳。他日復言。昨夕一夢甚異。見這孩兒卻在慶寧宮坐。大哥乘龍上天去。大哥

謂神宗也。公卽曰。卻在慶寧。乃是聖躬復舊之兆。此亦好夢。公又從容曰。太后無親生兒女。今皇帝自少鞠於宮中。皇后又是外生。乃天安排此兒婦以遺太后。不易際會。如此豈不愛惜。光獻旣憂英宗病久。公因曰。大大王長立且與照管。亦謂神宗也。后含怒曰。尙欲舊窠中求兔耶。又英宗遇貂璫少恩禮。左右不悅。多道禁中隱密事者。雖大臣亦心惑其說。獨公屹然不動。昌言於衆曰。豈有前殿不曾差了一語。而一入宮門。得許多錯來。琦深疑此事。簾前亦屢以此爲對。自爾人情知公意不可搖。妄傳語言者。遂稍息。慈壽一日送密札與公。有爲孀婦作主之語。仍敕中使俟報。公但曰。領聖旨。公以山陵有事進呈。乞晚臨後上殿。諸公不與。旣見。謂上曰。官家不得驚。有一文字須進呈。只是不可泄。陛下今日皆太后力。恩不可不報。然旣非天屬之親。願加意承奉。便自無事。上曰。謹奉教。公又云。此文字臣不敢畱。幸宮中密焚之。若泄則閒遂開。卒難合矣。他日光獻對中書泣訴英宗疾中語言起居之狀。繼而樞密對語亦如前。富公退而謂公曰。適聞得簾下所說否。弼則不忍聞。蓋富意以太后之言爲然。而歸咎於英宗。及公力勸太后徹簾。不敢令富公預聞。其後中書已得光獻旨還政。樞密院猶未知也。迨手書出。富公愕然。因此不悅。太后聽政。止在內東門小殿中。後屢語輔臣而怒曰。此中是何坐處。公曰。今日之事。難比明肅。當時以仁宗年小。自有典故。今皇帝已是長君。止因服藥。暫煩太后聽政事。當日詔書。明言權同處分。旣言權。則安樂便當如故也。后聞此。益不悅。公旣察英宗已安。遂請出幸寺觀禱雨。英宗曰。當與太后議之。及至簾前。后曰。恐未勝其出。公曰。適帝意似可出矣。后曰。人主出豈不要儀衛。今方居喪。素仗皆未具。更且俟之。公曰。此小

事。朝廷頤旨可辦。後數日。素仗備。英宗遂幸寺觀。上既出。又己日視朝。臺諫官繼有章疏。乞早還政。后責輔臣曰。且欲與照顧。何須便使臺諫苦煎迫也。公曰。自來執政。豈敢與言事官相通。況此事何必假他人言。但恐衆議如此。后邑邑不樂。泣而語曰。今日放下。更豈見眼道邪。公曰。雖不預政。要尊崇太后如天。亦不爲難。太后曰。且以仁宗爲念。公察其意回。卽贊之曰。當國家憂虞之際。聽決政事。及帝躬康復。便能復辟。太后能自閱書史。試觀歷古以來。豈有如今日之美。后曰。自家豈敢比古之賢人。止數日。遂降手詔。罷聽政。徹簾帷。後中書進呈太后儀範。稱聖旨。出入如明肅故事。有所取索。使臣錄聖旨付所司。英宗動色曰。相公苦崇母后。豈是好事。公曰。始不以此。豈肯放下。所放下者大。此何足惜邪。治平元年二月。提舉修仁宗皇帝實錄。英宗旣聽斷。閏五月。推恩輔臣。以酬保護之勞。制曰。無德不報者。古人之甚重。有功而賞者。當國之所先。況予輔弼之良。嘗任社稷之寄。豈無異數。於昭大猷。推忠協謀。同德守政。佐理功臣。開府儀同三司。行門下侍郎。兼兵部尙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兼譯經潤文使。上柱國。衛國公。食邑九千七百戶。食實封三千四百戶。韓琦。天資敦純。世濟英敏。擢自先帝。付於沖人。藩邸側微。首與建儲之議。宮車晚出。復推定策之忠。尋屬過哀之所傷。在於幾務而咸廢。乃能勵一德以無懈。庶工之允修。逮茲平康。實用嘉歎。進升右相。兼領東臺。重啓多封。益陪眞賦。於戲。書載伊尹。勳格於天。史稱霍光。義形於主。今朕所得。宜無愧焉。可特授行尙書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兼譯經潤文使。衛國公。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公懇辭。凡七上章。不得請。乃已。

# 韓魏公集卷之十五

## 家傳

三年五月以樞密使富弼在告久。差兼樞密院公事。上謂公曰。事有方。今所宜行者。可密上之。公請面試諸班直武藝書札優者與官。禮部貢舉以三年爲制。復置武舉一科。武臣刺史以上。十年不遷。而三更鎮者許遷。諸軍營宇頽弊者。專委官葺之。如此之類十餘事。因曰。獨斷之初。願出聖諭以順人心。英宗悉如公言。旨多自中出。聞者莫不悅服。上又以未能徧知羣臣能否。公乃籍內外從官臺閣監司之名。各品題其才業之實。任用之宜。以進。京師老疾孤窮丐者。雖有東西福田院。給錢米者才二十四人。乃卽寶勝寶壽禪寺。置南北福田院。并東西各蓋屋五十間。所養各以三百人爲額。給錢米有差。月命開封府官巡視之。公以英宗康復。躬親聽斷。朝廷無事。桑上章乞罷相位。上賜手詔曰。卿有大德於朕。有大功於時。一旦無名謝事而去。豈不駭天下之耳目。而重朕之過乎。其輔朕使無忝先帝之命。則卿之終惠也。英宗面諭公曰。今尙在諒闇。豈當去之時邪。明年仁廟終祥。公力請去。英宗畱益堅。是年當郊。上意未欲躬行。謂公曰。初服滿。恐未當出。公曰。大禮不可曠。兼陛下卽位。未曾郊見天地。力請行之。十一月。充南郊大禮使。禮成。恩封魏國公。又懇求去位。不許辭。兼權樞密院。從之。初。英宗皇帝旣卽位。覃大慶於天下。羣臣並進爵秩。恩澤徧及存亡。而宗室故諸王亦已加封贈。惟濮安懿王。上所生父也。中書以爲不可與諸王一例。乃

奏請。下有司議合行典禮。有旨宜俟服除。治平二年四月。上既釋服。乃下兩制。雜學士待制禮官詳議。翰林學士王珪等議。濮安懿王宜如本朝封贈尊屬故事。高官大國。極其尊榮而已。中書以爲贈官及改封大國。當降制行策命。而制冊有式。制則當曰某親具官某。可贈某官。追封某國王。冊則曰皇帝若曰咨爾某親某官某。今冊命爾爲某官某王。而濮王於上。父也。未審制冊稱爲何親。及名與不名。乃再下令議。而珪等請稱皇伯而不名。中書據儀禮喪服記云。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服。又據開元開寶禮。皆云爲人後者。爲其所生父。齊斬不杖期。爲其後父。斬衰三年。是所後所生皆稱父母。而古今典禮。皆無改稱皇伯之文。又歷檢前世。以藩侯入繼大統之君。不幸多當衰亂之世。不可以爲法。惟漢宣帝及光武。盛德之君也。皆稱父爲皇考。而皇伯之稱。既非典禮。出於無稽。故未敢施行。乃略具古今典禮。及漢孝宣光武故事。并錄皇伯之議。別下三省集官與臺官。共加詳議。未及集議。而皇太后以手書責中書。不當議稱皇考。中書具對所以然。而上見皇太后手書驚駭。遽降手詔罷議。而追崇之禮亦寢。後數日。禮官范鎮等堅請必行皇伯之議。其奏畱中。已而臺官亦各有論列。上既以皇太后之故。決意罷議。故凡有言者。一切畱中。言事者但乞早行皇伯之議。而中書以謂前世議禮。連年不決者甚多。此事體大。況人主謙抑。已罷不議。有何過舉。可以論列。於是置而不問。臺官羣至中書。揚言曰。相公宜早了此事。無與他人作奇貨。上亦已決意罷議。故言者雖多。一切不聽。由是臺官愈益愧恥。既勢不能止。故所言惟務激怒朝廷。無所忌憚。而肆爲誣罔。多引董宏朱博等事。借指歐陽修爲首議之人。以恣醜詆。初兩制以朝廷不用所議。意已有不平者。及

臺憲有言。遂翕然相爲表裏。有識之士。知皇伯之議爲非者。微有一言佑朝廷。便指爲姦邪。久之。中書商量欲共定一酌中禮數行之。以息羣議。乃略草一事。目進呈。乞依此降詔。云濮安王。迺朕本生親也。羣臣咸請封崇。而子無爵父之義。宜令中書門下以塋爲園。卽園立廟。令王子孫歲時奉祠。其禮止於如此而已。上覽之。略無難色。曰。只如此極好。然須白過太后。乃可行。且少待之。是時漸近南郊。朝廷事多。臺議亦稍中意。上又未暇白太后。中書亦更不議及。郊禋旣罷。明年正月。臺議復作。中書再將前所草事。目進呈。乞降詔。上曰。待三兩日。閒白過太后。便可施行矣。不期是夕。忽遣內侍高居簡。就曾公亮宅。降出皇太后手書云。濮王許皇帝稱親。又云。濮王宜稱皇。王夫人宜稱后。與中書所進詔草中事絕異。而稱皇稱后二事。上亦不曾先有宣諭。從初中書進呈詔草時。但乞上直降詔施行。初無一語及慈壽宮。而上但云欲白過太后。然後施行。亦不云請太后降手書。此數事皆非上本意。亦非中書本議。是日公以祠祭致齋。惟曾公亮、趙槩、與歐陽修在垂拱殿門閣子內。相顧愕然。以事出不意。莫知所因。請就致齋處。召公同取旨。少頃。公至。不及交言。遂同上殿。公前奏曰。臣有一愚見。未知可否。上曰。如何。公曰。今太后手書三事。其稱親一事。可以奉行。而稱皇稱后。乞陛下辭免。別降手詔。止稱親。而卻以臣等前日所進呈詔草。以塋爲園。以園立廟。令王子孫奉祠等事。便載於手詔行出。上欣然曰。甚好。遂降手詔曰。朕面奉皇太后慈旨。爲濮安懿王典禮。久未施行。已降手書。付中書。濮安懿王。譙國太夫人王氏。襄國太夫人韓氏。仙游縣君任氏。令朕稱親。仍尊濮安懿王爲濮安懿皇。王氏、韓氏、任氏。並稱后。朕以方承大統。懼德不勝。稱親之禮。謹遵慈

訓追崇之典。豈易克當。且欲以瑩爲園。增置吏卒守衛。卽園爲廟。俾王子孫主奉祠事。皇太后諒茲誠懇。卽賜允從。宜令中書門下。依此施行。時議論紛然。臺諫官皆已罷去。上慮中外不知詳悉。乃詔膺於朝堂。曰。朕近奉皇太后慈旨。漢安懿王令朕稱親。仍有追崇之命。朕惟漢史宣帝本生父稱親。又曰親諡曰悼。裁置奉邑。皆應經義。既有典故。遂遵慈訓。而不敢當追崇之典。朕又以上承仁考宗廟社稷之重。義不得兼奉其私親。故但卽園立廟。俾王子孫世襲漢國。自主祭祀。遠嫌有別。蓋欲爲萬世法。豈皆權宜之舉哉。而臺官呂誨等始者專執合稱皇伯。進封大國之議。朕以本生之親。改稱皇伯。歷考前世。並無典據。進封大國。則又禮無加爵之道。向自罷議之後。誨等奏促不已。忿其未行。乃引漢哀帝去恭皇定陶之號。立廟京師。干亂正統之事。皆朝廷未嘗議及者。歷加誣詆。自比師丹。意欲搖動人情。銜惑衆聽。以至封還告敕。擅不赴臺。明繳畱中之奏於中書。錄傳訕上之文於都下。暨手詔之出。誨等則以稱親立廟。皆爲不當。朕覽誨等前疏。亦云生育之恩。禮宜追厚。俟祥禫旣畢。然後講求典禮。褒崇本親。今反以稱親爲非。前後之言。自相牴牾。繼以堯兪等不顧義理。更相唱和。旣撓權以示衆。復歸過以取名。朕姑務含容。屈於明憲。止命各以本官補外。尙慮搢紳之間。士民之衆。不詳本末。但惑傳聞。欲釋羣疑。理當申諭。宜令中書門下。俾御史臺出榜朝堂。及進奏院徧牒告示。庶知朕意。二詔皆公所自草也。桂州陸誥奏交州欲取温同等地。上因問交趾於何年割據。輔臣對曰。唐至德中。改安南都護府。梁正明中。土豪曲承美專有此地。公曰。向以黎坦叛命。太宗遣將討伐不服。後遣使招誘。始効順。山路險僻。雖尋得其地。恐不能守。公上陝西點刺。



民兵之議曰。三代漢唐以來。皆籍民爲兵。故其數雖多而贍至薄。所以維制萬寓。而威服四陲。又非近世  
冗兵可及也。唐置府兵。最爲近古。天寶已後。廢不能復。因循至於五代。廣募長征之兵。故困天下而不能  
給。今之義勇。河北幾十五萬。河東幾八萬。勇悍純實。生於天性。而有物力資產。父母妻子之所係。若稍加  
簡練。亦唐之府兵也。陝西當西事之初。亦嘗三丁選一丁爲弓手。其後刺爲保捷正軍。及夏國納款。朝廷  
揀放所存者無幾。河北河東陝西三路。當西北控禦之地。事當一體。今若於陝西諸州。亦點集義勇。止刺  
手背。則人知不復刺面。可無驚駭。或令永興河中鳳翔三府先刺。觀聽旣安。然後次及諸郡。一時不無小  
擾。而終成長利。時議者謂西人方納款。動衆無名。頗難其事。明年西夏點兵於界上。涇原等諸路。皆調兵  
爲備。公曰。此得機會矣。復上前議。樞密副使胡宿請且刺沿邊州軍。公曰。若以機事難失。諸州皆可乘時  
點刺。上曰。不若卽了之。乃命朝臣三人詣陝西。除商虢二州不刺。餘皆籍之爲義勇。得一十四萬人。諫官  
司馬光極陳不可。二府以光疏進呈。上問曰。河北有義勇乎。曰。有。曰。如此。陝西奚獨爲不可。論遂決。三司  
官歲以資遷而任不久。相習以養資假塗爲說。而不修職事。乃擇尤繁要者五員。用資淺人久任。自通判  
資序理任至提點刑獄。始許出外。夏賊寇慶州之大順城。西邊甚警。公奏曰。慶歷中。仁宗皇帝嘗召臣與  
范仲淹對延和殿。諭以西鄙未寧。令臣等同上策畫。乃退而上禦敵之策有四。旣上此策。而元昊納和。不  
克施用。今諒祚狂童。固非元昊之匹。敢爾輕動。勢將渝盟。願付臣當日之議。俾二府議爲成算。付以五路  
之帥。小羌不足勝也。乃命翰林學士馮京安撫陝西。而使與逐路議方略。公又奏曰。臣向收得本朝何亮。

劉平議西事二策。亮言靈武不可棄。棄則西人必吞諸羌。爲後大患。當時不能用。而今悉驗焉。平之所陳。雖與臣近。錄慶歷中同仲淹所上之策。稍有不同。然大槩以得西人山界地土部族爲甚利。願付京持往參議。上可之。賊旣寇大順。上對二府問如何處置。公曰。當勒住歲賜。降詔詰問。以全國體。樞密使文彥博等皆曰。不可。如此則邊事大起矣。至引寶元康定之喪師。以動上意。公曰。兵家須料彼此。今日禦寇之備。大過昔時。且諒祚乃一狂童。豈可比元昊也。詰之必服。上乃從公議。遣何次公持詔以往。奏事退。二府諸人以所論不用。行相竊語。彥博曰。他言料敵。且看他所料。逾月。次公還。以諒祚表進。屬英宗已臥病。二府因入問起居。畢。公叩御榻曰。諒祚表云何。英宗力疾顧曰。一如所料。一如所料。謂諒祚上表謝罪也。後英宗上賓。神宗卽位。公乃親草賜夏國詔曰。昨以夏國桑年以來。數興兵甲。侵犯疆垂。驚擾人民。誘迫熟戶。去秋乃復直叩大順。圍迫城寨。焚燒村落。抗敵官軍。邊奏屢聞。人情共憤。羣臣皆謂夏國已違誓詔。請行拒絕。先皇帝務存含恕。且詰端由。庶觀逆順之情。以決衆多之論。逮比遜章之稟命。已悲仙馭之上賓。朕纂極云初。包荒在念。仰循先志。俯諒乃誠。旣自省於前辜。復願堅於永好。苟奏封所敍。忠信無渝。則恩禮所加。歲時如舊。安民保福。不亦休哉。初英宗臥疾久。一日公問起居。退。神宗出寢門。憂形於色。顧公曰。奈何。公曰。願大王早暮在上。左右。神宗曰。此乃人子之職。公曰。非爲此也。神宗感悟而去。英宗自感疾後。不能語。凡處分事。皆書於紙。治平三年十二月。上疾漸革。二府問疾罷。公奏曰。陛下又不視朝。中外憂惶。宜早建立太子。以安衆心。上頷之。公請上親筆指揮。上乃批曰。立大王爲皇太子。公曰。大王乃穎王也。煩聖

躬更親書之。英宗又批於後。大大王穎王。某公曰。欲乞只今晚宣學士降麻。上領之。公召御藥高居簡於前。授以御札曰。適已得聖旨。令今晚宣學士依御降制。是晚鎖院時。神宗侍側。聞是命。辭於榻前者。久之。制下。又設寘東宮官屬。於是國本定矣。初英宗既許建儲。處分畢。情色悽慘。歔歔涕下。文潞公退而語曰。相公適見上面色否。人生至此。雖父子之間。亦不能不動。公曰。國事至此。無可奈何。治平四年正月。英宗昇遐。公以顧命請神宗。柩前卽位。神宗曰。未予小子。何以當之。固避數四而後出。充英宗山陵使。是月拜守司空兼侍中。制曰。若古后王之興。承序宗祫之重。永言配命。無競維人。在商則陟扈致格天之功。在周則召畢奏綴衣之訓。著於謨誥。茲謂王勳。矧在眇躬。聿膺瑞冊。方繫賴於丞弼。以圖濟於艱難。首舉元功。猷告庭窳。推忠協謀。同德守正。亮節佐理。功臣開府。儀同三司。行尙書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兼譯經潤文使。上柱國魏國公。食邑一萬一千七百戶。食實封四千二百戶。韓琦。欽奉仁聖。克享天心。亮翊先皇。靈承帝事。實道揚於末訓。遂光輔於沖人。扶維神器之安。保佐邦基之固。百工稟式。四國具瞻。帝省其衷。予嘉乃德。登上公而論道。兼常伯以疇庸。敦衍戶封。崇進功號。是爲九命之禮。用助三光之明。於戲。朕荷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周咨元宰。共卽康功。俾庶績之緝熙。致大猷之平格。庶幾纂御。永荷休成。可特授守司空兼侍中。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兼譯經潤文使。魏國公。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仍賜推忠協謀同德守正亮節佐理翊戴功臣。散官勳如故。公辭曰。昨日進擬之間。已曾面奏。歐陽修以降。並遷一秩。若宣召學士草制。乞如此例。寵典或過。必須煩瀆聖聰。今

乃以司空侍中二官併以授臣。緣此極高之品。自本朝以來。罕曾兼拜。不同中書門下侍郎可以并除。臣既與邇臣推恩特殊。則是行賞不一。況陛下聽斷之始。當以至公示於天下。獨私首宰。則必喧沸公議。而損辱新政。愚臣之罪固不容誅。早來又已面剖肝膈。皆非矯妄。其所降恩命。臣不敢並乞追寢。欲望天聰垂察。許於二官之內。止受一重。兼前來甚有貼麻改換體例。手詔云。省所上劄子。陳避司空兼侍中晉國公事具悉。先帝不以朕菲薄。使主宗廟。而卿承顧命。定大冊。諸臣未有以先之也。方朕推恩天下。而於一二股肱之臣。蓋亦考尋故事。而甄序之。卿乃過陳悃悞。至於再三。夫輔立兩朝。而功不獲報。豈朕所以褒賢錄德之意哉。且稽祥符之制。則遷官恐未爲過。比乾興之除。則兼職猶不加厚。何疑而固辭。今朕初臨大政。而將使命。反如汗丞相。豈不爲朝廷惜哉。所辭宜不允。仍令貼麻依舊封魏國公。上又賜手札云。佐命元老。兩朝顧託。於此而不能褻大其功。優以典禮。謂天下何。公乃拜命。一日中書進呈罷。上獨畱公。訪對久之。因語及英宗初卽位服藥次第。上曰。是時不易處。當日如何。公對曰。是時人情誠憂懼。然內則惟於太后前。主以必不妨。外則急於皇子位。差置官屬相繼。陛下自觀察使。除使相。封郡王。奉朝請。立於允初之上。人心知有所屬。內外遂安。英宗亦得安然服藥。上斂容拱手曰。此恩何敢忘。公惶恐謝之。他日上謂公近有欲以二大國封濮王者如何。公曰。不可。且先帝遵守典禮。不敢爵父。而陛下豈可爵祖。又當以何親稱之邪。此必黨濮議者。欲求必勝。殊不顧上累陛下孝德。而措先帝於重。不幸也。願深察之。上欣然納焉。中丞王陶。公待之素厚。自小官擢至侍從。陶自以東宮之舊。當亟踐二府。既而除爲中丞。不如所望。

忿怨形於言。未幾。遂彈宰相不押常朝班。公與次相曾公亮奏陳曰。自來以前殿退晚。及中書聚廳見客。及商議急速公事。循例不赴押班。歲月已久。非始自臣等。遂上章待罪。降手詔不允。陶理不勝。遂肆誣詆。上乃除樞密直學士羣牧使。續內批指揮王陶與司馬光對換過著。時二相待罪未出。參知政事吳奎上章力辨。言王陶天資險薄。造言翻覆。眞市井小人之不若。臣早來與趙槩屢陳。欲王陶補外。且令思過。陛下重難其事。令除舊職及差遣。臣等不能守義固爭。已負大罪。今若又行內批指揮除翰林學士。乃是因其過惡。更獲美遷。不惟臣等取輕羣衆。使天下待陛下爲何如主哉。以廢格制詔。居家待罪。又上疏極言陶本因臣與韓絳延薦。裁爲御史。卽攻韓絳。頃年選用。事陛下於東宮。是時先帝服藥。固未知王陶之才。堪任器使。蓋韓琦曾公亮等進擬。今以一立班久廢之禮。肆行深詆。是其心見利忘義。惟攫搏是爲。略無羞惡。溪壑無以喻其深阻也。至如邵亢。嘗聞德音。以爲翻覆。今居諫長。爲陶驅迫脅使。疑誤陛下。亦當顯黜。旣而公又上章乞罷。遂黜陶知陳州。上賜公手札慰諭云。卿援立先帝。功在王府。自朕纂承。虛懷託賴。惟是同德。豈容閒言。昨王陶等所言。過爲誣訾。至於事理。朕所自明。但中丞屢斥。頗動朝議。欲除學士。意者示之美遷。其實使去言路。不謂亦有章表。遽然避位。是著朕之不聰。益駭天下之聽。已處分王陶。以舊職出知陳州。乃君臣大方。卿其勿以爲嫌。國之休戚。卿當與朕共之。言發於誠。想宜深悉。今遣張茂則齎朕手札賜卿。便可朝參。餘意候對來面諭。公乃入謝復位。陶旣黜。邵亢猶欲撼公。上曰。若不是他韓琦。朕只是一皇親太保耳。亢聞此語。惶懼自悔。時亢知開封府。忠彥爲府官屬。亢爲忠彥道上語如此。意以蓋

己之失也。九月，英宗山陵復土，公還至鞏縣，卽上章乞罷相，尋詔諸處無得受公章奏。公入對，面陳不已。時公意已決去，自此不復入中書視事。一日，上又召趣公視事，公亦力請如前，遂出四方一二士大夫勸退之書以進。上奏曰：自有唐至於五代，首相之爲山陵使者，事已求罷，例皆得請。昨仁宗皇帝昭陵復土，而先帝尙進藥劑，其時臣上體國家，不敢援此故事，遽然引去。今先帝已安陵域，祔廟禮成，乃陛下發明新政，以恢太祖太宗光烈之時，固當升進賢傑，共熙聖治，而臣二府一紀，祿位盈極，自近朝已來，凡任首相，未有如臣歲月之久者，妨賢之甚，夙夕不能自安，此臣當去之一也。中書事無不總，文字繁委，而臣故疾嬰纏，日難牽強，此臣當去之二也。宰政不舉，謗議日興，事業不著於時，聞望益衰於前，此臣當去之三也。前世爲山陵使者，事訖而罷，載籍具存，今臣兩爲山陵使，若恬然不能避位，則是爲輔臣而不知典故，何以勝天下之責，此臣當去之四也。臣顧中外公議，且謂臣何？上察公意確，度不可畱，遣內侍賜公手札曰：朕以大臣進退，國家所重，矧卿勳力，光於三朝，朕之眷懷，未有涯也。比敕有司，不通章奏，而卿數因入對，懇求罷免，復以賓友之言，褒書見進，圖解機劇，朕中夕思念，足以見卿至誠，豈不使卿少就安逸，以永康寧哉？今許卿暫臨藩服，朕將虛上宰之位，以待卿還，果能如旨，朕卽有命，可密奏來，手示更不多及。公奏謝曰：宰輔之任，朝有定制，老臣無狀，不當虛位待之，願亟進良弼，以光新政。上卒虛此位，降制曰：朕光宅萬邦，聿新駿命，正權綱之遠御，謹名器之大方，眷余宗臣，特崇異數，以表圖勳之重，用昭報禮之隆。爰揆剛辰，誕揚贊策，推忠協謀，同德守正，亮節佐理，翊戴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守司空，兼侍中，昭文館大學

士監修國史兼譯經潤文使。上柱國魏國公。食邑一萬二千七百戶。食實封四千六百戶。韓琦宣昭賢業。熙亮天工。光翊三朝。咸有一德。材周五則之用。體備四時之和。社稷是經。文武維憲。在成功而弗處。實有大以能謙。薦上奏封。懇辭政柄。顧倚毗之厚。詔諭數頒。而精懇之堅。辭誠難奪。是用進司五教。增峻三階。且疏茅土之崇。仍遂麾符之便。當盛辰而均逸。望故里以榮歸。大義甚明。休靈殊渥。於戲。臣行其志。茲爲自得之全。君篤於恩。深惜老成之去。無安帥節之樂。猶待衰衣之還。乃情本朝。不遐謂矣。可特授守司徒。檢校太師。兼侍中。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淮南節度。揚州管內觀察處置營田等使。判相州軍州事。同羣牧。兼管內勸農使。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仍改賜推誠保德崇仁宗正協恭贊治亮節翊戴功臣。散官勳封如故。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主者施行。是日早上。趣召公對於便殿。上諭曰。侍中須要去。今日已有恩命矣。上遂泣下。公亦感激垂涕。敘謝而退。又詔賜第一區於京師。擢忠彥爲祕閣校理。仍授二子官。初除公鎮安武勝兩軍節度使。公以兩鎮之命。本朝以來。未嘗有此。除授力辭。不敢當。上面諭之曰。朕再三思之。禮數大段殊異。侍中必不肯當。惟此兩鎮。可稍示殊禮。朕秤量得甚得中也。切不須辭。英宗神宗皆以官呼公。後神宗對忠彥。每語及公。亦止稱先侍中云。上又以手詔賜公曰。兩鎮節度。未嘗除。非有所愛也。誠有待之也。今卿歷相三朝。功烈休顯。抗言引去。朕歉然有不足於心。推求恩禮。惟恐遇卿之薄也。尙何辭哉。公又奏。祖宗舊制。惟宗室近屬。方有茲拜。臣若踰越常制。不自度而處之。則是開邇臣希望僭忒之源。自臣而始。章彙上。制改淮南節度使。元豐閒。文潞公加兩鎮。以公嘗辭不拜。訖不敢當。公又以

文館清職。祖宗以來。必給札試。藝合格而後除。今忠彥不敢濫當此任。詔學士院召試。既入等。乃受。時歐陽修先罷政。知亳州。馳書賀公曰。進退之際。從容有餘。德業兩全。誦譏自止。過周公遠矣。又聞所加恩禮。力辭不拜。此尤高出古人。王安石爲知制誥。知江寧府。亦親作啓賀公曰。伏審辭寵上宰。榮歸故鄉。兼兩鎮之節旄。備三公之典冊。貴極富溢。而無亢滿之累。名遂身退。而有褒嘉之榮。在於觀瞻。孰不慶羨。伏惟侍中受天閒氣。爲世元龜。誠節表於少時。德業冠於近代。典司密命。總攬中權。毀譽幾至於萬端。險夷常持於一意。故四海以公之用舍。一時爲國之安危。粵執洪樞。遂躋元輔。以人材未用爲大恥。以國本不建爲深憂。言衆人之所未嘗。任大臣之所不敢。及臻變故。卒有成功。英宗以哀疚荒迷。慈壽以謙沖退託。內揆百官之衆。親當萬事之微。國無危疑。人以靜一。周勃、霍光之於漢。能定策而終。以致疑。姚崇、宋璟之於唐。善致理而未嘗遭變。載在舊史。號爲元功。曾未若獨運廟堂。再安社稷。弼亮三世。救寧四方。岫然在諸公之先。煥乎如今日之懿。至若進退之當於義。出處之適乎時。以彼相方。又爲特善。此書盛傳於世。公未行。會种諤擅領兵入西界。取綏州。納降人。崑名山數族。朝廷以爲憂。公以辭免。恩數久之。至此方入謝。既升殿。上諭曰。青澗城种諤已領夏國投來蕃部。及本城屬戶。直入西界。夏州以來。其帥臣陸誥、薛向。並不預知。公退而奏曰。臣元不知朝廷措置本末。昨日倉卒應對。固不詳悉。蓋不審投來蕃族。得其壯兵幾人。种諤所領屬戶。又復若干。而不令大帥知委。必無合用錢帛糧草隨行。卽种諤到西界內。作何施設。且橫山一帶蕃部。自延州東路青澗城。至西路保平軍及環慶原州一帶。縣互數百里。其閒甚有大族酋豪。未



必皆欲背諒祚而投我。今种諤乃一城寨小臣。不容朝廷逐路帥臣通謀協心營致。俟其橫山衆族。皆有順漢之心。然更須逐路兵將夫力錢帛糧草版築之具百事畢備。尅日齊發。方爲得計。今當陝西連歲旱災。兼聞沿邊弓箭手蕃部等穀食。旣已不收。蕎麥又爲早霜所害。比戶正此疲困。諤乃引數族投來人戶。深入西界。欲成大事。朝廷若不深謀遠慮。遽欲因其狂易邀功。擅興不受節制之舉。遂令逐路應接彼界亡歿之人。奈何朝廷元不曾與逐路帥臣預謀。及新經優賞之後。災旱民困之時。未有大段錢帛糧草兵力戰具準備。及開展興修城寨控扼要害。扞衛投漢蕃族次第。又鄜延環慶秦鳳三路帥臣。皆是權官。轉運使例亦新差。勢力不加。是將勞擾關中億萬生靈。以至天下受弊。只就种諤小子一時狂易之失。兼諒祚旣聞彼邊蕃族叛已。大怒邊臣招納。以爲曲在朝廷。復乘我素無預備。必大集平夏諸兵收討。更於我之諸路。更互衝突。則是西邊用兵。戰禦未有已時。臣大爲朝廷憂之。兼蒙陛下諭臣。候到相州三兩月閒。就移永興。臣當國家急難之際。豈敢辭避。致彼朝廷必以邊事責臣。緣有上件闕備。利害甚多。若只以空身而往。安能少濟國家。欲望陛下與兩府大臣。熟圖勝策。及廣出錢帛兵力以濟之。免成國家大患。不可收拾。



# 韓魏公集卷之十六

## 家傳

十一月改差公判永興軍兼陝府西路經略安撫使。上以手札付公曰：今封蔡挺、李肅之奏去，可見卽今彼中處置事宜次第，卿若行裝已辦，或三兩日引道前去甚好。蓋爲此際最要經畫，公奏曰：薛向始議欲招誘橫山一帶蕃族，今种諤已擅據綏州，啓此釁端，朝廷急遣向往，至則主諤謀，遂檄諸路舉兵，牽制環慶。李肅之領兵七千，破蕩族帳，乃是舉無名之兵，反殺戮橫山老幼，豈招誘邪？涇原蔡挺又欲合環州兵直趨興靈，卽是諸路帥臣肆意妄作，自棄誓約，取怨寇敵，以開禍亂之原。臣朝夕引道非難，邊事倒錯如此，須稟朝廷定議，願召二府大臣早決成算。翌日公辭，二府方奏事未決，曾公亮等奏曰：今日韓琦朝辭在門外，乞與之同議。上亟召之，公旣對，卽奏曰：臣前日備員政府，自當參議，今日藩臣也，惟奉行朝廷命令耳，決不敢預聞。上觀公意確，遂罷議。後元豐中，呂惠卿除知延州，乃自請乞與二府同議邊事，坐是貶黜。上因諭輔臣曰：嘗記韓琦初往陝西，召至此，與二府議事，再三辭不肯預，始知老臣自識體也。公未辭之前，先請對曰：比蒙陛下彙次宣諭，以延州事宜欲令臣西去，忠義感激，豈敢拒違聖意，然再思之，昨王陶斥臣強臣跋扈，又謂六卿分晉三家弱魯之事，人臣豈可當此。今乃以陝西五路兵柄付臣，雖自顧無他慮，復有效陶語以相傾者，臣誅族奚憚，恐於國事有害，願更熟慮，未行聞尙可改議。上曰：侍中猶未知

朕豈有是理邪。公既辭。上命二府官就公第賜筵。屢遣使持酒器勸酌。公入境。檄諸路。非主帥命舉兵者。軍法從事。先是諸將得鄰路帥臣或監司移文。卽領兵入西界。紛亂無節制。自此各知紀律。公至。則詔旨屢趣棄綏州。遷降人於內地。時會西賊誘知保安軍楊定等數人殺之。公曰。今賊旣若此。綏州未可棄。命薛向、賈逵再議之。皆謂令折繼世統降人共保綏爲便。樞密院又降旨曰。賊自來有邊上庸淺使臣及關中輕躁士人。扶挾種薛之謀。謂因此可遂前非。況朝廷豈與螻蟻計較尺寸之地。已令廢棄綏州。不計楊定之事。先後速如前詔施行。公奏曰。西賊誘害朝廷沿邊知軍巡檢。朝廷不接詔匣。其賀登極與賀正使人亦更不來過界。則是不復顧藉和好。朝廷因而止住歲賜。令邊上常作用兵之計。旣兩相隔絕。卽彼此各擇利而求勝。朝廷今已納其降人。崑名山以下。及諸首領幾萬人。令在折繼世下禦敵。西賊若盡撥在近裏城寨。居止不惟無地可處。兼逐首領亦未必肯與本族下人戶分作兩處住坐。慮人情不安。別生他變。況見有已修就綏州城池。及綏州川內。甚有膏腴空閒地土。若令降人。崑名山與折繼世等因而據之。其手下人戶。皆令在綏州川內相近居處。各人知具生業以久。可自存活。自然併力以捍諒祚。似合機會。遂指揮卽不得更般糧草赴綏州。亦不得畱禁軍廂軍在彼駐劄者。非是要久遠費國家錢帛糧草。爭此無用之地。蓋欲以空城付之。使數萬必死之兵。牽制西人。常令屯守隄防。曠日持久。自當疲弊。不敢併聚。凶醜於別路作過。及令諸路更作困撓之策。則冀其早來請命。今已納其降人。得城與地。而反自棄之。乃是先形自弱之勢也。且兵主於勢。自結隙以來。西人屢入屢敗。其所獲首級不少。我之兵勢方振。而遽自

弱之。使彼見其形而毒慢不已。向去雖欲屈就。必益驕蹇而難合也。況朝廷前降指揮許以綏州城與崑  
名山住坐。亦是全朝廷信約。若更厚撫繼世崑名山使過所望。則必各盡死力以報朝廷。是以寇敵而攻  
寇敵。於國用別無所耗。萬一二人者。他日不能抗而失之。亦不繫國家邊鄙利害。則諒祚所傷所損。固亦  
不勝其計矣。臣謂薛向、賈逵等擘畫到上件事理。委是於國家。卽今邊計爲便。可以施行。非是聽用輕躁  
庸近邀功生事之人。淺妄之說。以救全向諤之失也。謹遣走馬承受馮德誠乘傳以聞。願早賜可。會夏國  
主諒祚死。乞遣使告哀。公又奏曰。當此變故。尤非棄州之時。願且畱數月。以觀敵情。他日再許納款。猶可  
爲議論之端。或令別立疆界。或換易塞門舊寨。或予之拒求降人之請。是時取捨皆在朝廷。樞密院文彥  
博、呂公弼。恥於中變。協謀決議廢棄。督促如初。公亦條陳不已。上乃遣入內押班王昭明齎手詔訪公存  
廢利害。公奏曰。臣當職無狀。上煩聖慈。委曲開諭。夙夜不勝愧恐。然臣始欲畱綏城。令繼世與降人同處  
者。蓋以西人與朝廷隔絕之後。欲降衆有地可居。而因以抗賊。旣西人來告諒祚之哀。則邊事又有變易。  
朝廷下次必須許令復好。故乞畱此綏城。只備數月之糧。差人防守。貴於商議時易爲束縛。存得朝廷久  
遠事勢。今若朝廷以臣前議爲是。卽乞責郭逵。依此照管。如不繫議和利害。亦乞直行毀棄。詔始如公議  
不棄。初夏國乞遣使詣闕。告諒祚之哀。公又奏曰。西夏自誘害楊定以來。與朝廷相絕。今遽遣使來告。卽  
見其國內饑喪。乘此危迫。故急來赴訴。此時若不直以彼國前後違犯誓詔之事。先行詰責。及令縛送害  
定等人李崇貴、白供奉等。歸朝廷行遣。以雪數家之冤。以正國體。俟其一一順服。然後開納。苟便如元昊

身死之初。亟行小童册命之禮。且要無事。卽恐一失機會。轉難控制。公又以夏國當此變亂之際。可以開示大信。招納橫山一帶部族。乃爲大字牘於諸路。使散入賊中。詔問公乘此機會。有可行事宜。密以聞。公奏曰。若告哀人過界。沈然不來求議。許臣於諸路擇要害處。興建城寨。使彼震懾。必速就議。先是涇原路鎮戎軍新寨裏。有地六千餘頃。可招弓箭手三四千人。蔡挺嘗乞於此壕內修葉燮會爲寨。公至此便宜檄挺聚兵城之。城成後。賜名爲熙寧寨。公又遣屬官李立之馳奏曰。秦鳳路沿邊。素爲西人侵掠。西番熟戶。日失藩籬之固。昨郭達已築治平雞川二寨。包入熟戶疆土不少。若更修筆栗城一兩處。則西與古渭寨相接。方成外禦之勢。樞密院難曰。筆栗城是秦州熟戶地土。將來興置一兩處。接連古渭。又須添屯軍馬。計置糧草。復如古渭之患。況西番熟戶。本要爲漢藩籬。若與築城。令熟戶自守。必知熟戶不能自守。須藉漢兵。儻有賊至。則漢兵當鋒。熟戶受庇。漢有餘力爲之。則可。但虛內而事外。非計之得。前後臣僚。素有奏請。以此未曾施行。更切子細相度。以聞。公復奏曰。竊觀漢世圖制匈奴。患其西兼諸國。故表河列郡。謂之斷匈奴右臂。隔絕南羌。今西夏所據。蓋多得匈奴之故地。自昔取一時之議。廢棄靈州以來。因失斷臂之勢。故德明元昊。更無忌憚。得以吞噬西番。以至甘涼瓜肅諸郡。皆爲賊有。勢旣大。至寶元初。始敢僭號以背朝廷。是時賊方興。諸路邊兵相攻戰。故秦渭一帶西番。未暇窺奪。臣慶歷初。曾知秦州。今二十六七年矣。是時永寧安遠之北。綿亙一二百里之外。皆是西番熟戶。其間有不授補職名目。官中亦不句點。彼族兵馬者。則謂之生戶。並與熟戶交居。共爲籬落。故秦州最號藩籬之壯。訖元昊納款。未嘗侵犯。只自慶

歷通好。後來西人以寇抄爲事。見秦渭閒西番最爲繁盛。又爲我之降人獻說。以謂西界諸郡當貴廣。有所出。可以先取西番。然後以兵扼要害。則西川諸郡亦皆得之。遂一向攻脅秦渭諸番。大半爲其所屬。浸淫直逼秦州西路城寨北。慶歷中。藩籬大段薄弱。近年西人復將西市城修葺。建爲保泰軍。於其中修蓋行衙。聞甚宏壯。僞駙馬花麻總領之。只去古渭寨一百二十里。卽近蔡挺與白知軍者公文往來之處。去漢界之近如此。自前未有也。又秦州上丁族瞎藥恕。質其父廝鐸心。及逃去。與木征相合。木征者。卽唃廝囉之孫。瞎藥之子也。其木征瞎藥。更與自來秦州多點集不起。廣有力量。青塘族相結謀。立文法。去西界所建西市城甚近。陰與夏人通款。若漸次盡爲西夏所誘。不獨古渭孤危。秦州西路城寨日爲賊逼。則其董氊一帶。至回紇以來。般次盡爲阻隔。秦州券馬。自亦稀絕。可謂秦寨之深患也。與臣二十六七年前在秦州時。邊事變易。全然不同。臣不因再忝西帥。亦不能知此子細。所以久在西垂。諳知邊事者。皆謂城筆栗。則可與雞川古渭通。成外禦之勢。隔絕得西人吞併古渭一帶諸番。與瞎藥木征青塘等族相結之患。少得前世所謂斷臂之策。兼自來鄜延環慶涇原等路沿邊。例皆以城寨包衛熟戶。使諸族知有家計。則可以相爲表裏。號爲籬落之固。不然則諸族老小散居山谷田野閒。去城寨稍遠。西賊一來。官軍旣難救應。則盡爲賊所殺掠。此安可謂之籬落也。臣復見涇原路原州。有明朱滅臧。唐奴三族。廣有人力。以居處恃險。從來點集不起。屢殺官軍。出入西界買賣。都無忌疑。慶歷中。每西人入寇。則前爲鄉導。同爲抄劫。後來范仲淹遂於三族之北。與西界相接處。修置靖安綏寧二寨。佛空平耳朶城二堡。其明朱等三族。於是

不敢作過。聽從點集。始爲籬落之用。臣今所以乞城筆栗者。非好生事也。蓋欲因與西人議事未復好閒。乘此機會。可以城之。旣城。此則經久。有臣前所陳之利。忽而不爲。則他日有臣前所陳之害。故城與不城。其利害實繫於國家。而不繫於臣。在朝廷之深算也。若謂其修城之後。又有積兵聚糧之費。力未能給。臣以爲不然。蓋筆栗旣城。則秦州三陽伏羌永寧來遠寧遠諸寨。卻在近裏。可以均勻抽減。逐寨之兵。往彼屯泊。更有勑置酒稅場課利。相兼充贍。復聞筆栗城側。近有隙地。自可招置弓箭手七八百人。就使防守。則邊防之勢。其雄重可知矣。臣今畫廊延環慶涇原路沿邊城寨對西界小紙圖子黏連在後。陛下觀之。則可見今之諸路。例皆以城寨包衛熟戶。非妄言也。欲望陛下更與二府大臣裁酌可否。詔從之。公又委秦鳳帥馬仲甫興置噴珠堡甘谷通渭熟羊等城寨。訖役。敵人不取近寨。勸誘古渭一帶蕃部。獻地八千餘頃。招置弓箭手。於是籬落壯固。邊聲振矣。西夏乃械送害楊定者李崇貴楊道喜。詣闕請命。朝廷遣韓縝同公屬官劉航至延安。與西人薛宗道議事。仍令偕至長安。稟公而後往。後西人果議願獻納綏州寨門。亦乞如舊。朝廷遂許之。熙寧元年七月。公以凡處置多爲執政沮難。不得如志。又邊事向寧。乃以疾求罷。因奏曰。陛辭之日。親奉德音。候西事稍寧。卽令臣卻知相州。願全舊恩。使均勞佚。章六七上不許。乃召忠彥上殿。令馳驛往彼慰諭。及詢訪邊事。忠彥回。又附表懇訴之。乃詔復知相州。仍令赴闕朝覲。公時冒大暑。至都。上見公形顏黧瘁。驚歎久之。乃曰。不知侍中實曾不安。始疑託以爲辭。自此須且速就安養。公退而喜曰。相州始可必矣。陛辭之日。上從容訪問政事。公因條陳用人當辨邪正。爲治之本。莫先於此。上



又謂卿去誰可屬國者。公引元老一二人。凡所以裨聖德者甚多。上曰。侍中國之龜鑑。朕敢不從。公至相州數月。上遣御藥院內侍劉有方齎手詔曰。地震河朔。涉秋冬未止。川防潰決。里民流離。朕甚惕然。朕嘗虛上宰之位。竚卿之還。雖歲月一易。猶恐未欲輕去鄉里。且大名爲天下喉襟之地。相去只數舍閒。人情未爲不樂也。將欲除卿河北四路安撫使。故馳一介之使。以諭朕意。苟勉而祇命。則朝廷豈有北顧之憂哉。公奏曰。君之使臣。當卽降命。而先馳使指。委曲爲諭。此乃陛下仁卹老臣。過示優禮。然臣方得守鄉郡。陛辭之日。陛下矜臣狀貌。知其未安。許臣亟赴本任。今到任未及百日。恐未能輒當煩重。況當此大異之後。正在朝廷加意拯救。凡有措置。須假應副。若復如陝西。一皆沮而不行。必上誤聖寄。二月。復降手詔曰。已除卿判大名府。充河北路安撫使。仍聽便宜從事。苟朝廷有可應副。朕當力爲主張。今差御藥院內侍李舜舉齎敕賜卿。宜卽祇受。公再辭不許。遂之任。公以河朔沿邊次邊及近裏以來。州軍鄉村人戶。自去年秋冬以來。將帶老小車乘衣裝錢物。過黃河南去。稱昨經災傷。往唐鄧許汝閒。請買田土居住。至今未絕。自來朝廷。桑令州縣存卹賑濟。兼去年夏秋殘零。稅賦租課。並已倚閣。及住催貸糧。不口夫役。又見賒糶常平倉斛斗。支俵麥錢。非不周至。況上件人戶。各有行裝次第。且非寒餓不能自存之人。時閒聽信奸人扇搖。輕去父母墳墓。與鄉里骨肉離散。近奉朝旨。賑濟許從便宜。乃分遣官於諸橋渡。曉諭計口給券。令還鄉里。至則又以糧貸之。兼并之家。乘時賤市流民田者。皆先令還地。寬以歲月。歸厥直。朝廷以大名府路強壯元額一萬三千一百餘人。今管五千七百餘人。令具不補。因依以聞。公奏曰。河北強壯。自慶歷

二年揀刺義勇之時。下等短弱之人。並退充剩員。強壯於帳內。別項椿管。至今近三十年。州縣以退下人數。更不差填。今一路久罹災困。非是添補強壯之時。願罷取索。以安衆心。從之。保州自嘉祐以來。議欲修展關城。至是劉几復乞展築。朝廷終以張皇引惹難之。公奏曰。保州聞欲展城。軍民莫不欣喜。況雄州高陽關皆嘗修展。不聞引惹。既非勦築。於敵誓無嫌。願亟城之。從之。

# 韓魏公集卷之十七

## 家傳

熙寧三年公乞罷河北四路安撫使奏曰前年以河朔新經大災異民罹餓殍棄業而去者道路不絕臣上體彙詔付委之意不敢固辭今已踰朞歲賴聖德所感去年夏秋連得大稔流庸歸復疲瘵一蘇震壞城壘悉已繕固至於定州真定府高陽關三路皆得良帥北虜晏然無事若尙冒此職實爲冗長乞只充大名府安撫使彙奏詔從之上畱意河北事詔問公曰自北道休偃兵革垂七十載而人情恬於安佚武備弛於因循養兵雖多而未練畜馬雖衆而未精繕修城壘而未盡堅固簡閱器械而未盡犀利加以隄防決壞溝洫湮廢賦斂不節徭役無時民力困於彙年軍儲匱於列郡在興廢而補弊務經遠而適時至於軍政之弛張將吏之能否出入之險易守禦之利害皆可密爲條畫以聞公奏曰此見陛下臨御以來憂邊求治日謹一日居安慮危思患預防之深意也天下幸甚然臣竊謂國家自景德歲與敵人講和邊鄙無事而於禦備之計未嘗不以河朔爲急至於守臣將吏亦皆盡一時之選其在任者惟以練士卒利器械修城壘治樓櫓爲職業往往曲生新意自銜能績以求勝取名者多矣積此六十餘年治葺之功可謂堅固犀利數倍景德之前矣去年秋偶以地震水災頽圯處多賴朝廷究心隨已復故惟是霸州信安軍數處以工料稍大經冬息役今則兵力已集土場盡出不三數月閒亦見成就臣竊謂平時守備與用

兵禦賊。急緩之勢。固有不同。蓋平時守備。則當爲之有漸。使不勞而易集。況兵法曰。百樓不攻。今河朔諸城待敵之具。何止百樓哉。而朝旨令十分營葺外。更以三分木植爲之準備。是過計也。且賊至城下。則城內公私所有一木一石。皆可爲城守之用。較之三分之備。不亦多乎。夫以平時守備。而爲用兵禦賊之計。臣恐財用先屈。而民力不勝其弊矣。臣願朝廷加意選擇一路守臣將官。若寔得其人。則不在日加約束。月降號令。自然備豫之事。益以修舉也。詔旨謂畜馬雖衆而未精者。臣觀近年朝廷講求馬政。最爲首務。河南河北。分置牧使。以總治牧事。又各有幹當公事官三數員。更出巡視。編降新制。條目甚多。臣願朝廷責以歲年。則可見其效。詔旨謂隄防決壞溝洫湮廢者。自去秋黃河決溢。恩深等州。悉被水患。朝廷彙遣近臣與都水監官員經度。已於二股河進約分減大河之勢。西治生隄以防漫溢。臣亦嘗以衆議未一。輒有論列。已蒙朝廷遣司馬光等集議條奏。事已施行。若得向去大河水勢均調。於今冬來春。自可再圖其便。詔旨謂賦斂不節。徭役無時。民力困於彙年。軍儲匱於列郡。此見陛下軫及一道生靈。罹此重困。思欲慰安撫養。俾盡適再生之路。甚大幸也。臣竊見本路今夏蠶麥盡登。流庸漸復。此乃上天垂鑒。陛下旰食憂民之心。乘此之時。臣固願陛下深思邦本之重。責臣與諸路守帥。專務寬卹。凡守禦之事。悉令漸爲之備。無得煩勞。使其瘡痍日安。生業加厚。縱遇邊垂有警。不得已而取之。則民力可勝。而樂輸於公上矣。矧敵人大勢少衰。固惜盟好。制勝之道。亦當先料敵情。不可亟自紛更。翻令敵所窺測。至若軍政之弛張。則朝廷方下教閱新法。諸路皆謹於奉行。將吏之能否。則臣常加體訪。苟有不職。卽當具迹狀以聞。不敢懈

也。出入之險易。則河朔地皆平坦。別無障塞。雖有滄泊之沮。而盛冬冰合。或可平度。又定保州廣信安肅軍等處。皆芻接西山。川口平闊。是從來北寇大兵出入之地。不可遮限。當用兵之際。或先據險要。或設奇邀擊。此皆繫臨時將略。不可豫言。守禦之利害。則臣前論頗詳。不敢煩述。雖然。臣仰膺聖諭。丁寧如此。謹當力疾自勉。夙夜究訪。管穴或有所得。容臣繼以條上。不敢遽然塞命。妄進瞽言。以誤陛下。倚任詢采之意。無任兢惶待罪之至。是秋方行青苗法。衆議皆以謂不便。臺諫官凡言及者。皆以罪斥。是以中外無復敢言者。公慨然上疏曰。制置三司條例司奏。今欲將常平廣惠倉見在斛斗。遇貴量減市價出糶。就賤量增市價收糶。仍以見錢依陝西青苗錢例。取人戶情願。豫行支給。令隨稅送納。斛斗內有願請本色斛斗。或納時價貴。願納見錢者。皆許從便。務在優民。如遇災傷。亦許於次熟日送納。若此行之。非惟足以待凶荒之患。又民既受貸。則於田作之時。不慮闕食。蓋人困乏。常在新陳不接之際。兼并之家。乘其急以邀倍息。今通二路之有無。貴發賤斂。以廣蓄積。平物價。皆以爲民。而公家無以利其入。是亦先王散惠興利。而抑民豪奪之意也。仍乞且於京東淮南河北三路。先行此法。俟成次第。卽令諸路依此施行。奉敕依奏。續準敕節文。常平廣惠倉見錢。許依陝西出俵青苗錢例。每於夏秋未熟以前。約逐處收成時。酌中物價。立定豫支每斗價例。出曉示召人。情請願領者。十戶爲一保。卽不拘戶等高下。不願請領者。不得抑配。若客戶願請。卽與主戶合保。若約度物數。支與鄉村人戶有贖。卽亦許準上法支俵。與坊郭有物力抵當人戶。如納時斛斗價貴。願納見錢者亦聽。仍相度量減時價送納。夏料於正月三十日以前。秋料於五月三十

日以前支俵。又準轉運常平廣惠倉司牒支俵青苗價錢。每十戶以上結成一保。須第三等以上有物力人充甲頭。第五等并客戶。每戶不得過一貫五百文。第四等每戶不得過三貫文。第三等每戶不得過六貫文。第二等每戶不得過十貫文。第一等每戶不得過十五貫文。如所支錢外更有贖數。其第三等以上人戶。委本縣度量物力。於今來所定錢數外。更添數支給。若更有贖錢。如坊郭人戶實有自己物業可充抵當。願借請官錢者。仍五家以上結爲一保。依鄉村青苗例支借。不得過抵當物業所直價錢之半。其逐縣不得避免。逐時出納。致令諸色人扇搖人戶。卻稱不願請領。仰逐縣官吏用心曉告。人戶如不願請領。卽具結罪文狀。入馬遞申赴當司。以憑選差清強官往彼曉諭。人戶如卻願請領。其本縣干繫人。必定別作行遣。如事理稍重。必具事由申奏。應夏秋收成合納所請過價錢斛斗。如物價稍貴。願納見錢者。當議於市價上減撲錢數。仍比附元請價錢。十分不得過三分。假令一戶請過錢一貫文。如送納見錢。卽不得過一貫三百文。臣竊以國之頒號令。立法制。必信其言。而使民受實惠。則四方觀聽。孰不欣服。伏詳元降敕語。務在優民。不使兼并之家。乘其急以邀倍息。皆以爲民。而公家無以利其入。謂合先王散惠興利。抑民豪奪之意也。今乃鄉村自第一等而下。皆立借錢貫伯。其第三等以上人戶。更許添數支給。坊郭人戶。有自己物業可充抵當。願借請官錢者。依青苗例支借。不得過抵當物業價直之半。鄉村上三等并坊郭有物業人戶。乃從來兼并之家也。今皆多得借錢。每借一貫。令納一貫三百文。則是官放息錢也。與元敕抑兼并濟困乏之意。絕相違戾。欲民信服。不可得也。又鄉村每保。須要第三等以上有力人充甲頭。雖云

不得抑勒。而上等之戶。既有物力。必不願請。官吏既防保內。近下貧戶。不能送納。豈免差充甲頭。以備代陪也。復峻責逐縣。如人戶不願請。領卽令結罪申報。若選官曉諭之時。豈無貧下浮浪。願請之人。苟免摺拾。則其勢須行散配。且貧下人戶。見官中散錢。誰不願請。然本戶夏秋各有稅賦。又有豫買及轉運司和買兩色紬絹。積年倚閣。借貸錢糧麥種錢之類。名目甚多。今添納此一重出利苗錢。愚民一時借請。則甚易。至納時則甚難也。故自救下以來。一路州縣。上下惶惑。皆謂若不抑散。上戶不願請。領只據近下等第。與無業客戶願請者支俵。則實難催納。將來必有行刑督索。及勒干繫書手典押者。戶長同保人等均賠之患。大凡兼并所放息錢。雖取利稍厚。緣有逋欠。官中不許受理。往往舊債未償其半。早以續得貸錢。兼并者既有資本。故能使相因歲月。漸而取之。今官貸青苗錢。則不然。須是夏秋隨稅送納。如人戶災傷及五分以上。方許次科催還。若連兩科災傷。則必官無本錢。接續支俵。而官本因而寢有失陷也。其害明白如此。更有緣此煩費虛擾之事。不敢具述。兼去歲河朔豐熟。常平倉所糴白米。每斗不過七十五文。至八十五文省以來。自前年分。少有似此價賤之時。若乘時收斂。遇向去價貴出糴。不惟合於古制。而無失陷之弊。兼民實被惠。亦足收其羨贏。今諸倉方有糴入。而提舉司亟合往止。蓋盡要散充青苗錢。指望三分之利。而遂收爲己功。縣邑小官。敢不奉行。豈暇更恤貽民久遠之患哉。諸路所行事體。必料大率如此。朝廷若謂陝西嘗放青苗錢。官有所得。而民以爲便。此乃轉運司因軍儲有關。遇自冬涉春。雨雪及時。麥苗滋盛。決見成熟。行於一時則可也。今乃差官置司。爲每歲春夏常行之法。而取利三分。又豈陝西權宜之

比也。兼元敕明言。且於京東淮南河北三路先行此法。俟成次第。卽令諸路依此施行。今此三路自觀新制。州縣方憂不能奉行。而遽於諸路徧差提舉官員。以至西川廣南。亦皆置使。伏惟陛下自臨御以來。夙夜憂勞。勵精求治。況承祖宗百年仁政之後。民浸德澤。惟知寬卹。而未嘗過擾。若但躬行節儉。以先天下。常節浮費。漸汰冗食。自然國用不乏。何必使興利之臣。紛紛四出。以致遠近之疑哉。臣職當安撫。日聞一路官吏所論。皆云散錢不便。轉運司明知侵撓利權。不可經久。尙皆不敢陳說。而小臣畏罪。孰敢言者。臣若顧避形迹。從而默默。大懼有悞陛下委寄之託。欲望聖慈。矜臣愚直。更賜博訪。若臣言不妄。卽乞盡罷諸路提舉之官。只委逐路提點刑獄。臣僚依常平舊法施行。以安衆心。天下幸甚。時有敕諸軍五服內親卑幼充節級人員。若被轄人係尊長。卽轉移於一般軍分。公以諸軍多是弟姪子孫。以父兄尊屬在軍。遂願投本營同活。或無子孫者。卽召本營人爲舍壻。冀一身有託。更有堂從疎屬。有服外親充軍後。有卑幼補爲人員。若一旦盡改配別指揮。恐軍中人情未允。只大名一府禁軍合移者已五十餘人。在京與諸路恐移避者人數不少。請轄下有尊長惟副指揮以上被轄人與轉移。其餘只移別都。詔從之。至今行之爲法。



# 韓魏公集卷之十八

## 家傳

八月公既上章乞罷青苗法條例司。復疏難頒下。公亦再上疏辨曰。臣近以河北路差官置司。春夏放青苗錢與鄉村坊郭人戶。明取三分之利。每保須要第三等以上。有物力人充甲頭。督促峻責。逐縣支俵。有傷國體。一路官吏上下。皆知不便。而以制置條例司是大臣主領。但人人腹非。而不敢公言。臣被顧三朝。而又職當安撫。實不忍雷同默默。遂詳陳利害本末。乞更加博訪。若臣言不妄。即乞盡罷諸路提舉之官。只委逐路提點刑獄。臣僚依常平舊法施行。所冀陛下洒然開悟。亟賜更改。使天下歌舞聖明。不爲盛德之累。老臣獻忠之心。豈有他也。今準都進奏院牒。卻蒙制置司以臣言皆爲不當。條件疏駁。乞申敕諸路。及直令進奏官張士程指揮本院。將曉諭中書劄子。頒行天下。臣詳制置司疏駁事件。即將臣元奏要切之語。多從刪去。惟舉其大槩。用偏辭曲爲沮難。及引周禮國服爲息之說。文其謬妄。上以欺罔聖德。下以愚弄天下之人。將使無復敢言其非者。臣不勝痛憤。須至再有辯列。欲望聖慈。特紓親覽。然後降付中書樞密院看詳。送御史臺集百官定議。如臣所言不當。即甘從竄殛。若是制置司處置乖方。天下必受其弊。即乞依臣前奏。盡罷諸路提舉官。只委提點刑獄。臣僚依常平舊法施行。以慰衆心。一臣前奏以元降敕語。務在優民。不使兼并之家。乘其急以邀倍息。而公家無以利其入。今乃鄉村自第一等而下。皆立借錢。

貫百。其第三等以上人戶。更添數支給。坊郭人戶。有自己物業。可充抵當。願借請官錢者。依青苗例支借。不得過抵當物業價直之半。且鄉村三等并坊郭有物業人戶。乃從來兼并之家也。今皆多得借錢。每得一貫。令納一貫三百文。則是官放息錢也。與元敕抑兼并濟困乏之意。絕相違戾。今制置條例司疏駁云。言者以謂元降敕命云。公家無所利其入。今河北提舉官。乃令取息三分。是與元敕絕相違戾。失信於百姓。本司今按周禮泉府之官。民之貸者。取民息。有至二十。而曰國事之財用。取具焉。今常平新法。預俵青苗價錢。但約熟時酌中物價。若熟時物貴。卽計量減市價納錢。卽是未定合納實數。故河北提舉官。則約束州縣。若情願納錢。不得過三分。至於京西陝西等路。提舉官。則大抵約束。不得過二分而已。此蓋爲量減時價指揮。未有約定實數。恐遇納時。斛斗價例倍貴。州縣量減錢數不多。卻致虧損百姓。所以有此約束。卽非法外擅爲侵刻也。就諸路提舉官所納。惟河北所約分數最多。然云不過三分之息。定取三分之息。若物價抵平。卽有合納本色。不收其息。或只收一二分息之時。多少相補。比周禮貸民取息。立定分數。已不爲多。近降指揮。又令諸路預俵價錢。若遇物價極貴。亦不得過二分。卽比周禮所取尤少者。臣竊以旣立太平之法。必無剝民取利之理。但漢儒以去聖之遠。解釋或有異同耳。按周禮泉府。掌以市之征布。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以其價買之物。揭而書之。以待不時而買者。各從其抵。鄭衆釋云。書其價。揭著其物也。不時買者。謂急求者也。抵故價也。臣謂周制。民有貨在市而無人買。或有積滯而妨民用者。則官以時價買之。書其物價以示民。若有急求者。則以官元買價與之。此所謂王道也。經又云。凡賒者。祭

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鄭衆釋云。賒貫也。以祭祀喪紀。故從官貫買物。唐賈公彥疏云。賒與民不取利也。經又云。凡民之貸與。其有司辨之以國服爲之息。鄭衆釋云。貸者謂從官借本賈也。故有息使民弗利。以其所賈之國所出爲息也。此所謂王道也。而鄭康成釋云。以其於國服事之稅爲息也。於國事受園廛之田。而貸萬泉者。則其出息五百。臣謂周禮園廛二十而稅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惟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漆林自然所生。非人力所作。故稅重。康成乃約此法。請從官貸錢。若受園廛之地。貸萬錢者。出息五百。公彥因而疏解。謂近郊十一者萬錢。其出息一千。遠郊二十而三者萬錢。其出息一千五百。甸稍縣都之民萬錢。其出息二千。臣謂如此。則須漆林之戶。取貸方出息二千五百也。然當時未必如此。今放青苗錢。凡春貸十千。半年之內。使令納利二千。秋再放十千。至年終又令納利二千。則是貸萬錢者。不問遠近之地。歲令出息四千也。周禮至遠之地。止出息二千。今青苗取利尙過周禮一倍。則制置司所言。比周禮貸民取息。立定分數。已不爲多。亦是欺罔聖聽。自謂天下之人皆不能辨也。且今古異制。貴於便時。周禮所載。有不可施於今者。其事非一。若謂泉府一職。今可施行。則上言以官錢買在市。不售及民間積滯之貨。候民急求。則依元買價與之。民有祭祀喪紀。就官中借物。限旬日三月。還官而不取其利。制置司何不將此周公太平已試之法。盡申明而行之。豈可獨舉注疏貸錢取息之利事。以詆天下之公言哉。鄭康成又注云。王莽時貸以治產業者。但計贏所得受息。無過歲什一。公彥疏解云。王莽時雖計本多少爲定。及其催科。惟所贏多少。假令萬泉歲贏萬泉。催一千。贏五本。萬錢歲終贏得

萬錢。只令納一千。若所贏錢更少。則納息更薄。比今於青苗錢取利。尤爲寬少。而王莽之後。上自兩漢。下及有唐。更不聞有貸錢取利之法。今制置司遇堯舜之主。不以二帝三王之道。上裨聖政。而貸錢取利。更過王莽之時。此天下不得不指以爲非。而老臣不可以不辯也。況今天下田稅已重。固非周禮什一之法。則又隨畝更有農具牛皮鹽錢麴錢鞋錢之類。凡十餘名件。謂之雜錢。每遇夏秋起納。官中更將紬絹斛斗。低估價例。令民將此雜錢折納。又每歲將官鹽散與人戶。謂之蠶鹽。令民折納絹帛。更有預買轉運司和買兩色紬絹。如此之類。不可悉舉。皆周禮田稅什一之外。加斂之物。取利已厚。傷農已深。奈何更引周禮國服爲息之說。謂放青苗錢取利。乃周公太平已試之法。此則誣汙聖典。蔽惑睿明。老臣得不太息而慟哭也。又制置司所云。提舉官約束州縣納錢。不得過三分二分。蓋爲量減時價指揮。未有約定實數。恐遇納時。斛斛價例倍貴。州縣量減錢數不多。卻致虧損百姓。若物價低平。卽合納本色。不收其息。臣亦謂此論之不實也。緣小麥最爲不耐停蓄之物。自來常平倉不糴。蓋恐積畱損壞。今歲諸路雨雪及時。二麥有望。麥價必賤。提舉官必不肯令人戶送納本色。蓋納下本色。則無由變轉。若於轉運司兌換價錢。則諸處軍糧支麥絕少。必難兌換。則占壓本錢。下次卻無錢散與人戶。臣以此知制置司與提舉官本無令人戶送納斛斛之意。故開此許納見錢一門。將來只令言人戶情願送納本色。則人戶須至糴麥納錢。豈不殃害百姓。惟陛下早悟臣言。一制置司云。言者以謂三等戶及城郭有物力戶。卽從來兼并之家。今乃立定貫百許之貸借。卽非抵兼并之意。又河北提舉官。每保須要上三等戶一名。卽上等人戶。必不願請。官

吏既防貧戶不能送納。豈免差充甲頭以備代賠。又河北提舉官乃峻責州縣如人不願請領。卽結罪申報。若選官曉諭人戶。卻情願請領。卽當別作行遣。若選官曉諭。苟免捃拾。豈無貧下浮浪願請之人。或須行散配本司。今按鄉村上三等及城郭有物業戶內。亦有闕乏之人。就人取債。豈皆是兼并之家。今貸貧民有餘。則以俵此等人戶。免令就私家取一倍之息。乃是元敕抑兼并之意。河北提舉官每保須要上三等戶一名者。蓋爲關防浮浪之人請去。將來難爲催納。若有上等戶肯與同保。卽非浮浪之人。自不須憂難爲催納。若無上三等戶肯與同保。卽自依準提舉官公文不許支俵。何須更行散配。若謂上三等必不肯請領。須是差作甲頭。卽自是抑勒。有違前法。況今年開封諸縣已經俵散。甚有上三等戶情願請領。卽非官吏抑勒。以近驗遠。事理可知。至於提舉司約束官吏。如無人情願請領。卽結罪申報。別選官曉諭。乃只是關防因循避事壞法之人。卽非迫脅官吏。須令抑配百姓。若提舉官急於功利。諷令州縣抑配與人。卽諸路各有安撫轉運提刑。其爲朝廷委任。皆在提舉之上。若有州縣官員。故欲墮壞新法。曲徇提舉官抑勒百姓。自當糾舉依法施行。并具事狀聞奏。豈可以官吏違法之故。遂欲廢法。臣竊以鄉村上三等及城郭有物業人戶。非臣獨知。是從來兼并之家。此天下之人共知也。今制置司以爲不是兼并之家者。只要多散青苗錢與之。而得利亦多也。其如元降敕意。本務拯濟困乏。卻將錢放與此等人戶。則天下明知朝廷專以取利爲意。實傷國體。制置司若謂周官有貸民之法。取之以道。於理無嫌。則今兼并之家。例開質庫。置課場。若恐取民倍息以傷貧細。則所在皆可官自開置。以抑兼并。然自前世以來。惡其太近衰削。

不忍爲之。今青苗錢一事，無近於此乎？又云：每保須要上三等戶一名者，蓋關防浮浪之人請去，難爲催納。此則抑勒之勢，不假臣言而自明矣。又云：若謂上三等人戶必不肯請領，須至差作甲頭，卽自是抑勒。有違前法。此又殊不察事勢人情，有不得已而爲之者。且青苗之法，內有大臣力主，事在必行，外有專差之官，惟以散多爲職辦。州縣官吏往往變抑勒而爲情願者，蓋事勢不得不懼，而人情不得不從也。監司之官，其於事勢人情，亦何異此？九重高遠，豈得盡知。惟陛下早賜辨察，一制置司云：言者以謂躬行節儉、常節浮費，自然國用不乏，何必使興利之臣四出，以致使遠近之疑。本司今按先王之政，未嘗不以食貨爲始。張官置吏，大抵多爲農事也。近世以來，農人尤爲困苦。若朝廷但有徭役加之，初無歲時補助之法。近自京畿陂防溝洫，多有不治，乃至都城側近綿地數百里，棄爲汙萊。父子夫婦，流離失業。四方遐僻，不可周知。一方水旱，則餓死者相枕藉，而流移者填道路。如前歲河北一饑，不免漕江淮之米以救之。然於人之流亡餓殍，未有補也。至於非汎用度，或不免就等第人戶，彊借錢物，百姓典賣田產物業，以供暴令。此亦可謂國用乏矣。至於差役困苦農民，使之失職，則士大夫之所共見，不待論說而後可知。故陛下卽位，詔書丁寧，以務農理財，免人役爲政事之急誠。方今宜憂爲在此也。今置提舉常平廣惠倉官兼管幹農田水利差役事者，凡以爲此而已，固非使之朘削百姓，以佐人主私費，亦豈得謂之興利之臣，而以爲致遠近之疑。臣詳制置司所言提舉常平倉官員，不是興利之臣。今旣明舉貸錢取利之法，謂取之以道，於理無嫌，則非興利而何。至於東南所差均輸之官，亦皆興利之臣也。且西川四路鄉村，民多大姓，每一

姓所有客戶。動是三五百家。賴衣食貸借。仰以爲生。今若差官置司。更以青苗錢與之。則客於主戶。處從來借貸。既不可免。又須出此一重官中利息。其它大姓。則固不願請領苗錢。又廣南東西路土曠人稀。水鄉之俗。麤足生計。今亦置官司貸錢取利。故於遠民尤爲不便。豈得不謂之以致遠近之疑也。國家幅員至廣。一方之有水旱。時所不免。然朝廷未嘗不假貸糧種。盡救荒之政。以濟卹之。故得饑饉者復蘇。流庸者復安。自祖宗以來。可謂仁政充洽矣。而未嘗會就等第人戶。處彊借錢物。惟是英宗皇帝及陛下卽位之初。天下各有優賞。朝廷自京師應副未及。閒有三兩路州軍。會於坊郭富民處。權暫支借者。然亦卽時輦還。今制置司指爲暴令。以頒布天下。是惟知主張青苗之法。而不顧毀謗之甚。誠可駭也。惟陛下早賜省察。一制置司云。言者以謂坊郭人戶。旣青苗不可貸借。本司今按常平舊法。亦糶與坊郭之人。今若俵散農民。有餘仍不許坊郭之人貸借。是令常平有滯積餘藏。而坊郭之人。獨不被賑救乏絕之恩也。周禮設貸民之法。卽無都邑鄙野之限。今新法乃約周禮太平已試之法。卽非專用陝西青苗條貫也。臣詳制置司此說。尤爲不實。蓋自來常平倉遇歲年不稔。物價稍高。合減元價出糶之時。其鄉村則逐處多下諸縣。取逐鄉近下等第戶姓名。印給關子。令收執赴倉。每戶糶與三石或兩石以來。所是坊郭。則每日零細糶與浮居人戶。每口五勝或一斛以來。故民受實惠甚濟。饑乏卽未見會坊郭有物業人戶。乃來零糶常平倉斛斗者。此蓋制置司以青苗爲名。欲賸借錢與坊郭有物業之人。以望得利之多。假稱周禮太平已試之法。以謂無都邑鄙野之限。以文其曲說。惟陛下深詳其妄。一臣近準真定府路安撫使司公文。稱準

河北都運常平廣惠倉司牒真定府準制置條例司劄子。據河北都轉運常平廣惠倉司狀。準朝旨於內藏庫支到山東絹二十萬匹。充常平本錢。尋分擘與諸州縣出賣。必是破貨不了。欲將絹分作兩等。上等每匹作一貫三百五十文省。次等每匹作一貫三百文省。召人戶情願依青苗見錢法請領。仰更切相度。如依減定價例。委是人戶情願。卽依所申施行。如坊郭人戶情願請領者。亦聽常平司差帖。殿侍康承丙稱。自京般來絹二十萬匹。惟有真定府未曾差人赴恩州請般。帖康承丙疾速往真定府管下縣分。遍行催促。火急和雇。乘赴恩州請般。趁時支俵。勘會真定府於恩州支下絹三萬匹。雖未般到。緣係準備充秋料青苗價錢。卽不闕錢支用。若更差使臣下州府縣分催促支散。及取索文字。深屬張皇搔擾。牒臣本司請照會者。臣遂備錄聞奏。庶朝廷見其爲害之深。乞察臣前奏散青苗錢不便事理。早賜施行。卻準中書劄子。奉聖旨。康承丙元係皮公弼等乞差充差使幹當。兼桑降指揮。令提刑司常切覺察所散青苗錢。召人戶情願。不得抑勒。或有抑配俵散。便令止絕。當職官員具姓名聞奏。劄與臣知者。臣勘會轉運司。昨將山東絹配賣與諸州軍坊郭等第人戶。每一匹估錢一貫五百三十文至一貫六百文以來。限半年納錢。尙猶近。下等第人戶有破賣家財方能貼賠送納了當者。今常平提舉官將山東絹二十萬匹。上等者作一貫三百五十文。每一貫取利二分。每匹已是一貫六百五十文省。下等者每匹作一貫三百文。并利亦是一貫六百文省。並隨稅只是百餘日省限納足。與轉運司配賣與坊郭人戶。價例全不相遠。卽於農民豈不爲害。更差使臣督迫支俵。公文內動是火急之言。則州縣小官。惟是應命。苟免譴咎。將抑配以爲



情愿。何處更可辨明。且制置三司條例司。雖大臣主領。然終是定奪之所。今將絹二十萬匹。直行指揮。許散與鄉村人戶。依青苗法納錢。及令坊郭人戶願請者亦聽。則自來未見有定奪之司事。不關中書樞密院。不奉聖旨。直可施行者。如此則是中書外。又有一中書也。然中書凡事亦須進呈。或候畫可。方敢施行。未嘗直便處分。惟陛下察其專也。如此則在外守職臣僚。其誰敢不稟從。望早賜辨察。使事歸政府。庶於國體爲便。上始得公疏。意已大悟。亟欲寢罷。時王安石聞公有言。已引疾在告。惟參知政事趙抃等對。上諭欲罷之意。抃乃曰。此主於安石。乞更俟安石出議之。安石既出。執之益堅。聞者惜之。未幾。呂公著爲御史中丞。亦言青苗法非便。安石欲黜之。上曰。須別坐事令出。既而又曰。公著言韓琦近有章疏。朝廷亦當聽納。自古執政與藩臣若生閒隙。至有舉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者。安石遽曰。只此可以逐矣。公著遂坐誣大臣欲舉晉陽之甲。罷知蔡州。諫官孫覺聞之曰。此言覺嘗奏之。今貶公著誤也。公既以言忤權臣。又公著告詞。明坐所因。公益□□。遂以疾上章。乞知徐州。章四上。神宗遣內侍李舜舉慰諭乃止。



# 韓魏公集卷之十九

## 家傳

熙寧四年公至大名二年矣。又上章乞邢相一郡。二月改永興軍節度使再任。制曰分陝稱伯。召南當公職之尊。啓魏就封。畢萬得國名之大。況吾元老爲世宗工。久倚帥垣之嚴。宜遷尹節之寵。飭宣典策。敷告縉緹。具官琦道醇而深。器遠而博。渾渾忠孝之業。憲憲文武之資。感通仁朝。亮衆采於台極。翼載英考。捧大明於天衢。肆朕纘圖。厥初謀落。燮諧四氣之序。熙輯百家之成。登昭公槐。奄莅國社。鎮定大事。妥如九鼎之安。承寧諸侯。端若元龜之信。歲勤再閱。師律旣和。重念郊圻之雄。芴據河山之險。徒得君重。以宣王靈。就更西雍之旄。畱主北門之鑰。載敦爰賦。并實幹封於戲。漢咨陳平安危。注於上意。唐因裴度。輕重繫乎厥身。維迺純誠。無媿前烈。懋服休命。往其欽哉。可特授依前守司徒檢校太師兼侍中行京兆尹魏國公充永興軍節度管內觀察處置等使。再任判大名府兼北京畱守司事。畿內河堤勸農監牧使。充大名府路安撫使兼大名府路駐泊馬步軍都總管。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三百戶。功臣散官勳如故。公力辭不拜。後及三年復乞納節如前。請章七上不許。滿四年再請。六年二月移判相州。契丹遣使辨理河東地界。上賜手詔詢訪。公奏曰。臣伏蒙聖慈。特差入內內侍省內東頭供奉官幹當內東門司裴昱齋賜臣手詔。以朝廷通好北虜。幾八十年。近歲以來。生事彌甚。代北之地。素有定封。而輒開釁端。妄來訴理。比敕官

吏同加按行。雖圖籍甚明。而詭辭不服。今橫使復至。意在必得。朕以祖宗盟好之重。固將優容。虜情無厭。勢恐未已。萬一不測。何以待之。古之大政。必詢故老。卿威懷忠義。歷相三朝。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其所以待遇之要。禦備之方。密具以聞。朕將親覽。臣晚年多病。心力耗殫。日欲再乞殘骸。保此旦暮。不意陛下以北虜生事。深思豫防。記及孤愚。曲有防逮。敢不勉竭衰殘。少塞聖問。臣竊以契丹稱強北方。與中國抗者。蓋一百七十餘年矣。自石晉割地。并有漢疆。外兼諸戎。益自驕大。在祖宗朝。屢嘗南牧。極肆凶暴。當是時。豈不欲悉天下之力。必與虜角哉。終以愛惜生靈。屈就和好。凡疆場有所興作。深以張皇引惹爲誡。以是七十年間。二邊之民。各安生業。至於老死。不知兵革戰鬥之事。至仁大惠。不可加也。臣觀近年以來。朝廷舉事。則似不以大敵爲恤。虜人素以久強之勢。於我未嘗少下。一旦見形生疑。必謂我有圖復燕南之意。雖聞虜主孱而佞佛。豈無強梁宗屬。與夫謀臣策士。引先發制人之說。造此釁端。故屢遣橫使。以爭理地界爲名。觀我應之實如何耳。所以致寇之疑者。臣試陳其大略。高麗臣屬契丹。於朝廷久絕朝貢。向自浙路遣人招諭而來。且高麗小邦。豈能當契丹之盛。來與不來。於國家無所損益。而契丹知之。謂朝廷將以圖我。此契丹之疑也。秦州古渭之西。吐蕃部族散居山野。不相君長。耕牧自足。未嘗爲邊鄙之患。向聞強取其地。建熙河一路。殺其老小。以數萬計。所費不貲。而河州或云地屬董氈。董氈卽契丹壻也。旣恐闕地未已。豈不往訴。而契丹聞之。當謂行將及我。此又契丹之疑也。北邊地近西山。勢漸高仰。不可爲塘泊之處。向聞差官領兵。徧植榆柳。冀其成長。以制虜騎。然興於界首。無不知者。昔慶歷慢書所謂。荆

立隄防。鄣塞要略。無以異矣。然此豈足恃以爲固哉。但使契丹之疑也。河朔義勇民兵。置之歲久。耳目已熟。將校甚整。教習亦精。而忽然團保甲一道紛然。義勇舊人十去其七。或撥入保甲。或放而歸農。得增數之虛名。破可用之成法。此又徒使契丹之疑也。自虜人辨理地界。河朔沿邊。與近裏州郡一例。差官檢討。修築城壁。開濤濠塹。趙冀北京展貼之功。役者尤衆。敵樓戰棚之類。悉加換葺。增置防城之具。率令備足。逐處衣甲器械。彙次差官檢視。排堞張盤。前後非一。又諸處勅都作院。頒降新樣。廣謀造作。澶州等處。勅爲戰車。此皆衆目所覩。諜者易窺。且虜人未有動作。彼無秋毫之損。而我已費財殫力。先自困弊。又徒使契丹之疑也。近復置立河北三十七將。各專軍政。州縣不得關預。雄州地控極邊。亦設將屯兵。其隨軍衣物。有令兵士已辦者。有令本營增置者。有令官造給付者。以至預籍上戶。車馬驢騾。準備隨行。明作出征次第。不可蓋掩。此又深使契丹之疑也。夫北虜素爲敵國。施設如此。則積疑起事。不得不然。亦其善自爲謀者也。今橫使再至。初示偃蹇。以探偵朝廷。況代北與雄州。素有定界。若優容而與之。實慮虜情無厭。浸淫不已。誠如聖詔所諭。固不可與。或因其不許。虜遂持此以爲己直。縱未大舉。勢必漸擾諸邊。卒墮盟好。蓋事有因緣。而至此者。乃煩明詔。訪以待遇備禦之要。自顧老朽。夙夜思之。其將何策。上助聖算。然臣聞言未及而言。謂之躁言。及而不言。謂之隱。臣昔曾言散青苗錢不便事。而言者輒肆厚誣。非陛下之明。幾及大戮。自此新法之下。雖其閒有未協人情者。實避嫌疑。不敢更有論列。今親被詔問。事繫國家安危。言及而隱。是大不忠。罪不容誅矣。臣嘗竊計始爲陛下謀者。必曰自祖宗以來。紀綱法度。率多因循苟簡。非

變不可也。治國之本。當先富強之術。聚財積穀。寓兵於民。則可以鞭笞四彝。盡復唐之故疆。然後制作禮樂。以文太平。故始散青苗錢。使民出利。所得之利。復以爲本。必務多取。歲增本錢。無有定數。又爲免役之法。自上等以至下戶。皆令次第出錢。募人應役。從來上戶。輪當衙前重難。故其閒時有破敗者。今上戶一歲出錢。不過三十餘緡。安然無事。而令下戶素無役者。歲歲出錢。此則損下戶而益上戶。雖百端補救。終非善法。又役錢之內。每歲更納寬贖錢。以備他用。此所謂富國之術者也。且農民送納夏秋稅賦。一年兩次。納不前者。始有科校之刑。今納青苗與役錢。已是加賦。有過限者。亦依二稅法科校。則是一戶一歲之中。常負六次科校。民不勝矣。稍遇水旱。則逋負官錢。流移失業。事已著見。孰敢言者。又內外置市易。務盡籠天下商旅之貨。官自取利。主者以得利爲功。錐刀必取。小商細民。遂無所措。加以新制日下。更改無常。州縣官吏。茫然不能詳記。稍有違者。皆坐徒刑。雖經赦降去官。不得原免。監司督責。以刻爲明。簿法之苛。過於告緡。故州縣之閒。官吏惴惴然。日苟一日。皆以脫罪爲幸。夫農者。國之根本也。商者。能爲國致財者也。官吏助朝廷之教化者也。今農者則怨於畎畝。商者則歎於道路。官吏則所在不安其職。而恐陛下不能盡知也。夫欲攘斥四彝。以興太平。而先使邦本困搖。衆心離怨。振古以來。未聞能就。此則爲陛下始謀者之大誤也。陛下有堯之仁。舜之聰。知其所誤。能改不吝。聖人之大德也。又今好進之人。不顧國家利害。但謂邊事將作。富貴可圖。獻策以干陛下者。必曰虜勢已衰。特外示驕慢耳。以陛下神聖文武。若擇將臣。領大兵。深入虜境。則幽薊之地。一舉可復。此又未之思也。今河朔彙歲災傷。民力大乏。沿邊次邊州郡。芻

糧不充。新選將官。皆羸勇寡謀之人。義勇保甲。新點未經訓練。若驅重兵。頓於堅城之下。糧道不給。虜人四向來援。腹背受敵。欲退不可。其將奈何。此太宗朝。雖曹彬、朱信、名德宿將。猶以致岐溝之敗也。臣愚今爲陛下計。謂宜遣使報聘。優致禮幣。開示大信。達以至誠。具言朝廷向來興作。乃修備之常。與北朝通好之久。自古所無。豈有他意。恐爲謀者之誤耳。且疆土素定。當如舊界。請命邊吏。退近者。侵占之地。不可持此造端。欲墮祖宗。桑世之好。永敦信誓。兩絕嫌疑。望陛下將契丹前所疑之事。如將官之類。因而罷去。以釋虜疑。萬一聽服。則可以遷延歲月。陛下益養民愛力。選賢任能。疏遠姦諛。進用忠鯁。使天下悅服。邊備日嚴。塞下有餘粟。帑中有羨財。俟虜果有衰亂之形。然後一振威武。恢復舊疆。快忠義不平之心。雪祖宗桑朝之憤。陛下功德赫然。如日照耀無窮矣。如其不服。決欲背約。則今河北諸州。皆深溝高壘。足以自守。虜人果來入寇。所在之兵。可以伺便驅逐。大帥持重。以全取勝。然自此彼來我往。一勝一負。兵家之常。不可前料。卽未知何時復遂休息也。至於清野之法。則難盡行。蓋事宜之際。不可率一境之民。比戶將牛馬。餼糧。盡入城郭。蓋至時或有往保山寨者。或有挈家渡河者。或有畱人看守莊舍者。或有就近入居城郭者。當使人得自便。方保安全。固不可按圖先定。必令盡入城郭而居也。雖有嚴令。必不從也。在祖宗朝。屢經北虜之擾。鄉民避寇。率亦如此。願朝廷不須一一處置。臣歷事三朝。十年輔相。官已極品。歸守故郡。萬事無不足者。年將七十。宿疹在身。每思告老而去。庶全始終。此緣聖問之及。因敢一貢盡言。非嫉善也。非求進也。用是足以自信。今天下之人。漸不敢以直言爲獻。臣實不忍負桑朝眷遇之恩。猶覲愚瞽。一悟聖

心爲宗社之盛福。惟陛下加察。賜以不疑。非獨老臣幸甚。天下幸甚。時文潞公、富鄭公、曾魯公同被詔問。公所對最爲切直。七年秋。公彙上章乞致仕。章每上。上必遣近侍齎詔慰諭。不允。明年夏。公又力謝事。復改永興軍節度使。京兆尹再任。公方力辭而疾革矣。八年六月二十四日。薨於相州之正寢。前一夕。有大星隕於晝錦堂側。享年六十八。訃至京。上震悼甚。輟視朝三日。遣中使慰撫本家。凡典禮悉令按趙普故事施行。贈尙書令。告策曰。朕勿休聖緒。綏撫四方。實賴全德老臣。蕃屏王室。今其亡也。何痛如之。故推忠宣德崇仁保順守正協恭贊治純誠亮節佐運翊戴功臣。永興軍節度管內觀察處置等使。開府儀同三司。守司徒檢校太師兼侍中。行京兆尹。上柱國魏國公。食邑一萬六千八百戶。食實封六千五百戶。韓琦。靖淵以有謀。莊重而不撓。早有天下之望。自結人主之知。出入三朝。周旋二府。仁皇與子。旣推定策之功。先帝建儲。復預受遺之託。汔繇輔翼。以底丕平。澤被生民。勳在社稷。嚮以懇辭重任。出撫近藩。屢厭節旄之榮。願還印綬之寄。方深注倚。遽此殲亡。夫三省之官。惟尙書令爲尤重。非功德卓越。不以假人。眷言老成。宜峻徽典。尙其精爽。膺此寵榮。可特贈尙書令。宣制文德殿。以公配享英宗廟廷。制曰。功茂者賞。惟其稱德厚者報。不可忘。故命冊褒崇。舊史有追封之典。祀祧躋配。前書存與享之文。蓋君臣之義。不獨欲榮寵之於其生。抑邦家之光。實亦冀顯揚之於不朽。惟時故老。翼我前朝。式敷誥於治庭。肆儀圖於典禮。故永興軍節度使守司徒檢校太師兼侍中魏國公贈尙書令韓琦。才資沈偉。宇量恢宏。勇義出於至誠。樸忠可以大受。盡瘁於國。利無知而不爲。任重於時事。雖難而必濟。惠澤有加於四海。謀猷實紀於三朝。緬



懷弼亮之勤。重起淪亡之痛。是用進登烈考之清祐。裨序功臣於大烝。上以慰祖宗之靈。下以爲忠義之勸。於戲。爲臣至此。可無愧於前良。與國同休。庶永傳於茂烈。茲惟盛美。以答元勳。可配饗英宗皇帝廟庭。主者施行。上以尙書令不兼官。是爲真令。特以贈公。又配享特鑠院告廷。皆異典也。上又遣禮官太常丞集賢校理李清臣。致祭於柩前。又遣內侍詢本家所欲。凡例外令一切條上。復命姪正彥。自兩浙提舉官知相州。令過闕。賜對面諭。令照管諸孤。差入內都知利州觀察使張茂。則監護葬事。入內供奉官張懷德。增修墳兆。以石爲幽室。所費皆給於官。臣僚之葬。於法不許以石爲室。今特詔用之。自公始也。再遣幹當御藥院李舜舉。奠於靈几。及許幼子嘉彥。將來尙主。仍諭忠彥曰。先侍中忠義於國。平生奏議甚多。可悉錄奏來。敕崇文院遣筆吏數人至相州。遂以二府忠義五卷。諫垣存橐三卷。陝西奏議五十卷。河北奏議三十卷。雜奏議三十卷。上之。上得之喜。閱之殆徧。後嘗因二府奏事。上問或曰。韓琦嘗有此議。蓋見奏議所載也。又有安陽集類五十卷。祭儀一卷。藏於家。有司考行。應憂國忘家。文賢有成之法。諡曰忠獻。詔本家令以行狀來上。神宗乃親製神道碑。以賜之。題碑額曰兩朝顧命定策元勳之碑。葬於相州安陽縣豐安村祖塋之西北原。公昆仲六人。長兄次兄與第四兄皆蚤亡。先太師捐館時。公方數歲。惟第三兄諱琚最長。始爲州縣官。後終於司封員外郎。公同母兄諱瓌。終著作佐郎。公與著作皆育於司封兄。後公與著作同年登進士第。公方爲禁從。漸貴顯。而二兄相繼皆亡。收恤諸孤。皆同己子。公氣貌嚴重。人雖望而畏之。及夫接物。極恭而溫。初爲館職。所與游者。皆一時英俊。石曼卿氣豪邁。多戲侮。同舍獨見公。不敢少慢。

但時呼爲韓家。蓋當時市井小民。凡所畏者尊官。則呼厥姓曰某家。故石效此語。爲人敬服如此。器重閎博。小大無所不容。公自在館閣。及登侍從。卽有重望於天下。與同館王拱辰、御史蕭定基同發解開封府舉人拱辰。定基時有喧爭。公安坐幕中閱試卷。如不聞。拱辰忿不助己。詣公室。謂公曰。此中習宰相器度。邪。公和顏謝之。及公爲樞密副使。石介有慶歷聖德頌曰。予早識琦。琦有奇骨。可屬大事。敦重如勃。後爲宰相。歐陽永叔作相州畫錦堂記曰。臨大節。決大事。垂紳正笏。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矣。天下傳之。以爲知言。堂乃公爲鄉郡時所建也。慶歷中。公與杜衍、富弼、范仲淹、同心輔政。更革弊事。援引正人。時張方平、錢明逸、王拱辰爲兩制。皆歷中丞。故杜祁公而下爲三人者。排逐指爲朋黨。相繼罷去。是時二府許逐廳見賓客。拱辰來見。因諷勸公奮手作跳擲勢曰。須是躍出黨中。公對曰。琦惟義之從。不知有黨也。旣而公亦求去位。公之在相位也。凡進人才。惟以公議所在。多有未嘗識者。人亦不知出何人門下。人或可詢。聞所稱薦。用之不疑。嘗訪於王安石曰。文行則孫覺。吏事則張頡。皆可用也。時二人皆常調小官。公乃處覺於館閣。任頡於省府。如此之類也。公薦引於上。前者固多。亦未嘗自漏上前之語。閒因上有宣諭。或同僚談說。人始聞也。公初罷相。上問孰可以爲執政者。時公力薦韓絳。忠直有公輔之器。上遂用爲樞密副使。旣而有排毀絳者。上曰。韓琦引去。推薦此人。朕豈可違。公旣罷去。蘇頌除修起居注。往謝二府參政。趙槩曰。韓公屢欲用君。以魯公避親嫌。今乃上記前日韓公語矣。二公始知公一嘗援己也。公待人一以至誠。亦未嘗懷怨於人。人或有不喜於公公待之終不疑也。慶歷中。孫沔爲御史。以

西事誣公甚力。後公爲宰相。沔以罪廢。會陝西用兵。起沔帥慶州。過闕賜對。英宗諭曰。韓琦稱卿有邊帥才。故復用卿。沔退而褒長書。俯伏謝罪。皇愧幾無所容。天章閣待制李師中父緯。昔爲陝西裨將。公方領經略之任。時緯與賊戰而兵敗。密詔公斬於退兵之地。公特申理。緯得不死。而猶重貶。人莫之知也。師中乃謂父貶因公所奏。遂詣闕訟公。言西兵之敗。當先誅元帥。後緯知公嘗有言救己也。每見公未嘗不泣下。敍感。然師中終以前日之訟。惶恐自疑。後師中方坐事廢黜。一日擢爲高陽關安撫使。賜對日。神宗諭曰。韓琦力薦卿有才。故委以方面。師中方大愧服。特枉道至相臺謝公。公所至惠愛及人。旣去。思慕不已。往往畫像事之。揚州、秦州、真定、太原、京兆府。皆有公祠。魏人仍立生祠爲塑像。歲時奠獻。以比狄梁公。天下士大夫識與不識。及里閭田野之人。聞公之名。無不咨嗟瞻慕。至夷敵尤畏服公名。凡奉使契丹者。虜人未嘗不問公安否。今在何處。信使過北門。京尹往來書例用押字。公至則易以名。副使成禹錫仍諭來介曰。今以侍中在此。故特書名。及公旣去。來者亦欲使彼名。數強之。卒不肯從。每南來。涉臨清界。卽戒於下曰。此是韓侍中境內。謹勿亂須索。忠彥奉使至帳前。館伴楊興功謂忠彥曰。早來上面。召曾使南朝。識韓侍中者數人。問之。少卿貌類父否。皆云頗類。遂於宴坐。令畫工密圖之而去。公孤忠直道。惟范公、富公、氣類相同。相知最篤。及論事於上前。繫國家利害。則各正色辨論。未嘗以私相符。同退而皆不失驩。三公名重一時。天下稱爲韓范或韓富。希文嘗遺杜祁公書曰。天下始終不變者。仲淹惟敢保韓富二公而已。公輕財好施。不計家中有無。賙人之急。惟恐不豐。或求之愈數。而意愈不倦。俸祿之入。月未終而已竭。是

以天下之士皆歸之。至於自奉養，則儉約不改於舊。左右侍者，不過二三人。嘗曰：吾閨門之內，如當日朝官時無以異也。內外宗族，割俸以養之者，常十數家。嫁諸兄孤女十餘人，教育諸姪，皆有成立。所得恩例，常先分與族交舊之子孫，貧而無託者，如尹洙、石介之家，亦分俸以給之。公天性清簡，至於圖書博奕聲伎之娛，一無所好。獨觀書史，晝夜不倦。家藏圖籍萬餘卷，卷末皆題曰：傳賢子孫。餘暇則喜書札，素愛顏魯公書，而加以適健，自成一家。人觀公字體，皆曰：端重而剛勁，類乎爲人。公孝於祖宗，常恨祿不及親，傾所有以奉塋域。公五代祖葬博野，曾祖葬贊皇，雖家牒具載葬地，值五代兵亂，常趙並邊，復有北胡之患，子孫避地多，故於歲時灑埽，蓋不能及。歷祀既遠，遂忘所在。公常刻志求訪，嘉祐三年，得曾祖府君之墓於贊皇。八年，得五代祖庶子墳於博野。三塋之失所在，百有餘年，公卒能訪而得之，世歎公孝誠所感云。公娶尚書工部侍郎崔公立之女，追封魏國夫人。男子六：曰忠彥，次端彥，次良彥，次純彥，次粹彥，次嘉彥。女子四，長不育。次適朝散郎王景修。次二人不育。孫男曰治，曰戢，曰澡，曰誠，曰浩，曰澄，曰哲，曰括，曰拓，曰裕。曰樞，曰洞，曰格。曾孫曰肖胄，曰肯胄，曰碩胄，曰膚胄，曰顯胄，曰宏胄，曰穎胄，曰全胄，曰安胄，曰寶胄，曰膺胄。曰顏胄。公薨後歲餘，右侍禁孫勉監元城埽，一埽多墊陷，費工料。勉詢知有巨鼃穴於埽下，乃伺鼃出射殺之。後數日，勉方晝臥，有一吏持檄召勉曰：有鼃訴爾，當往證之。旣隨吏行，過一宮闕甚壯，守衛皆金甲吏兵。勉詢之，吏曰：紫府真人宮也。勉詢姓氏，吏曰：韓魏公。勉忽省曰：我故吏也。亟往求見焉。旣入，望魏公坐殿上，衣冠若世閒所畫神仙也。侍立皆碧衣童子。勉砌下俯伏，哀訴不已。公微勞云：汝當往陰府證

事乎。勉具述殺龜事。又敍嘗蒙薦舉。今入陰獄。恐獲罪不得還。懇求庇助。公乃命取黃誥示之。謂曰。龜非與人同。彼害汝婦。戮之汝職。遣之使去。出門。所追吏曰。真人釋爾。吾何敢攝也。青衣人引勉至家。遂寤。事既傳播。一日神宗謂輔臣曰。聞說韓琦爲真人事否。曰。未之聞也。上具道所以。咨嗟久之。孫固時爲知樞密院。退而謂所親曰。如韓公平生所爲。豈不爲真人乎。元豐中。忠彥以墳墓久闕。照管乞弟粹彥監相州酒稅。神宗御批曰。韓琦有功於國。非他臣比。特依所乞。仍令吏部今後常注其見在仕子孫一人。隨本資任。或親民監當相州一差遣。國朝以來。臣僚之家未嘗有此。乃非常之恩也。



# 韓魏公集卷之二十

## 別錄

公曰。能平得有己之心。則爲賢矣。人人莫不能道之。及到行時。大是難事。常合著意於此。勿以爲易也。公嘗曰。內剛不可屈。而外能處之以和者。所濟多矣。公曰。君子當先處己。至於義足。而後委之命。可以無悔。公曰。閱人多矣。久而不變爲難。公曰。以之遇則可以成功。以之不遇則可以免禍者。其惟晦乎。公曰。中等以下人。見利則去。是其常情。不須怪也。公曰。人情微處。當深體之。若直用己意以處。則所失多矣。公曰。知其爲小人。便以小人處之。更不須校也。公元勳盛德如此。而聞人一小善。則曰某不及矣。公曰。君子循理而動。靜以自居。禍福之來。非所惑也。公曰。人能扶人之危。賙人之急。固是美事。能勿自談。則益善矣。公曰。汎交之道。與其所長。而避其所短。則歡心得矣。公曰。處己以難。處人以易。則無所往而不服矣。公曰。寡欲自事簡。公曰。能識理。則事事無礙矣。公因論待君子小人之際。公曰。一當以誠。但知其爲小人。則淺與之接耳。凡人至於小人欺己處。不覺則已。覺必露其明以破之。公獨不然。明足以照小人之欺。然每受之而不形也。公性至仁。然其臨事。或誅一人。與答一人。顏色不覺有異也。公曰。欲成大節。不免小忍。公曰。君子業履。須當積微。放過一事。便爲小人所窺矣。公之客有被召而請教者。公曰。富貴易得。名節難守。凡人語及其所不平。則氣必動。色必變。辭必厲。惟公不然。更說到小人忘恩背義。欲傾己處。辭和氣平。如說尋常。

事也。公曰：某平生仗孤忠以進，每遇大事，卽以死自處，幸而不死，事皆偶成，實天扶持之，非某所能也。天聖五年三月二十四日，唱進士第於崇政殿，甲科未絕，而日五色。於時羣臣皆賀，後議者以爲公同升諸公，雖多至二府，然終福祉稷，則獨在公焉。趙良規賓客嘗曰：公初入館時，方二十餘歲，亦未有事迹著於人者，然人意已自以公輔許之，不知其何也。仁宗朝，李都尉喜延士大夫，盡聲色之樂，一時館閣清流無不往者，公於其閒獨爲年少，獨未嘗造焉。李數召而數以事辭，人有強之者，公曰：固欲往，但未有名爾。公處之而不失和，李旣莫得以怨，同時諸公亦不以爲介也。石曼卿意氣豪俊，同時諸人無不被凌謔者，獨未嘗侵公也。公曰：某以誠待之而已。公言王沂公器德深厚而寡言，當時有得其題品一兩句者，人皆以爲榮。其爲諫官時，因納劄子，忽云：近日頻見章疏甚好，只如此可矣。向來如高若訥輩，多是擇利，希文亦未免近名，要須純意於國家事爾。公聞此言，益自信也。公言王沂公當國時，門下未嘗見顯拔一人物，希文乘閒輒諷之曰：明揚士類，宰相之任也。公盛德獨少此耳。沂公徐應之曰：司諫不思邪，恩若己出，怨將誰歸。希文惻然自失，退而歎曰：真宰相也。公言希文、師魯皆畏沂公。師魯初入館，編校四年，後欲得一差遣，遂自至中書，援錢延年例。沂公徐曰：學士自待，何爲在錢延年等例邪。師魯終身以爲愧。公嘗言：天下事不能必如人所望。仁宗朝，王隨、陳堯佐爲輔相，皆老病而不和，中書事多不決。韓億、石中立參預，又頗以私害。公又時爲諫官，屢疏之不納，後物議益喧。公復上章乞廷辯，上迫於正論，遂盡罷四人者。然當時天下之望，在王沂公、呂申公、杜祁公、范希文，而公亦引薦之。及宣麻之日，迺張仕遜昭文，章得象集賢，宋



庠、晁宗慤參政。天下大失望。公曰：事固如此，不可知。人意不能必也。公既攻退四執政，朝廷議欲以知制誥寵其盡忠。公曰：諫行足矣。因取美官，非本意也。人其謂何？語聞，事遂寢。公嘗言：章得象在中書時，方天下多敝事，且有西鄙之患，每與范希文、富彥國以文字至相府，欲發議論，輒閉目數數，殊不應人。彥國憤惋，數欲悖之。希文惜大體，不許也。公言：希文嘗與呂申公論人物。申公曰：吾見之多矣，無有節行者。希文曰：天下固有人，但相公不知耳。相公以此意待天下士，宜乎節行者之不至也。劉后上仙，仁宗欲以楊太妃爲太后，以問申公。申公曰：典故無此事。上曰：奈已許之矣。呂曰：太后樂乎？上曰：樂之。呂卽曰：唯唯。陛下宮中甚孤立不便，呂以此意密語公。時諫官御史知其非，而畏其說，竟不敢爭也。先是宮中以劉爲大娘，楊爲小娘。公曰：呂公固多不正，以結上，然皆有說以勝人，人亦不能奪也。劉后服未除，而勸仁宗娶曹后。希文進曰：又教陛下做一不好事。他日呂語某云：此事外人不知。劉既上仙，官家春秋盛，郭后尙美人，皆以寵廢。以色進者不可勝數，已幾於昏矣。不立后，無以止之。公曰：每事自有深意，多此類。范公作諫官，申公不悅。王隨、王面諷希文云：隨近日多引師巫出入，及某事某事，皆可擊也。希文云：某不知其詳，未敢聞命。呂知希文不納，恐事泄，反以語隨云：范司諫欲奏言某事，某已勸之且止矣。公曰：呂申公極有機智，雖忌正人，然亦未嘗敢全疏棄之。公言杜祁公心至公，而樂與人之善。既知其人，無復更有毫髮疑閒。始某爲樞密副使，而杜公爲太尉，某輒論難一二事，而杜公不樂。人或諷解之，迺曰：某長渠三十歲，尙有誤邪？久之既相，亮卽每事問曰：杜不滿意，出爲泰州。居常怏怏不事事。公聞之，語人曰：己雖不足，獨不思所部有百十萬生靈。

以在相府時。家有女樂二十輩。及崔夫人亡。一日盡厚遣之。同列多勸公。且畱以爲暮年之歡。公曰。所樂能幾何。而常令人勞心。孰與吾閒靜之樂也。公舊有德於關中。秦人愛之。後子華自丞相出宣撫。秦之父老有遠來觀於道。傷者。迺愕然相謂曰。吾以謂韓侍中。迺非也。於是相引以去。虜人每見漢使。必起立致恭。以問曰。韓公安否。今在何處。次問文富二老。亦以公。餘或以官以名而已。公治大名四年。虜使每南來。涉臨清縣。卽戒其下曰。此韓侍中境內。慎勿亂須索以辱我也。又嘗有使曰。我輩在國中。想望韓公名。今幸至此。如何得見。故事。惟通判攝少尹。與之相見而已。留守不出也。又嘗有諭其下者曰。獻侍中馬。須擇好者來。旣而不如旨。怒曰。此豈比他處。而敢爾不加意。遂撻其人。易其馬。公在北門見客。或至午方暇。引公事。必呼閹者諭之曰。訴事者。餒矣。遍曉之。令飯而後來。人皆慰悅。然公亦未食也。公在魏時。府僚路拯者。就案呈有司事。而狀尾忘書名。公卽以裏覆之。抑首與語。稍稍潛卷。語笑從容。以授之。路君退而自愧。服曰。眞天下盛德。北京大內壁閒。有太宗詩。意在燕薊。辭筆甚壯。公之來。得旨修護之。旣而客有勸公進此詩者。公曰。修之則已。安用進。客亦莫諭。公旣去。韓絳來。遂模本以進。公聞之。歎曰。昔豈不知進耶。顧上方銳意四方事。老臣不當更導之耳。凡將相隨行。公使錢令子弟主之。遂以給私用。無復限量。獨公不然。所至一以屬本郡。月之所給。亦隨衆人。皆著爲例。例所不當得。一毫不取。其外博施而內持約如此。自唐以來。守北門者。不知幾何人。惟狄梁公有生祠。公之去魏。魏人亦立生祠於熙寧佛寺。儀形宛然。每公誕辰。士女焚香於堂。小民獻技於庭者。終日不絕。公聞而笑曰。我尙生也。而如此邪。及公薨。魏人之來赴者。

甚多。而就哭於祠下者尤衆。近古未有也。公昔在定武時爲資政。定武故老。至今曰自家資政。在并州時爲太尉。則曰自家太尉。在相魏時爲侍中。則曰自家侍中。其所至得人心如此。雖去鎮十餘年。相遠千里外。每公誕日。爲壽者常不絕。公在相州。一日。被司農檄。括車以爲營衛。籍老幼以備入保。鄰城已騷然矣。公懷檄不下。方草奏以言。疏未上。司農已旋覺。亟止前檄。故獨相民未嘗驚也。公嘗從容議及養兵事。慨然曰。某有所思而得之者。未嘗以語人。人亦未必信。養兵雖非古。然積習已久。不可廢。又自有利處。不爲不深。昔者發百姓戍邊。無虛歲。父子兄弟。常有生離死別之苦。議者但云不如漢唐調兵於民。獨不見杜甫石壕吏之詩乎。調兵於民。其弊迺爾。後世旣收拾強而亡。賴者養之以爲兵。良民雖稅歛差厚。而終身保骨肉相聚之樂。此豈小事。又其練習戰陣。而豪勇可使。安得與農夫同日而道也。王安石初罷相。時實不召公與司馬君實。百姓相傳云。侍中三詔猶以疾辭。司馬家兩詔亦不肯行。其爲當時屬望愛嚮如此。公嘗言吳長文有先識。方天下盛推王安石。以爲必可致太平。時長文獨曰。心強性很。不可大用。後卒如其言。公晚年在相。多疾。忽忽少意思。容貌羸削。非復故時。巖叟嘗因從公出游。聞道傍觀者之語曰。見侍中令人感動。公身在外。心繫社稷。老而益篤。病而不忘。每聞安石更祖宗一法度。朝廷一紀綱。則日泣血。泣血或終日不食。熙寧八年三月。上遣近璫齋詔問公曰。兩朝通好。垂八十年。近歲以來。生事尤甚。代北舊疆。自有定分。比亦遣官按行。經界甚明。朕亦回敦盟好。固欲優容。虜情無厭。勢未可已。今橫使再來。意在必得。祖宗舊地。決難順從。若事有不測。其將奈何。卿夙著忠義。歷事三朝。迺心罔不在王室。國有大政。

謀及故老。今待遇之要。備禦之方如何。卿宜密陳。朕將親覽。公慨然曰。事至於此。難於從。半途閒理會。須講其所以致之之由。迺可。因條六疑以對。其略曰。開熙河。曰通高麗。曰置保甲。曰修城壘。曰勦軍器。曰分將官。此皆所以致其疑者。故先撓我。以自爲計爾。實未敢輕動也。宜遣使報聘。優致禮幣。示之大信。告以至誠。極陳祖宗以來盟好之重。盡解所疑。則自無事矣。祖宗舊地。圖牒甚明。一寸不可許也。又引及熙寧以來事曰。迺始謀者之誤爾。陛下若堯之仁。舜之聰。知所誤而改之。不吝。聖人之盛德也。其終曰。臣歷事三朝。十年輔相位。已極矣。年幾七十。榮守本邦。無不足。今日之言。非沮善也。非求進也。但天下之人。浸不敢以直言聞於陛下。臣實憂之。願陛下不以臣言爲疑。早悟以爲宗社盛福。非老臣之幸。天下之幸也。凡三千餘言。公自手寫。疏既上。公曰。言行。或有益於國。不行。亦老臣無負矣。公又面語使者曰。橫使雖傲慢。不肯去。第勿恤。待以常禮。使之久留。不害也。宜復選使使虜。就議。則渠自難安矣。見上請作韓某如此言。比使者歸。朝廷已許其地。而蕭禧還北矣。公起堂於北第池上。以倣樂天。因名曰醉白堂。五月堂成。公賦二詩。其一卒章云。霓裳百指非吾事。只學醺酣石上眠。自是寢疾。以六月二十四日薨。此詩遂爲絕筆。既而上遣使特爲石藏以葬公。始悟石上眠之句。若讖云。公薨。士大夫恨勳德之難名也。皆歎曰。天何不畱歐公。爲魏公作誌文而後死也。

遺事

公自定武入爲樞密使。時仁宗嗣未立。公請置內學。教宗子。建儲之意。默存其中。事未及行。公秉政。仁宗

倦勤甚。勢漸逼。更不暇置內學。每進對罷。卽論太子天下本不可不豫立。以繫天下心。語日益深切。如是者前後不可勝數。仁宗終無一言不喜。亦不怒。公患之。他日仁宗忽顧公。謂朕亦有意多時。時有二宗子。嘗育宮中。公乘其意動。急叩之。謂二宗子。陛下必自能見其孰聰明智否。可屬大計。仁宗以英宗爲言。公卽將順。以彼一人便若幽厲。語更不及英宗。乞降勝旨。劄子。權判宗正司。後兩府通簽御劄。張昇一作太尉見之。懼深罪公。何不素議。及次日。殿上大言。此事繫社稷。陛下不可錯。上徐曰。此事與相公經商量來。昇一作昇。下殿至中書。又詰公。公曰。此甚入思慮。來不錯。昇一作昇。退。公笑曰。若與之素議。豈不壞了事。後英宗畏避不就職。幾半年。竟以事迫。便作皇子。仁宗彌留。英宗卽位之次日。疾作不能眠。朝壽慈攝政。疾每甚。卽獨召公責曰。相公自看取。公謂不須如此。但服下涎藥。自無事。公嘗藥以進。英宗怒。以藥覆公。公徐進藥而退。慈壽一日又獨召公入。英宗疾作甚。直眠。二王謂公曰。何不立長君。此輩做不得。相公錯也。公退立。俱無言。慈壽一日又謂公。人皆謂錯。公曰。不錯。慈壽怒曰。文字滿前後。雖大臣亦有言者。公力開陳。以爲不然。卒能翼清躬。復大位。皆公力也。英宗寢疾時。公一日進對罷。謂慈壽曰。上疾須太后護眠。若上不豫。太后亦未得安。慈壽怒曰。相公是何等語。當時同列皆謂太峻。退至中書。往往責公。公曰。諸君不思耳。兩宮素相疑。彼又內事皆在手。天性旣薄。若狃於權位。搖於閹宦女謁之言。或有不測。何以禁之。衆服其遠識。後覘宮中。果調護日益加。上後疾愈。慈壽不肯還政。公每進對罷。卽陳歷代母后之戒。權位不可久居。久必有禍。后必嘗觀史知之。慈壽曰。婦人豈知讀書。慈壽色勃聲厲。前後以十數。他日復請。謂若復

辟後禮數必有加不敢損。如不然。臣獨當責。慈壽曰。此言何足據。慈壽一日忽謂公。本欲且管三二年教養疾。相公迺如此。公乘機力陳。上前日出祈雨。雨應。百姓又皆知上無恙。天人如此。不可不還政。次日遂批出還政。英宗既臨朝。公請如慈壽禮數。英宗曰。相公休獎。縱母后。公曰。慈壽之始。深不肯放下。臣誘以利害。動以禍福。僅能復辟。彼遺太山之重。陛下迺惜一雞子輕。英宗尚遲疑。富公在其旁。颺言曰。何啻太山。議遂決。卽建慶壽宮。歲時稱聖躬萬福。因入加儀衛焉。人有以使永昭陵後。公不退爲問者。公曰。是時英宗始立。疾作不任事。慈壽懷二三。時在永昭。一日遣一近璫小封親札。諭英宗狂惑等事。問相公如何。公報云。若言無節。慈壽既云未定疊。未定疊人語言何足怪。他日復遣使見逼甚。公曰。只乞與曾公亮已下商量。曾公輩果不敢當。皆云候韓琦回。公是時既使回。且正內變矣。一日奏對罷。直論以爲太后既無親出子。上幸養在宮中久。先帝有詔爲子。其於子母不爲不順。若更懷猶豫。聽讒佞。禍亂由此必起。立人子。人皆知不若立己之子。然太后既無子。不得不自認業。慈壽由此語塞。不復出口。琦是時豈暇自顧進退之分。未幾英宗上僊。今上卽位。一日遂懇辭位。上流涕謂相公欲何之。琦一日又盡持四方士人見責不退書開陳。以謂清議不容如此。豈敢安位。上又流涕不語。請益。他日忽宣諭。已有恩命。云亦不久在外。虛冢席以待。故除兩鎮有衰衣待還之語。公復進見。謂制語太過。使臣不得安外。乞改之。上不許。遂之相。復移雍。上使諭之。只候西帥回召。既而召見。公是時已知不可爲。堅請還相。次改北門。事由此分矣。仁廟疾。欲立英宗。時允弼最尊屬。心頗不平。且有語。一日仁宗疾亟。英宗已立。親王皆入後殿。國朝制度。嗣

天子卽位。先親王賀。次六軍。次見百官。公是先時獨召允弼入。稱先帝晏駕。皇子卽位。大王賀。允弼謂皇子爲誰。曰某人。允弼謂豈有團練使爲天子者。何不立尊行。公曰。先帝有詔。允弼曰。烏用宰相。遂循殿陛上。公叱下云。大王人臣也。不得無禮。左右甲士已至。遂賀。次召諸親王。見六軍百官。中外晏然。英宗立數日。百官朝。晡臨。兩府立殿兩廡。上垂簾。時英宗忽疾作。厲聲大呼。謂殺某。二府愕眙。不知所處。公獨投杖哭。褰簾入。見上迺疾作。非有他變。宮人壁後遜去。不敢前。公迺扶上。呼左右翼入。時曾公已下。皆汗浹背。以事出不意也。仁宗初晏駕。急召上。未至。仁宗復手動。曾公愕然。亟告公。欲止召太子。公拒之曰。先帝復生。迺一太上皇。愈促召上。其達權知機如此。英宗初立。外六班有謀變者。或言於公。公曰。事不成。不過族耳。吾不懼也。旣而卒無事。英宗卽政。公以其勇智不世出。可與有爲。迺考尋中書祖宗御批。得百餘番。俱缺落不完。補綴僅能識其字畫。皆經國長算大策。如取太原。下江南。伐犬戎。付中書之類。編成十餘軸。一日。襄進。英宗一見之。不覺避御座。是時同列皆謂公有不言教萬乘事業。後上僊。公哭之慟。曰。何事不可爲。今上初卽位。慈壽一日送密札與公。諭及高后與上不奉事意。有爲孀婦作主之語。仍敕中貴俟報。公但曰。領聖旨。一日入劄子。以山陵有事取覆。乞晚臨後上殿。意他公莫與。旣見。謂官家不得驚。有一文字。須進呈說破。只是不可泄。上今日皆慈壽力。恩不可忘。旣非天屬之親。願加意承奉。便自無事。上曰。謹奉教。公又云。此文字臣不敢畱。幸宮中密焚之。若泄則閒遂開。卒難合。上唯唯。後二宮相懽。人莫能窺其迹。仁廟靈駕欲到永昭葬。且有日。道路忽傳皇堂棟損。有司憂駭。不知所出。公至鄭始聞。時諸使見公。鉤公。

指皆欲不問而掩之。公正色曰：不可。果損當易之。若違葬期，侈所費，此責猶可當，亦無可奈何。若苟掩之，後有壞覆，人主致疑心，臣下何以當責。一坐爲之歎惜，服其不苟，處事必盡識，且及遠。旣到皇堂，棟迺不損。熙寧中，公自長安入覲，朝廷欲畱之。公陰知時事，遂堅請相。陛辭日，上謂卿去誰可屬國者。公引元老一二人，上默然問金陵何如。公曰：爲翰林學士則有餘，處此地則不可。上又不答。公便退。後有問公何以識之。公曰：嘗讀一金陵答楊忱書，窺其心術，只爲一身不爲天下。以此知非宰相器。太宗真宗嘗獵於大名之郊，賦詩數十篇，賈魏公時刻於石，公畱守日，以其詩藏置於班瑞殿之壁。旣成，或請打石本以進。公沈念謂其詩有衛霍爲鷹犬，及有復山後之意，恐益啓之，遂止。後子華守北門，首獻焉。有問公郭逵衆人謂皆出公力。公曰：此等事非人臣得自專，須還他主上。若用人是，則將順，非則開陳。何謂某力。始英宗欲用郝質在西府，公謂質固得，但二府論道經邦地，使一黥卒處之，恐反使不安。如狄青才業，爲中外所服。一旦居此，論議卒紛然而去，愛之適所以害之。英宗沈吟久之曰：如此則用郭逵，琦亦以郭逵麤勝質，遂然之。旣阻其一，又阻其次不可。王陶遂見誣以引往年而之廝役。又曰：此事惟趙少師知之。是時同議以爲太躡等當近下安妥名目，遂有權同簽書之號。公嘗言：范公一日見沂公，謂宰相當顯拔人物爲朝廷用。自丞相當國，門下未見一人。沂公曰：司諫不思邪。若恩盡歸己，怨使誰歸。范公悅，若自失。退語公曰：眞宰相器。公論近世宰相，獨許裴晉公。本朝惟師服王沂公，又嘗云：若晉公點檢著，亦有未是處。君子成人之美，不可言也。不知公摘晉公何事，恨不得聞之。或問公威克厥愛允濟，如潞公臨大事全是威，何如。公



曰。待威而後濟者亦是也。然有不須威而能濟者。觀公意。豈以德不足者。必待威以立事邪。古人謂鵬鷃。百鳥望而畏之。鸞鳳。百鳥望而愛之。其服則一。其品固相遠矣。公嘗謂大臣以李固、杜喬爲本。其弊猶恐爲胡廣、趙戒。以胡、趙自處。弊可知也。此可見公出處大節。公嘗謂處事不可有心。有心則不自然。不自然則擾。太原士風喜習射。故民間有弓箭社。某在太原時。不禁亦不驅。故人情自得。亦可寓武備於其閒。後宋相繼政。頗著心處之。下令籍爲部。仍須用角弓。太原人素貧。只用木弓矢。自此有賣牛置弓者。人始騷然矣。此蓋出於有勝心也。公嘗言真廟議配享。清議皆與沂公。不與申公。誠意不可欺如此。又曰。頃時丁寇立朝。天下聞一善事。皆歸之萊公。未必盡出萊公也。聞一不善。皆歸之晉公。未必盡出晉公也。蓋天之善惡爭歸焉。人之修身。蓋誠意不可不謹。公謂沂公爲相。論其事則無可數者。論其人則天下信之。爲賢宰相。其品何如。公謂申公以進賢自任。恩歸於己。時士皆出其籠絡。獨歐、范、尹旋收旋失之。終不受其籠絡。公謂挺然忠義。奮不顧身。師魯之所存也。身安而後國家可保。明消息盈虛之理。希文之所存也。敢問二公孰賢。公曰。立一節則師魯可也。考其終身。不免終亦無所濟。若成就大事以濟天下。則希文可也。公謂論性之極不可變。君子謹言。恐廢其學。然學者要在隨其性以脩。至於成德。皆可入聖。若不揆性而遠求。恐其反喪本。終亦無所至。不可不知。公惟務容小人。善惡黑白不太分。故小人忌之亦少。如富、范、歐、尹。常欲分君子小人。故小人忌怨日至。朋黨亦起。及其極。君子消退。巨公大人有不能出力救之者。方諸公斥逐。獨公安焉。一日王君貺見公。謂稚圭不如拔出彼黨。向這下來。公曰。琦惟義是從。不知有黨。君貺不

悅而去。後扶持諸公復起，皆公力。士君子立朝不可不知此。石守道編二朝聖政錄，將上，一日求質於公。公指數事爲非，其一太祖時嘗惑宮鬻，眡朝晏，羣臣有言，太祖悟，潛伺鬻方酣，寢刺殺之。公曰：此不可爲萬世法，已溺之，迺惡其溺而殺之，彼何罪？使其復有嬖，將不勝其殺矣。遂去。此等數事，守道服其清識，公執政臺諫，有言，訐不當理，或涉薄害風教者，皆密封之，終不示人。呂誨、趙瞻言濮園得罪，御批與廣南別駕，公力陳與善地，以來言者。人謂公性根有仁義，公平日論時望，諸公皆不以經綸許之，謂才器須周，可當四面，入麤入細，迺經綸事業，今皆可當一面才也。公在相臺，作久旱喜雨詩，上句言雲動風行雷雨作，解之事，繼句云：須臾慰滿三農望，卻斂神功寂似無人。謂此真做出相業也。公在北門，重陽燕諸曹於後園，有詩一聯云：不羞老圃秋容淡，且看寒花晚節香。公居常謂保初節易，保晚節難，故晚節事事尤著力。所立特完，又作喜雪詩一聯云：危石益深鹽虎陷，老枝擎重玉龍寒。人謂公雖在外，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公爲詩用意深，非詳味之，莫見其指，皆此類也。劉御藥好收古畫，多求諸公跋尾數冊，上有金書字，悉上筆，餘三冊，公卿多題於後。劉到北門，宣公出畫冊，謂獨未得公數字爲恨。公題云：觀畫之術無他，惟逼真而已，得真之全者絕也，得真之多者上也，不得其多，非中卽下矣。持吾說以觀劉氏之畫，其可逃乎哉。安陽叅叟病中題。時公路渭相，人謂此術不獨可觀畫，亦可觀人物也。諸公題皆論一有問彥升材品於公者，公曰：戇直而且忠於人，然過涉滅頂，非伊分上所有。或問之，爲其膽力薄，公平日謂成大事在膽，未嘗以膽許人，往往自許也。或問君實晦叔，天下所屬望，他時大用何如？公曰：才偏規模小，問晦叔平日公

曰。今日迺是平日。人有疑公待君子。小人均以誠。往往爲小人所欺。奈何。公曰。不然。亦觀其人如何。隨分數放之耳。人謂公待人誠。則皆誠。但有深淺。以明濟之也。豈可以爲小人不待以誠邪。皆歎以爲不可及。公平日獎進人物極博。至心許者不過一二人。多見其與人長。忘人短。而用之謂太濫。其實胷中不啻黑白。在北門時。一屬官有小才。不知道。公多委以事。人謂公眞許之。他日或問。公曰。某人但愛任術。所爲不敦篤。大中其弊。公爲陝西招討時。師魯與英公不和。師魯於公處卽論英公事。英公於公處亦論師魯。公皆納之。不形遂無事。不然不靜矣。公論爲善。其初往往能持久而不變爲難。計日計月爲之者甚多矣。公語小人害君子。猶蠱蠱之毒物。違之正使不能加諸人。可謂善處矣。公云。臨事若慮得是。當割定脚做。更不移。成敗則任他。知此方可成務。又云。孤忠每賴神道相助。幸而多有成。其至誠自信如此。孔嗣宗任河北憲司農。召議役法。別公請言。公不答。請益堅。公曰。故舊不當無言。此行但爲河北說得些衆人不敢道者足矣。嗣宗臨上馬。又曰。富貴易得名。節難保。嗣宗歸。不懌者數日。終不能自克。吳長文璟。素以勁挺有器節稱。公亦稱之。及幕府有闕。門下有以璟爲言者。公曰。此人氣雖壯。然包蓄不深。發必暴。且不中節。當以此敗。置而不言。不踰年。璟敗。皆如其言。趙君錫被召。別公請教。公曰。平日之學。正爲今日。此若不錯。餘不錯矣。終不語及他事。又請云。若上問某事以何對。公曰。此則在廷評自處。李清臣平日公前多論釋氏貴定力。謂無定則不能主善。公每然之。後朝廷斥異論者。李進取頗持兩端。公因書開之。比來臺閣斥逐紛紛。吾親得不少加定力邪。公之善諭人如此。公言狄青作定副帥。一日宴公。惟劉易先生與焉。易性素

疏訐時。優人以儒爲戲。易勃然謂黥卒敢如此。搆詈武襄不絕口。至擲樽俎以起。公是時觀武襄氣殊自若。不少動。笑語益溫。次日。武襄首造劉易謝之。公於是時已知其有量。李師中爲布衣。父鎮戎退陣當斬。公馳至。鎮戎以賊衆我寡。非諸將罪。且欲戮其爲首一人。師中父在貸中。方請於朝。時師中赴南宮試。遂上書論公募民爲兵。往應賊太擾。乞斬公以謝陝西。旣不行。後嘗有疑公心。執政有請勿害師中者。公笑曰。彼是時以子救父。豈可加罪。人聞之咸服其公恕。然師中終未之信。後擢爲兩制。師中方愧服。且深謝之。公兄爲泰倅。孫元規爲司理。嘗薦之。公遂拜元規書問。未嘗踰時不講。後公爲西帥。兵敗。元規領言責。深議公罪。朝廷知罪不在主帥。少謫卽復。自此元規慊公。書問遂絕。公一日以書問元規。平日事契如此。若以伯氏嘗薦而後見攻。此迺韓厥之舉也。若琦當言責。亦不爲元規隱。此何待琦之不廣。願公勿疑。元規亦疑之。終不講書。公秉政。頗以公有害己心。後起廢爲慶帥。元規過闕。洒泣見公曰。沔真小人。公知沔沔不知相公。公與樓澈有舊。數到大名。干公。公待之厚。或以澈爲人言者。但曰。人材難全。公以恩及人。無求德心。故所及者廣。所感亦深。平時非不知人之欺。終不別白。能受其欺。賤官因事爭於前。每及己之誤。卽受之。事行其直者。不主己爲是。若稟事嘗訐觸。非而卻之。異日復稟。終不以前日芥蒂置於色。亦惟是從之。公因論退曰。處去就之難者。不可猛而有迹。公每聞新執政用一人。歎曰。放上則易。放下則難。公嘗戒人不可任性。當臨事有所裁處。方不失中道。公言王文正母弟傲不可訓。一日逼冬至。祠家廟。列百壺於堂前。弟皆擊破之。家人惶駭。文正忽自外入。見酒流滿路不可行。俱無一言。但攝衣步入堂。其後弟忽

感悟復爲善。終亦不言。公因語華相。在北門頗姑息三軍。公曰。御軍自有道。嚴固不可。愛亦不可。若當其罪。雖日殺百人。何害人自不怨。公言富公爲鄆倅。沂公作安撫使。一日謂富公。卽日當某位。富不敢當。沂公曰。然。進則易。退則難。公言仁廟御批。朕用韓琦。富弼。范仲淹。皆公議人。望之所歸。凡所議事。仰章得象。杜衍已下。公心協力行之。文正家藏一本。一以與公。今尙存也。公在相。舉答詔文字與孫賁。賁謂臣不密。則失身。莫且當孫順。公曰。事至此。忠臣義士亦不顧。若顧之。言不可出口矣。公謂小人不可求遠也。三家村中亦有一家。當求其處之之理。知其爲小人處之。更不可校。如校之。則自小矣。人有非毀。但當反己。不是己。是則是在我而非在彼。烏用計其如何。公言始學行己。當如金玉。不受微塵之汙。方是。及其成德。有所受亦有所不害者。不然無容矣。公嘗謂忠義之心。人皆有之。惟其執之不固。勉之不力。是以不及於古人。潞公在西府。人有以魏公進退諷潞公者。潞公曰。彥博豈可以望韓公。韓公地位別。彥博則有些麤材。蒙朝廷擢備兩府耳。人頗與潞公自知之明。歐公少許人。平日惟服韓公。嘗因事發歎曰。桑百歐陽修。不足望韓公。公謂歐與曾同在兩府。歐性素褊。曾則齷齪。每議事至厲聲相攻。不可解。公一切不問。俟其氣定。徐一言可否之。二公皆服。公謂大凡使人爲善。須就其性上做。若中所無。強之終不能從。公判大名府。一日倅車出按屬縣。其女與簽判子踰牆私通。倅妻親送至府庭。公迺爲之掌判。使成婚對。以掩前過。仍以五百千助嫁。公判京兆日。得姪孫書云。田產多爲鄰近侵占。不欲經官陳理。魏公止於書尾題詩一絕云。他人侵我且從伊。子細思量未有時。試上含光殿基看。秋風秋草正離離。其後子孫蕃衍。歷華要者。

不可勝數。以其寬大之德致然也。公判相州。因祀宣尼省宿。有偷兒入室。挺刀曰。不能自濟。求濟於公。公曰。几上器具。可直百千。盡以與汝。偷兒曰。願得公首。以獻西人。公卽引頸。偷兒稽顙曰。以公德量過人。故來相試。几上之物。已荷公賜。願無泄也。公曰。諾。終不告人。其後爲盜者。以他事坐罪。當死於市中。備言其事。曰。慮吾死後。惜公之遺德。不傳於世也。公判大名府日。有案吏請假娶妻。繼有訟其不法及參假。送獄勘正。將引斷。乃令封起公案。及半年後。一日令取前案送簽廳行遣。二倅乃白公曰。此人自封案後。頗謹愿。不爲非法。乞恕罪如何。公乃問二倅曰。二公知某封案之意乎。曰。不知。公乃云。此人緣請假娶妻。繼而至訟。當時若便斷遣。必傷三家人情。此人與父母必咎其妻。而妻之父母亦不悅。所以封起案卷。今已半年矣。無可疑者。請一面行之。公之臨政。雖輕刑亦必致慮。其後子孫蕃衍。充滿要途。皆公處心仁恕而致然也。

書忠獻魏王章表後

忠獻王相三朝。蓋自仁宗末年請外未得。而仁宗升遐。英廟踐祚。爲山陵使事畢。求去又不得。後繼有請。英宗責以終喪。最後許俟過郊禮。禮畢。又遇大故。神廟臨御。永厚陵返虞。力援故事。求去。其自序曰。自仁皇嘉祐之末。迨英廟治平之間。求解四五年。奏數十上。固可考也。自甲辰至丁未。閱四年。奏又數十上。乃得永興。其釋相位。可謂難矣。而邊事方擾。委任蓋亦不輕。比西方稍寧。乞鄉便郡。八請乃得。相未幾移大名。以病乞除。四請不允。踰二年。乞移邢相。是欲爲歸計矣。四奏反加節。再任。再辭不聽。乞納節。再任。又不

聽滿三年。又乞納節移邢相。至奏七上。蓋實年高抱病。愈音終闕。又某年再乞。乃得相。甲寅之秋。遂乞致仕。時年已六十七。奏章歷陳疾病。必非飾詞。四奏訖。不遂請。乙卯再請。二狀狀極懇迫。卒不見報。其殆薨於郡矣。夫難進易退。畏遠權勢者。固君子之所優爲。然君方賴我如手足。民方望我若父兄。治功日向於成。則雖視隆名重位。如重牢桎梏。夫亦安得遽去以遂其誠心哉。王在仁宗英廟時。蓋如此。迨神考卽位。踰年。總攬權綱。其大有爲之志。固已可見。抗章彙數十。竟釋相位。無遺恨矣。永興秉鉞。猶分重寄。至於典鑰北門。雖曰內隆禮遇。外鎮邊陲。然時移事變。揆王之心。豈曰宜然。守郡條而賦民政。必有非所願爲者。而徘徊隱忍。年與病侵。竭誠控告。始得鄉郡。二年之間。引病休致。尤欲避貪榮戀祥之嫌。見守道厲節之懿。雖不克伸。世孰得而議之。然道德之尊。功業之盛。上不得在朝廷。以致君澤民。下不得安田里。以遂志養病。後之人撫其遺蹟。得不重歎也哉。昔東坡跋歐陽文忠公書曰。士非進身之難。乞身之難。是固名言。然戒後生之汲汲可也。二傑名德冠絕一時。時不我捨。亦不卒大用。王誦文忠之言曰。時方尙新奇。而臣思守拙。世方興功利。而臣欲循常。亦其心也。區區進退難易。殆未足以議其方云。左朝議大夫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程瑀書。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四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四月再版

(84281.1)

本國學基  
叢書  
韓魏公集  
一冊

每冊實價國幣貳角伍分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撰

者

韓

琦

發行人

王

雲

五

印刷所

商

務

印書館

發行所

商

務

印書館

上海及  
各埠

上海河南路

上海河南路

(本書校對者 董文淵 曹鈞石)

